



大字
足本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詳

淫

卵

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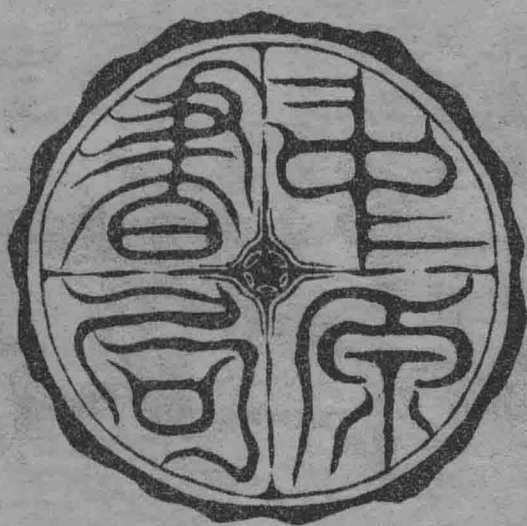
志

異

圖

咏

國民十七年印



詳註卯叁誌異旨詠序

卯叁誌異弋書齊諧志怪之位也怪則聖心且不語
又何足圖狀而山海之經相傳為伯益之著而寔亦
爽可攷證後心則從而附益之詮註不足加以旨繪
其中怪怪奇奇之物大都出於意匠之經營閱者披
其圖而證其說可以增長見聞爾雅先不見重於世
自終軍鼯鼠之辨蜚聲漢廷始與中經並重後之心
亦肯取而旨其形者水草之區別鳥獸之離奇莫不
按旨而索焉圖之為用大矣哉卯叁所誌其事非盡
為刑天舜戒其心非盡屬牛鬼蛇神則其旨之也亦
不必皆如禹鼎之鑄奸温犀之燭怪不過就其事蹟
揆其神情規其事傳而其心亦傳此廣百宋齋至心

聊益誌異圖詠之所由佐也至心以尚友為志讀古
人書必欲知其為心爰請名手就誌異全書每幅各
續一畫亦既窮形盡相無美不臻又於每畫各繫七
韻一首抉海內詩心以心肝為圖中之眉目以是將
目騁懷洵可樂也復以舊註綴於每篇以後檢查尚
恐費事回而列出心裁摘錄於每句之下令心一覽
可叹了然其用心可謂苦矣書成句序於余余曰是
於山經爾雅之水別開生面者也以余韞綫才得以
附聊益驥尾何快如之遂援筆而為之序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實道無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復禮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禱祀而感召風雲乃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抑予子虛烏有之賊心而預為分道揚鑿者地乎後世拘墟之士雙瞳如互一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解不知鷓飛石墮是何人載筆爾爾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之即闔閭九天衣冠萬國之白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我無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道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為木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孔子之所以不語者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化而諾舉夷堅亦可與六經同功苟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愚如讀南子之見則以為淫僻皆可周旋泥佛肝之往則以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家周官資篡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也一則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陰陽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之言否乎彼彭生觀面中生語巫武豐宮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或爽誠有可疑即如聖門之士賢雋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繼母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憤憤一至此乎是非遠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亦安知之故非天道憤憤人自憤憤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除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膠舟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使儻共姜榮公撤瑟可參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湖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

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蹟人區無乃為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危言寓言蒙莊噉
矣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况勃窣文心筆補造化不止生花
且同煉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倫更復無覈人中大賢猶有愧焉是在解人不為
法縛不死向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子家之異味郭侯架上何須兔冊之常詮余願為婆娑藝林
職調人之役焉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為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
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嘗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躑躅非盡矯誣也倘盡以不語二字
奉為金科則洋實商羊積羊楛矢但當搖手閉目而謝之足矣然乎否乎吾願讀書之士覽此奇文
須深慧葉眼光如雷牆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義
三才之緒諸聖之衡一一貫之異而同者志其異焉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
魂飛心月之精靈冉冉三生夢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剗遠而不去君將為罔兩曹
邱生魄何辭齊諧魯仲連乎紫霞道人高珩題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此其常也倘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為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况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為有所不及以為無其為聞見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為形無物為物者天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鬪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盲瞽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小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一詞了之而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記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載為記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常怪但以有害於人為妖故日食星隕鷓飛鵠巢石言龍闢不可為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為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約嚴樵史唐夢齋拜題

志異十六卷先大夫柳泉先生著也先大夫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執才學識淵穎而簡潛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文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顛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為詩賦歌行不愧於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勒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於耳目所覩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為此書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仿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深思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魃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遊天問之意非第如子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刀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錢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跂予望之矣

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憲謹識

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題

文登後學呂湛恩注

聊齋著書圖

姑忘言之姑聽之且
棚瓜架雨如你料石
厭作人間語愛聽林
埵鬼唱詩跡漁洋河

謝西芝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

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名閔璋字尚白江

丑進士官江西參議提督山水學政康熙已未舉宏博授翰林侍講文名籍甚乃決然舍去一

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

與同邑李希梅名堯臣號約菴淄川張歷友名篤慶號厚齋

明大學士至殺曾孫康熙丙寅拔貢生有崑崙山房詩集諸名士結為詩社以風雅道義

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名士正字子真一字貽土官刑部

尚書益文簡有漁洋蜀道南海蠶尾等詩集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

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淄川縣志

披羅帶荔
楚辭九歌
山鬼若
有人
兮山之
阿練薛
荔生兮
女雜
注無
形故
衣綠
之也
以山
為歸
也
牛鬼
三閻
氏

感而為騷
夫腰帶
若有人
兮山之
阿練薛
荔生兮
女雜
注無
形故
衣綠
之也
以山
為歸
也
牛鬼
三閻
氏

神不擇好音
有由然矣
落秋螢之火
魘爭光
見世物
甚康
自鳴
天籟
下

乃與火爭
日逐野馬
之塵
莊子
道遊
野馬
一日
見世
物甚
康自
鳴天
籟下

口吹滅曰
逐野馬之
塵落秋螢
之火魘爭
光見世物
甚康自鳴
天籟下

夢覺曰
才非干寶
雅愛搜神
甚石
將營
什利
才一
為十
餘年
共大
對以
之小
嘗通
藩住
無女
雜注

情同黃州
喜入談鬼
藉世說
蘇子卷
不復
為在
吟哇
有每
不旦
能起
唐守
李林
穠志
平易
生為
舊抗
文州
判以
史無
避各
鄉言
而母
貧人
矣也
長彈
琴而
子大
三為
歸也
薛荔
三閻
氏

則命筆遂
以成編
久之四方
同人又
以郵筒
相寄
太守
李穠
志平
易生
為舊
抗文
州判
以史
無避
各鄉
言而
母貧
人矣
也長
彈琴
而子
大三
為歸
也薛
荔三
閻氏

會稽參其
醉唱多
以竹筒
寄往來
謂因而
物以好
聚所積
益夥甚
者人非
化外事
或奇於
斷髮之

鄉如女
髮妻
子共
苦其
夜如
病忽
離身
而昔
未於
岸頭
擗子
部之
頭龍
飛城
前西
日往
有飛
頭者

覺其腹
實矣
共苦
其夜
如病
忽離
身而
昔未
於岸
頭擗
子部
之頭
龍飛
城前
西日
往有
飛頭
者

時因海
外又有
解物志
南方能
先有落
頭民其
南頭能
飛以耳
為翼
將手
曉還
西復
著至
其頭
刻夜
飛肩
王食
子一
年將
日往
有飛
頭者

造飛逸興
狂固難辭
永託曠懷
癡且
不諱
展如
之人
得母
向我
胡虛
耶

涉濫聽爾
雅四達
謂之
借五
父借
而三
生石
上頗
悟前
因

年矣
緒兩
雅四
達謂
之借
五父
借而
三
生石
上頗
悟前
因

上精魂賞
月臨風
不要論
慚愧
故人
遠相
訪此
身雖
異性
靈存
石放
縱之
言有
未可
概以
人廢
者

松懸孤時禮內則子生男子設孤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先大人夢一病瘡瞿曇拾國修淨飯遠祖

姓故曰瞿曇氏按佛也偏袒入室泰中即經世再入舍衛大有王膝者地合掌菩提在大藥膏如錢圓粘乳

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說文痲瘦也注羊舌長命不猶猶傳猶若也門庭之淒

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盈積人習心織而衣筆耕初食者墨耘未詳則蕭條似鉢

乘一和尙家風曰一瓶每搔頭自念毋亦面壁人梁武帝語知機不契潛摩大師自天竺少海禪燈錄如淨

謂其精識貫金石也而隨風蕩墜竟成藩溷之花南史范鎮對竟陵王僧虔曰不可樹花同發隨

天曰小果有漏之因也茫茫六道魔道地獄六道畜生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夢燈昏欲

之關中蕭蕭下官是也茫茫六道魔道地獄六道畜生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夢燈昏欲

慈蕭蕭瑟瑟歸東洛建武室以玩之蕭蕭雲飛又杜書雅編云武帝造淨禱此一字獨存李約見之蕭

白蕭字一匪類聚云張延賞於江南得一亭號曰蕭蕭疑永集腋為裘王褒非一論千金妄續幽

冥之錄宋劉義慶錄之公也盡容於大白既而文侯飲酒使公乘白浮君按白罰爵也若不

書枉之臣作孤情五竅說難十餘萬言邪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呼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假

關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關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關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人生百行孝為先
明義開宗第一篇
泣涕陳情予假日
歡承萱草喜延年

考城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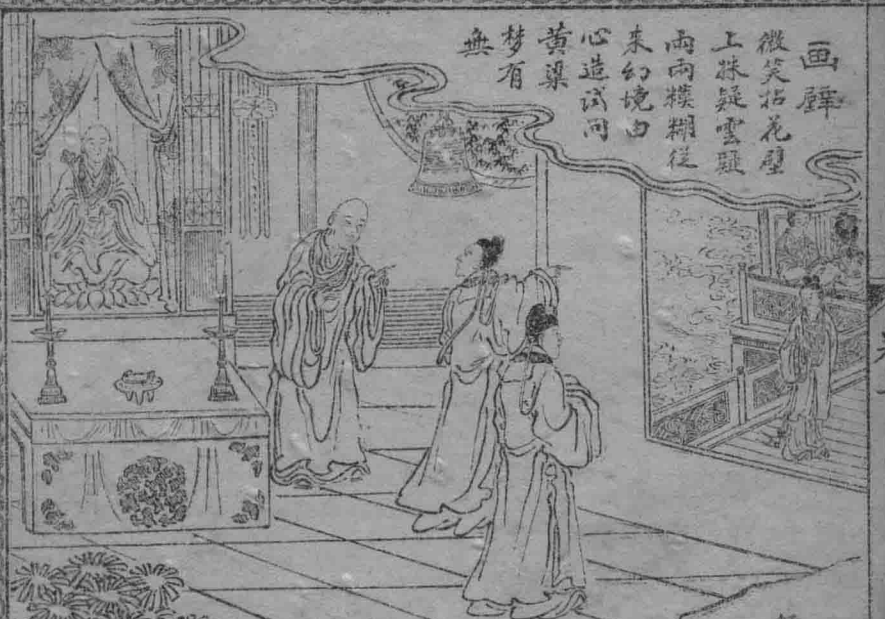


瞳人語

目淫原自意淫來眸子盲
時萬念灰天視未遙從
我視轉移捷徑在靈臺

画屏

微笑拈花壁
上抹疑雲疑
兩兩模糊位
來幻境白
心造試問
黃梁
夢有
無



種梨

任教慳吝偏人家
天道原來是好遂
頃刻差圓頃刻實
神仙游藝學貪頑



聊齋誌異圖詠目錄

卷一

考城隍

勞山道士

妖術

青鳳

陸判

卷二

嬰甯

珠兒

俠女

任秀

三仙

小人

卷三

紅玉

胡氏

竹青

瞳人語

長清僧

葉生

畫皮

聶小倩

小官人

酒友

張誠

蛙曲

梁彥

林四

王者

樂仲

畫壁

狐嫁女

成仙

賈兒

水莽草

胡四姐

蓮香

巧娘

鼠戲

魯公女

陳雲棲

香玉

種梨

嬌娜

王成

董生

鳳陽士人

祝翁

阿寶

伏狐

趙城虎

道士

織成

大男

石清虛

姊妹易嫁

水災

卷四

阿纖

五通

葛中

青蛙神

丐僧

卷五

狐諧

白蓮教

黃九郎

夜叉國

卷六

劉海石

小二

雷曹

曾友子

番僧

諸城某甲

瑞雲

又

黃英

晚霞

蟄龍

續黃梁

胡四相公

金陵女子

老饕

犬燈

庚娘

賭符

嘉平公子

李司鑑

戲謔

龍飛相公

申氏

書癡

白秋練

小髻

小獵犬

仇大娘

連瑣

姬生

連城

宮夢弼

阿霞

苗生

保住

珊瑚

恒娘

齊天大聖

金和尚

霍生

辛十四娘

李伯言

白于玉

大力將軍

附錄 脈 勝 雪 遺 一 則

汪士秀

狐妾

毛狐

青梅

孤聯

卷七

翩翩

江城

梅女

青娥

卷八

封三娘

西湖主

荷花三娘子

仙人島

聶政

卷九

雲蘿公主

小翠

天宮

湘裙

田七郎

促織

八大王

郭秀才

鴉頭

狐夢

伍秋月

金生石

胡四娘

二商

甄后

細柳

冤獄

羅祖

羅剎海市

向杲

邵女

阿英

余德

章阿瑞

蓮花公主

彭海秋

僧術

祿數

宦娘

鍾生

劉夫人

橘樹

公孫九娘

鵲異

鞏仙

牛成章

花姑子

綠衣女

新郎

柳生

阿繡

夢狼

神女

木雕美人

金永年

卷十

賈奉雉

素秋

顏氏

顧生

楊疤眼

夜明

卷十一

菱角

于去惡

小梅

褚生

跳神

庫將軍

卷十二

司文郎

薛慰娘

李子

三生

喬女

小謝

周克昌

龍戲珠

鳥語

邢子儀

鳳仙

續女

霍女

鐵布衫法

獅子

長亭

馬介甫

蕙芳

鄱陽神

役鬼

陸押官

佟客

張鴻漸

布商

美人首

梓潼令

席方平

雲翠仙

蕭七

錢流

三朝元老

陳錫九

愛奴

嫦娥

彭二掙

山神

崔猛

王桂菴

安期島

寄生附

褚遂良

粉蝶

狂生

鞠樂如

卷十三

偷桃

丁前溪

山魃

雷神

宅妖

陝右某公

孤女

王十

乩仙

秦生

曹操冢

卷十四

杜小雷

公孫夏

錦瑟

孫必振

盜戶

口枝

義鼠

救中性

僧孽

四十年

司札吏

王大

二班

泥書生

局詐

罵鴨

古瓶

緞織

房文淑

張不量

王蘭

尸變

王六郎

三生

九山王

司訓

男妾

募緣

賽償債

又

人妖

秦檜

桓侯

秦蛇

負尸

海公子

噴水

蛇人

耿十八

離水狐

段氏

汪可受

馮木匠

驅怪

又

韋公子

卷十五

臘脂 捉狐射鬼 陽武侯 商三官 蘇仙 鄴都御史 冷生 沂水秀才 牛痘 金姑夫 鷹虎神 張老相公 龍 戲術 折樓人 碁鬼 龍肉

雨錢 鬼作筵 酒狂 西僧 單道士 大人 狐慙淫 死僧 周三 酒蟲 斫石 造畜 又 又 大蝠 頭滾

雙燈 陶羅 武技 泥鬼 五殺大夫 柳秀才 山市 牛飛 劉姓 義犬 廟鬼 快刀 又 某甲 黑鬼 果報

妻擊賊 寒月芙蓉 雌雄 夢別 黑獸 董公子 孫生 鏡聽 庫官 岳神 地震 派州孤 江中 衡州三怪 車夫 又

念秧

布客

黎民

郭生

闍羅堯

畫馬

夏雪

杜翁

狼

太醫

義犬

耳中人

野狗

焦螟

卷十六

細侯

堪輿

考弊司

又

農人

柳氏子

邵士梅

顛道人

放蝶

何仙

林氏

又

農婦

楊大洪

咬鬼

狐入瓶

宅妖

真生

竇氏

李生

武孝廉

長治女子

上仙

邵臨淄

鬼令

鬼妻

潞令

大鼠

又

郭安

張貢士

捉狐

于江

靈官

湯公

劉亮米

將太史

闍王

土偶

侯靜山

單父宰

闍羅宴

醫術

河間生

胡大姑

藥僧

查牙山洞

丐仙

斫燐

真定女

王貨郎

餓鬼

邑人

子中丞

金陵乙

鴻

醜狐

詩獄

老龍船戶

韓方

博興女

又

折獄

象

錢卜巫

毛大福

元少先生

太原獄

一員官

王子安

又

紫花和尚

姚安

雷神

周生

新鄭獄

花神

牧豎

禽俠

某乙

采薇翁

李八缸

劉全

浙東生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一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考城隍

詠人生百行孝為先

明義開宗第一篇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壽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持牒牽白頭馬顯有白毛今謂之的額來云請赴

試公言文宗詩源指缺陳子昂作感遇詩三十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

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解宮室壯麗上座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修漢後帝

年道益帝壯修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壯修郭子章擢學與穆通可識簷下設几敬各二先有一秀才

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前漢司馬相如傳請為天子遊獵之賦賦成奏之上并令尚書

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心為善雖善不賞

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王敬歲冬夜奠祀城隍之名見於

大踏入伊耆氏始謂注伊耆也蓋增八神水庸居七水壘也城隍也此正祭城隍之始按城隍

病之神伊耆氏始謂注伊耆也蓋增八神水庸居七水壘也城隍也此正祭城隍之始按城隍

齊兼客假鎮郭城時城中先有神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承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

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以神策老母今惟聽錄用上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籍吏捧冊翻閱

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開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漢許慎許文解字敬泰書有八體反新莽

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

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

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一 考城隍 瞳人語

一部大文章以此開 宋明義見 字雷惟問 仁孝兩字 生死難逾 正性命實 鬼神端在 乎此舍是 無則以為 人矣有心 為善四句 首揭立言 之本旨即 以明造物 賞罰之大 公至有花 有酒二語 亦自寫有 胸襟耳 推仁孝而 給假得自 聖帝之

命正言有
本有闕名
教不少

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騎虎風秦，振鏤膺傳馬，歸也。詩：衛風來。與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

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瞳人語

詠天目淫源自意淫來

眸子首時萬念灰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野，見

一小車，朱弟繡幃，詩術風程弟以朝疏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從設障以自蔽，隱謂之弟。若類

曰：小車坐承，虛曰：帝上四方為慈，即車賦也。其所著紗惟衣，世之解布宜作。數輩欺段，後漢馬

周曰：帷在車上，承虛曰：帝上四方為慈，即車賦也。其所著紗惟衣，世之解布宜作。數輩欺段，後漢馬

弟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舒緩也。史在此，戲微。數輩欺段，後漢馬

稍稍近境，之見車慢洞開，內坐二女郎，紅妝艷麗，光生乎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

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

芙蓉城，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故人見之者曰：我今為仙。七郎子新婦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故教

秀才胡觀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繞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啟臉

正柄，下臉者檢。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涔涔不得止，醫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啟旋，燥許。周

可執，鈕文磨滅，不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怨悔者，識其後遇。聞光明經，十有九品，能解

厄持一卷，浣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跌坐。正字通：跌，大坐也。捨珠持之一年，

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下小語如蠅曰：黑漆似耐，耐不與同也。耐，音匠。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遊

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

窺園亭，珍珠蘭，紫芳，潘珍珠，蘭一名魚子，蘭色。遠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

總擬元妙
透入非非
未後一語
點醒啟人
心志不少

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遂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語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稿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五。覺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螳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也。按隧道也。地中通。若今地道。逐往還。非所甚使。不如自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逐。覺左。眼內隱似抓痕。有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睛膜破。小窻。黑睛。受受。纔知破。極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皆二友。於途中。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婦。心報氣喪。默不復言。友為不知也。者評滿珠。藝士人。怛怛吃吃。誦吃也。笑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金修語。錄定慧。為菩薩。止觀。為佛。按菩薩。者。本云菩薩。提。陸。有。情。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十一。月。十九。日。南。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無。清。涼。寶。山。白。衣。白。在。觀。世。音。菩。薩。示。現。

自新談

畫壁

詠從來幻境由心造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柳宗元文。蘭若。真。梵。語。招。提。雲。遊。寺。為。招。提。唐。古。四。方。僧。出。來。到。龍。虎。山。無。譯。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禱。上。清。宮。中。高。公。主。未。相。識。前。來。挂。禱。知。堂。嫌。我。身。體。山。其中。見客入。庸衣出。遂導與隨喜。杜。前。望。兒。幸。守。持。時。應。清。聖。龍。喜。殿。中。塑。誌。公。神。仙。傳。誌。手。公。面。皆鳥。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墮摩經會中。有一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

疑雲疑雨。兩樸柳。試問黃梁夢。有無。

官賜額寺為寺。私逸者為招提。

花者身結習盡
者花不着身 內一垂髮者拈花微笑櫻口白居易詩櫻批其素口楊柳小蠻腰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

意奪恍然疑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見自誌

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裙回視則垂髮兒踉蹌玉篇蹌音踉蹌竟去履即從之

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易共其行次且注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遠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效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

謂女曰腹中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臂珥促令上髮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

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警雲高巖鬟鳳低垂比垂髮時尤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

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久忽聞言莫辨張鷟胡野金載宋楚客造宅唐文石為階砌及地者吉英詳者行則仰卧吉英詳未詳按正字通君殺皮也或從省作

英鑑鏗甚厲鏗鎖鏘然旋有紛翼騰舞之聲女驚起與朱竊視則見一金甲使者唐逸史金甲神人

云萬取堂山之夕大風雷震中有甲步卒千餘人有金甲鐵甲其不備甲者以紅指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為侍衛黑面如漆館鎖掣搥來女環繞之使者曰

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愕顧似將搜

匿女大懼面如死灰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死灰乎張望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朱

伏不敢少息俄聞雜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熟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踞踏既久

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

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梵

檀越唐言施主稱檀那奇說也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

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反心未立目瞪足爽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

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山堂肆考世傳於肉髻中出百翹然不復垂髮矣朱驚拜老

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山堂肆考世傳於肉髻中出百翹然不復垂髮矣朱驚拜老

皆物也 人代勞耳 一市架然 除備保而 外以鄉人 而笑鄉人 者間有多 道入何沾 少者何沾 道入何沾 人特借以

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見瞳點化愚蒙
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薛瑄錄義元碑師問黃藥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問三打送
為老婆心切黃藥薛瑄錄義元碑師問黃藥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問三打送

種梨

詠頌刺花開領事責

神仙遊戲營貪頑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中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吐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
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何以佛曰衲衣今僅通補袖于此借用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
為觀者勸置券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
謝謂眾曰出家人不解吝情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
拘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扇上鏡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
路店索得沸湯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觀見有白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倏而花發而實碩大
芳馥蒙蒙滿樹道人即乃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鏡代樹丁丁詩小雅伐木丁丁傳良久
乃斷帶葉倚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眾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
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道所依散大書故体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
恨急迹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架然殺梁傳昭
皆架然而笑法架架也
笑脫軍中皆殺白也

異氏史曰鄉人情憤愁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人稱素封史記貨殖傳今有無秩錄
注謂富富也者良朋乞米則佛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莞獨則又忿然計

驚天下之
喜階者耳

理甚妙
使自以為
元妙已耳
非能領會
者觀道士
不示以入
門之功第
曰恐驕情
不能苦已
明知其不
足與議矣

曰此十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錫鉢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乃鋸臨頭則贖命不違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詠頌學神仙一念處
詠頌求授得穿術

撰新蘇柳苦難持

此山名勞山

邑有五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勞山小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

唐書或稱勞山名勞山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

也令勞山名勞山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

正必勞山名勞山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又勞山在嶺南六百里

號今持著之以正史書二名年之夫此正作勞山名勞山勞山在嶺南六百里

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鬚垂頭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驕情不能作苦

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王與俱稽首遂留觀觀去聲分甘餘話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

以奔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日十夜手重繭而不休至耶至楚王十不堪其苦陰有

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傾月明輝壁光鑑毫芒

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資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

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盃盃競飲先醕惟恐樽盡而往復浥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

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

織腰瘦項翩翩作裳霓舞清虛之府有素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廷樹之下音聲清麗歸止

記其半於箇中寫之會西京節度使楊敬述進妾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已而歌曰仙仙

為散序敘述所進為腔名霓裳羽衣也○大真外傳妃醉中舞霓裳一曲天顏大悅已而歌曰仙仙

不求其道 而求其術 王固荒唐 道士欺人 亦可恨 欲求穿牆 之術於意 云何 道在是矣 自鳴得意 僅為妻所 揶揄還算 便宜

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蕭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饒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境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有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悞。樵蘇後史記韓信傳李左車曰樵蘇。取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日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為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返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易發得其肯斧注并所以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羞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集韻揶揄舉手相弄也後漢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白。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居易詩時遣人指點數破鬼揶揄之。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僮父。晉陽秋陸機呼左思為僮父機有稱也。喜疾毒而畏藥石。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孫曰李孫之愛我疾遂有紙離吮痔召醫吮藥潰痼者得中。一乘紙痔者得車五乘。晉書徐而弟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給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患口難為為之。○按宜作吮。癰紙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給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長清僧

詠

驚魂初定。德前牙。風景不殊。還蕩寺。

墮落何曾味。風因。應知僕是再來人。

初張目曰胡至此猶是拾錄之言也見粉白黛綠者乃夫駭矣曰我曾也初至此既已認定何必向人曉曉惟有閉目靜證而已入當難為情時能認定已身曰我何人也則無倫富貴賤貧患難皆可以守之而不失矣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頓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圖寂按僧亡曰真寂順寂圖寂矣僧不知自死魂

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鬼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斯僕還

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

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前漢公孫宏傳位在宰相則食酒肉則拒夜

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周禮天

計司會主天下之大計疏曰會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

無聊賴欲往遊曠宜即治任衆謂新膠未應遠涉不聽翌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

至蘭若見前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莊子刻意為聖人之生

不忍斥言其死故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囑

曰汝師戒行之僧此尼藏經僧有五戒不殺生不偷所遺手澤禮王孫父歿而不能情父之手澤

也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既歸灰心木坐見前了不向當也並衍言歸向當并當事家務居

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即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悉

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與馬來哀請之畧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傳

偕廿四年秦伯送衛於至多所饋遺金帛皆卻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

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乎於僧不異之手其再生而異之手其入靡麗

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狐嫁女

詠一獲笙歌兩行燭

也與人間婚嫁如夜深瘦齋笑尚書

歷城殷天官名士儵字棠川明嘉靖庚子舉人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

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

共陳禮器周禮其酒也為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眾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

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茲飯運蒿艾如麻時值上弦左傳注月體無光待日

乃成望歷書月入日上弦至二十二日下弦詩如月之恒莫日月至朔文會俱右大半則為弦日

從朔而分至三日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遠日而月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

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日亦正半在下謂之下弦新月色昏黃門戶

之望謂體滿而相望也從此新虧至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亦正半在下謂之下弦新月色昏黃門戶

可辨摩抄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馬西望月明惟街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

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卧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復聲籍籍而上假寐晚之見一青衣人挑

蓮燈猝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亦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殿尚書

其睡已酣但辨吾事相公個儻個音陽說文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眾樓

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東觀漢記呂公謂高祖

今夜子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慈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歷除凶

煞多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許翁曰此拙

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呂覽少選發而視籠紗一簇

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禮少年目公公若為儻禮聘義注也籠紗一簇

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牽帷促之俄婢媪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

蘭麝散馥翁命向拜起即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瑞李瑞襄揚曲崔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

或笑狐攝人之物自鏡門面終非已有豈不可羞吾謂天下之

物與天下
公之浮生
如寄除却
倫常性分
之外何者
是自己所
有凡一切
所有之物
雖暫寄於
我終又還
當寄之他
人彼斤斤
自守而曰
是我所自
有也亦甚
惡也
金杯羽化
是飛暢好
注解
攝致千里
之物而不
敢於留可
見旅本不
為佳
強藉人而
得強藉之
妻強藉之

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納袖中。為醉隱几。頽然而寤。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卧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候。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眾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世說劉中徒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而見人。扇何益。褚曰寒士不選。所有乃信之。中郎曰不能衰。殿劉安得免。寒士杜甫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力庇天下寒士。皆歡顏。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與主人掩口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欸或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為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味歸而藏之。以為寶。羊置十重。已緣明府。後漢張世傳。明府注。郎守所居。曰明府。府尊高。以稱前漢書。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明府之辱。臨適取諸箱。麓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公權等。公權。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匠則者。柳笑曰。金杯羽化矣。不復詰。一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巔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致之。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詠不敢人。問公子名。娘。顏色。嬌。娘。德。名。

為謀家。室太多。情。只合。青。天。誓。死。生。情。

工詩。有執友。禮曲。禮執友。稱。同。其。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前漢。詳。廣。德。傳。廣。德。為。風。雅。人。溫。雅。有。蘊。藉。工。詩。有。執。友。禮。曲。禮。執。友。稱。同。其。師。之。友。共。執。志。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辛。落。拓。江。湖。載。酒。行。家。貧。落。魄。無。依。食。仁。也。注。執。友。者。同。其。者。故。曰。執。友。同。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馬。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

友與蘊藉
之女友寓
以蘊藉之
筆人蘊藉
語蘊藉事
蘊藉文亦
蘊藉
得藉生平
未見書是
從那環福
地來

不求進取
操葉使高
香如行酒
只是借還
入題
五日一飲
每飲必招
香奴是真
善讀書者
儉父因不
解此

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錢

云瑯環伊世珍瑯環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室過一人問曰君讀書幾何曰未

一室頗高有二人守之華問故曰宮室差載入一室欲備真上眼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

其笑曰君處矣命小童送出華因問地名曰此瑯環地瑯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

第意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闕少年細詰行踪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生

傳楚人曹邱生與齊長君善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布衣

曹邱至即揖李布衣曰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李布衣乃大悅引入留數月辱送之李布衣

以益聞之也者少年曰倘不以駕駘注楚歸求駕駘之者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

問宅何久涸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
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即留共榻昧爽即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内生尚擁被坐僮
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皓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詩話
舉子名添丁其幼喜塗林詩書往往令黑全戲詩賦曰怒來素上翻墨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
汁塗林詩書似老鴉滑炳詩病日塗鴉不成字粉箋香墨高烏然
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進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
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辭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
夕盡歡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囊繡將琵琶至少頃一
婢入紅粧艷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白動激揚哀烈節拍兩雅釋樂和樂謂之節陳陽樂不
類風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藝絕相約
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養養兒曠逸無

詳註柳齋誌異圖錄 卷一 橋那

反映下文

如樓臺影

倒星斗凍

波行文真

有手揮目

送之樂

八字寫出

知文重慎

有女同行

已在夙夜

代善中矣

望見顏色

精神為之

一爽是真

能好色非

登徒子可

比

慧心妙舌

如聞其聲

如見其人

心脈一動

非伐皮削
肉則疾不
可為特恐
無美人以
爽其精神
金釧以

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

所怪。怪。子古。跡曰。少所見。多所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翔翔郊郭。至門。則雙扉

外高。也。而音。胸說文。外。閉也。曲。禮入。戶。奉。高。注。病。門。闕。味。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遊紛意念。故謝

客耳。生亦安之。時感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刀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

俱廢。又數日。創劇。蓋絕食飲。大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惠。嬌娜妹子能療之。遣

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人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

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嘖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

胞也。好子妹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漢武帝宮人麗娟。年十

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

徐按下之。劍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澗矣。乃一手啟羅衿。解佩刀

刀薄於紙。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漆牀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

事假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瘻。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

上。按令旋轉。繞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

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痾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己。自是廢卷凝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

為兄物色。後漢嚴光傳。帝恐其賢。乃令以得一佳耦。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疑思良久。但云勿須。面

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唐元稹妻韋氏有才思。早卒。稹作遣悲懷詩。五首。公子

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為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大稚。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

不見信。松妙日涉園亭。伺前脰。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皆麗人來。畫堂鬢髮。說文。鬢。眉也。

畫堂鬢髮。說文。鬢。眉也。釋名。滅眉。毛去。

釋名。滅眉。毛去。

來其劍腫 無佩刀以 割其腐肉 吐紅丸以 清其骨髓 徒付之庸 醫之手以 屠刀妄削 之則去而 身亦亡矣 心脈頽可 妄動哉 得近嬌安 且污纖指 徒以齒碎 未遂婿姻 此恩此情 如天如海 沉阿松佳 偶相仲嬌 娜夙夜代 籌致忘所 自則他日 死不自他 一日三秋

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詩衛風。朱東昏侯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上。其曰。城。省。傳。蛾。窟。城。也。其。眉。細。而。長。曲。首。蓮。鉤。蹴。鳳。首。步。步。生。蓮。花。也。○道。山。新。開。李。後。主。宮。靖。育。娘。善。月。狀。唐。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鑿。成。首。娘。作。也。由。是。人。皆。笑。之。○中。華。古。今。注。古。履。約。聽。皆。畫。五。色。至。漢。始。以。錦。為。飾。東。晉。以。華。木。織。成。首。娘。作。也。由。是。人。皆。笑。之。○中。華。古。今。注。古。履。約。聽。皆。聚。雲。五。朵。之。履。未。有。重。臺。履。果。有。笏。頭。履。分。指。履。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翌。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諸。矣。乃。除。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闌。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慳。遂。疑。廣。

寒宮殿。見勞山道。未必在雲霄矣。合卷。為雨。謂之。登。婿。與。婦。各。執。其。一。故。曰。合。卷。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每。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

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廣雅。單。陶。為。李。官。治。刑。殺。按。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出。奸。通。典。漢。公。卿。百。官。未。侍。御。史。有。繡。本。直。指。者。規。啖。娘。罷。官。墨。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目。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忘。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擬。捉。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冀。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乃。去。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夫。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磐。回。視。舊。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一 妖術

來何暮地
身之肯卿
之賜也自
列卿以來
心朕不敢
忘動矣劍
口雖合葛
敢忘痛
只知自任
豈問何事
以死報之
不負公子
不負嬌娜
矣

如此真難
為生
人為我死
我何敢生
撮頰度尤
挂吻呵氣
報之者不
當以身矣
生即不蘇
不已得死
所哉

居無復閑閱惟見高冢歸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爾非天疾雷為霆電注雷之疾者為霹靂○
說文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紫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
喙長爪自文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

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馬松娘亦
出共昇用音余說文共舉也徐曰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先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頭以舌度紅
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

圓驚定而喜生以幽瘡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賀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媪不肯
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

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向當清見長僧數日遂連夜趣裝前漢曹參
相及蕭何卒參乃趣治行棗曰吾且入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恒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扁生與公

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孤意出遊都市共知為孤兒也
異氏史曰余於孔生不美其得艷妻而美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南郡烟花錄隋場帝每視

人謂秀色可餐若絳聽其聲可以解頰前漢匡衡傳衡能解持諸儒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
仙馬相如林賦矣我魂往與心愉尤勝於顛倒衣裳後漢書后願地通紀矣
於側注妖術詠倚劍挑燈胆由天定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二壺周禮夏官挈壺氏掌挈壺也高作旋風舞唐書安祿山作胡崇正

間殿試在都僕瘦不起患之會市有善卜者能决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

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

所哉

下亦神矣 持行之不 以其正鬼 神且將殛 之 有完識有 定力世之 巧為趨避 者非徒無 益適以害 之耳 公固卓識 然使無事 無窮亦將 奈之何矣 故凡術之 巧者皆不 可近 故次如繪 圓如觀陣 有聲有色 五花入門

客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權周禮女丑注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懼勸馨素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規之終日無恙至夜闔門挑燈倚劍危坐一漏漢書張衡水兩水刺以銅為器實以清水各開孔以志孔壺為酒浮箭為刺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正焉來會要漏以銅或水刻箭晷夜有五百刻之法更點水耗河中木為街街刺疏之曰天河吾不夫獨平寬無文致知書勉僕不曹因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促劍起急擊之窺空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出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卧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猶如鬼繞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矣審視則土偶齊梁蘇代見五書君曰臣過淄水有土偶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子東國之桃梗也為人至歲八月降雨而下淄水生則汝與桃梗俱入水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覆西岸耳子東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擣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關之遂若然脫扁柳橋奔而出巨見一鬼高與簷齊昏與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夫公方駭鬼則擊夫公以劍撥弓矢墮欲擊之則又響矣公急躍避矢過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刀劈公探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剝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脇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說文偶也也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猶掙劍擊處皆有血公因秉燭待旦始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偏告知交與其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督不可見或曰此豎形術也夫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太血模糊目灼灼如鬼

文章冠世而傾用名場不知場內諸公所嘗鑿者是物事何物事八字中屈然英才不此真知已惟暢外乃能過之當涕零不已時夢魂早隨之去矣極幻異極支離事隨筆敘入了無痕跡

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賈卜為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何如况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葉生

詠思深知已慰平生
英道黃鐘終毀棄

魂夢相隨千里行
須知孺子已成名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闕求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曹卯注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聞後索文讀之擊節按節擊節學凡為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杜荀詩文章憎

過榜既放依然鍛羽左思面都賦鳥也詳見林四娘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杜荀詩文章憎生嗒喪莊子齊物論嗒若喪其偶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狀

無何寢疾公遣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因所效公道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卧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禮檀弓

疾疾慶道入靖曰子之病革疾注羊與亞同急也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曰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甯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

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在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軌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受讀聞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

生曰君出餘緒呂氏春秋值之真以待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楚辭小居黃鐘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史記項羽曰此天願亦足矣且士得一

人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樂府解題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錄

三百同年最少年利市綢衫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為

之納粟通志漢文因罷錯言務農貴粟公子又捷南宮禮部為南宮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監與共晨

夕柳慶遠傳慶遠為雍州刺史帝錢於新亭曰卿本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揚界命僕馬送

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篋具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凄然曰我今貴矣三四

年不覩何遂頓不相識妻送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何大亦

已成立行將卜窆矣左傳哀十三年推是春秋窆窆之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逡巡入室

見靈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烏如蛻委說北遊子孫天地之委蛻也莊子大慟悲衣抱哭子自塾

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

垂膺即命駕哭詣其室出橐銀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為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入津

異史氏曰魂從知已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陳元祐離魂記清河

妍絕倫王宙幼聽梧上船鏡每曰當以倩娘妻之後有齊僕也選者求之夜去凡五年生而

二子思深志俱歸上夜半事怒聞之喜而起與相識於夢中以中往尋行至體現去凡五年生而

在舟中鑑使人驗之果真疾走報室中女聞之喜而與相識於夢中以中往尋行至體現去凡五年生而

識夢中之路韓非子六國時張毅與高忠為友相約而夢不識便於夢中以中往尋行至體現去凡五年生而

迹文心雕龍半通在即迷不測如繩者三沈約詩不識便於夢中以中往尋行至體現去凡五年生而

出心肝乃當耳流繩宜作繩如亦未詳秋伯山志在流水子期聽之志在高山若流日善哉通我曹之性命

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對影長悲傲骨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

擲擲擲擲送別友獨厚至問之答曰昨奉教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擲擲云我見汝人作席

擲擲擲擲送別友獨厚至問之答曰昨奉教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擲擲云我見汝人作席

擲擲擲擲送別友獨厚至問之答曰昨奉教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擲擲云我見汝人作席

擲擲擲擲送別友獨厚至問之答曰昨奉教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擲擲云我見汝人作席

擲擲擲擲送別友獨厚至問之答曰昨奉教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擲擲云我見汝人作席

不見人送汝作郡。條可醜一落孫山。詩曰：孫山應舉，處是榜末，有同試者，探得報，曰：秀才，諱安樂，之中，則鬚髮之條。

哭之人。卞和。楚子。荆。伯樂。孫。馬。伯樂。見。伯樂。曰。臣。比。三。星。名。陽。善。識。而。又。獻。於。平。王。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痲。古。今。痛。

不惟爾。顛倒逸。物。伯樂。孫。馬。伯樂。見。伯樂。曰。臣。比。三。星。名。陽。善。識。而。又。獻。於。平。王。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痲。古。今。痛。

其言。一。旦。而。馬。伯樂。見。伯樂。曰。臣。比。三。星。名。陽。善。識。而。又。獻。於。平。王。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痲。古。今。痛。

書。按。名。刺。七。賜。白。切。保。名。伯樂。見。伯樂。曰。臣。比。三。星。名。陽。善。識。而。又。獻。於。平。王。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痲。古。今。痛。

昂藏。青。空。必。詩。昂。藏。得。不。富。復。不。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鶴。安。得。令。感。後。於。靈。虛。山。後。丁。化。鶴。歸。集。華。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杵。臼。交。後。漢。書。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責。授。乃。雙。服。客。備。為。而。成。

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為。長。呼。周。妻。以。禮。節。序。登。堂。如。一。家。然。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

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姪。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

成仙

詠夢

學道名山

後丁化鶴歸集華

之。邑。令。為。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何。至。如。狗。之。隨。嗾。篇。王。

此時周自成醒而周夢成去而周留成惡周復成周成笑成周周迷笑成兩人見識各殊仙凡迥判欲為換骨先為換子吾將使子之心如吾心敢不使子之面如吾手乎以我聞我

方吉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喚左傳宣二年公喚夫樊焉者我亦呈治其備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恣恣惡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

裂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斬志因逮繫之長後成往詰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令有

日美里周曰囹圄土囹圄秦獄名是也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路囑之使控周同

黨據詞中點頂衣榜掠酷慘成人獄相顧悽酸謀叩閭周曰身繫重犴犴外傳知寺之繫曰犴胡

為軒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鳥用友也乃行周弟

贖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獄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衣號遂得准驛送而

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辟刑也書君陳辟以止辟周禮秋官小司寇院接御

批大駭復提躬勸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其食飲弟求饒問苦禁拒之成又為赴院聲屈始蒙

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營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宰以枉法擬

流周枚歸益肝膽成成自經訟繫世情盡反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

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踪跡之寺觀見勞

士登谷物色見嬌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篋服唐李播仕隋棄官為道士

為表衣為篋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在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或頑

健周命置酒畧道開闔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

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之上清宮勞山志畧上清宮在明霞洞下宋建即雲既而

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為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

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

將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竟欲歸內弟以其

將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竟欲歸內弟以其

以我答我
我不知我
我不知我
為之進一
解曰有我
者即非有
我而凡夫
之人以為
有我
不知莊周
之為蝴蝶
與蝴蝶之
為莊周與
文亦相相
欲仙
適適之而
以為君君
將仙矣怪
不識自己
面自識之
當不遠矣
語語元妙
可入悟境
不到真仙
境何從認
已形奈塵
俗念切未

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容
盧山記唐保太中道士諱紫有往來甚衆內一道士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
賜號金門羽客亦曰元流真侶
清言已逸去。周目送之。見一夫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
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耶。世說補錄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
周耶。見而品太守葉祖洽問曰世傳瑞明已歸道山今尚
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已自面目
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已自面目
而不可復騎。遂以馬付僕歸。迺運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為成弟子。代荷衣
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連行殊遠。按連亦遠地。向本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
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即遽去。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燕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
時飛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成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
似瞥然一眄。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將領下。則于思注于思多翳之貌。按思與懸同者如故矣。既
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曉。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
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乃瑤瑤至家門。叩不能應。
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瑩然。內人未寢。嚶嚶與人語。錫窗以
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局。柳橋而
出。奔告成。乞為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搗門。內張皇甚。插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
開。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
決其首。冒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暮然忽醒。則身在卧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

有仙根即不仙亦多樂境多樂境則亦仙矣以此傳家乃為至變點奎術猶覺多是坐食山崩徒擁牛衣而泣故家子每每如是可數十六作傳家楮字可言自學問以至於經濟皆當本此意以力為推行不特操生業為然也

幾何先夫之道澤也問先夫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東之之孫乎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道欽適入于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持術風首菜色如飛蓬色注繼而食菜云菜色故黯焉嫗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甑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謀生妻因細述述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沽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東富鈞傳帝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當撫手而屋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焉可長也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焉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促裝媿媿計六七月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忍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救諾囊貨就路途中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木歷風霜委頓魯裴措傳楷有獨利疾王洋靖曰楷今委頓臣深憂之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宗涼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滯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蹙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太平御覽曰在午曰停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媿媿乃行將近京傳聞萬價翔貴前漢食貨志常若枯旱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萬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萬雲集價頓賤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萬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貨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

人又未必
然鳴官而
主人果償
金則寬主
人鳴官而
主人不償
金則寬主
人我得金
而累主人
不可也我
不得金而
累主人則
尤不可也
歸之於數
不尤乎人
何等識見
何等器量
若
豈果貧困
以終哉

致語是一
篇絕妙關
鴉行

措詞委婉

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踈躑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鴉者，一睹輒數千，每市一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貨僅僅足販鴉，以商主人。主人急德慮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微暘，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往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鴉，害歸之曰：此似英物。晉桓溫傳：溫生未期，溫鸚見之，曰：此必有奇骨可試。諸鴉之死，未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事，請把之，如其良也，暗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命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鷄，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鷄者入抵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鷄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侍首首。宋史：王注奏請太后，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鷄入肩摩，國策：摩於墀下。項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即有一人把鷄趨而進。王命投鷄，客亦故畧一騰，蹕客鷄已敗。王大笑，傾俄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晴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啄者當之一再騰蹕，而王鷄鍛羽。見葉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鷄，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餞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鷄，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鬪而死，當厚而償。成乃縱之。王鷄直奔之，而王鷄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王鷄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頓頓，相持約一伏時。王鷄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周

可聽
鵝人鵝人
拾額實不
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
乎

突如其來
即孤亦不
能不驚
因狂放不

不致美。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遍。問成曰。鵝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前漢文帝紀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可致頗願之乎。我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尚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答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史記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不遇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償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鵝者。成囊鵝欲行。王呼曰。鵝人來。鵝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益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至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憇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驚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願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青鳳

詠畫樓一節月三吏
聞讀一篇青鳳傳

明燭光中笑語迎
風流艷福美狂生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華耿憲之。移居別墅。正編聖田盧地古人。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

為一占得
理足
既得其真
即不妨加
以諷飾此
文之者於
閨色也果
爾少緒泉
湧馬得不
動人聽聞
引出憐中
人物多
詞得力不
狂態可掬
史亦難堪
世人嚇人
者多假託
鬼狐又狐
假託厲鬼
而斷於灼
灼對虎之
狂生可見
鬼狐伎倆
原不足動
人也
傳師而俯

戶素所習識竟撥蓬蒿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如
明畫一叟儒冠而面坐一樞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有五年而
并注并耳酒箴兒姝滿案圍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易需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牽鴛鴦
解也耳酒箴兒姝滿案圍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易需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牽鴛鴦
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入閨闈生曰此我家閨闈君占之首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母乃太吝叟審睇
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秋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唐韓愈傳昔愈以六經之文
行掌者仰之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後漢孔融傳融十歲膺父
如太山北斗云我與君積代通家曰君祖父未嘗與僕有舊融曰吾先君孔子與
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非積德通家與眾宿奇之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
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將兒子常如孫見孫推單任整束狀曰生也揖而坐略審門閭叟自
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奴傾吐問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
叟曰聞祖君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
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
白狐九尾造於禹高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遂娶塗山郭之女婚粉飾多詞
嘉爽來賓盧師思雲飛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何母及青鳳來共
妙緒泉湧泉湧壯思雲飛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何母及青鳳來共
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媪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
叟指姬云此為拙荆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軌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
而飲瞻顧女郎俾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鈎觀輪女急斂足亦無愠怒生神氣飛揚不
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媪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牽帷去生失望乃辭叟出
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凝侍終宵寂無聲效歸與妻謀欲携家而

首踈足而
不愠寒

去後情思
亦可知矣

不發豈猶
不知有鬼

嚇不動之
狂生在此

斯時何時
而乃獨自

房中出手
敢關提臂

揀加諸膝
而曰幸有

風分蓋自
使之留字

時竊已私
心自喜矣

史亦有治
家不嚴之

罪嬰嬰啜
注時心中

有無限委
無意相遺

深情所結

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請於樓下夜方僂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笑染指

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漸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為

聲生急起窺規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卻走遽聞

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為笑死不憾耳女遂語曰倦

倦深情妾豈不知但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

可故關出捉之臂而曳之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用

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

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為歡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

俯首倚牀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

詞話萬端聞青鳳嚶嚶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鋸鉄鉞小生

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携家

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孤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

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翁耳截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床上則青鳳也

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遣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

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為已死不

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怒入生報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

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

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携有狐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

有此因緣
因道頗瘦

乃得相從

事得夫亦

復何帶士

之節錯置

根所自信

者此心耳

天數不可

知德之而

一則以禮

一則以情

以禮制情

情當自屈

怨哉二字

恨詞也而

以笑出之

則感其如

是而又幸

其不如是

自效綿壽。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綿力材不能陸戰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瞻顧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失女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後漢馬援傳介猶耿也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眉虎報詩秦風虎報鑲眉虎全以飾馬當胸帶也僕從甚赫生門逆之但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色久則殷殷者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也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蔽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棲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之私生諾之叟報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若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詠善者雅制變西施 只要職眉樣入時 個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樸獨奔其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甚愛樂問何風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乃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當妾朱門晉趙允傳與允游氏世而豪橫西州語曰卿與牛羊不數頭嫡妒甚朝晷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適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敬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襍物導與同歸女頗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

自效綿壽。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綿力材不能陸戰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瞻顧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失女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後漢馬援傳介猶耿也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眉虎報詩秦風虎報鑲眉虎全以飾馬當胸帶也僕從甚赫生門逆之但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色久則殷殷者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也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蔽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棲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之私生諾之叟報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若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詠善者雅制變西施 只要職眉樣入時 個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樸獨奔其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甚愛樂問何風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乃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當妾朱門晉趙允傳與允游氏世而豪橫西州語曰卿與牛羊不數頭嫡妒甚朝晷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適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敬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襍物導與同歸女頗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

自效綿壽。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綿力材不能陸戰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瞻顧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失女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後漢馬援傳介猶耿也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眉虎報詩秦風虎報鑲眉虎全以飾馬當胸帶也僕從甚赫生門逆之但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色久則殷殷者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也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蔽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棲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之私生諾之叟報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若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詠善者雅制變西施 只要職眉樣入時 個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樸獨奔其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甚愛樂問何風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乃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當妾朱門晉趙允傳與允游氏世而豪橫西州語曰卿與牛羊不數頭嫡妒甚朝晷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適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敬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襍物導與同歸女頗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

自效綿壽。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綿力材不能陸戰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瞻顧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失女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後漢馬援傳介猶耿也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眉虎報詩秦風虎報鑲眉虎全以飾馬當胸帶也僕從甚赫生門逆之但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色久則殷殷者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也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蔽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棲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之私生諾之叟報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若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詠善者雅制變西施 只要職眉樣入時 個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樸獨奔其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甚愛樂問何風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乃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當妾朱門晉趙允傳與允游氏世而豪橫西州語曰卿與牛羊不數頭嫡妒甚朝晷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適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敬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襍物導與同歸女頗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

自效綿壽。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綿力材不能陸戰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瞻顧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失女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後漢馬援傳介猶耿也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眉虎報詩秦風虎報鑲眉虎全以飾馬當胸帶也僕從甚赫生門逆之但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色久則殷殷者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也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蔽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棲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之私生諾之叟報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若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詠善者雅制變西施 只要職眉樣入時 個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樸獨奔其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甚愛樂問何風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乃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當妾朱門晉趙允傳與允游氏世而豪橫西州語曰卿與牛羊不數頭嫡妒甚朝晷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適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敬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襍物導與同歸女頗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

自效綿壽。前漢嚴助傳淮南王曰越人綿力材不能陸戰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瞻顧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失女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後漢馬援傳介猶耿也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眉虎報詩秦風虎報鑲眉虎全以飾馬當胸帶也僕從甚赫生門逆之但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色久則殷殷者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也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蔽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棲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春秋元命苞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之私生諾之叟報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若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詠善者雅制變西施 只要職眉樣入時 個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樸獨奔其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甚愛樂問何風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乃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當妾朱門晉趙允傳與允游氏世而豪橫西州語曰卿與牛羊不數頭嫡妒甚朝晷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適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敬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襍物導與同歸女頗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

那得使死以好結之
水玉亦有不相能者
敢生此舉高石太璞
遠其即令真是
在亡之人又豈可貪
而匿之明
明引鬼入
宅妻動之
而不從道
士言之而
不悟色之
迷人甚矣
哉
死將臨而
不悟其言
何等真切
乃初聞之
而疑轉思
之且以為
妄矣忠言
逆耳固如
是乎

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乃白道士。乃去曰。感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屐履。前漢杜郵注。履。傅注。履。壓。也。填也。周禮。女。正。以獵食。易。林。厲。凶。極。者。無。何。至。齋。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坑。垣。乘。彼。坑。注。印。變。異。曰。獵。食。難。免。因。極。巨。場。也。則室門亦開。躡迹而窺。窺之。見一猶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米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扶掖於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迹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史記。封禪書。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侍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何也。莫如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熬甯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裂生肚。掏生心而去。妻號婢人燭之。生已死。腔血狼籍。釋文。狼。藉。單。而。升。去。則。穢。亂。為。狼。藉。也。陳。駭。涕。不。作。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虛。說。虛。志。於。衆。坐。問。陸。士。銜。陸。遜。陸。抗。是。君。何。人。答。曰。如。君。之。於。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適。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舍。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樞。來。欲。傭。為。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葉。魅。償。我。拂。子。來。媪。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追。擊。之。媪。仆。人。皮。割。然。而。脫。化。為。厲。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梟。其。首。秦。紀。嫪。舞。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其。首。注。懸。首。於。木。標。梟。首。以。示。衆。曰。梟。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胡。盧。拔。其。塞。置。烟。中。颼。颼。然。如。口。吸。

明明麗人也而乃翠
披米饋之面錦齒徒
人皮者乎世之以妖
怪惑人者固曰日鋪
人皮執米筆而繪者
也吁可畏也
彼在亡人固已登
子之床矣不為裂肚
拘心何以與子合寢
乎然此其共見者耳
更有甚於裂肚拘心
而無形迹可窺者父
弟朋友皆不得知何

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骨自手足無不畢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
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
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卧囊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
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在青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左傳桓十
夫也已法之何為陳固反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闕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
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
喉中硬於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
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
方欲展血斂尸家人佇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場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奔突而
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馬大異之急以兩手合
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求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稠中夜啟視有鼻
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氏史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熱愛人之色而漁之禮坊
侯不下漁色注漁色如漁人取魚貪欲無所擇也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道德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
馬注還但迷而愚者不悟耳可哀也夫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

賈兒

詠
機心點運奇謀出

賈兒聰慧善驅符
只要安排酒一壺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床去門未開

處求人而
活之
麗人也而
老姬矣屬
鬼矣且卧
啼如猶變
作濃烟矣
袋中得
意時可謂
無美不備
矣
彼固愛佳
人而甘心
執死者活
之何為彼
愛人之佳
人人亦將
愛彼之佳
人且將轉
而愛人矣
人盡夫也
活之何為
此仙人警
人語也勿
看作瘋顛語

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姬伴馬，有子十歲，素別榻卧，亦招與俱。夜既深，媪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媪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志。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媪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媪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卧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媪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以為意，因共壯兒膽，款嬉戲無節，日效巧者，以磚石壘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厨刀霍霍磨之。木蘭詩命娘聞我未出郭相扶將阿姊問我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我來磨刀霍霍向諸羊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匏覆燈，伺母嚔語，眠中呼聲呻吟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搜狀，故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斃，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迹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婦癡卧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媪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扁。規媪他乖婦奔去，則門自闔，翁患之，驅穰。規媪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椽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卧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嚶嚶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眙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廬中，兒戲弄其側，乘父

略談噴以
為人心仙
術則奇所
若者強咬
之人耳不
知其復活
以後亦嘗
撫膺而痛
心及此否
此兒胆憎
見頑憎之
固非壯之
亦未是深
如兒者然
兒誠不易
知待其於
出而後知
之否
先斷其尾
已奪其魄
矣此討狐
第一功
不過醫藥
耳驅復耳
翁已無策
孺子其奈
之何

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叟氏城居素業獺兒奪其家異他出集韻珍巨禁切音於俗謂勇母曰於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嗚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於檢積出錢許裏付兔兒少之於欲作湯餅湯餅即水飲也一名湯瀾青兔兒觀室無人自發藥裏竊益掬而懷之乃趨告於俾勿舉火箱記凡以鍋煮之皆曰湯餅兔兒不舉火十年不製衣父待市中不逞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託在叟家兒自是日游歷肆間一日見長鬚人亦雜儔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兔兒偽云山洞長鬚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志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兔微啟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兔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曩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兔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故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在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漢書陳平字敖子陽武人高祖定天下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秃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瘡珠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崇顧會崇吉粹說文神禍也左傳昭元年實光臺胎為崇○前漢江充所以示人也故從出從示於孤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董生

詠始念無知轉念非不教嘔盡心頭血

壽夭早已示先機猶說消魂錦繡悽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探其虛實
審其踪跡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有知大帥
登壇不用

一卒一騎
守者滅此

朝食不圖
乳臭猶子

遂乃極是
靈珠

能出其計
無愧陳平

此太素脈
奇而有理

亦真說得
出

信斯言也
則畏首畏

尾之人不
為狐惑矣

一笑董之
殆見未嘗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好學母

令母知適友人招能遂扁魏嬌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大素脈列子太始者彭之始也白虎通始起之天

始起龍也適友人招能遂扁魏嬌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大素脈列子太始者彭之始也白虎通始起之天

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

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為模稜相問人聞曰天下方事之

忘為鍵入室未達熱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臟有卧人大懼斂手急火之竟為殊

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握生臂問君何往董益

懼戰慄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左傳文十七年畏女又笑

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集韻尻切音考平尻身其餘幾骨童童笑曰何如醉

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証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

曰君不憶東憐之黃髮女子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風青君垂髮也董恍然曰卿周氏

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髻髻憶之十年不見遂詢條晉皇后傳贊芬實嘉號若若此然

遠向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謂新嘉地詳見驕妾一身蕩無所倚

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飯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水股粟燕

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亦支離乃懼復造善脉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為也
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鍼手支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

不明顧既
喜其色又
復感其言
遂并此一
陳之明亦
自反告其
錯矣不亡
何待
閉之令人
落魄喪胆
此時方知
沈微之語
乃非稜稜
規戒
當聽不謂
即以規戒
語售其欺
也然此亦
易辨耳縱
使非妖天
下豈有私
奔之人而
能以正語
規戒人者
乎其迷罔
病府而不
致於嘔血

拂然曰。勿得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曉。夢與
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
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
此輩妖氣可畏。請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徵待。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
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諸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
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
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投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
後。潛炷之。女在榻上。怒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春王曰。
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見。盡耳。女傍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女忽歎曰。君福澤良厚。我
悞害遐恩。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念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
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法。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
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感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
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陸判

詠陽廟貌今何在

請與先生訂酒期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
赴十王殿。負得左判官來。眾當劇作筵。觀。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
立判。緣面亦鬚。貌猶猶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眾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
門外大呼曰。我請算宗師至矣。眾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眾睹之。瑟縮不安於座。仍請

以死者亦幸而免耳
幸而免耳
八字千古
錄亦慮孤
亦平凡
事雖豪放
然亦恭而
有禮不是
徒為游戲
博飲者此
判之者以
稱為達人
而惠然肯
來也
陸亦達人
所以乘興
而來不為
吟哇
出賜易心
肉塊塞竅
者幸矣但
未卜此佳
者何處從
揀得來
可見文思
不進過眼
轉忘者非

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太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乘與來。覓飲幸勿為吟哇。乃負之去。次日。農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事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膏。今來加斧鑕耳。判官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故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執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者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前漢雅夫傳。將軍平喜過。其以出。易瓊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世說山濤言。穢夜之為人。巖巖若伏几。釀睡。比醒則殘。獨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窗稿。陸輒紅勒之。劉幾為文。好為險怪之語。歐公深惡之。會公主欲有一舉人。論曰。天地札焉。物並聖人。發紅勒。希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公曰。此必刻幾戲。請曰。秀才制試官。刑以大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希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臍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修整。聖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曰。勿懼。我為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未以裹足布束諸腸。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迹。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以此補闕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劍縫已合。有縫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擲揄。見勞山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客。郭陽獄中書。端木根。祇輪。因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願納交陸。陸諾之。眾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髻生動。目炯炯如電。眾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携陸歸。飲既醺。朱曰。滯腸代胃。華佗事。見後漢書。又五代史。王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

其人之罪也或較之曰胡不其陸判易之曰是即其取置几上留以補潤之肉塊也馬併而再易之社友之心未必盡是肉塊然亦未必盡是光明益落有見此電光烟燭能不失色引去

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而目想亦可更山荆子結髮蘇賦詩結髮為夫婦恩愛而不疑注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

其幼小喜初上頭時非謂合結子也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君刀斧如何陸

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曩所贖向艱物色

如橋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撫視頭血猶溼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高婉嬌陸至

一手推扉扉自開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投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

著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昔書王潘討吳州郡多望風歸命杜預曰兵已振聳首落枕畔急於生懷

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頭間微麻

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澆婢見面血狼藉見畫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

又驗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頰畫中人也解

領驗之有紅線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禮

義父親照子命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梯入穴寢門

殺一婢於牀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尸駭極舉家盡

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啟窺則聲在而失其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

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奇吳疑之遣媼探

朱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禮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以亂政

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

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艷於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

既已伐胃賜難乃夫目易換心佳者換面惡而心腸者有面目而面目惡有心腸佳

滿腸夫人
自然改頭

使女自言

之女之亮

已明女之

頭得所矣

吳女身死

而頭生未

妻頭死而

身生頭固

新而身則

依然故也

其新人耶

其故人耶

合而觀之

兩人湊成

一人分而

觀之兩人

兩個半載

人生原足

樂死哉可

悲自達人
觀之生而
有愧於生
也者尚無
可樂死因

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

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壻公以乃朱妻首合女尸而葬之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

心任遺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亦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唯天所命人何能私且

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榔棺既成盛服而後翌日夫

人方扶柩哭朱忽再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

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冉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

何作務曰陸判薦我督業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

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窅然而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

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璋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

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

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塗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尚可存活

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為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璋二

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禮難記匪以執羽葆注馳衝圍簿

駕行羽儀導護之謂之輿簿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曰天子出行則具輿簿而大輿也所以扞蔽

其部伍之火皆著於簿獨以南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輿簿也五禮指義曰

之大楯領一曰簿詎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璋伏不起朱

促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禮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疏武足迹也陳氏曰文者上回望解佩刀遣

人持贈遺語曰佩之當貴璋欲追從見輿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裂極精工
鐫字一行曰膽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圓而行欲方本唐書孫思邈對盧照鄰語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沈曰

不暇悲也 死而無憾 於死也者 生固可有 樂死亦無 可悲也既 有生即有 死既知生 即知死可 以生即可 以死又何 必樂生又 何必悲死 官督果好 先人瞑目 龍章封錫 乃其餘事 胆欲大而 心欲小智 欲圓而行 欲方功力 全在四欲 字精神全 在兩而字 心術人品 學問經濟 言包括在內

潛曰洵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為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冠。莊子駢拇篇危冠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矯作者。去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如鑿削於肝腸。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螻蟻皮裏妍骨矣。明季至今。為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卷一終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卷一終

日用書籍類

新編
精印

吳興許恂儒先生著

必攜
軍幕

軍

政

全

書

五版
通告

贊襄戎幕之南針

研究文牘之秘笈

恂儒先生為軍界名幕。襄助軍事。晨傳露布。夕草電文。手不停披。晷已念載。歷直魯豫鄂湘蘇浙七省。足跡所經。在在有聲。茲請先生將所擬稿件。整理一過。分類纂輯。更益以下級軍幕所需各稿。以供各軍署及師旅團營各官佐所採用。有不勞而獲之功。無問道於盲

之苦。誠軍幕中第一奇書也。現已出版。特此通告。
▲中原書局啟

◎第一編

▲軍用公文程式……

◎第二編

▲軍事應用文件……

(一)師部……(二)旅部……(三)團部……(四)營部……(五)連部……

◎第三編

▲軍事各種法令……

◎第四編

▲軍事各種尺牘……

(全書十二冊……定價肆圓)

勞山道士

願學神仙一念痴

雄薪蘇草苦難持

祇求援得穿窬術

似此居心已可知



長清僧

驚魂初定憶
前身墮落何
曾昧風因風
景不殊還舊
寺庭知像足
再來人



孤嫁女

神併撮名飾
甥居也其人
問婚嫁如一
簇笙歌兩行
燭展深度將
笑尚吉



嬌娜

不愧人間公子
名為媒家室太
多情松娘顏色
嬌娘德只合青
天誓死生

乃爾
為文最忌

直率最嫌

急搶此則

硬將下文

明明道破

而不以為

急搶直率

者解人可

索不待言

傳也

有花乃有

有人有人

有笑見其

托如見其

人欲見其

人必袖其

花乃未見

其人而先

見其里落

之花見其

門前之花

則野鳥格

硃中固早
有含笑燕
花人在矣
未見其人

息等嬰兒兒在服侍之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

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與飢寂無人行止有鳥道絕詩西瞻太白有鳥道按謂其險

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

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硃玉詩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鈞掛格硃聲其中意是園亭

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憇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

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捩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

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佳懼有訛誤問內無人可問坐卧徘徊自朝至於

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拄杖出顧生曰何處郎

君聞自衣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為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媪聾聵不聞又大言

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唐書咸傳喜

獨紙為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

方腹餒思啖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媪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

啟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內茵籍几榻因不潔澤

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媪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嗽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媪曰郎君

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詩抑風終窶且貧傳窶又無三

尺男貴冠卿詩家計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為姨也者貧而無以為禮也媪

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規陸遣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

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雖尾盈掬禮內則雖尾盈掬不盈掬不食媪勸餐已婢求斂具媪曰喚甯姑來婢應

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規陸遣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

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雖尾盈掬禮內則雖尾盈掬不盈掬不食媪勸餐已婢求斂具媪曰喚甯姑來婢應

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規陸遣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

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雖尾盈掬禮內則雖尾盈掬不盈掬不食媪勸餐已婢求斂具媪曰喚甯姑來婢應

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規陸遣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

先聞其聲見其花見其笑而後審視而得見所欲見之人既照應起筆即引逗下文文中賁有頓筆也至入門而夾道寫花庭外寫花窗內寫花借許多花引出人來而復未寫其先寫其笑寫其戶外之笑寫其入門之笑寫其見而之笑又照應上元之言照應上元之笑

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媪曰：「嬰甯，汝姨兄在此。」戶外啞啞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過。媪嗔目曰：「有客在，吃吃叱叱。」史記：準陰傳，項王暗叱，叱千人皆廢。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甯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甯，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遠，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媪亦起，喚婢襟被為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墮，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按其腕。左傳：定八年，涉地拔衛侯之手及腕，注：按搯也。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疑思成疾，自分化為異物。賈誼：鵬鳥賦：化為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感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撻花人耳。」女曰：「撻，漢中山靖王傳，率臣非有說，等之親注。」漢中山靖王傳：率臣非有說，等之親注。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世說：王長豫幼便，知今丞相愛志，其篤每共圍奕，至相親也。瓜葛，世說：王長豫幼便，知今丞相愛志，其篤每共圍奕，至相親也。」世說：王長豫幼便，知今丞相愛志，其篤每共圍奕，至相親也。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悅，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語。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啾啁啾，按：啁啾，啁啾，啁啾，多言也。乃爾

許多笑字
 配對上許
 多花字此
 送對法也
 隨手借視
 碧挑撇開
 寫托寫笑
 雙雙縮住
 然後再寫
 花再寫人
 再寫笑樹
 上寫笑將
 墮寫笑墮
 時寫笑墮
 後寫笑求
 住笑字正
 殺袖中之
 花入正面
 矣却以圓
 中花作一
 夾觀隨又
 撇開寫其
 笑寓其求
 時之笑寓
 其見母之
 笑寓其見
 客之笑寓

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道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清吳錄強一名衛又名長耳公首服錄代目曰衛又爾雅翼云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為名來尋生先是母侍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偏竟無蹤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携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甯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止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為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妹麗驚問為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襁中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姐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鬚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去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甯耶生然之

吳極稱怪事問所以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文鰥居崇道於孤病瘠死孤生女名甯嬰細前漢書孫雖在極稱注師古曰極即今床上家人皆見之姑文歿孤猶時來後求天師元史釋老傳正一之小免細注按宋史席也

道陵其後四代孫曰成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孫名宗演當至元符天師者始自漢張十四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待以客禮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粘壁間孤遂携女去將勿此耶彼此參疑但聞室中吃吃見睡皆嬰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慈生全唐詩話南朝司花

多慈能今注目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慈生吳謀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故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榮然見種吳請住現

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故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榮然見種吳請住現

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故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榮然見種吳請住現

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故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榮然見種吳請住現

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故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榮然見種吳請住現

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故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榮然見種吳請住現

其辨人之
笑又恐冷
落花字以
山花零落
小作映帶
然後笑與
花反復並
寫從花寫
笑從笑而
寫不笑既
不笑矣笑
字無從寫
矣偏以不
笑反復映
襯而忽而
零涕忽而
哽咽忽而
哀哭撫痛
無非出力
反襯笑字
更以其子
見人訛笑
大有母風
收拾全篇
笑字此作
者以嬉笑
為文章如

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莫處，彷彿不遠。然墳龍湮沒，莫可辨識。訖歎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前漢鄭食其傳紅女下機又錦繡精巧絕倫。但喜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媽然。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陳古紅讀曰工媽然一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為合番。柳而終恐為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偏戚。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華芳譜木香淮生條長有利如善極花開於四月香韻清遠高年方條望若香雪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訛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澈於心。大號而歸。細視非女，則一枯木卧牆邊。所接乃水淋漓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求始以實告。焚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夜半尋卒。鄰人訟生，許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本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精漢書度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胡中謂之神

明幸不牽累，設鸛突。呂益衍言鸛突二字當作糊塗謂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官宰必速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頻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返，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

幸是即齊魯國...

評中所云
隱於笑者
矣故為項
瑣批出而
不禁失聲
大笑
遺花地上
時明明以
托給目均
均賦矣哉
之枕底者
何為出之
袖中者又
何為而乃
日存之何
意且與老
奴折園中
花送金若
與已不相
于也者迨
指出熱花
人則又曰
親口愛何
待言並愛
亦與已不
相干也者
至說出夫

母臨去以妻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妻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

胥安層之注層置也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尚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悵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

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與櫬左傳信六年大夫練經士與櫬注而佳女於

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媪尸膏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拜見嬌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媪

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妻夜見之囑勿驚即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

居生問小榮曰是亦孤最黠孤母留以視妻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

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適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慈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劍使傳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

顧手士人許之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密於靴中取弓彈之正其點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為哭

我嬰甯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陶穀清異錄首草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土人戲

呼前草為笑矣乎非草也食之得乾笑疾非笑也此注於此土人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

則合歡忘憂六書故合歡葉似槐枝夜合晝開故名合歡俗語轉為合歡詩衛風焉得壹草

顏色矣若解語花天寶遺事太液池千葉似此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甯小倩詠良宵自記奇落賜不逢劍俠亦何傷

甯采臣浙人性慷慨廉隅禮儒行砥礪廉隅注言求切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

北郭解裝蘭若見壺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高

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幽香會學使接臨城舍價昂思便留

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啟扉扉甯趨為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

爾我譯之
乎倪思良
久時不可
爾非心中
已自了了
不妨姓賤
也我嬰甯
之不疑無
侯牆下惡
作劇時而
始見矣觀
其房中之
事不肯告
人此真尋
常事而乃
薛之耶新
婦之禮已
成笑可也
此語不應
說也不唯
背他人且
將背老母
也時當笑
則笑時不
常笑則不
笑事當癡
則癡事不

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感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逆。

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刹

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元海

求岸不得，即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任勝大司馬記室殿

注易屯卦天造草昧言王者甯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

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長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寂，甯不聽，強移

卧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致足下文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篋，違

之兩具不利。甯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集韻忽有物裂篋而出，擢如巨練，觸折

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睨閃，甯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擢如巨練，觸折

窗上石櫺，欻然一射，即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

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非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膽，致壞篋子，遂

復卧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妖當立斃。雖

然亦傷，問所絨何物，曰：劍也。甯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慨出相示，雙雙然一小劍也。於是益重厚燕

明日，視窗外有血蹟，遂出寺止，見荒坟累累，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趣裝見婦欲歸。燕生

設租帳，前漢疏廣傳廣以年老辭任公卿設帳租道都門外按黃情誼殷渥，以破革囊贈甯，曰：此

劍袋也，寶藏可遠，魘魅甯欲從受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道中人也。

甯乃託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僱舟而歸。甯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

葬近蝸居。古今注蝸牛陵蝸也故如小螺熱則自懸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敬水飲殊不

當癡則不
癡我欲志
憂時時展
笑而觀其
笑吾欲善
事時時掩
笑而學其
癡
蓋至是而
察姑及即
皆過愛矣
馬用笑
至性語而
硬咽出之
曰直告之
無妨則前
此多少笑
字盡消納
於零涕中
補出俾不
漏
未節一笑
字可謂回
頭一笑百
福生
廉隅自重
則語不能

清首幸不為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媵膝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艷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母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違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父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代母尸爨傳尸主也爨熟食也入房穿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為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卻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悟為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請否妻少誦楞嚴經宋史藝文志首楞嚴經卷白居易詩今強半論語君召使不隨命數者嫌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遺忘浣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默坐然二更向盡不自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顰蹙而欲啼足匍匐而頻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傳左傳二十三年捧匜沃盥器也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淮南子曰薄於告退軌過齋頭就燭誦經此言捧匜以供沃盥也覺甯就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幼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為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卧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暖稀飽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無餘當知兒肝鬲為不欲禍行人故從即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所欽瞻實欲依替三數年借博

迷生半無
二色則色
不可感性

又健更則
劍客之樂
惡女鬼之

傾心皆從
此出自舌
以來幾曾

見有正入
被妖邪害
妖由人與

也人棄帝
則妖與人
有溪心是

生色妖人
有利心是
生財妖燕

好未修已
喋其血費
素未入早

截其肝非
立穩脚跟
心如鐵石

其死於不
夜義維難

封詰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元宗子左傳昭元

年太叔曰言不能元身三不以鬼妻中胡故事唐鄭亞妻卒後復與合生子咬而遂奪也母信之與

子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史記滑稽傳目貽不某註反不疑

其鬼疑其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見

嫁以為榮一日俛頸窗前悵悵若失忽問羊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

不復畏宜取挂牀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氣全華妖物意要遠遁恐旦晚尋及也

甯果携羊囊來女反覆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敵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

栗悚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獨坐約甯勿寢歛有一物飛如鳥墮女驚匿夾幙間甯視之

物如夜叉狀雷目血口睽閃攫擊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羊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

水莽草

詠同是清茶奉玉甌一時難解相如渴

出之少女便甘若何處逢人亂故橋

水莽草也蔓生似為花紫類扁豆悞食之立死即為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唐徐鉉詩三卷

能長誦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為同年投刺見

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

棚施飲趨之媪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

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臂釧晶瑩盤影生受瓊神馳

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覩媪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感略詰門戶女曰郎

判背者有
幾縱過奇
人又豈輕
為不成文
夫者作保
障哉即君
義氣千雲
果能拔生
救苦感孤
魂之有託
幸雄鬼之
不侵區區
之誠願執
箕帚報地
之正理亦
宜然則
生乎無二
色之人何
嘗不享美
色之福哉
因其淫而
投之以色
因其貧而
投之以金
自己求之
於夜又何
尤

暮來委猶原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為惡，以情告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為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為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禳煮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踞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念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兒嬌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泣，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詩耶。半年改醮，判去。母留孤自哺，幼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曰：兒地下聞母哭，其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為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豔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隣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憐。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奉奉，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人，故求死助之耳。今生已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傾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厨下，代母執炊，供翁媪。媪視之，悽心既歸，即遣兩婢來為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馐見孤。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甯。居數日，報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搢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為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

信義剛直 自與劍客 臭味相投 羊羹之贈 非同泛泛 光明磊落 於其言見 借博封岳 以光家壤 求諸夫人 所敘瞻者 則襟左券 同一水莽 筆也而出 之老嫗雖 承迎惟謹 給奉甚殷 一嗅之而 即如其不 類茶若且 置不飲而 去之惟恐 不速矣乃 出之少女 不必其承 迎之謹給

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為此且
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豐行筵禱其庭輒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衣毀
但不對客惟命免麻麻躡躡禮禮心為覺跳躍為踊教以禮義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婦
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妻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婿焉至是遂以孫
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為四瀆牧龍君借用柳今行矣俄見庭
下有四馬駕黃轡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逝是日寇家見
女來拜別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出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鸞字離塵請諸寇翁
以三娘體骨與生合葬焉

鳳陽士人

詠弟凡夫婦各西求 類劍速離成夢想

月下懷人感慨中 不同夢夜夢偏同

鳳陽一士人負笈覲勞山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累切一夜纔就枕紗
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帳塞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
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
步履艱澀呼麗人少待將歸者復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者之幸不整衲宋五
無如鈕鈕而方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驃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
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李相呼少奔波失其業夫
之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武規陸之外即
有村落史記五帝紀舜一年而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
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繫蹇山堂肆考性能遊唐及晚負麗檐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

春之殿也
而受魂神
馳一嘆之
而為芳烈
無倫之茶
且及盡再
索而求之
唯恐不獲
矣色之為
善願不重
哉即死而
洩恨果得
鬼妻燕走
母孤兒豈
果如生前
之仰事俯
畜耶况指
環繞入手
早已為過
糖春色也
倘見色不
動即令偏
處皆水莽
鬼我知其
必不能感
之矣
已鬼而猶

頗累贅否。歸有代疾。李左車銘輪代步屏以蔽容又裴度制張某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

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圖在今夕。濁醪一觴。故以為賀。士人亦執殘酬答。主客笑言。履為交錯。史記

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偽為惡者。久之。新酣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

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為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板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小

却得殘。按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嗑牙望穿秋水。李賀詩一雙

之。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潛潛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紅繡襖。兜占鬼卦。春閨秘戲夫用

美。其鄙醜婦。故之見者。皆走公。欲下官道。走耶。耳音聲靡靡。史記殷本紀射使爾作淫聲如前令

風度狎。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偽睡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

廊下。女獨坐。倦然無侶。中心憤恚。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

而覘之。裁近其窗。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已素常猥熟之狀。盡情傾吐。女至

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情熱。方行。見第三郎乘馬而至。遽使下問。女具以

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高閉。枕上之語。猶嗚嗚也。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櫺。三

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

撐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心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慣與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

衣曰。汝不携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去。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馬。女

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有問。語次

詳注柳齋誌異圖卷之三

厭其貧貧者將何以為人矣

人未有不異鬼者畏人為害而人不知也

鬼而能怒且李鬼不將畏人子

我

趨盼集切離恩榮懷

夢中遺達皆因結想

而成幻境事所必熟無足怪者

特三人同夢又有白駭證之斯

為異耳

皆翹盼時所想到者而出自麗人歌之難

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為巨室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妙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珠兒

詠珠兒真是珠如意

感恩鬼又附人珠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天殞冷

落庭闈蓋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壁左傳襄二十八年崔氏名之珠兒兒漸長魁梧

史記留侯世家大女公曰子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左傳成八年

見其圓狀如婦人每女應劭曰魁梧即瘡壯大之意有弟長而無慧不能立言語強澀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闈於是相驚以神

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千百千執名以索無敢違者詣李某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

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爬利

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

甚以狀訴邑宰宰鞠僧訊辦亦辯給無情詞答之如擊鞞革集韻鞞音瞞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

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視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卒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曠暮與妻

坐牀上忽一小兒僮僕入室曰何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

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霧宛轉問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墮地無聲曰何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

懼與妻俱奔兒呼向父向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門戶還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為答曰

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怙恃不為兄嫂所容遂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乘樹下驅使如

張鬼聽雨說人過虎水帶自解虎兒人羸而後食之皆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我翁昭雪史毛

傳傳所為按虎人死魂不敢他適事虎名曰

劫已蒙昭雪而趨延作賈賂之故復致鐵羅乃稍省孽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

曰故聲道
成爲狗搭
其夫之語
真是難堪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顫心搖
無可奈何
他不如一
死不見他
其自由他
兒女之情
態寫來適
真

何物妖僧
敢於光天
化日之下
謂能生此
禍福人以
獲人財賊
人命而斬
人祀乎宰
執而殺之
人皆以爲
快吾獨以
爲惜惜之
何以曰殺

除斗室爲兒設牀褥。日澆一杯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臥室中。晨來出入閨閣。了不異人。聞妾悲痛聲。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冢啟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切怛。回視失兒所在。異之。昇婦尸歸。方置榻上。目已昏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曩昔。但夜間僵卧。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然若死。衆大駭。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哥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爲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分。因來邀免戲。適以白鼻駒。樂府高陽樂人李取可。白鼻駒。地障錦泥。送兒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債未償。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甯。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詐託姜員外。當緣見姊。姊呼我坐珊珣床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誘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澆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掛床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懋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即啟笥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則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夢惠。悽頭紫被。廣韻。悽。頭。周武帝所製。幅中出四脚。以悽頭。乃名焉。○判。照。釋。名。被。故。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甯見嬰父母。覩面不啻河山。將借妹

詳註聊齋誌異圖評 卷二 小官人

之以晚
喪子得子

且易瀾頑
為慧母化

強淫為使
同軀股如

故俾冠依
然已使便

宜當亦無
怒况為金

陵嚴于方
來討償負

者耶
由此觀之

兒女之間
者實可恨

情親庇護
鬼神不克

小人常態
如此况乃
真正如蟻
小人

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撲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嬌。別幾年矣。頓

髮。白髮生。母駭曰。病兒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衣啼。母驚。不知所謂。女

曰。兒昨歸。頗委頓。成。王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夜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

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妒

醜。患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

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

鐵杖。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衣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

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龜鱉。又少時。望空道寒

噓。見風。陽問姊夫起居。既而拍掌曰。二鬼奴衣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卻曰。姊夫去矣。二

鬼被鎖馬鞍上。向父當即無恙。前漢賈誼傳。六七。公者皆無恙。風俗通。忌毒蟲也。姊夫言歸。白大

露。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詠幾疑雙眼睡模糊
微物變異猶吝惜

槐園衣冠事有無
小人長態亦好殊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卧齋中。忽有小函簿。見佳。出自堂。取說文。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甜

百官志。庫中。頁外。部郎。以數十隊。一官冠。早紗。着繡幘。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

眼之訛。頗見一小人。返入舍。攜託包。大如拳。運造牀下。自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故獻太史。言已對

立。卻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幾幾。易。賁。來。帛。幾。幾。注。微物。想太史當亦無所用。不如賜小人。太

史領之欣然携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能詰所自來。

胡四姐

評紫翠前因事莫論丹成再復紅塵日

情天小劫舊蒙恩風月都消見夙根

尚坐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口銀河天高。耿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

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

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顰眸不轉。女

笑曰。耽耽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即竟夜視。不為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青盼見何纖若此

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踰月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

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見要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

而巳。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恨本世說王安豐語又溫庭筠詩自煩一

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隱急矣。妹子一為少留。四姐無語。三姐去。二人備盡歡好。既而引臂簪枕。傾

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

不莞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孤。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

黏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幾人准由子幾因

黏親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西廂記誰做此而將錢引而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還去。數日。四姐他適

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榭木。蒼茫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

沾念。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贖。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昔良醜。我即携小有饌來。與君為

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臠。各有各一。即抽刀子。鏤切為齏。醜酒調羹。歡洽

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既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烏。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

纔存遐想而依焉之

來矣幻妾之心可稍

作矣故我佛救世千

言萬語只受人無所

往而生其

一念之正是以幸免

於難大丹得成

心一妄動遂致狼狽

腹引騷狐可危也哉

是在三人之內者

我固不忍
見君滅亡
而君何忍
見我滅亡
乎

得為鬼先
便有長進
不與騷狐
相匹偶矣
余有見老
死而道其
妾者此輩

也。婦乍睹倉遣而遁，遺為於牀。二女遂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逐，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言其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游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詩小雅維桑與梓必恭必敬上被妖物盡殺吾弟，歸甚悻悻，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見風陽數千里，殊無蹟兆。今在君家，不剪當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遞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猪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鉞刺脬作孔子印出矣。」生如其請，果白見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上，大驚曰：「道矣，此必公子所為。」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携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自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復塵世，但感君情，故報撤瑟儀禮有疾病之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尚生乃友人李文王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詠從今白首同歸去

由來抗腕最情深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衾，癡絕分香膏履心深經注線在胸前，說文經長者戴也。儀禮喪服，直經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經首經忽聞翁呼其急，牽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牽喜慰問，翁但謂

分析計日
輪養寒熱
仰人互相
推法且有
多求一食
一衣而莫
之應者真
無復生趣
矣祝翁呼
與同行真
是快事
是曉事真

落落大方
凜凜正氣

媪曰。我適去。拌不復返。行數點。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裏。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曰。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給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媪不去。翁催益急。媪不忍拂其意。遂裙釵以出。媳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卧。媪曰。子女皆在。雙雙挺卧。是何景象。翁植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共勸媪姑從其意。媪如言。並枕僵卧。家人又共笑之。俄見媪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惶。後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備於畢刺史。名際

歲精滄川人。明戶部尚書。自嚴子順治中。歲貢。以陰授。搜山縣知縣。陞通州知州。

之蒙言之甚悉。

法法。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疇行與。泉路杜浦送鄭虔詩。使與先生。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人當屬續禮喪大記。疾病外。肉皆瑋。君大夫。椒。縣士。去。琴。瑟。寢。求。首。於。北。牀。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復分香。夫。秦。魏。峇。大。祖。顧。命。曰。錄。香。可。分。與。諸。人。講。舍。中。無。所。為。學。作。復。組。賣。也。以不事矣。

使女

詠思仇了。了。飄。然。去。無。復。尋。仇。兒。女。態。

玉貌花容。柯處尋。隱娘。肝膽。小。賊。心。

顧生金陵人。博於村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費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佻儻。左傳。成十一年。己不能。佻。其佻。灑。注。佻。儻。配。偶。也。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女乞刀尺。古詩。左手持刀。尺。右手剪。綾。羅。郭。泰。機。詩。衣。工。粟。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為不字。易。九。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則以母老為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使風以

數語為使
女寫生字
字有勳兩
能孝其親
者必能敬
人之親彼
孝其親而
敬我之親
爾何謝焉
且彼敬吾
親是代吾
本吾親所
謂小恩可
報大恩不
可謝也又
彼既代吾
養吾之之
親吾亦惟
代之孝其
親耳焉用
謝且母亦
深以桃續
為憂矣不
本有三無
後為大將

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室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兩三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為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亦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見前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頗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首視之。洗滌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莊子知北遊狂原矣。烏來乞音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蹠蹠之役。豈孝子所能為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桃續為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救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觀而笑。生喜出望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文帷。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則冷語水人。外史孟蜀與潘在庭以財結報要或戒之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頭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

以身報之
高延一錢
之續我
之孝意
彼之君
我我我
我我我
君君君
謝馬君
之問言
親切而
味也是一
篇使女傳
却是一篇
孝婦傳
報仇是本
大正面劍
術是報仇
實蹟正面
難焉而實
亦又不可
不焉乃於
此處借狐
以寫匕首
之神異後
之殺仇取

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甯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款聞復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何為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反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却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受然有聲。梁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鑿童。天祥非許散巷自少不登鑿童之林也。鑿童不入李女之室。○鑿童好說也。我固怨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及入囊。生拽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求來宵出門徑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秘。洩恐不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葉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求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為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死母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耐。踰園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局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逼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為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早晚臨盆。按婦人產。李用益考之。諸書無有也。飛行甚遲。一夜有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適人不為。記云。昌平紅崖。盆有道人。一兒。告旦。抱去。道人惡。金污。覆諸湖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洞際。沙石亦皆金。石矣。妾身未分明。杜甫詩。妾身本分。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婦。能為討螟蛉。詩。小雅。螟蛉也。取桑。嘉貞之於。和。青。蠱。也。似。步。屈。蠱。蝶。士。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鬼。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欠。女。拾。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床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

頭只用虛
寫便是
是固愈處
而獸愛之
者孤而童
耶童固無
不報者也
人各有心
各盡其道
而已矣必
欲見信於
人烏得可
身未分明
何以見姑
其用心亦
良苦矣
聘之不可
而傾私之
區區隱衷
不敢揭示
老母夜抱
兒去吾事
了矣
相報不在
牀第而文
不能不報
者為君貧

綢席見嬰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以為老身有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

哀不敢揭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怒

歎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

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左傳襄二十七年林第之言不喻也為君貧不能婚將為延一綫之

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

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該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

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藉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

不即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宋史陸秀夫負帝昂同溺太后楊氏聞之曰我又累腹中因而

遲之又久曩出非他道路門戶未檢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

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

如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為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佚女而後可以畜嬰童也不然爾愛其父左傳定十四年既定爾妻諸孟歸

又定妻老也彼愛爾妻猶矣子緒也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酒友詠仙人也向醉鄉遊 史記風流今尚留 杖頭錢更為君謀

車生者家中不中貧史記游俠傳郭解家貧不滿額而耽飲夜非浮三白酒志見自不能寐也以故牀頭尊常不

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卧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

大卧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

耳君德既

剛妻志已

遂二語真

說得快暢

之極

並老母一

邊一無兒

女之態仙

手仙乎

耽飲而家

不中肯宜

以酒為命

矣乃瓶之

罄而無吝

意孤既醉

而無殺心

所為飽叔

共老曾邱

杖頭錢不

空其願已

足可謂醉

裏善提酒

中仙子人

以為癡其

癡正不易

及

鬼狐雙提

笑曰美哉睡乎啟履視之儒冠之後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蘖而人以為癡卿
 我飽叔也史記管晏傳管仲曰生我如不見疑當作糟邱而文陳仲卿嗜酒其兄子為致書於
 善精邱吾將老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音
 酒一盛專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史記主文偃傳主文偃上書關下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之晚也○又崔夫傳魏其灌夫兩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
 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待雖○崔夫傳魏其灌夫兩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
 何置齒頰狐曰雖然君貪士杖頭錢○崔夫傳魏其灌夫兩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
 易當為君少謀酒資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
 佳釀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害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年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
 沽酒○史記管晏傳管仲曰生我如不見疑當作糟邱而文陳仲卿嗜酒其兄子為致書於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菽價廉此奇貨可
 居○史記管晏傳管仲曰生我如不見疑當作糟邱而文陳仲卿嗜酒其兄子為致書於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菽價廉此奇貨可
 笑之未幾大早禾豆盡枯惟後可種僅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
 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媵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
 來

王漁洋云車君灑脫可喜

蓮香

詠七日沈疴還故我

十年舊約證前生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陞坐而巳東
 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答笑云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
 生歸與及謀梯妓於坦而過之彈指扣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遂巡自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二 蓮香

十二

而以戲語
出之了無
痕跡

便借而入
極巧極便

借故而出
蓮香文勢

已不驚突
已不疎散

乃出李女
而猶必牽

合運香此
兩運法也

連篇鬼狐
並寫俱用

此法即所
謂雙字法

處處俱用
串插之筆

雙管齊下
如年尾一

半如玉環
無端此作

兩翁題之
妙訣也

欲明點出
鬼狐而借

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

年一女子夜來叩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戶延入則傾國前漢李延年傳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手平陽主因吉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

堆上青樓杜牧詩贏得青樓薄倖名注青樓妓女所居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

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靚面殊非年僅十五六輝袖垂

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住大愕疑為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

其手冷如水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袵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為情緣

蕙蕙楚辭上蕙蕙以防露注蕙鞋草木初生貌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無有

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侶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秘勿洩彼來我往彼往

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鉤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奇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

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後則女必應念而至

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即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

後李來恆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待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

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懼乃屈指計十日之

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甚保無他

虞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折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因

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

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

運相窺欲

為其相窺

而借端說

美文思曲

折乃爾

賊鬼狐二

字即從鬼

口中說出

狐從狐口

中說出鬼

用意用筆

已極曲折

而作者猶

嫌其直也

本李欲窺

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瘠尸瘵鬼。甯皆

孤盡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方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妾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

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

殆矣。是真鬼物。匿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

死。明日當携藥餌。為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瘞。次夜果出刀圭。神仙傳

道於蜀老一使玉女持金索玉杯。或藥賜之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刀圭。清異錄。高麗博學

學記。蘇名一。別。凡散藥。云。刀圭。者。十分之一。一。準。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七。方。一。寸。抄。散

中。取。不。落。為。度。其。池。北。偶。說。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里。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散

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也。藥。咬。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

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為鬼病。連夜夜同。復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

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為。我

作。巫。醫。請。勿。為。懣。情。好。在。我。李。稍。憚。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前。美。李。再。傳

進。為。並。良。久。罵。曰。此。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鳴。鳴。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連。香

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為。君。除。之。不。妒。者。當

復。何。生。託。辭。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為。狐。祟。兒。貴。耳。蓮。乃。歎。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瘠尸瘵鬼甯

皆孤盡死耶

雖然必有議

我者生方白

其無蓮詰益

力生不得已

洩之蓮曰妾

固怪君憊也

然如君之年

房後三日

精氣可復

縱狐何害

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

狐者矣天下

見其為鬼 以鬼竊狐 復以鬼之 鬼以鬼之 指孤而不 信其為狐 以狐之指 鬼而不信 其為鬼復 以鬼語鬼 而使鬼怨 孤勸之絕 鬼復怨 鬼戒之絕 鬼鬼相 敵而勢兩 不相下矣 乃又託為 鬼之誣孤 致孤去而 鬼獨留夫 然後開門 並納鬼狐 者不死於 孤而死於 鬼矣死於 鬼而始悔

望歲注望歲之熟也又哀十六年 國入望君如望歲馬注歲年穀也 一日方疑想聞忽有奉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晒曰田舍郎我豈

妄哉本集異記王昌齡語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左傳成十年晉侯疾求

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肯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實無救法姑來永訣江淹別賦誰能奉刺離以明非妒

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猝及蓮香返身欲適蓮以

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即君舊疾未

致必非妾令竟何如李俯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

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天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本盡李商隱詩春蠶到死絲與郎偕好妾之

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

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死於鬼李問孤能死何術獨否蓮曰

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孤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感也生聞其語始知孤鬼皆

真幸習常見慣雲漢友議劉為錫赴任蘇州道過揚州州紳杜鵬新飲之大醉歸驛稍酒醒見二女

李報然遞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傳家寶醋娘子李斂衽曰如有醫國手音語平

力問何需曰櫻口壁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 蓮曰妹所得意惟復耶李益慙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孰技今何吝馬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

子孤矣始
死而鬼去
復甦而孤
來以孤絕
鬼復以孤
致鬼鬼避
孤孤實鬼
而後鬼乃
自認爲鬼
孤亦自認
爲孤鬼孤
二字至此
方算正點
人從孤口
中鬼孤並
寫而後以
始知孤鬼
皆真作一
小東五花
八門千山
萬水真耐
人尋繹也
致死良非
素心語固
真誠爲古
今緣變成
仇因情致

之季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凡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詩召南殷其雷在南山之下注厥雷發聲。故以新羞。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偽示生歸。以絕文往。日夜守護之。李每日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甯不樂。蓮嘗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靈。禮禮子塗申易重自古有之。明器之甯者神之。婦謂之。女不得遁。遂着衣偃卧。踈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押抱之。而搖撼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蓮歎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世說桓溫尚明帝女。而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主問拔刀。卒婢何况。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為柳。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道烏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問。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關。將往偵探。後漢清河孝王傳。內使仰者。傾視得探察也。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媪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者之。鞵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作。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卧。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偏體癢癢。皮盡脫。晨起。睡烏道墮。索者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擊鏡。則眉目頤頰。宛肖生平。益喜。

死者豈皆其素心哉

此非特好邪之事始

然也淫慾無度以深

而死即琴瑟之好何

獨不然本以孤醫

却先困鬼醫非鬼唾

真可生作引也情文

相生仍是互寓法耳

至是鬼孤兩合矣又

以鬼社為鬼生出波

折復嫌拋却鬼孤二字而以雌者納之人不如鬼筆

盥柳見母。見者盥眙。見聃小情逆香聞其異。勸生以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此非特好邪之事始然也淫慾無度以深而死即琴瑟之好何獨不然本以孤醫却先困鬼醫非鬼唾真可生作引也情文相生仍是互寓法耳至是鬼孤兩合矣又以鬼社為鬼生出波折復嫌拋却鬼孤二字而以雌者納之人不如鬼筆

於初度令筆錫余以嘉名注初度初生年時也因從其子婿行。往為壽。媪觀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

袂欲從與俱歸。母譙訶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為侮。生出。澆

母舅執柯。媪議擇吉贊其家亦猶人之身體有贅瘤非有應有也。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照新何如花燭衣輕肩拖紅粧於人家妻從而往。亦

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

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其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罰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

香扶新人入青廬。西陽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搭面既揭。數若生平。蓮陪香飲。觀嬰細詰還魂之

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為異物。當嬰自覺形穢。世說王清見衛玠曰。別後情不歸。墓隨風

兼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浮沈。偶至章家。見少女卧床上。迎附之。未知遂能活也

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踰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沈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即若

兒燕泣下。姑慰籍之。為召巫醫。輒卻之。沈痾彌留。若爾命病日臻既彌留注彌之也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為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孤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孤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媪。携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女見依但俾得所。妾亦得飯。飯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領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藥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儀容。

應上文方
不致前後
成兩樣文
字

作鬼時得
意惟復再
生猶不能
志

用直實案
作支吾語
又回映起
處極有情
致

到底仍用
穿插之筆
不樂為鬼
乃借筆以
生人也不
如鬼焉癡

情女子真
是可憐
此時真得
意惟復矣

收拾上文
無數復字
一波未已
一波又興

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妙蓮妹。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怒如夢醒。豁然曰。嗚。因熟視燕兒。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晏殊春恨詞無可奈何花也女泣然曰。是矣。聞母言。妻生時便能言。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為鬼之李妹耶。共話前

生悲喜文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妻與郎君哭。妙曰。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左傳

十二年爾。蓋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妙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家

得骸昇見婦歸。合而葬之。親朋聞其異言。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

旅舍。有劉生子。於其中表。後漢鄭泰傳。明公將帥。日久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

此其崖略。莊子知北遊。將為法言其崖略耳。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

之。遂至覯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晉書宣帝紀。諸葛亮率眾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殺挑

中吾見亦罕。况狐耶。獨女子木算之冠也。

阿寶。詠情女曾離枕上魂。癡郎情意更溫存。粵西孫子楚。名士。裴啟語。林司馬。絕走日。文戰使。人傾之。孔明給。士。委。也。生有枝指。莊子。駢拇。為拇枝

狎逼之。則頰顏微頰。汗珠珠下滴。因共為笑。遂貌其景狀。相郵傳作醜語。見柳子厚。與裴頊書。而名之。孫癡。邑

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嘗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名爭。委禽左傳。昭元年。鄭徐

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妝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儼。左傳。成十一年。卻懲。每施氏婦。婦人。曰。有戲

禽馬注。禽雁也。納采用雁。鳥獸猶不失儼。子將若何。注。麗儒也。

洋注。即前志異圖卷一。可。五。

道香終是
可受

鬼胎為鬼

鬼已入矣

非人矣鬼

以身為異

物自斷形

穢而求生

孤得不以

身為異類

自慚形穢

而求死乎

孤不死不

得為人足

為之恥為

有感於鬼

而然也故

下文只以

恥為為鬼

一句作收

已是兩邊

都到

兩個再生

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媪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

生其枝指。余當歸之。媪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瀆死過數日。始

能起。住見媒而示之。媪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華辯。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

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

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後漢許劭傳。與從兄清俱有。高名。好共交。論。解。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朝。之。曰。莫。欲。一。觀。可。人。遊。離。記。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建。封。為。可。人。見。唐。書。否。生亦知其戲

已。然以受女。擲掄見勞山道士。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索物色。見媪。之。遙見有女。憩樹下。惡少前漢昭

郡國惡少年。注無。年環如牆堵。眾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人益融傳。天。下

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眾以其素訥。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之。左傳。襄。以。歸。至

家。直上卧床。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夫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問拍之。則朦朧。應云

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

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卧依之。夜輒與押。意其得。然覺腹中奇饑。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

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卧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大

恐。託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肖。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

服。羊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

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林。坐立疑思。忽忽若忘。每伺

察阿寶。希幸一再。蓮之浴節。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佛別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以五香水。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早

人俱不夫
本來面目
用成語指

焉有情
鬼狐二字
至此大收

本
鬼狐並為
生人奇矣

直寫前世
之白骨同
穴則更奇

鬼狐若此
鬼狐何害
莫念煩令

向小作頓
注
魂隨阿育

去句明點
而不嫌其
直

在阿寶家
只作朦朧
語而魂夢

一之從女
一邊齊敘
順出招魂

出招魂

出招魂

出招魂

出招魂

住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揆手褰簾疑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
青衣人語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
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床生自念倘得身為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

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女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伺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
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相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
他人餉之不食女自餉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卧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則

僅卧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冷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為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誰我女乃自矢鳥側目
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鸞解履上床鸚鵡驟下街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
寤家人見鸚鵡街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旋蘇即索履袈裟知其故適媪來親生問履所在生

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見嬌柳曹邱注劉錫新論李布不遇曹邱也嫗反命女
蓋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史記司馬相如傳

也案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邱令王吉相善於是往舍却亭臨邱令饒為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邱令
富人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招之酒臨邱令
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以琴心挑之文君從戶

窺之心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乃與馳歸家徒四壁立文君曰第居如臨邱從昆弟假貸向自苦
與保備雜作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擇數年得婿如此恐遂為顯者笑女以
履故夫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贊道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

久益為人賤兒既諾之遂節而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懼自是生家得奩妝小阜
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

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蘇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殮生聞

詳注新齋誌異圖卷一 生考 十六

便不費手
求筆即作
起筆
盈盈一水
間脈脈不
得語情景
可相
顛作比翼
鳥化作鸚
鵝飛藏人
偏遇此巧
附魂於鳥
得逢女所
固是如願
菲幸而通
達賜認乃
得以言語
相通否則
癡人屈死
矣
難已巴巴
相要而殿
取其苦物
於人則癡
於鳥則不
癡

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

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始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

漸平值歲大地書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紀國設文者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

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唐明宗謂之有才投刺謂之解第得第謂之闈節英音讀請

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貢者謂之拔解造請權要謂之闈節英音讀請

收謂之先輩俱投為文人所共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貢者謂之拔解造請權要謂之闈節英音讀請

公所取進士皆以下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曰摭言云造時已有此語段昌言按漢任幸傳高祖有籍孺請

惠有閑蕩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節乃知關節蓋本於關說也宋人言關節不到有闈節不通風

收秘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踴襲弊乃反常徑題紙下七

首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啟奏上大嘉悅即召見阿寶賞賚有

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見橋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

者也且如粉花吳景奎正月樂詞含章宮中蕩塵盧雉唐國史補洛陽令崔本好為古之擣蒲馬

其散五技上為黑下為白黑者類芳霏霏白者刻二為堆柳之全黑者為虛其米十六三堆二黑為

二為四振為三桌為傾家傾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點而過乃是真癡彼孫子何癡乎

任建之魚臺人販鹽表為業鳩賁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語言投契盟為弟昆行止

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恆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

露今不幸阻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殮具

任秀

報以呼盧尚覺輕

誅負心至此難為友

飛馬中續

後於紅家

上添出幾

分顏色

才子敵不

上會字可

嘆况充其

類而曰相

如之貧又

曰恐為顯

者更可笑

嘆

女之志固

可嘉女之

識尤可愛

此皆人不

易及處無

怪其高自

賸者可助資斧見勞山道士其半寄吾妻子俾肇吾觀見嬰而歸如肯携錢旋旋故里則裝資勿計矣乃

扶枕為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殮已主人催其移柩前吳高帝紀令從軍死者申

託尋寺觀見勞山道士竟道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

極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與質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

魚臺洋而能達善博母教戒甚嚴卒不改一日文宗親臨業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漸懼對母

自天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叔張某賈

京師勸使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關外時鹽航集帆檣如林卧後聞水

聲人聲聒耳不寐吏既靜忽聞鄰舟散聲清越入耳驚心不覺舊技復孺類之推曰應助風俗通云

為人備保開客擊技廢不能無出言謂懷其技而復孺也今史記作傍皇大史公記高漸離變姓名

囊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促錢踟躕回思母訓即復求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

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携錢迎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求人

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派宋史王欽若曰吾開

乃錢欲盡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

在舟聞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撓阻之至則秀勝側指貫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

並起往來移運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託非錢不賭

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質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

盡歸秀天已曙故曉關矣共運質而返二客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陷反耳大驚尋至秀舟

告以故欲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為建之之子縮頭羞顏而退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

故嘗為天下人為患不疑

擬題得中乃擬之錄波勿忽作

正面

今之相替

指天日而謂為異姓

同胞者大都類此論

語因不失其觀之言

豈道途相逢

建話言投

與云爾哉

扶批數言

非全無交

情者至今

聞之猶為

心酸丈夫

也何乃忍

而為此孤

注之撇篇

灰之報何其巧也數

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氏至此鬼已報之遂不復追其前却矣乃以貨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捷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子母錢見餓鬼有疾注。國語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氏民志。輕則為亦不廢重於吳乎十年間財雄一方

張誠

天教神虎御之去

履穿指致復何論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明去文二年七月齊大亂妻為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

生子訥無何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文記陳平世家既多以全縱反問於楚平項羽

詬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毋弗聽一日訥入山樵

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餓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

僵卧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生現葉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

問所自來曰余竊麵情鄰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復勿復然事泄累弟且一日囑飢當

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糶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助採樵問誰

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

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

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閉之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葉夏楚聖禮

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對新且急汗交頤不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

之乃實告之師歎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款有虎至眾懼而伏虎竟

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夏極也楚刑也以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答責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

二物為朴以警其危忽使之快缺或疑也

履穿指致復何論

履穿指致復何論

履穿指致復何論

勿登不可
及思盡

嗜博者之
神龜繪出

形態先生
似曾親眼

見來
懷併列新

則排遣之
奔虎刺頭

誰明逼之
一出於孩

耗一出於
張單弟是

難兄
為助凡而

竟叩於虎
虎似光頑

為尋弟而
史得一兄

虎背惡悲
此虎不可

謂非菩薩
道來者

無違苦惱

街誠去。虎負人行。緩為訥。追及力斧之中。膝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眾慰解之。哭益悲。因

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為我死。我何生為。遂以斧自刎其頭。眾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瀑。

眩昏瀕絕。眾駭裂之衣而約之。牽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割頭以塞青耶。訥呻云。母勿煩惱。

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劍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乳活青。訥

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訥死。明語怪郭都走無常事。從中以此為常。人行道。路間忽

遇之。緬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

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額。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連

訥。不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新鬼大。故鬼小。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譁言

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見訥。數千年一入

冥司。拔諸苦惱。取取錄。老死。受有有緣。悲苦。惱生。生緣。令適值之。便掉訥跪。眾鬼因紛紛籍籍。合掌

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閱騰天地。菩薩以楊枝徧洒甘露。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劍遂失。所在訥覺

頸上寒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尊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

不死母。以為撰造之誣。反詆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瘡痕。良瘥。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

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為死翁。引空處。與法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衝衢

訪弟。耗途中。資斧。尼勞山。斷絕。巧而行。逾年。達金陵。懸竊。帝懸。為衣。於壁。百結。得殘。碎。結。以為

表號。曰。偃樓。而偃。按。使。力。主。切。偃。舒。切。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以

求健卒怒馬。騰蹄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領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

之前負心之物仍全

壁以歸故主而執贈

一縮頭五汗之刑此

呼此何形乎

欲驚聲聲先驚水聲

人聲之聒耳舟中不

寐固是難堪至更靜

而聞聲聲不且聒耳

更甚哉而入耳禁心

者偏覺其清越也扶

瘳而滑起而捉錢而

回思而求置而服睡

而怔忡而又起又

如是者三

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銜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救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蓋。適從遊。曠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凡乃置酒燕饒。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變。說文兵火曰。蕩無家產。先買於西道。往來頗給。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

瞳而眇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

太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

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廢。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齋。殊

無所覓。耗何如。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聞誠誠未嘗言齊人。想

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為長。誠十六最幼。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千戶得兩弟。甚歡

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折之。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禮禮子晉獻公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吉子之志於公乎。曰不可。君安驅

之。如於是。是也。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居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

弔。忽見訥入。暴喜。恍恍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

能喜。亦不能悲。豈豈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媪婢厮卒。內外盈塞。坐立不

知所為。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甦。千戶出資。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

惟善薩乃能拔之但幾千年一入冥司則待楊枝甘露者已不數矣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喧於室居熱大家矣。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奔新助，兄慨然曰：王覽，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覽亦趨之母密使祥覽起取酒母奔而反之母賜祥覽必先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憤憤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為千戶墮一門團團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為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巧娘

詠燈前何若苦中
莫怪華家舍妙意

感罷若皆怨積新
黃金要鑄為夫人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闊。精頗府男子無陽事終天間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適聞知無女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懼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乎？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為。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前漢中奴傳漢道劫女書積以尺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為東道也道主行李之往，所供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坐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左傳信二年保於逆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孫升，蹲踞其上，聽松聲渡謾。世說如勁松下風宵蟲夜奏，中心忐忑。五音集韻志也悔念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苑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圍茶，可烹一瓊，賞此良夜，生意甚危，魅毛髮森豎，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視曰：視上

不惟非意 中亦且非 意外不喜 不能喜則 不能悲亦 不能悲亦 不能悲亦 時唯愕然 坐立不知 所為而已 用筆之妙 乃至於斯 見美色而 願在林下 自坐懷不 亂之履惟 有此人 女元與駁 興而返 掉問所苦 極不投機 應答之曰 我自嘆吾 命從不曾

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臨近一諫反恚為

歡曳與並坐晚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即何之答云為人作寄書郵晉殷浩傳

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香願在林下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魏張邈傳

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脰股生為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啟衾入搖生

迄不動女便下探陰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

已女呼婢篝燈生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手曰我自歎吾命耳婢立榻前眺望顏色女曰可喚

郎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史記樊噲傳高祖病

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即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偕花燭香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

昏現端之夕悲涕不倫將勿即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將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

曰我女筆意也拆讀歎詭女問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竟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彼固云

為人寄書幸不遺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執視生笑

問何忤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黠女女歎曰自憐生適聞寺沒奔椽入伏生侍男女不以義文者是

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瀕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於袴而驗

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燕幸有根蒂猶可為乃挑燈徧翻箱篋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祕囑勿叱王詩

乃出生獨卧善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一縷直冲隱處氣蠕蠕然似

風尚寐勿叱叱

注叱動也

大婦相睡
之辭安其
陪而戲之
曰抑妹此
時笑他時
哭也
目之以寺
人而即以
破者百者
答之各以
其類可怡
文章設色
生香之法
蛙怒二字
新穎
反各相借
活意絕妙
若曰是文
夫而中個
者子謂三
娘勿畏而
戲爾我畏
之手
那知其已
磨九錫而
榮歸耶

笑人。是丈夫而中個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宋史哲宗元祐五年神宗元豐熙寧

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事奉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水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冢。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携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略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闖廢故。不然死矣。彼雖異物。觀嬰情亦猶人。况又慧麗。娶之亦不為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見任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開翁媪。一日。為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至曹曹共公聞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視之注濟迫也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

子不聞。將論婚於世族。生和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氏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傳父從之。遣一僕一媪。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烟。媪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漑。似有伺。媪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即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香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歎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俎謝去。因以酒餉餉。及僕。媪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未幾巧娘耗。生惻惻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欬歛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沈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為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與育書兼程。馳詣其墓。叩墓

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巧娘。細前見嬰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子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誤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解。乃與同與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為。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郵翁某。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蛻。亦未知所終。

伏狐

詠耳筆丹輝出侍從於醫新投房中藥

每因春恨寂窮途玉碎花殘一醉中

太史某為狐所祟。病瘳符。履見查既寤。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懼。無所為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授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史記項村紀亦乘侯為時將迫項王項王填目比之赤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余鄉有某生者。素有嫖毒。史記呂不韋傳求太陰嫖毒為舍人素隱注士駕淫曰嫖毒一曰嫖毒也時人今誤以嫖毒為秦人非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奇女。扉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咬然如鷹。脫鞵穿窗而去。某猶望牕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為業。

三仙

詠文定是胡盧有風因文章出自十人筆

不兼遇合抑何神得意秋開第一人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之。沽酒相飲。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使下榻。後漢陳蕃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輒下一榻去則懸之按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即人周野字孟豫高潔之士善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待之此亦仲舉事合在徐穉前常麻並

此兩部鼓吹殊覺新絕
人之學為
鼠徒者多
矣鼠之人
立而舞亦
彼此效尤
耳
拘虎罕聞
馭虎史難
置語而乃
縛之牽之
易如羊豕
且索之供

起捉搖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覩庭院，門遠清流，既入，舍宇精潔，呼童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闌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以四題命闈，各拈其一。文成方飲，眾從之。各擬一

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為傾倒。世說：庾公謂孫公曰：街公謂

醉中不暇解履，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卧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旁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迳，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土人，始知為三仙洞。蓋洞中有蟒蛇蝦蟆

三物最靈，時出遊，人往往見之云。士人入闈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蛙曲

鼓吹曹經兩部誇何人製祝翻新曲

池塘青草獨聽蛙韻叶商宮了不差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籬。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無儀祇合相其皮莫笑公塵騰鼠技

却道長安事最奇居然也有上場時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建康寶錄：孫興公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趙城虎

縣縣持來虎就拘代供子職殲前賊

居然反哺學慈鳥祠宇求郊今未蕪

趙城，姬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為虎所噬，姬悲痛，幾不欲活，號泣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手？姬愈號跳，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為捉虎。姬伏不去，必待句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住者？一隸名李，能釀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姬

而首肯擬以律而心降豈惟裁亦宰官之德所感虎代子職生而能養死且盡哀奈何以毛裏爾復之人而竟不出

始去隸醒而悔之猶是宰之偽局姑以解媼擾耳因亦不甚為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惘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來外隸錯愕恐被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媼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為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媼方恐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遂旦啟扉則有死鹿媼貨以肉羊用以資度自是以為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媼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卧檐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媼死虎來吼於庭中媼素所積緡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冢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詠賦體嬌柔供戲具
試聽新供言如繪

由來鬼域偏江湖
左道應嚴兩袍誅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楹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請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携之以為戲具宰怒殺術人留童子欲醫者尚未得其方也

梁彥

詠賦體嬌柔供戲具
試聽新供言如繪

由來鬼域偏江湖
左道應嚴兩袍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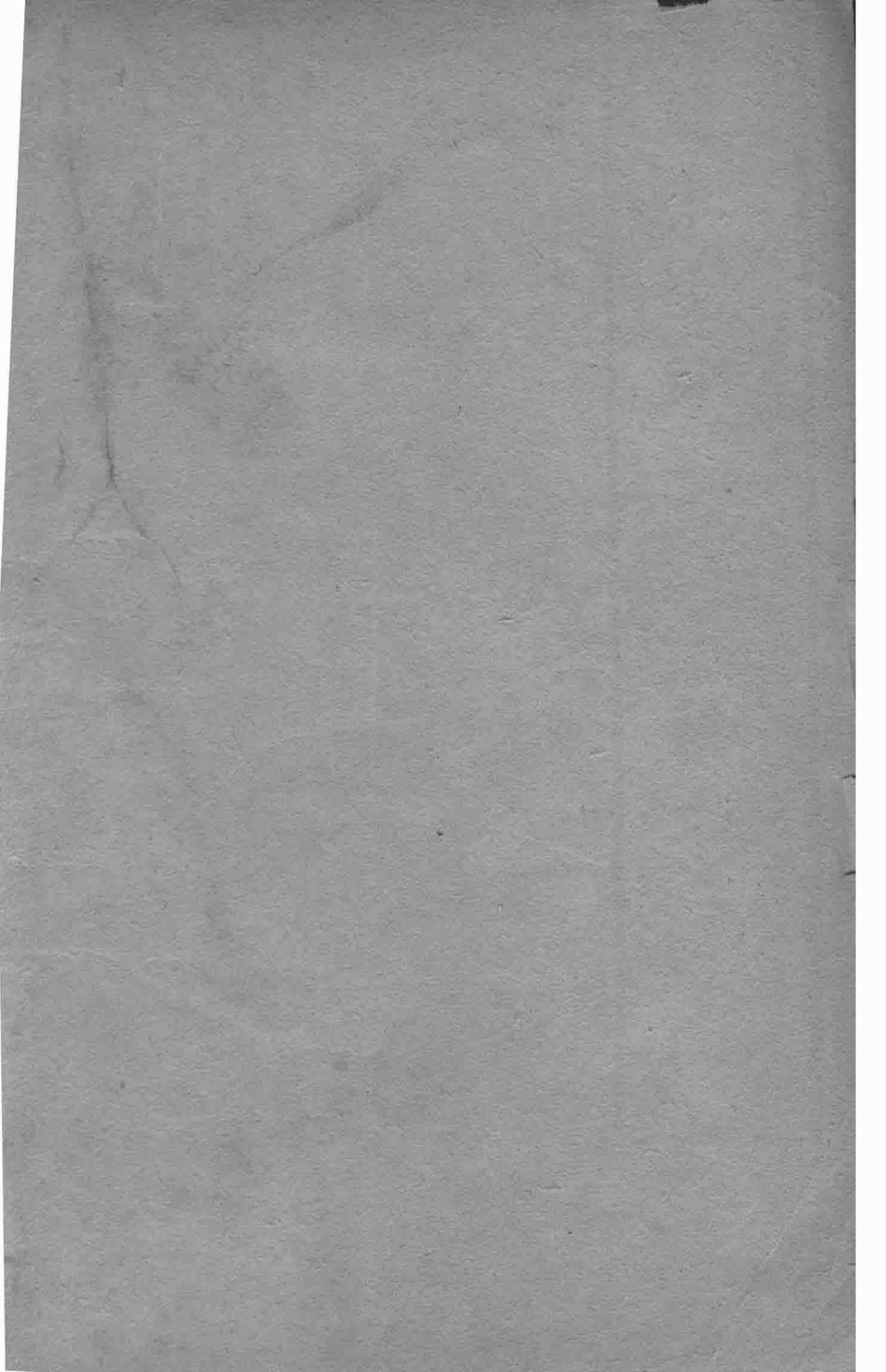
徐州梁彥患嘔噎禮世間不少強更強病以夏火充金故病此也奕奕注是者氣塞於鼻噎者聲出於口皆肺久而不已一日方卧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騎倡排諧戲弄小兒之具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鬻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夫於鼯鼠兩雅鼯鼠注形大如鼠頭如矣呷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綠物

卷之二
二十

大字
足本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紅玉

劫妻殺父大
仇平義士相
逢弔死生肖
子有家誰玉
汝不期中幃
有程嬰



林四孃

飄零身女感滄桑
遠絕當年林四孃
好可以念亡國恨
曼聲猶自度伊涼



魯公女

石上三生事
渺茫癡情
竟欲待張郎
紅顏白髮知
多少虫得
神儻換骨方



衛士

也位塵岳論文
游鄙薄人情亦
可羞幻出石家
雙姊妹黃鶯氣
味各相投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三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紅玉

詠劫妻殺父大仇平
有子有家誰五汝

義士相逢平死生
不期中憫有程嬰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媪與子婦又相繼逝井白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牆外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含笑語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為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子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尚當舍垢為好女言辭決絕生乃灑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約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候妾為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銀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偕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魄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貲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善克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間語衛知生望族秦觀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人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新於貧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兀上衛乃喜浼鄰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媪居室偏側女依母自障微晚之雖荆布僕漢傳鴻妻孟光妝飾入門鴻不答之飾而神情光艷心竊喜借金欸堵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乃更為推光布衣荆釵鴻大喜之飾而神情光艷心竊喜借金欸堵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合昇嬌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貲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

育其浮蕩
分如與不
如兩層畏
德不可促
壽亦不可
恐其喪德
嚴父之教
也畏其促
壽慈親之
心也為人
子者宜深
體之
女不以為
愧辱而去
無定理生
不念其舊
好而留亦
無是情然
辭去者易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三 紅玉

祀寔即以此請自託之

一語接過遂全無痕

丈夫二字直對婦人女子言且與狐女對

照如山並峙突如其來飄然而去此段文氣純胎息

左首非徒摹其形似

不可破者即以刺刃

之半不可拔者破之

安得各官

將而皆有

此一刀

從生心中

寫出三層使讀者咸

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莊子道：雖

去生懼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宋家具

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

至南山，聞兒啼，迹得之，繫累而行。兒啼愈噴，羣奪免，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曰：生冤

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

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梳羊，屢受拷慘，卒無詞。令

是夜方卧，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鋒利如霜，剝牀入木者寸

餘，牢不可拔。令睹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踪緒。心竊疑，又以宋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

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憐人鄰，餽飯食，苟且自度。念大讐已報，則驟然喜。見畫

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墮，及思半生貧徹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

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悲怛欲絕，輒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

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謾謾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冤昭雪。見珠

莊子道：雖

見畫

見珠

見畫

見珠

見畫

見珠

見畫

見珠

見畫

見珠

見畫

詳注御齋誌異圖卷之三

露其情致
之鍾繇用
筆之周匝

幾忘其為
承接過渡
之筆

前有丈夫
弗諸其室
至大寬昭

雪大夫之
事已畢矣
而婦人女

子忽來歎
門以杵四
之事果出

於之婦人
女子中憫
有無色而

夫無色孤
有無色而
無色矣

歌以水言
聲以宣意

歌以水言
聲以宣意

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前漢董仲舒傳下帷講學三年不窺園請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

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鏡誅茅。是薛卜居甯誅草茅以力耕手牽羅補屋。日以為常。里黨聞

婦賢。益樂贊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種見生曰：灰爐之餘。卿白手再造。小構矣。然一事未

就安妥。如何詰之。答曰：試期已迫。巾服尚未復耳。女笑曰：妾前已四金寄廣文。舊唐書天寶元載國

夏屋渠渠。傳非渠渠貌矣。女孌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

言三十八歲。人視之若常二十許人。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使。狐亦使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墮人毛髮。刀

震震入木。何惜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請之。必浮白。見自惜乎擊之不中。世說補蘇子美好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中。况孤耶。妻絕當年林四娘

林四娘。詠好句似含亡國恨 妻絕當年林四娘。曼聲猶自度伊涼

青州道。陳公寶鑰。閨人夜獨坐。有女子拳鞞入。視之不識。而豔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

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

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

將不堪。狹褻既竟。流丹淡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

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為。無何雞鳴。遂以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推飲。談及音

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託於音。

音樂所感者子聲歌一毫不能假借亡國之音哀以思至作鬼度曲猶不能改故聲音之道先王慎焉

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柳原壤節奏強半見再遺忘恐為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

登木曰久矣子之代不託氏善歌曰云云節奏強半小信拍代之拍板始此○天祥指者非唱伊涼天寶中

節識餘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節去為節之類也今人不解此義以為深指者非唱伊涼天寶中

樂章多以遠地為名如伊州京州甘肅州之類皆其曲之詞其聲哀惋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惻抱而

慰之曰卿勿為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楚辭九章氣結而於下也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

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

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為魔盡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傲然曰妾衛府見王宮人也遭

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為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為嫌但燕好

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

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經諸咒準提咒南無薩多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但姪他唵折隸王隸準提

準提咒也有曰潤兒魯弗下也準言金剛咒也公問九原能自識見睡人語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

騰詩詞輒瑕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列子昔韓娥為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志倦公問工詩乎曰生

時亦偶為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為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為哀愛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鳴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搆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全唐詩話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

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開

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案字北蜀王杜宇號望帝時有荆人豨靈既死其尸隨水上至汝

帝自士去升西山隱焉化為子鵑時道三月子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

為屬。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見維摩詰經法華經千百句。閒看貝葉西陽雜俎貝多樹出摩伽陀國長六七

兩三篇。高唱梨園唐紀明皇知音律法曲選子弟三百人按曲於驪山鑪前歌代哭。請君獨聽

亦替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按漁洋先生池北偶談亦載此事。詩則作七律。德州盧雅雨先生采入山左詩鈔。附錄於此。以

備參攷。

閩陳寶鑰。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了髮。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簾入曰。林四

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問。四娘已至前。萬福。鬢髮朱衣。繡半臂。鳳嘴鞦。腰佩雙劍。陳疑為

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府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

輩。不幸早死。瘞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

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

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

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聲。酌酬久之。設具饌。陳及陳卿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

黯然而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

卷。長山李五絃司寇有寫本。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烟。

紅顏力薄難為屬。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升平曲。君

試聽之亦惘然。

附林西仲雲銘林四娘記

晉江陳公寶鑰字綠崖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呵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突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撤兵格我。計何疏也。陳愈怒。連明調標名二千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鑿鑿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夫砲火不燃。檢報中矢。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夫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符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卧。所攫去衾。擅衣禪。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為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此止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輒擲瓦。晨昏不甯。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陰則有陽。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猙獰可畏。勸令改易頭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翹靜妝。娘孌娉婷。而至。其衣皆皎銷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為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激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過久年疑獄。則為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震。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應不能索。謹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願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

無端而祝
之疎為非
禮乃深情
所感果達
九泉可見
天下無不
可通之誠
無不可感
之人况倫
常所關而
行之以世
哉

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佈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為，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度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忽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眾為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驪飲如初。陳叩其為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為江甯府庫官，通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卧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魄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補任江南傳驛道，為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魯公女

詠石上三生事渺茫
紅顏白髮知多少

癡情竟欲待張郎
妾得仙槎背方神

招遠張於旦，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自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若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蓋，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即生請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酬而祝曰：賭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若道記蜀先柔肌德媚容冶，河南獻玉人高三尺玉人致后側乃取奄然物化，見長何如之，后與玉人潔白帶潤髮麗者非惟如甘后而亦如玉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一作舞行貌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麋鹿為快，罪業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

此生福報不計其年而且方于再生約以美地自古及今以至千百萬億劫三十大千世界只是一個情

前捻珠誦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愛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為常考試亦載與俱熱行必以夜生就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首不能與其櫬見甯將就寢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莊三年二魯公喜生又力為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侍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列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患及泉下經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志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左傳傳二十三馬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以報少聞曰君送妻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妻衣裳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舖帷朱幃見考僅一老嫗在馬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忽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嫗引手上之展軀禮曲禮軀於致駕浮軀即發車馬開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按觀音大士示現在浙江定海縣東落伽山故稱南海觀音詳見香譜落伽注○唐王勃請去問南海曰南海之深幽絕處碧紺嵯峨連水府號曰七寶瑤伽山自在觀音於彼住○落一作落海多少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及菩提見睡人語善薩注脩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提狀迎之曰子為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悟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將其鬚白者盡殺殺落久之黑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額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游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後漢馬援傳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馮援之視述威陳陸衛延緩入欲受以爵位齊客皆願援留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天下

南洋近在方寸地方寸地即是南海未有南海不在方寸地者時恐方寸地未必即是南海耳

女子死而復生而復死情緣所結固也
生以青衣邀去飲茶賜浴遂成室而且致修飾以行將修木之人儼然小耦善蔭慈悲以楊枝甘露灑作並帝蓮花真有不堪思議者

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措天
下士乎注謂若帝布修飾其邊幅也
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為求繼室於朱門
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復娶屈指以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
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珍愛之貴家委禽觀何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
曰疑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豁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
與盧公謀戒閹人守王宮中門之禁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反旅舍悵恨無
所為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弟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
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卧慮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託遊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

左傳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遇之於郊鄭莊刑相與食注刑布也
略談甚個儻見孤女公喜邀其至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
客暫獨坐息息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因公白力其是女無言但泣
不止公出諸意懼喪對客殊不欺曲生問責疾有為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
慢辭出女涕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白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覲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
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痛進而弔諸其
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櫻半啟
墮痰塊如水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乃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
居半月携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偶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為姑嫜焉盧公逾
年卒子最幼為豪強

史記田延年傳誅
鉅豪強注強暴也
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詠也從盧世論交遊
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

道士何為
閒情逸致
而作此劇
必徐素有
不潔之行
故就色示
警使之枕
道肩之石
寢殿刷之
中可謂請
君入窠矣
石而式歌
且舞衣散
香塵石耶
人耶靈頑
之頑殊而
黃精之互
異耶殆不
超仙凡之
各判亦寔
商人而拖
之耶
雙肩承一
啄居士之
通例
石家姊妹
使之歌以

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刺之聲良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求已道人竟入韓招之座道士向主客皆一舉
手即坐略致研詰始知其居於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高僧傳舒州蒲山景色奇絕實為禪師與白鶴道人皆欲居之白於梁武帝帝
命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誌誌公東觀見勞山竟不聞知缺地主之禮答曰
云某以卓錫處為誌錫杖也大智論菩薩多用錫杖
野人新至無交游聞居士揮霍陸機形難為狀深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
飲頗偃蹇不甚為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
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煩飲次徐朝之曰道長日為客富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士與居士等惟
雙肩承一喙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嚙曰翌午幸
賜光寵次日相邀同住疑其不設道士已候於途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
創建何時道士答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人狡
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
以玻璃盞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推媚曼
雙絕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扣以洞簫三禮圖無底其聲清細既闌道士懸爵促醢
又命偏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童僕展氍毹風俗通織毛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
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二人心曠神怡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飲盡起謂客曰姑須自酌
我少憩即復來即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正編偏科曰螺鈿○呂益行言謂柯柯密國其王號鬼王
給飾器謂之殿灘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打盤屏匣之牀女子為拖錦梅扶道士卧道乃曳長者共
精工細巧實出於此俗謂之螺鈿乃羅殿之僕也
枕命少者立牀下為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
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卧視牀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

猶酒則可
矣女而石
也道士不
妨曳以共
恍耳韓乃
欲與徐石
此等石美
人讓君揮
抱何妨
詞語間
學又淹洽
欲坦腹求
床胡亦自
有所恃
非吾族類
何足婚烟
此議自正
第既不以
女棄之而
又婦其妹
未免欺孤
未死不怒
耳
益其驢
即高粱葉
其刀耶笏

南牀欲與狎。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醒。覺懷中冷物水人。視之。則抱長石
卧階下。急視徐。徐尚未醒。見其枕遺。何未詳。故玉篇。荷音。石。耐。寢。敗。廁中。覺起。互相駭異。四顧
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胡氏

詠飲因西席附東殊
詠片語轉移前却釋

秦晉婚相幾戰場
乘龍快婿在門牆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閒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質館
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游。輒昏夜始歸。為見。婚。閑儼然。不欵叩而已。在室中矣。相驚
以狐。然察狐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風示意。主人偽不解。一
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繫黑衛。見。娶。於門。主人迎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
達。始知為胡氏作水。晉阮統傳也。孝廉令狐策。夢五水上。與水。下人。語。問。統。統。曰。水上。為。陽。水。下。為。陰。
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水。津。而。成。婚。會。大。守。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莊子。祀。子。宗。
田約。因。眾。為。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果。如。統。言。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莊子。祀。子。宗。
與。存。子。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何。必。婚。姻。且。息。女。見。聖。前。已。
許字矣。頃代謝先生答曰。確知令嫂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慚色有曰。胡亦世族。
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急。客起。抓主人。主
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嚶嚶
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忿。知其必讐。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
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操出。飛石。施箭。兩相冲擊。互相夷傷。狐
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眾笑曰。技止此耳。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
日眾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文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扇。逐人而殺。羣操矢石亂擊之。顛

靈其巨人 耶嵩梗其 夫耶孤兵 如是不足 惠矣 見主人而 避先生休 矣然而猶 可以理說 終是請書 本色 捨相所以 合二姓之 好也為好 成仇以仇 求好即使 強就終不 相安亦果 生摘比喻 切當使即 瞻橫亦當 廢然返矣 本欲垣腹 腹於人之 床轉使人 坦腹於已 床由孤而

踣而斃則多靈見狐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

亂射之。矢集於鬢。大懼。急喊衆奔闔。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

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師至。主人自出。胡望見避於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

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與戎。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

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甯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

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取焉。生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

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林下。世說郗鑒使門生求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廂觀子弟

此一人在東林坦腹卧獨若不開鑿曰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乃詳

奉箕帚。見狐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酢酬甚歡。前卻俱忘。命羅酒漿。偏犒從者。上下歡慰。乃詳

問里居。將以雁奠。儀禮士昏禮之夕。親迎奠雁。胡辭之。日暮繼燭。釀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

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持之。又半年。狐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

人喜。即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匿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媪見姑。嬉溫麗異常。主人

大喜。胡生與二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

取則焉。胡生兄弟及以胡媪。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王者

懲警貪夫聊如化 詠突來消息何須問

本冠城郭迎非凡 一縷青絲村巨函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剎。蘇城遊真

二子出古剎訪禪 祖法剎僧寺也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妄。將寘

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蹤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

之亦推某
不自知之
不取其言
而僅虎與
亦不足
焉

此篇單生
體若備夫
法相似而
中有大不
相同者入
手以娶女
道士一語
作提節手
即隨閑徐
徐引入而
以姓潘作
一綫索中
問縱橫頰
挫而脈絡
維繫有如
蜻蜓點水
者即還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劍俠傳唐田承嗣將併潞州薛嵩嵩日夜憂門有青衣名紅線者請到魏城觀
甜頭枕金合承嗣驚但遣使謝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如過自斷專指承嗣以傲貪婪良亦
書亞封納全合承嗣驚但遣使謝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如過自斷專指承嗣以傲貪婪良亦
博奕。然挑源。雜樹林盡於源水得太原山中武陵人捕魚無業入土行忽逢姚花舍儼然有良百步中無
誤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扶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問所從來具答有良百步中無
俾路而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忻然向路處處誌之至耶蒲太守說太守遣人隨往尋向所誌不至地
故在末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仙人不事劫掠。即劍客所集。烏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

陳雲棲

詠英道學盟英皇約
笑看誓踐英皇約

猜者琴非各承歡
猜記那君說姓潘

真航生。楚夷陵人。孝廉子。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兇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為妻。父母共以為笑。
而為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川四雲。少者
無倫。蓋郡有呂祖。劍仙傳。呂仙諱岩。字洞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受天仙。蒼。蒼中女道
士皆美。故云。蒼氏去臧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
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他但顧。諸女冠。覓。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云。
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古令女史。宋文貞。倪。妙。常。安。容。出。羣。能。詩。善。琴。張。于。湖。授。
法。成。私。通。潘。密。告。張。飛。令。殺。潘。潘。定。記。是。也。陳。頰。頰。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潘。若。進。佳。果。道。姓。字。
聘。道。勤。為。大。婦。即。俗。傳。玉。簪。定。記。是。也。陳。頰。頰。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潘。若。進。佳。果。道。姓。字。
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棟。約二十有四五。卻為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
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
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規。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拆餅授
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之。我捉婢子來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三 陳雲棲

於百忙中帶寫雲眠在有意無意間文情既不散莫不至後而亦不至另起一爐竈且不嫌聽笑也未以娶兩道去作大結束縱橫變化中仍自有規矩筆絕半爾操解者那能解此雲捷女中之傑也而得之冠冕中則更異就足空門傷心比匪姑給蘭若似彼勾欄既已易入於迷况又

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亦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此以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瓿告醉。白願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住汝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連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致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閉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牕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牕曰：人皆以妾為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望為桑中之約。詩：鄰風柳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怙恨。思欲委曲黃緣。再一覩其嬌。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李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資。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為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旦夕一住。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携所積而去。至黃。詣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尼女僧也。釋典有比丘。既聽劉坡女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炊竈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家。又尼姑之始。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炊竈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實。阿道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踪緒。悵恨而返。偽告母曰：莫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价來。踰半年。夫人歸甯。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媪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愿登蓮峰。齋宿山下。既卧。逆旅娘。巧主人叩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

借之為餌 使中無把 握幾何不 乘乘恥而 釣桑中也 乃貞守於 閉戶之時 復堅持子 隔窗之約 同人呈散 雙影萍浮 設門蓮花 峰下推是 表凡那知 京氏嘗家 先歸阿母 遂致玉容 有主果得 潘郎此固 天假之緣 不可謂非 守貞之報 四雲星散 一大頓挫 乃是藕斷 或即或離

移坐就榻。告想坎珂。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其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行。後漢嚴助傳上遣兵誅閩越淮南王上書云云。注臨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即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存存問也明早別。懇懇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即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題勞山以道士為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樓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邑邑觀而病。適臧媪卒。夫人往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相邀便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婢子不慙。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恃怙俱失。暫寄此耳。聞壻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為之過宿。私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悲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蓋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沈疴。使婢陰告曰。夫人為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牕窺之。較雲樓尤艷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遊不返。則玉容必有已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蹶然見盡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潤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為母也。婦不爾則終為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即亦不强。但前在五祖見金和尚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卧蓮峰下者。即母耶。詢潘氏者。即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為戲。女知為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為女。故從其姓耳。夫

忽忍逐 情生文耶 文生情耶 極力反撐 愈撐愈健 神光離合 乍陰乍陽 事奇文奇 匪夷所思 忽而麾之 惟恐不去 勿而招之 惟恐不來 移步換形 文筆詭變 乃爾 此處直認 出雲樓矣 不可者乃 仍作撐開 之筆令上 文加倍出 奇亦以見 前此支頤 他頤低頭 不語時既 未能審諦

人亦喜。消吉左思魏都賦消吉日為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

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喜之。會景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

改女冠裝。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而問名禮昏義是以昏禮納采問名注納采者納雁以

者。女輒不願。舅及於兒見賈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托。如擇重負焉。合登婚。

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奕。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為憂。積月餘。

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歛舟一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

招與同舟。相對酸卒。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樓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訪耳。

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贖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款款。女設一謀。令易道裝。

偽作姊。携伴夫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

苦寂。得盛良懼。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幼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

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姊

者。吾無憂也。不如女存心久。但懼母瞋。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列女傳有虞二妃

皇次女英事舜如何。母不言。亦驟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規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

中共枕時。妙言但能一如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臂曼曼。曰。妾所謂親

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曹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即煩老母。卹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

若不下逐客令。史記秦始皇紀十年大索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

母令姊妹焚香。各夫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

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靦然應酬。如白

女即前日問潘之女冠也母之悟知表凡之潘生真不肖之兒欲得為婦之女即不願以為婦之道士也至潘即之為真生母知之生知也雲棲之為王氏女母知之生不知也女隻問潘仍使自去問潘生戲言潘仍使自言非潘夫而後生乃知戲雲棲尤惡之王氏

聞蘭麝充盈。晚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暝。少間傳呼織成。即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機紫

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蓄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踏。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

即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為柳氏。臣亦柳氏

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唐李朝威龍女傳。柳毅下第。將還于湖。濱見一婦人

次子而夫婿厭薄。又得罪于舅姑。黜廢至此。聞君還吳。時較語之。柳毅下第。將還于湖。濱見一婦人

三發當有應者。親至洞庭。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何所。至除有大樹。馬耳樹

夫揭水指路。引以進。遂至其宮。武夫曰。此靈虛殿也。俄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武夫曰。此吾君也。毅

曰。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觀。取書遞之。洞庭君覽畢。掩面而泣。中有一人。左右皆

身縮。親參差。視之。即前所解者。君笑曰。錢塘何人。口穿君愛女。至矣。宿較於疑。照殿。明日。一宮中。左右皆

有金。石。絲。竹。羅。綺。朱。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曰。此。貴。主。還。宮。樂。遂。同。歸。洞。庭。莫。知。其。逆。今。臣

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見考令賦

風鬟霧鬢。按風鬟雨鬢。洞庭靈生。固襄陽名士。見何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請讓曰。名士何得爾

生釋筆對曰。昔三都賦。十稔而成。按晉左思傳。欲賦三都。構思十稔。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誚

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紜。方問對間。一使捧簿

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簽差何人。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

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奴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見陸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

與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艙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錫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架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

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鈎。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媪賣女。十

女即是雲
棲而喜而

驚異女乃
知寄語表

兄之潘郎
即是真生

而喜而益
矣上文藏

頭露角半
遮半掩乃

知皆為此
處默知字

著勢也
寫雲眠用

輕筆與上
文相配

嫩上相着
語即用作

結
柳生醉漢

無賴
語委婉近

人雖是幸
杜撒賴亦

亦有理有
文肯工不
肯遠是能

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坐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

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

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即歸。命與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媼

笑曰：官人亦大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即信與急返。而媼宅已空。大

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曰：已向西。蹀躞若喪。遂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舉簾曰：柳郎何遲

也。視之。則崔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老身略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頓念官人亦僑寓。

辨亦難。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

入。談笑承迎。見翠機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疑注。女笑曰：眈眈注目。生平所

未見耶。生亦俯窺之。則履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

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為王妃所愛。故

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回去。將使歸甯。既至洞庭。

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

樓船至。既近窗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窗中遽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

行青

窮途無奈秀才
多謝吳王賜羽衣

漁客。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甚貧。下第歸。資道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末收

筆。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宵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為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

有鴛。數百飛集廟旁。林木往來。迎舟。數里。程。機。風。助。漕。運。封。為。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

詳註聊齋誌異圖評 卷三 付青 士

文語氣

甚矣才之

不可以已

也風裝霧

鬢賦梳三

都翠機紫

綃珠逾十

斛並謂秀

落第同病

堪憐柳

氏聯茶戲

姬可怒哉

界方一握

重以水晶

既稱鴻才

遂聯編侶

向使狂侶

肆妄筆札

無靈當底

雖宛然在

羅幃之間

白首早已

葬於江魚

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鵬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擬空飼之奉
 鵝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問有集舟楫之妙送出境廟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鳥上
 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按甘甯字與霸巴陵人少有氣力好游俠仕吳為孫權將開爽中因
 善計略尤輕財散士嘗從周瑜拒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屢立戰功時稱為江表虎臣
 以情愆之詞拜禱神座出卧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即
 授黑衣既着身化為鳥振翼而出見有烏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羣於
 空中接食之因亦效尤左傳僖二十四年尤須臾果腹而反腹猶米熟注果熟飽貌翔棲樹杪意亦
 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恆勸諫之卒
 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啣去之得不被擒羣鳥怒鼓翼搗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
 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卧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
 以人邏察晉載洋傳宜速偵之至是詢知其由斂貲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
 集吻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荐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為友又
 祝之是夜宿於湖村東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驟然曰見畫別來無恙乎
 見珠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為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鳥使兩道君
 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放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懽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
 初興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妻家即君家
 何必南天漸曉婢媪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
 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
 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
 卿與僕名為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

身處去
畜飛猶在
機後想女
子時嗅精
香故不肯
另易也
是歲落第
歸經洞庭
見神鴉逐
隊飛集帆
樁亦嘗以
肉餌拋食
之果接食
則無機不
謂此中無
我輩中人
在也果遇
之亦料求
補一缺而
與得意之
翔棲矣
取食輒則
無機是書
駁本來面
目
為之歌曰
相傳鳥矣

如置妾於此為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為君解之，乃大設有珍，為生祖餞。見解既醉而醒，寢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張然自驚。枕邊一襪，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措置其中。又有繡索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貴充板馬。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看之，兩脇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墜。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來手為之緩結，覺羽毛剗然盡脫，握手入告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子乎？卵生子乎？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者，藕白者，所謂漢皋解，列仙傳：鄭文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交甫見之，解佩珠，亦笑，佩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忽想一見漢產，生已情告女，女乃治裝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逾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以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亦足卧床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故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携漢產歸，然歲恆三四往，不以為便，生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為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危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躡躡，見水葬畢，漢產遂留，生携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樂仲

詠
至孝幾同不孝論
破除常戒持心戒

幸哉一索占初婚
兩朵蓮花現股痕

猶求友生 語不卑不 充慧心巧 舌的是神 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果有黑衣 傲之者恐 復不少 雖曰與襄 異仍在不 胎不卸之 間 荒唐語却 之言典雅 燈據天然 有森斯之 吳德可以 為和矣 到痕化亦 函其孝也 即其佛也 一索而即 得男天豈 忍令孝子 無嗣耶假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生仲。母好佛。

不茹葷酒。仲既長。善飲。善啖。竊腹非前漢張湯傳湯妻陽吳見令不便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

之後。母病彌留。韻見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封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

刺刃益封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慟母惡。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

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為樂。遂去妻。

妻父。顧文淵。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顧遂醮見陸女。仲鰥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

優伶。皆與飲。黑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即竈頭舉贈之。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

其性。咸朝夕騙賺之。或以賭博無資。故對之。款款言。違呼唐陸贄傳禁防強章史不堪命農桑廢於

乃尚不忍死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税金如千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

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携取。亦莫之教。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

為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耐諸室中。對主號痛。無

嗣之戚。頗似榮懷。因而病益劇。替亂中。常有人摩撫之。目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

墓。故來就餐。即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見婿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

良瘥。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潔清。共擯

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雜錄。黃騰滿室。眾益惡之。乘其醉睡。眾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

過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即待趣裝。見擗。遂與俱行。寢

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清醜見嬰。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

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待拜之眾。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

夫婦欣共
樂受而忽
戒以避匿
勿使見於
醉時乃大
醉而急與
者何久為
視艷姪而
大喜者何
為踴舞若
狂而自謂
悟者何為
頓醒而覺
世界光明
所居盡為
玉宇瓊樓
者何為此
後不飲市
上惟對瓊
華飲者又
何為吾不
得而知之
矣若瓊華
者相賞在
風塵之外
相信在奔
躍之時自

花上瓊瑤玉篇瓊瑤垂珠瓊華見為菩薩人語仲視之朵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眾見萬朵

蓮花恣變震形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猶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

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剝見王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憇

逆旅見巧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

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入姓樂仲

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即索書

辛啟荷囊取付仲仲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雜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然家

計日疎居二年割敵漸盡竟不能蓄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

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媪在今媪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

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裝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

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妾黨聞之皆餓集韻餓奴亂切音餓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

見陸陸瓊華悉為營備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

華曰僕醉時卿嘗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艷妝出仲視之良久忽大

喜踏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為玉宇瓊樓雲笈七籤九天真人呼風為

所館天帝之玉宇也西陽雜俎翟祐與弟子玩月或問月何有曰隨吾指腕之弟子中兩人移

見半規天瓊樓金闕焉指顧間不復見蘇軾詞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移

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為之按股見股上卦

痕化為兩朵赤函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放花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為

阿辛完娶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難疑事不以聞後二婢一溫酒一

疵自潔計 獲兩金可 非天女謫 降人間安 能自脫若 海若此乎 故已語其 避匿于未 醉之先復 艷粧出見 於大醉之 後時時對 飲蓋已兩 兩共悟矣 事未了時 假夫妻強 牽作伴限 既滿後真 道侶携手 同歸又何 侍股際先 生棺中香 溢而乃訝 其同在南 海蓮花果 上哉 瓊華見蓮

淪若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即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為。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為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即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又必牽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為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窈窕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昇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檣。規任辛駭問之。答曰。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騙債者。填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觀畫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雙目已合。辛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室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滅。既殮。樂氏諸子弟。覲覩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願嫁女子。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願老無子。苦詣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已。逐念質公庭。雍懼重賂之。公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願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與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願耶。願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翁往。願欲詳詰。與去已遠。願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願即自投之官。言女大歸日。再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與也。及為願移家來。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亦願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熳天真。佛之真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為香潔道侶。不作溫柔鄉。

花為菩薩 上仰見之 則守其母 問果孰是 曰仲之視 皆其母真 也瓊華之 見為菩薩 亦真也瓊 華心中只 有菩薩故 目皆為 菩薩心 中只有母 故目中皆 其母謂菩 薩非母可 也謂母非 菩薩亦可 也謂菩薩 即母謂母 即菩薩亦 無不可也 嗜飲者自 飲茹者若 自素得其 通則素中

飛燕外傳后進合德帝大悅謂 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可矣 觀也寢處十三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為菩薩真面目世之人烏得而 測之哉

香玉

詠花因情死花香天 可借愛花人去後

花為情生花愈繁 妒花風雨便猖狂

勞山清下宮清宮注上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文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

請焉一日遙自窗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道士烏得有此趨出已適去由此屢見遂

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艷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卻退曰此處

有人生乃暴起二女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

思苦含情對短窗恐歸沙陀利唐許克同後數日年准番節度使侯利後更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配尼居士亦可乎韓非韓氏也告有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大較置之避韓曰得非韓一樂外手問之利以告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且韓與許柳王乘一柳氏之利以告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薛調無雙取柳王乘一柳氏之利以告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無調無雙取柳王乘一柳氏之利以告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淫原無雙取柳王乘一柳氏之利以告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我四所教無雙取柳王乘一柳氏之利以告日尚此許後利將一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女陽三輩入欲出此至錦門官裝批書仙客守出妻念而歸意相授韓曰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道沖宅仙客入欲出此至錦門官裝批書仙客守出妻念而歸意相授韓曰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汝怨我報中仙客入欲出此至錦門官裝批書仙客守出妻念而歸意相授韓曰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押令塞魂聞候能日唯於去東遂問下取書送郎君鴻得書曰此仙客守出妻念而歸意相授韓曰願取別韓如會手書數字當立致

活仙客抱書入守米蕭人求明始有暖氣見客一開聲遠絕至方愈古生因抽刀斷塞頭今日報郎

詳註聊齋誌異聞錄 卷三 香玉 十四

固亦有佛 中亦有佛 也不得其 道不唯飲 中無佛印 素中亦無 佛也爾用 爾法我用 我法只是 言言只是 一個無為 法 仲之微笑 而瞑不得 言而知之 矣瓊華之 驚又宜驚 其死乎彼 因曰即差 二三年何 不少待也 其驚同驚 其無伴也 種福子享 福享者宜 知惜種福 者宜知勉

君恩足矣比開茅山道士有藥術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其求得一九令采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通
賞賜此令自盡百嫌賤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洩老夫為郎君亦自刻言訖舉刀仙樂
容救之頭已浴矣○按歸沙院利者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洵似強寇使人恐
乃柳氏非無雙也此二事當是合用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洵似強寇使人恐
怖不知君竟騷士無妨相親生略叩生平曰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唐孫榮百里志平康里入止門諸

諸妓所居之地京都使少萃集於此每年新進士以紙箋名紙遊謁其中時呼此坊為風流散漢坊
南來市肆記歌館平康諸坊如清和坊融和坊太平坊皆率花所聚之地莫不親妝迎門爭妍賣笑
朝歌蓋家輝等皆以色藝冠一時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為卿一滌此垢
憐兒益家輝等皆以色藝冠一時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為卿一滌此垢

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佳問彼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遂
相狎寢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會歡忘曉矣著衣易履且曰妾隨君作口占後漢書陳遵傳遵常
有意注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魏各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窗願如樑上燕棲處自成雙

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魏各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窗願如樑上燕棲處自成雙
問常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為恨女曰解姊性情落落不
似妾情凝也當從容勸駕漢高帝求賢詔其有意釋明德者必身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

不能守尚望蜀耶後漢岑彭傳彭與吳漢圍臨邛于城西帝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今長別矣
問向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為君言昔日佳付今成讖語說文讖將來也徐曰凡讖矣佳人已屬
沙陀利義士今無古押衙許彥周詩話王晉卿得罪外藩後房善歌者名韓春鶯為密縣馬氏所得

在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把酒青樓云渺定誰定佳客有為足之成章云幾平流落
已屬沙陀利義士今無古押衙許彥周詩話王晉卿得罪外藩後房善歌者名韓春鶯為密縣馬氏所得

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即墨藍氏入宮游瞻見白牡丹悅之極移遷去生始悟香玉乃
花妓也悵惋不已過數日忽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姜悻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洟其
處一日憑弔而返遂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袖相向沈瀾陸機弔魏而

處一日憑弔而返遂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袖相向沈瀾陸機弔魏而

處一日憑弔而返遂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袖相向沈瀾陸機弔魏而

矣騎情者
備備情者
無可逃騎
情者無可
悔矣
愛妻良友
兩兩並寫
各具性情
各肖口吻
入手用雙
提中間從
妻及友又
從友及妻
復恐顧此
夫彼以言
語時時並
出之未後
三人齊結
筆墨一色
到底
道士究竟
占便宜
此處只是
暗作下文
引線
乘機而入
雙管齊下

此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歎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
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
美裏頭煩香玉道遠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
交以情不可以淫若晝夜狎睡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常離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留
慰此懷思何絕法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窗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單攬
衣而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窗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窗外
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啟門內之女視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窗空山
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請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疏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慰君寂寞耳生欲
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至此於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
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把植家中免似香玉
被惡人奪去恨貽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况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
至牡丹下輒問此為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殘臘歸過歲二月間忽夢絳雪至啟然曰妾有
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
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即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而後知卿
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灸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告君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艷妻
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收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
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喜問何時答云不知要不遠
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為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頓喚絳雪灼樹

詳註聊齋誌異圖林 卷三 香玉 十五

篇中慣法
此法另是

一樣筆墨
花為發士

而相親為
發士而就

妻哭花詩
五十首可

作追魂符
返魂香矣

此語不意
得之花友

怡稱耐冬
二字

香玉之熱
絳雪之冷

一則情濃
一則情淡

濃者必多
故而易散

散而可便
復聚情之

所以不死
也淡者能

寡欲而多
疎者疎可
以常守情

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見嬰使人創痛。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坐。方坐。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

其不類。曩昔。香玉法然曰。昔妾花之神。故疑。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為真。但作夢寐

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歎愛如生平。但僕傍之間。髮第

以身就影。生色韻嬰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君以白綴眉。少雜硫黃。日酬妾一杯水。奪芳諸種

以其子用細土拌白。茲未種之則旺。又分牡丹法。揀茂或者一。去其土。視有根者。剪之。或明年

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芽生矣。生從其言。日加培植。又作雕欄以護之。香

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可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求原不擬生君家。違

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生乃與挑

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裳作度。以度樹根。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擡之。俄

絳雪至。背後出罵曰。婢子來。益助傑為虐。史記田單得燕人謂王。蠅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

矣。自此遂以為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

月至宮。則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花所。搖搖欲折。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

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

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為友。遂相談讌。靡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歎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於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餘年。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亦

之所以有節也

益變二語

又是館上

又是渡下

數情語篇

十卷出不

窮蓋宜編

報君恩而

能計時

生死不前

亦其人者

華之遺意

也

前此其

人未如其

花也繼而

如其花不

見其人矣

而人

而鬼鬼而

後人花大

如聖人之

所以訂期

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即我也遂不復言子與擡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為異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握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砍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卒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托以鬼從而人以魂寄非其結於意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即非堅貞亦為情死世說王長文曰聊邪王伯與與當為情死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大男

詠相相尋親為情死

母賢子孝終團聚

憐婦們心總不平

吳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歿娶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矣終日嘔吐恆不聊生吳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吳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請母以其太穉姑送詣塾試使請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請倍倍師異之願不索束贖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帝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事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俱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為文塾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頗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處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長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食贖備役無處不搜竟杳無迹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為賃代步見風陽資斧見坊山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暝不覺錢載至大剏

人小如指
花之所以
報恩於此
日也種則
情種根則
情苞感則
情蕊忍風
兩以待君
二句無限
深情一時
全統
大男之孝
出於童昭
容之貞出
於庶事皆
僅見筆難
寫生兼之
子留承福
易妻為陳
父在鹽亭
素商作賈
天涯咫尺
萍梗何期
又况昭容
之歸舊且
三申氏之

者見王託為己子。偶病絕實。青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而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
之。諸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贈與使去。有瀘州將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
孝。携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語。或言閩商有美姓者。於是解蔣。將之閩。將贈遺衣履。其里
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繫手足解奪而去。
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
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遊矣。由是家益富。多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貲。抑
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於重慶賈。賈叔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剗。賈不敢逼。俟創瘡。又轉
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救心。既平。但求作尼。見雲賈告之曰。我有商侶
身無淫具。蜀先主嘗因天早酒禁。釀者有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者。酒同罰。時簡雍從先
與欲釀具。先主避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彼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後有淫具
笑命。衆欲釀者。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稍償吾債。何諾之。賈與送之。入門。主人趨
出。則莫生也。蓋莫以棄儒為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况。始知有兒。尋父未歸。莫
乃屬諸客。表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妻為妻矣。然自歷艱苦。疴痛多病。不能操作。勸莫納膝。莫鑿前
禍。乃從所請。何曰。要如弟牀第者。規仗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尚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
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莫乃囑客侶。為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為買妾歸。入門。則妻
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為子姓。周禮。夏官。賜。呼。昭穆。而
兄弟。疏。姓。孫。也。子。子。姓。所。阻。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携。歸。兄。家。有。保。甯。實。聞。其。富。有。匿。賈。以。多。金
所。生。則。孫。故。曰。子。姓。所。阻。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携。歸。兄。家。有。保。甯。實。聞。其。富。有。匿。賈。以。多。金
吻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慰兄。不安於室。梁縊井投。不堪其擾。賈怒。搜刮其貲。將賣作妾。而
聞者賺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遂載與俱去。遇美同肆商。遂賣而去之。既見美。慚懼不出一語。美

丈夫已二
事勢固難
撮合又羊
豈易彌縫
及其為大
男也若有
知若無如
任天而動
備歷難辛
其為昭容
也能自忍
能自潔半
性以行洞
見肺腑已
是行行血
淚字字酸
心而買來
重慶者為
求祝髮而
兼以盤緝
娶自保甯
者為備小
星而嫌其
老大一則
因無掃而
相贈一則
賈老妻而

問同肆商。略如梗概。此注梗概也。因曰：使遇大男，則在保甯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

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耻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之止。奚不可。操杖臨

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肖奉承，但操作別室，而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謀其勤惰。奚每與談，輒呼

給役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宰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送陳公。不

准理叱逐之。奚喜與何竊共頌德。一夕漏現扶既盡，僮忽叩扉入，曰：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

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何為。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陳翁姓，業為

官矣。初公至自郡，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醜。伏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入田廬。公

留僕營造，其父復返。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馬，卜人曰：小者居

大，少者為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為官吉。公乃之任。為不得親居官，不如葷酒。是日得里人狀，暗奚

姓疑之。陰遣內紀網親長竊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

百，令即辨歸。至家，門戶已新。益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斂。兄苞知之，告於官。為裝

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賢勸嫁，去奚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答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

妹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讐，至是益愧悔。奚自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

母。但詰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眾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

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福，以終身哉。

石清虛 詠異石吟龍竟不頑
波瀾嬉笑他海嶽庵中客

刑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沉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峰巒疊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三 石清虛 十七

適逢文之
變則所謂
拔趙熾易
漢赤熾也
文之諫則
所謂明修
機道渡暗
陳倉也文
之巧而曉
則所謂兩
岸猿聲啼
不住控舟
已過萬重
山也至佳
妾作妻鹽
亭初推邑
宰而尋父
得母寢門
乃識陳子
天公固已
為安排文
心亦善為
故諧彼下
務之求一
得兩中並
之為妹爭
洞事之有

秀述征記小峰壺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為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

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邪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

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催善泅。列子有濟河而居者。習於水。溺於淵。史記吳兒善泅者。百計冥收。竟無可見。

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迨無獲者。後邪至。落石處臨流於邑。覘根。但見河水清徹。

則石固在水中。邪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擅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廳。事言受事察訟也。後

語者直曰潔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歛門而請。邪託言失石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邪使請入舍。以

實其無。既入。則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

即賜還。邪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證。邪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

竅。巨孔中五字云。清虛天供石。邪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裁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

其言。邪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邪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

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

邪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求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班彪高

四皓之名。劉耳。叟曰。然既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是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

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奴未除。實將携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

之。當減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一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二三

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邪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刑以他故

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邪歸悼喪欲絕。訪察購求。全無踪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

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邪

無不可必
實文章之
斷不可少
者
如爭抹第
數語將往
事一捉既
以未上即
以起下集
中備用此
筆其得力
可知故遂
段皆為指
出
昭雪之節
以自刻而
全中則以
不遇健男
竟得完畢
歸趙斯亦
不幸中之
大幸也
錄語奇中
德有古音
未必芭果
為妹爭嫡
如此痴頑

問其他。則責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伸。官欲杖責青石者。青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積中。時出一覽。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尚書某。購以百金。而刑意萬金不易也。某怒。陰以他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母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尚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清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購。邢得夢喜。救志其日。而石在尚書家。吏無出言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尚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邢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至。必以石殉。既以果卒。子遵道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紐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踰二三日。攜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躡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繫送諸官。一訊遂服。問石則驚。諸官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為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邢子拾石去。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始終。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前漢司馬遷傳士為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况人乎。

曾友于

曾友于 詠粉紛攘攘日尋仇 乃翁匪淚慮難收

甘效延陵去國謀 乃翁匪淚慮難收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斂。兩眶中淚出如瀉。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為邑名士。凡以為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為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書祭仲之命降雀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因結連志。信若為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

特借此以
結小人之
言結苞之
勸嫁且通
結上文耳
天下之寶
當與愛惜
之人此文
之正意也
座之以紫
檀併之以
雜凡以視
後車載賢
端帶蔽友
美異焉而
孔孔生雲
如塞新絮
使賢臣之
廢替良友
切磋澀血
披肝之固
顧忌誰所
謂感知已
者又深豈
有殊哉雖
有奸豪不
奪於勢豈

謀欲相讐。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弟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忿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撻捉無算。拋粟毀器。盡盡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因等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為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荆。文記廉頗傳。肉袒負荆。因賓客至前。相如門。頗。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為之服。宴飲如故。仁義益怒。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觀與友于乃殯母。隧道。見陵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不且論。功於何有。再勸之。闕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喪。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逾垣。友于自外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阻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集排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造。訟諸官。訴其不為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傷損。不得詣署。但作詞稟曰。哀求閣寢。宰遂銷業不行。義亦尋愈。由是讐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慰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偕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冀不相聞。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詳。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歸。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供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示惠。登其門。窘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于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

無窮誇不感于邪一日傾心終身不改所視者愛之專與不專惜之至於不至耳果能相依為命生死不渝則靈根結節百折不回者不且與之終始死而後已哉石不能言所自信者介如耳自言石清虛則擇主之明從主之忠誰誰其可轉乎

罪責之。是欲遂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志及信。並捷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亟問之。惟求公訊。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成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愛敬。談火。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啟壙。更為改葬。仁義各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堂。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哀麻相從者。有如此樹。眾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抗左傳莊十二年。宋萬過仇。故于門。批而殺之。注批。手擊也。唐李正己。傳與大酋。自逐約曰。從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捷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威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一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詎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僦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疏。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爭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為黨。日相競。孝不亦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諸岳。竊迂道諸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弦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青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飲飯瓢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卻。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賢聖也。遂去。携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左傳襄二年。范宣子與欒。盈為一曰。微反。胥。反。胥而相稽。注相與計。技也。業。詬罵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公於大夫。而不相能。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氏。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父馮大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稜捷上下。以奪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

又豈第萬
錫已哉蓋
必如是而
後不見愛
之人所以
為天下之
寶也
或疑聖賢
過賢則附
應之曰堯
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
大凡自處
於善者未
有不顧人
之同處于
善況手足
乎此一新
字直從自
性中流出
志曰非人
孝曰之德
祖之移居
去而夫妻
痛哭有感
而然也至
三感兒而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偁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偶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諾。而歸。既暮。排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遂背媪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溼衣。冒諸椽上。禮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褥。架注直者曰椽。橫者曰椽。皆置衣之具也。○王禹偁詩。振衣移作拂。解帶符為椽。已乃脫足上小鞵。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鞵。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窗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解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情與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妙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女至。伏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見女起踰垣而去。宋嚮住殊殷。乃修辭詣媪。指名求之。則果有媪。而已死多年。宋愕然而退。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為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願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為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父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以深為憂。百術驅遣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故董訛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板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偈。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虛有其表。明皇雜錄。元宗嘗器重蘇頌。欲以爲相。不效。令左右知。夜艾。令乃草以頌姓名擬。當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懷寶。上尋舞。三曰。頌。蘇。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判。削。之。嵩。漸。惟。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好。思。移。時。必。皆。精。密。不。覺。前。席。以。觀。推。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搦上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謂嵩長大多。稱也。○又冊府元龜。從改曰。莊宗同光初。崔協為御史中丞。器宇宏爽。不識文字。高談虛論。多不近理。人以爲虛。有其表。號浚字。

詳注柳齋誌異圖卷之三 嘉平公子 翁生 子

人自尋罪 若倘使得 以軍法從 事則此輩 亦應斃逆 矣苗生雄 才開其續 句即常賦 口乃恬不 知恥令人 聞之欲嘔 至求款不 能而第以 獅舞龍吟 罷其吟咏 苗亦何嘗 不耐事哉 胡乃一犯 再犯恬惡 不復以只 宜牀頭誦 讀之文向 人刺刺是 直以婆子 欺之矣大 吼而撲殺 之豈苗之

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欲附驥尾。史記伯夷傳

行益類。而衆起為禮。相並雜坐。豪飲其權。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

罰。石崇金谷諸序。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州諸軍事。有別廬在河陽界。金谷

三斗受罰者。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

首座靳生曰。絕嗽。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擊缺。世說王敦酒後。輒舞。魏武樂府。老騷伏

節。壺口盡。缺。劍光紅。下座沈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向漸涉鄙。但苗呼曰。只此已足。如

救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通禮義。暴室。尤。神。玉。炳。與。黃。帝。戰。山。谷。響。應。又。起

倪仰為獅子舞。唐景龍文館記。三年。宴吐蕃。著於承慶殿。中。奏。舞。馬。之。戲。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騰。再

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闌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語奉。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不已。苗厲

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請耳。廣衆中刺刺。韓愈送殷員外文。丁甯。願。婢。子。語

賜。切。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客。咆哮而

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鞍使

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生之張。規。珠。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

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倉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為故人謀

也。靳不敢辨。故諾而列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將生來。靳述其

異。將名下士。北史。序。傳。薛。通。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鏡。上。日。離。家。已。二。年。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

忌嫉。是日聞靳信。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不解其意。至嶺半。酒着並陳。

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將為通家。聞在下。遣人招之。將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

過乎若夫

稍如執筆

浪傳虛名

井底又居

夜即自大

娼婦人技

陰險性成

而儼然服

儒服冠儒

冠此尤名

教名教容

鬼神所共

怒者易服

而斃虎何

與焉

已為張氏

折件矣乃

墓遂之夢

着未竟虎驟至銜將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提襟袖強人聽聞聞者欠伸集作欲睡欲道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

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厥

怒者苗也非將也

姊妹易嫁

詠 披縣相國毛公名紀字維之明成化丙午帝事大姨大作小姨夫

披縣相國毛公名紀字維之明成化丙午帝事大姨大作小姨夫家素傲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

有新阡杜甫故武衛將軍扼詩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瀝

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頗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外公卿送喪如馬不行踏地悲

嗚掘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墓吉張聽之徙焉一日

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陸游詩塞雲黑空滿里潦水奔穴崩洶

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傲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

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寔焉且令攜若兒來葬已母諧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

家教讀之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

甚薄毛家怨漸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

宴彩輿在門而女掩面向隅說苑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

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衆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詩衛風首也父止婿自入勸女女涕若罔

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裝未竟乞即少停待即又奔

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妹苦

朋友又推而至于君臣既把訣訂交策名委誓無故棄捐末路敢有二心天神極之自古以來無以異也百金且不能任其福善其福薄也美惡自為顛倒而委之曰不由人猶是耳

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啟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為。輒自顛倒。美惡避就。賢豈由人耶。後店主以人命事逮繫。因囑仙公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姨小夫。合璧華類。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為詳簡。廟公塔殿。陽公先娶長女王。娶其次歐陽公。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塔為新女塔。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豈此慧黠能所計較耶。嗚呼。彼蒼者天。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按文簡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學校教授。生五子。文簡最少。封翁年八十餘。文簡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塋地自趙宋時沿葬。歷有達者。至文簡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予與文簡裔人共脩檢縣志。嘗親至毛氏新塋兩塋。覽其碑表。徵事實焉。至文簡夫人一段。畢氏燁雪集中所載。亦與此小異。夫人性官氏。姊陋。文簡有文無貌。臨嫁而悔。妹承父母意。遂代姊歸文簡。文簡既貴。姊自恨出家為女道士。妹鮑道之。都不肯受。清修登上壽。文簡林下廿餘年。頗與過從。談道相殺。重云任城孫擴圖識。附考。余請檢縣志。以孝廉任浙江杭州教授。自元以來。已為東萊名聞矣。聊齋此條。係聞之說也。

番僧

詠。柳來一塔無偏倚。莫好番僧多異術。

賴麻今亦有奇文。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梵語。會說此言。叢林。梵語。如大。和尚靈變。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欺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教。得無有奇術否。其一。蹴然。見畫。笑出手於袖中。拓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轟然。

神責之而
使之自罰
自利自閻
音矣而皆
使之自供
其罪狀者
却定獄時
許多口字
文卷許多
許多刑獄
而登臺自
白則尤甚
於莫示矣
請之當呼
快快
吳藩打虎
將亦難鳴
狗盜之徒
耳死乃逆
黨烏足責
而文描寫

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釋氏要覽注釋。迦既化弟子阿難等。鼓其身骨。子如五色珠。光瑩
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如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故光照耀一室。少間
間所謂驚鳥。其眼圓以因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故光照耀一室。少間
一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詠自宣罪惡自操刀
為借冥誅行顯戮

天健由來不可逃
為人董裡戲臺高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官。上憲行縣查審。司鑑在
府前。忽於內架下。攜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
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着我刑指。遂將左指割去。
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闕。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召呂林山東高唐州人。俊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八十餘歲。與江文。巡撫散隨王師出關。清初定鼎。歷城明榮。十一年冬。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八十餘歲。與江文。巡撫散隨王師出關。清初定鼎。歷城明榮。十一年冬。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八十餘歲。與江文。巡撫散隨王師出關。清初定鼎。歷城明榮。十一年冬。

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闕。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召呂林山東高唐州人。俊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八十餘歲。與江文。巡撫散隨王師出關。清初定鼎。歷城明榮。十一年冬。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八十餘歲。與江文。巡撫散隨王師出關。清初定鼎。歷城明榮。十一年冬。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八十餘歲。與江文。巡撫散隨王師出關。清初定鼎。歷城明榮。十一年冬。

而司鑑已伏冥誅矣。見郵抄。郵舍其人。一旨。披。督。捕。右。理。事。專。遣。大。理。寺。卿。題。參。革。職。究。擬。已。奉。諭。旨。
詠擬似猿猴。抄報也。郵舍其人。一旨。披。督。捕。右。理。事。專。遣。大。理。寺。卿。題。參。革。職。究。擬。已。奉。諭。旨。
詠擬似猿猴。抄報也。郵舍其人。一旨。披。督。捕。右。理。事。專。遣。大。理。寺。卿。題。參。革。職。究。擬。已。奉。諭。旨。

吳藩名三桂。督理御營驍騎。此好身手。鴻。英。邑。驛。息。盜。深。官。南。康。英。藩。三。桂。年。正。月。叛。而。福。建。取。逆。精。忠。廣。求。尚。通。
年尚通。平。而。英。通。至。二。上。命。年。兵。子。部。子。則。大。李。之。就。藩。雲。南。將。軍。輸。塔。征。之。相。繼。報。捷。十。五。年。敗。逆。降。十。六。
死城中。食。盡。彰。泰。等。帥。年。進。攻。三。桂。子。世。藩。郭。莊。圖。俱。自。殺。逆。黨。方。光。深。李。本。深。馬。寶。胡。國。柱。夏。
相國。巴。養。元。趙。十。伍。等。師。以。次。盡。誅。雲。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
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猿。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
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暖玉。杜陽難編。日本國集真島中。

洋法御齋誌異圖錄 卷三 李司鑑 保住 水災 諸城某甲 二十三

可以勸孝
並可以做
天下之導
子孝而厚
于慈者

媛謂令媛玉為牙桂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往諭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扁。嫺嫺。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緣双可急視。鸚鵡視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携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夫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史記實。值傳山居十章之。故注大樹曰。章。杜前詩。于章。夏木清。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翎。瞥然問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扁如故。雞犬無聲。

水災

詠暮見二牛山。上門。天公兒白分明甚。

朝看一屋水中存。呵護帝臨孝子門。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來者。十八日大雨霑足。乃種豆。一日石門柱有老叟。暮見二牛鬪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為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或謂夫妻之孝報。此亦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子嗣無辜。白晉書。天文志。庚辰曰。此天乎。

諸城某甲

詠不。死。於。九。占。多。驗。

可知。笑。裏。暗。藏。刀。先。笑。居。喪。變。後。號。

學師孫景夏先生。名。朔。諸。城。舉。人。留。川。教。諭。陞。龍。山。衛。教。授。涇。縣。知。縣。言其某中邑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墮胸前。寇退。家人

得尸將穿如端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益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
乙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為闕堂御史分紀監察印
絕笑言若不可忍者雖端大笑而三笑皆笑謂之開堂則不罰又唐御史臺甲亦鼓掌見一俯仰
淮南林最尊重每會集南林不笑諸御史不敢笑南林笑則皆大笑謂之開堂
間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衆欲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
負債前生者耶

戲縊

詠抽蕪解帶太無情
鑄錯料應心不悔

賺得紅顏一笑看
一魂猶喜傍腰殺

邑人某能達無賴偶遊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
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牆抽梁簷集韻簷音皆禾梁一本橫尺許解帶挂其上引頸作縊
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架然見種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
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為儆薄之戒

全國學生
國文成績
新文庫
即甲編
三集

盧壽錢編
(內容同前)
▲全書六冊：定價柒角

全國學生
國文成績
學生新文庫
乙編

許德鄰編
(中學之部)
▲全書六冊：定價九角

全國學校
國文成績
學生新文庫
甲編

許德鄰編
(小學之部)
▲全書六冊：定價柒角

▲許編內容分類如下

- | | | |
|---------|---------|---------|
| (一) 短義 | (二) 經論 | (三) 史論 |
| (四) 合論 | (五) 唐論 | (六) 陳說 |
| (七) 問答 | (八) 記事 | (九) 書啟 |
| (十) 序言 | (十一) 書後 | (十二) 贊頌 |
| (十三) 箴銘 | (十四) 傳述 | (十五) 感言 |
| (十六) 策對 | (十七) 解釋 | (十八) 辨釋 |
| (十九) 雜文 | (二十) 詩詞 | |

全國中學
國文成績
全國學生文庫
甲編

劉鐵冷編
(大字本)
▲全書六冊：定價玖角

全國小學
國文成績
全國學生文庫
乙編

劉鐵冷編
(大字本)
▲全書六冊：定價柒角

▲供教師參考之用書

▲為學生自修之範本

◎劉編內容分類如下

- | | | |
|--------|---------|---------|
| (一) 經論 | (二) 史論 | (三) 雜論 |
| (四) 說類 | (五) 類類 | (六) 類類 |
| (七) 古說 | (八) 今說 | (九) 雜說 |
| (十) 記類 | (十一) 記地 | (十二) 記物 |
| (十三) 詩 | (十四) 賦類 | (十五) 詞 |
- ▲雜文類
(一) 箴 (二) 序 (三) 問答 (四) 原
(五) 議 (六) 序 (七) 書後 (八) 述
(九) 策對 (十) 贊頌 (十一) 感言 (十二) 傳述
(十三) 辨釋 (十四) 書啟

中原書局發行

胡氏

欲因西席附
東林秦晉婚
姻幾戰場斤
語猶彩前郤
釋乘龍快婿
在門牆



王者

懲警貪天聊幻
化衣冠城郭迥
非凡餉銀消息
何須問一縷青
絲附巨函



陳雲棲

莫道鴛盟

喚女冠會看

琴奕各承歡

焚香誓踐英

皇約猶記郎

君說姓潘



織成

下第歸來

一舸行醉中

猶記賦閒

情水精界尺

如符節鬪足

真成鬪臂盟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四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阿纖

評故劍飄零思不其
分居不惜分全棄

重來應為感恩深
猶涼區區愛弟心

奚山者。高密人。質販為業。住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

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人。山喜從之。繫塞見鳳陽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

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酒沽食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雖有宿有。苦無烹

驚。勿嫌冷。暖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携一短竹几。至。拔來報往。母報往注報請為赴拔報皆疾也
人往來所之常有宿斬不可卒也躑躅甚勞。山起坐不自安。叟令暫息。少間。一女即出行。酒。叟曰。我

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見嬰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貧。晉杜

臣憑謂軍官疑素族
自有清賈賈卿籍也尊闕。答云。士虛。姓古。子孫皆夭折。賸有此女。適不忍擾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

問婿家阿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以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泮水。潘岳詩泮水朝序
泮水相逢盡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仆嘗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請

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晉語董叔娶于范氏曰將以求援繫也他日董祁患于士洪曰不吾殺
也士強執而縛於庭之魏平舌解過之日子盍為我請乎解曰求援既

援矣求舉既繫矣欲
而得之又何講焉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託。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

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叟已出。呼客盥沐。求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

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既

近疑是阿纖。女亦頗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媪慘然

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

寄語大伯

數語先為

下文瀉洩

消息若有

意若老意

若用力若

不用力此

乎處間中

着筆淡處

安根遂使

遍體骨節

靈通血脈

貫注所謂

閱看即是

要着淡語

皆非泛語

也

聚鼓成雷
眾口鑠金
託故而去
至明至矣
何物處于

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媪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米都已糶出。尚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舊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姓。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馱。口也蹄口共千馬二百也。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害中。山下為操量執概。而集韻斗斛曰量。個體考工記粟氏。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媪。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

賃騎。談僕乃返。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媪。卜吉為三郎完婚。媪治匾柱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是以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及曩年先歸。投宿翁媪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為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觀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媪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內。猶搖急歸。呼眾共往。則已渺矣。群疑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視驗。則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人居。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傲

察之夜。中與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况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眾口紛紛。恐不免秋扇之捐。如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風微。發常恐。發節至。涼。既奪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炎與棄捐。詞。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中恩情。中路絕。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僕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戴不快。一

乃能知幾
若是

雖晝夜

勤性本畏

人而不為

龜之晉不

為鼎之穿

彼百鼠兩

端者何能

仰望

雖連我訟
亦不汝從
監生行為
乃真似鼠

用女吉將
上文一筆
收盡

夕謂媪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踪跡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交慰藉藉。將為續昏。而三郎殊不擇。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銷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織不哀。又數年。莫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織。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反。復聞之。因問主人。答曰。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線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聞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我嫂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遂審之。果嫂。使曰。嫂啟關。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披關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迂。何遂遠遁至此。即欲賃與同歸。女慘然曰。我以不當人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音阮。藉傳藉善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母終極喜來。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不。然。行乳藥求死。校漢王允傳。張讓以事。中允被捕。搗從。事共。沈弟奉藥而進之。允獨起。日耳。嵐既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值。頗風示媪。媪絕之。媪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多金。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賃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歎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氏止之。為散粟於里黨。缺貨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織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尚無儋石。蜀志。署大司馬府事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儲。其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儋石。儋石二十斤。又齊人名小儋。為儋石。

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粗以為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詠美滿烟捲成就日

敢為妍媸負舊盟
心香一瓣謝和生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媪將使女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報。離騷朝發報

夕止輪物也。去至十縣。國按報。動輪而車行。故凡事始發。報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

遂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奕。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噪已久。自此富商貴介。

左傳。襄二十六年。夫子為王子。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友見酒素仰瑞雲。固未敢。

擬駕夢。亦竭微贄。冀得一視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

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裴航渡裴航遇裴航雲裴航翹裴航夫人裴航與裴航詩裴航云裴航一裴航破裴航瓊裴航漿裴航百

峴裴航上裴航玉裴航京裴航後裴航過裴航藍裴航橋裴航驛裴航渴裴航一裴航含裴航有裴航老裴航嫗裴航揖裴航之裴航末裴航幾裴航姬裴航今裴航雲裴航英裴航以裴航一裴航甌裴航兼裴航飲裴航之裴航航裴航欲裴航娶裴航雲裴航共裴航神裴航仙裴航窟裴航何裴航必裴航時

靈裴航丹裴航須裴航得裴航玉裴航杵裴航向裴航擣裴航之裴航得裴航玉裴航杵裴航向裴航當裴航相裴航與裴航後裴航航裴航購裴航得裴航之裴航姬裴航乃裴航令裴航搗裴航藥裴航百裴航日裴航婚裴航吞裴航之裴航先裴航入裴航洞裴航吉裴航相裴航藏裴航來

及裴航妾裴航入裴航玉裴航洞裴航為裴航上裴航仙裴航叩裴航曉裴航關裴航有裴航心裴航尋裴航玉裴航杵裴航端裴航只裴航在裴航人裴航間裴航生裴航得裴航之裴航狂裴航喜裴航更裴航欲裴航有裴航言裴航忽裴航小裴航環裴航白裴航客裴航來裴航生裴航倉

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已。修整得往。瑞雲接見。良歡。移坐近生。悄然謂。

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蹶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絲薄。見青得近芳容。意願已足。

若肌膚之親。何敢作夢想耶。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媪頻喚瑞雲。已促之。

生乃歸。心甚邑邑。見嬰思欲聲家以博一歡。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奈。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

音昔遂絕。瑞雲擇婿數月。更不得一當。媪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使。

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

漸潤。年餘連額。微準。集韻。齒音全。補骨也。○文記高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媪斥去妝飾。使。

與婢輩伍。瑞雲又在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質聞而過之。見蓬首。見姊妹厨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

面壁自隱。質憐之。與媪言願贖。媪許之。質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見伏

自居願備妻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
聞者共相笑前漢異姓諸侯王表恭自任私智相笑三代注相非也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

名妓瑞雲近如何矣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
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勾欄現味中買佳麗耶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

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寔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俗不偶故以
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

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
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我法當先令治具者規陸有

歡心也即令以盞器貯水執指左傳哀二十七年指注抵徒手拙如戰行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賢
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饋之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偏

龍飛相公

詠自命風流故避身戴生不勒懸崖馬

盡皆黑獄道中人
終向幽泉伴碧鱗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

曰僕已異物見嬰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問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金剛經轉輪聖

二非壞人間善惡照四天下流如輪之轉楞嚴經從佛轉輪妙世遺濁清涼禪師疏輪王即聖如來解
自一在二金三鎮過一人壽元量歲乃入名之為輪轉我王之由輪旋轉應轉成伏天下切有四金輪王統治四鐵

獨一在二金三鎮過一人壽元量歲乃入名之為輪轉我王之由輪旋轉應轉成伏天下切有四金輪王統治四鐵
下慈恩云金輪望風順化銀輪遣使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福祿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
方降銅輪威震乃服鐵輪奮戈始定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福祿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
但過煩非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即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異暗

獄遊記。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亦何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

可復挽。窮考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獄王獄記冬夜

說如洞寶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清。輕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

性之說。本於米玉招魂之篇。以長上天。伯則夜。又附之論也。欄土雷淵則刀山。奪劍樹之地。東考則獄變相而

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漢魏以下。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雷淵則刀山。奪劍樹之地。東考則獄變相而

周與來。後臣得之。以濟其時。又執孔宋西。方設殺如釋迦。天堂。元則已。不仁有以立。本寓地獄。李丹。天

地。則小。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悵悵觀。嬰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

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

為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結窺智井。左傳宣十二年。目於智井。而杜之注。井枯無水。曰智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

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死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

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劇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直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无所得食。計生無理。蒲

伏漸入。則三步外皆水。无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无善可行。惟長宣佛

號而已。既見燐火。淮南子。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非怪也。許慎云。兵馬之血為鬼火。浮游螢燐滿洞。因而祝之。聞青燐悉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悉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城隍。見方幕客。彼亦憐我。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一。此即何難。但身在九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捨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眾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

督井中請
成宏制藝
面壁三四
年遂能解
捷秀才大
得便宜

同往戴慮水沮衆強扶曳以行飄然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眾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
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儒服儒中戴輒步不敢
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前漢惠帝紀內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也
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囊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臺故以海
水沒之令其後續如何矣蓋戴今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
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群與大公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
無立錫前漢董中好傳富者田連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
得昌汝既來此當毋廢讀因餉以酒肴遂置卷案頭皆成宏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徒
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童給役歷時若有數年之久然幸無
苦但無列書可讀惟制藝百首誦四千餘遍矣公一日謂曰汝輩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家鄰煤洞陰
風刺骨得志後遣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群集鬼仍送至舊坐處群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
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繫多人竝少蹤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戴妻不安於室
遣嫁去會理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并婦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
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為婦翁所訟駸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
戴不許且謂曩時嘗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
買人入洞拾骨俾為各具市棺設地葬墓塚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塚學使聞
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塋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沈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潤而十餘人竝無死

者。蓋水大至時。共泗石。高處得不溺。鯉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得有生人哉。

珊瑚

詠藹登輝。續意破半。賦看于田。號泣子。

勞想相忘。笑始真。只將齋果格。頑罵。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幼成。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繆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親妝。左思蜀都賦。都人士女。袿服。親妝。注。靚妝。粉白黛黑也。往朝。值生疾。母謂其海淫。易。解。治。容。海。淫。詬責之。珊瑚退

毀妝以進。母益怒。投穎自擣。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侍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

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媵。今

若此。何以妻為。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詣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

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嬖家。嬖王氏。寔居先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

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斬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

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脈不作一語。惟俯首。嗚泣。淚皆赤。素

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做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

已出。尚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陳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

氣。詢。詢。漸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媪。即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

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媪。媪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

可。兼屬勿言。於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媪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

媪。紡績以自度。生至。出婦。母多方為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先與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

為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前

媼與沈問
答一段文
字各吐挑
剔俱臻絕
妙是從左
傳戰國策
中得來愈
妥婉愈真
切一字一

高右紀周勃人北軍門今日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懼

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汎掃禮少儀汎掃曰掃注汎廣也之事皆與焉母子恆於無人處

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結病委頓規王在床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

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莫媼臨存見陳雲徒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

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掩鼻生窘急自肘下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媼至母喜迎之由

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少間

媼不肯少嘗輒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瘳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沈歎曰賢哉婦子姊何

修者媼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夫已氏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嗣懿公之為之甚也

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弟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

媼答曰不知侯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折二成舍二成

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折產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

乘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極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

如我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

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无可罵亦烏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

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

而奉事者固非子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肯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

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撻媼力勸始止遂

為姑媳如初十餘日皆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見自婦以鐵耨二成稱饒足然

珠一字一
淡我請至
此忍不知
何以亦法
數行下也

失之報施
孝子豈偶

燕我碑石

白銀偽金

真金雜則

主之而倉

卒變幻若

此

婦有長舌

為厲之皆

極無情理

之言出諸

如黃之口

倫竟有恐

有證所以
動聽雖燕
十日果有
至性更情
又能以銅
索自立則
婦女亦將

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音見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盡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居臧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得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說文契券也。以為木簡要約之書也。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多得金。曰。紫微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視。後知其无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銀。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揭得適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應。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竝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臧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前漢賈誼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盡是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裏真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尚與兄等。余元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以滿其數。携付債主。主疑是舊金。以剪

分爲和順
死有間言
即有理者
亦能以理
折之而不
得乘其技
矣
瑣瑣寫出
總以見夫
婦之全德
亦以見天
下可惡之
事死不可
化之人
一笑之聞
能忍事能
解事能省
事是性分
內事非注
情中事
兩男之死
吳廷諱即
是慈悲
改行寔感
于嫂其故
也至誠出

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忘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搗時。兄先隱其真金。愈詣兄所。責數語。厲生乃悟。返金之故。珊瑚迎而笑之。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痘病死。臧姑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姑臧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故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臧姑哭之慟。至飲食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皇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為子。生夫妻皆壽終。生三子。舉兩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後漢順帝紀。自梁冀為跋扈。將軍注跋扈。猶強梁也。○按爾雅。山卑而大。跋扈。扈之惡。不知靖獻。自獻於先生。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怒之矣。生於憂患。有以也夫。

南有五通。蘇戰詩。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五通。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五通。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五通。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五通。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五通。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五通。詠流俗。相達奉。鬼釋。一公。燕。漢。恣。淫。風。維摩經。佛生即法嚴。經六通。五通。仙。衆。持。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世。如。池。北。偶。談。賢。康。照。內。神。境。通。四。生。乘。六。通。他。心。通。水。鏡。萬。應。五。見。遠。方。之。色。心。曰。四。宿。命。已。往。耳。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五。通。乃。明。五。方。賢。聖。廟。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大。理。守。安。一。祖。數。日。陳。友。恭。請。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懋。德。尚。書。掌。詹。事。府。之。日。通。五。通。則。不。死。而。佛。元。死。又。為。據。可。矣。吏。不。如。其。言。經。數。月。間。樓。上。五。通。神。入。夜。宣。門。吏。乃。洩。前。事。為。增。望。一。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因。錯。謬。得。補。神。位。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

天不許我自靖自知其罪深矣安能不慚其物亦有出於自識而非專畏罪者蓋珊瑚之至孝感之最深矣馬豕之技未必及狐而乃莫敢喘息莫敢動問使不遇萬生又焉知其僅足供一啄哉

不可解宜陽公碎其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孤崇見賈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土偶投昇湖中也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喘息為害尤烈有邵孤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文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媪盡奔闔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也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床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孤於門外設典市是夜婢奔告之孤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億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媪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儻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為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釀酒相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卧牀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後漢書淳于長因投繯而為縲而投之也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若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年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孤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邵時已暮邵以客舍為家人所積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竝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乃已中顛顛裂而踣視之則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墜詳小雅墜此吐墜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剝頸亦墜仍倚扉後久之元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讐留萬於家魚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饍萬生之名由是大噪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

此耳
野盤技止

御客至矣
劇酒備矣

美人避矣
主人戲矣

小駒斃矣
小豕墜矣

有而戲矣
兄及弟矣

五通五通
只足供人

之嗟而已
竊喜新娘

在誅數此
文入死乃

不情
未得坦腹

東床却已
刺床以足

君子謂此
一週之智

不如葵
就所備床

寢而合卷
女子幸遇

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

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辭。隱其情不以告。或筵既罷。妝

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座偃僂。見張某奈坐而實告之。初萬聞而驚。而

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喜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

簾間忽如鳥墜。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

嗅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

使與女合。香嫻嬌馬。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家居年餘。始携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

敢公然為害矣。
述異紀平朔進士陸瑤林令江西之金路邑有青姓神令初至必度祀之陸不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為禮史人苦諫不聽未幾青蛙無數至縣出入新至廳事跳擲滿案捕不介意

俄而窮板方熱青蛙出入湯鑊合著不得舉著陸怒其欲焚其廟忽兩同睡痛突如蛙目慘楚不介意

熱復躬往祀之遂安相傳為音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作匣上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

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感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死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水旱疾疫禱之輒愈人感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死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又似受阿難戒體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屋宇先多。花木藪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

良苦。一夜二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啟戶視之。見二八麗者。一

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

萬生萬生
幸遇五通

出名字處
另是一樣
筆法

登壇命將
許出萬全
不能便謂
却早已料
定而官之
之計則間
外將軍之
臨机應變
也觀其設
伏候敵以

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南文中天竺

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銜雙明珠。燭既密。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

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送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

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圍

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

人。當明相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為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

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生是先養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

狎。睡既久。肺高。死不傾吐。女曰。此等小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願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婦家有嚴君馬父

母之謂也生苦哀求計。女沈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

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决夕至。告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

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謂會宮刑矣。男子刑勢

曰。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欲寐。我斂魂覆。諷中

少時物至。入室即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器。本

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閹之。物驚喚遁去。乃起啟甌。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

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
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
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妻屬金龍大王。金龍山蹟聖記謝公結會諸生居錢
茗溪死門人葬其鄉之金龍山。明太祖呂梁之捷。神顯靈助焉。遂封金龍四大王。立廟黃河之上。
即遠平戒山。文存神父。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手故號四大王。○按陳林淮。即鎮海。全神廟。龍於

整以暇出 其不意宮 辟行刑機 警中更鏡 英爽娘子 軍可云不 奇命矣吐 屬風雅筆 墨起脫欲 飛翥之當 浮一大白 流言傳播 寔乃自取 自謂不合 其引咎也 良足 龍宮有白 變天下何 處有龍宮 見首不見 尾其所以 為龍女乎 蹈而生不 如夷而死 有此操守 可以對天 地質鬼

五行屬乙宿巽風皆水也木畏金從其畏厭之可元惠於是劍鎮海金神廟然則地
四生金所謂金龍四大王者或即以金鎮海之義不必拘拘於任金龍而行四也
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開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恥。忿欲賜死。幸
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亦跣步。皆以保母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
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年三十矣。又三十年。皓然一老。何顏復
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神仙傳韓眾謂劉根曰。藥之上者
母雲黃之屬。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
駐顏斷穀益氣。李白詩。又無大藥。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
異。云當晚塞盜中。既醒。則血殷。青林禱。而怪絕矣。生曰。我襄棣河伯。披神記。馮夷。撞脚。匪首。人
為河耳。群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
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至如錢而沒。此事與邵孤一則俱明。李事不知孰前孰後。
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為害也。

申氏

憂心竟詠北門篇
甯死不為盜

生對牛夕弟欲連
宵行應動鬼神

涇河書禹貢涇屬渭汭周禮夏之側有氏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恆不舉火。見前夫妻相對
先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元宗。見前而辱門戶。羞先人。蹈而生。不如夷而死。
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子既不為盜。我先寧倡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
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倡。固不如死。潛起投環。見前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
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為。須擇禾黍深處。伏此之行。可富。元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
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纒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卧床上。妻念氣少平。既明。託
夫病。乞鄰得稀醃。以餌申。申綴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未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禮曲禮見父之
執不謂之進不

室人之譎

真是令人

難堪

盜可以為

出諸士人

之口開之

駭絕

似盜非盜

疑假又真

反唇相稽

文情絕妙

此等行跡

不為竊盜

且是龜刻

固是級上

亦以見其

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皆世家向以搖尾前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反其在穿檻之中

注父執父同志之友也皆世家向以搖尾前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反其在穿檻之中

志也○唐庚詩詔令搖尾比憐陰察怪之宵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君大夫以

為可一府莫言非舍安得自高且不遺者可死不為死至簿乎志慙為攝耶且將為盜何顧焉可

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念其未忘前言之念含忍之因浙米作糜申飽食訖急求堅木斧作挺

持之欲去妻察其言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晉溫嶠傳嶠為劉

其母故止之崎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達村里許伏馬忽暴雨上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

雷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躡避其中无何一男子

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為富室亢氏第

此梁上君子後漢陳寔傳寔字仲子為太邱長有盜夜入其室伏梁上寔隱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

是者也盜大懸墜地寔曰子非俟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與必至用武

惡人當貪耳道謂三匹而遠之俟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與必至用武

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无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專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

腰脊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

夜有丈夫入室押逼為歡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媪嚴扃

見嬌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群衆皆迷婢媪遍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

家人操刀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内外人一時都暝忽若夢醒見女白身卧狀類癡良久

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染瘡頰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

夜得龜因悟祟見賈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昇見嬌龜於庭鸞割之留

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

亦以見其

妻之不德
為主人婦

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出。申遂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

見種馬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无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而以何見諒於鬼神乎。

恒娘

詠小如大令暗傷悲
一彈一笑教西施

昔日專房寵已衰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為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易小畜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亦嬖寶帶。疏朱後。徙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為鄰。狄

妻恆娘。先過院謁朱。恆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漢前

狄獨愛鍾恆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每欲

易妻名之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領北面為弟子。恆娘曰：噫。子則自疏而尤男子乎。

朝夕而絮語之。是為薰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為子謀之。

朱從其言。益飾寶帶。從使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

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恆娘。恆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

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

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恆娘。恆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從容步下邳北

足受笑而去。良律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後日為上巳。

欲易妻名
作要輕形
容爭溝垢
窺之深心
于文為反
攻法
先飾妾使
從丈夫寢
是一縱
周旋而拒
之益力使
人共稱其
賢是十擄
垢面敝履
雜家人操

作較飾妾

又進一層

此為再縱

憐之而使

勞此為再

擒

不受分勞

而故壯以

見意思一

變是三縱

歡笑異于

平時漸入

二擒矣是

三擒聞扉

眠是四縱

叩關不納

是五擒火

夕復悲是

六縱六擒

議之而解

以習慣獨

眠愧之也

日未入而

入閣坐守

此為七縱

七擒至是

薛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工巳日漆清雨水之上款蘭招魂請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直去敝衣袍

總收除不祥宋書禮志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以巳也

務復復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如恆娘教妝竟過恆娘恆娘喜曰可矣

又代挽鳳髻尤可鑒影袍袖不合時製折其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筭中出某履共成之訖即

令易着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

手索足皆各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作

隋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卧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

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綉繆甚懼更為次夜之約朱不

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詣恆娘恆娘闔門與語曰從以可以擅專房矣晉書后妃傳胡貴

殆有專房之寵矣燕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以西施今若考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居苕山

之寵况下者乎於是試使晚曰非也病在外皆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橋又驟然

見畫鉅犀詩衛風齒如鉅犀注鉅犀犀中微露使未效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髻髻恆娘曰子歸矣

攬鏡而嬾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見使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

歸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感唯恐見拒曰將暮則相對調笑跣步不離閨閣日以為常竟不能

推之使去朱益喜過寶帶每房中之寢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

寶帶房高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濡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謔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

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漢蘇武妻蘇少卿妻也蘇少卿使匈奴蘇妻自縊蘇少卿聞之曰蘇少卿妻

何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

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必非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也遵終而飽之則珍錯可厭况蔡霍

男人不復反矣

只為善後事宜心法

之傳止於此矣乃朱

又另生一法直使施

此所謂青出於藍而

勝於藍者只是易故

而新轉易為難二語

盡之而忽縱忽擒旋

伸旋縮狝述因妙非

先生之筆終恐言之

無味也設法一段

為全文點睛為通篇

結定大海

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覩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僧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為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欲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將別。敢以實告。

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妻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遠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史記

書燕尸解也。目光不經頭髮不脫不失。其解亦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解亦尸解也。目光不經頭髮不脫不失。其解亦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積。韓非子楚人有賣珠於鄭者。為木蘭之積。董以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感。而愛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宋時內侍

監仇視士教其黨曰。天子慎勿使之請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之心。之憂。俱則吾輩斥疏矣。

萬中

詠陶者已。是降雲車。前徵秋風。團扇冷。

何必仙源史。泛桂不應留。子只留華。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楚。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

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自注句。朗者。禮月令。季春之月。句者。畢出。朗者。明。直生者。以望其。琢。作懷牡丹詩百絕。

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道士。將。匿。尋。典。春。衣。日。晡。詩。朝。回。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前。則。一。女。郎

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造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

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返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

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蹠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吐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尸。生大懼。

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遂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我以為妙道之行也。注孟浪。輕率也。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致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

晨喜無問罪之師。狂放師廉既匡時心漸甯帖。而回憶聲容轉懼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

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富中娘子。手合鴛鴦。左傳莊三十二年成孝以君命命信叔待

羽查酒飲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

不如仰藥而死。前漢息夫躬傳有大馬之快者仰藥而伏刀注仰藥者仰而飲藥也。又司遂引而

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兩寬舒。頭腦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

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宣緣。但於無人時。髻髻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

於深樹內。覩面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

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室

息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南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

中間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

著。老嫗亦在座。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觀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

移之去。生登垣。欲下無階。悒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

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現嬌撐

拒曰。何遽耳。生曰。好事多磨。遲為鬼妒。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舉芳譜牡丹名玉版白深

笑曰。敗軍之將。信文記准陰侯傳廣武君曰臣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為長夜之歡。女郎辭以

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

皮見畫而出。恨絕。遂搜枕篋。莫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篋。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若潔可

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疑。頃慕益切。然因伏林之恐。遂有懷刑之懼。善思不敢復往。但珍
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固至。笑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
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僂抱之間。覺鼻汗熏息。無氣不
馥。因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蓋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見自但恐杜蘭香瑤城仙錄有漁父於
啼聲視之一二歲女子在岸側舉之至十餘歲天姿奇偉真天人也忽有宋靈真人自空而下携女
以去臨去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被誦今去矣後降張碩字授以掌形飛化之道久之碩
仙去漁父亦學道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見葉偶然情動耳。此
不食後不知所之事要宜慎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生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
疑為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為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媵。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
與婢輩同。遂欲起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隙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
問玉版為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是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
囊橐既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今去代步。規風陽千餘里。將何以歸。妾
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意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矣。女固強
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
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錠。生強反其半。而後掩
之。一日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
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違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
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以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質。而並不知其竊
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巡察覘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

以美婦多金而致寇而乃先允其索金之請繼而炫妝而面與之言之漫誠而不必誨盜治容而不必誨淫也然險中得計仙人乃可行之如諸葛武侯之武鄉侯之啟關彈琴而退司馬豈他人所得而效之哉因見思乃

無如長卿何也。相見何賀生第大器。年十七。女願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孟浩然詩妨人留後信策蹇赴前程尤勝於君。完

婚有期。妻怒。天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常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佳耦。生聞之。而

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即亦不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嫗之往返耳。

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即命車遣桑嫗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嫗下車。使御者止

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即計其時日。使大器盛

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禮昏善婿。雁入三拜。奠雁出御婦。先候於門外。而歸。鼓吹花燭。見並起拜成。

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盜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

生俯問有讐否。答言無讐。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

金五百。聚新樓下。為縱火計。以脇之。先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意。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

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

金。恐汝不敢受也。寇眾一齊仰拜。喏集胡若音惹。應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

身侍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迹。闕

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翠若譜魏花千葉肉紅。翠若譜魏花千葉肉紅。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與魏

姓世家。又且大姓。夫二女。何得一致。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

魏姓。於是乃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

至則牡丹一本。高與檐齊。問所由名。則以此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萬中紫。華芳

夫人詩以規之。女感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

舟名洛陽花。其紫者名海雲。紫者名中紫。云云。世也。心益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

來因猜疑
即去花王
有情亦有

寫牡丹確
是牡丹移
置別花妖
不得合下

黃英並三
卷香玉二
篇瀾之可
知賦物之

味

屋不廉卑
而院宜得
唐是菊花
性情是菊
花身分

何可復聚。因玉版皆與舉兒。送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蒿中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陰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无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白居易詩。移根易地。皆顯顛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莫。花開將爾當夫。况能真解語。見嬰何必力窮其源哉。惜

常生之不達也。
黃英
詠千里萍踪卜隱居
酒香華氣夢初醒
處土風流轉不如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勝。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見風陽從油壁車。李商隱詩。又建德。車注岩油。車。也。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妙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有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廉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死不活。熱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見賈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郵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女所。與共叙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為今計。責菊亦足謀身。馬素介。問陶言其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陶潛難下。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貧。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四
黃英
十二

馬持論未
免迂拘然
其介第自
不可及以
東離為市
井向亦新
推
自食其力
教語曠達
可愛

不憚千里
多方營求
而求如何
勿允
以此下極
寫馬之廉
介以視黃
金之豐足
只是要逼

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去。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搜拾而去。由是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其門器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衆。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貧。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秘佳本。遂欺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劊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廣韻蓓蕾音在畦者。固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披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資。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妙。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已盈尺矣。大奇之。苦奇其術。陶曰。此非可以言傳。且君不以謀生。馬用此。又數日。門庭畧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市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厦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廡舍。更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伺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高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婦歸馬者。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矣。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贊觀馬。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齎送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母乃勞乎。馬慙。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互。兩地竟合為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

出為我家
彭澤解嘲
一段議論
來此特為
黃英作翻
案文字

為其第以
貧富為清
濁而拆之
為兩使其
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
意若曰必
如君所謂
清也者則
將絕人逃
世並妻子
而棄之如
子與氏之
以蚓論陳
仲子而後
者即我
家彭澤以
靖節稱亦
不為此培
情之舉也
東食西宿

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晉庚亮傳不能伏劍比猶死人人間。徒於裙帶按宋時親王南班之習號曰西官而食。真元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

貧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為我家

彭澤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一云名元亮字淵明柴桑人性愛菊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親朋曰聊欲法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故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解朝耳然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

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无已。折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

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隔之。宿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齊有

女二家求之。其母謂女曰：欲求則左袒欲西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廉者富不如是。馬亦自笑。无以對。遂復

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市中益列甚煩。款果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問

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資。頗寄吾姊

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无盈。但可坐享。無煩復貴。坐市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

數日。售盡。逼促囊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相褥皆設。若預知弟歸也者。陶自歸解裝。課

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為之擇昏。辭不願。妙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

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曾生。量亦无對。適過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

得晚。見酒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五色線南海有蟲死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沈睡坐間。陶起歸寢。出

門。踐菊畦。玉山傾倒。見陸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如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

君惡能廉
不夷不忠
之問晚節
自在何必
藉南北分
疆分而乃
謂之清德
謂之丈夫
哉
落花無言
人徒如菊
菊而陶所
以豪飲至
醉化吟哇
則陶而菊
矣自露迹
而飲益致
其所樂者
可知生植
花朝而名
曰醉陶快
所欲也
返棹歸真
仍從本來
而目又添
出酒香一
種則菊中

殺愛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故。恒自折東甯。見嬰招曾。因與莫逆。見胡值花朝。提要錄唐以仁曾來造訪。
以兩僕并如婦。樂浸白酒一罇。約與共盡。躍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
醉已憊。諸僕負之以去。陶卧地。又化為菊。見慣觀。逆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
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搗其梗。理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
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
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亦死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唐傳奕傳。奕相州人。疾病未嘗問醫。自書誌曰。青山世盡惜
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見嬌之也。

書癡

詠不信書中竟有癡
祖龍一炬難由數

玉顏金屋兩元訛
也怪癡免福未多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驚。惟
父藏書一卷。不忍賣。父在時。曾書勸學篇。宋真宋勸學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
女。顏如玉。出門英。眼死。人隨書。中。驛馬多。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妾莫恨無。良媒書中
如。漢男兒。欲逐平生志。五經勤向。解前讀。黏其壁。右。郎日誦。諷又籠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
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元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膏親。不知溫涼。三
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遠。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賦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
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
請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
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
馬二匹。郎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

何憂無美妻子。又請二三年。迄無效。人間挪揄覲_山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

竊奔。蓋為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辨。一夕。漢讀書至八卷。卷將半。按漢書八卷中與此不相符。惟宣帝

天性也。云云。疑即取此。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美視人。眉

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寢食。一日。方法目間。美人忽折腰

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蓋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

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見阿織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

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請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請。不聽。女曰。君所

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請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

吟誦。復起。頃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无影迹。忽憶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

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衣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擣蒲_覲之具。日與邀

戲。而郎意殊不屬。觀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為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瀾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

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葉

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奕。日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子二。女乃喜

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无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

而忘讀。女又從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個儻_親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

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女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

悟。枕席二子。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謂夫婦之樂。有不可

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无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

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媪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為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凄然。良久曰。必欲留。當舉祭上。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數。故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偽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偏。聞於邑宰史公。史聞人少。進年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迹。宰怒。收郎。斥羊衣襟。桎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髮髻。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煙結不散。暝若陰靈。郎既釋。遠從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日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為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媼巡閩。方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覲香為司理。媼逼納愛妾。託言買婢寄署中。業既結。郎即日自劾。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史記秦始皇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道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注鑄池。君水神也。秦水德。若其君將亡。故告之。祖始也。君因君蒙謂始皇也。又三十四年李斯上言。請焚書。焚書。非秦記。皆燒之。非其君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指守。刑。燒之。去者。醫藥。卜筮。種。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史為師。刺曰。可。

齊天大聖

詠一自曰生。流俗相直。拜悟空。笑君則直。易初表。

許盛。堯人從。凡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先敢有慢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眾焚奠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邱翁邱翁名處機。棲真於始餘山。作西遊

頭痛不信 股病不信 至忍痛割 信兄謂神 遺怒責其 代禱而終 不信甚且 投詞指數 而即以其 處三清之 法處之其 剛毅不可 踏不至矣 奈何以兄 之誤投藥 鉅死而復 生遂謂神 果有靈甘 心北面而 誠服信奉 乃更倍於 流俗信道 不篤故也

記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掣雷霆余自受之逆旅見乃主人問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

若恐大聖聞或見其狀益諱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或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謝祠或不聽未幾

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遺須自祝或辛不信月餘

瘡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枕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

平復而兄又大病或曰何如矣故神者亦如復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遺

怒青弟不為代禱或曰兄弟如手足前日肢體腐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

延醫挫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或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斂兄已投祠指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還

怒使我不能自明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見

記之法還處法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感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

因汝元狀以菩薩見睡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噴汝煩言四年傳定本宜還拔舌獄西遊記陰山後有十八層地獄中有

拔舌念汝一身剛毅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

者引為口寔乃命青衣見謹使請命於閻羅青衣曰三日後鬼籍以報天庭文說天官書三能恐難

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進青衣白

闕摩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進或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

當為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啟棺視之兄果已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感由此誠

服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資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遊郊郭忽一禍衣人

相之曰子何憂也或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禍衣人曰有一佳境暫住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

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禍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竟遂雲生

詳註聊齋誌異圖評 卷四 青鞋神 十五

性也然亦
易解即為
神何獨不

足下騰蹕而上不知幾百由旬。庚信詩千往蓮花塔由句紫組國按支僧載外國事由句者晉吉四
拘盧舍為一由盛大懼目閉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
白今十六里也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曼邀過其所。烹茗獻客。止兩盞。殊不及感。禍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故造仙署。求所贈餽。曼命僮出白石一梓。狀類雀卵。瑩徹如冰。使感自取之。感念攜歸。可作酒椀。遂取其六。禍衣曰。以為過廉。代取六枚付感。並裹之。囑納腰囊。拱手曰。足矣。辭曼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感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所謂觔斗雲。遊記也。聖恍然悟為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乎。感又拜之。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囊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徙。自此屢至闕。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感所求者。元不應焉。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原化記昔有一書生過江
開中有床榻門外小廡數間。旁有筆硯。書生遂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房
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造村人曰。恐是五台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禮求
福甚。教書生入矣。經半聞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常。一心異之。因還江西。酒船中。明日又工。僧夜
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有端花香爐。書生取水。先之。僧亦未辨。書生夜宿船中。明日又工。僧夜
所歸。覺失琵琶。生大笑。以為與悲。因書生故。即其信。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
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託焉耳。若感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祐。豈真耳內

青蛙神

詠不意青蛙亦流神
詠不意青蛙亦流神

郎情恨薄妾情真
星腸初終怙過人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龍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稟獻。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

然起救語
已立一篇
之角而不
嫌古寔者
此則論其
泛常後乃
故其寔事

聯姻不敘
而以巨蛆
作怒蛙之
示威止此
而邀生見
之使之自
主其言甚
婉其意甚
深蓋亦元
奈此翁何
也

不迎而與
自至大容
易了死怪
復來多反
目

門堂簾洞
皆蛆紀綱
之僕未必

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媪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免幼。雖故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妾禽寶見阿於姜氏。神告姜曰。薛

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鸞。晉謝琨傳。帝為晉陵公主。求晉陶玉珣曰。如謝琨便。足未幾。表恭欣。吳項上一箭。尤佳。願以敬帝。姜懼。反其儀。薛翁愛之。潔性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着酒。於是呼為禁鸞。故項以為戲。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若

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吏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媪集視。紛紜滿側。吏顧曰。入言薛至。郎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媪率女。郎出。年十六。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比自百年事。父母止

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媪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告翁。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請讓間。車已登門。青

衣成群。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卷。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媪。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為喜。白為財。必驗。以故家日興。自昏於神。門堂藩洞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

性。喜則忘。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善怒。頗不喜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媪能禰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詳言蛙聞之。恚甚曰。自

妻入門。為汝家田增粟。實益情。亦復不少。今老幼皆以溫飽。遂如鴉鳥生翼。欲啄母睛。張華禽經。巢成。母睛去。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媪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悶不食。翁懼。負荊於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和好如初。十娘日輒疑。疑增妝坐。不操女紅。嬰崑生衣履

洋性即書誌異圖錄 卷四 青桂神 十六

果有二十
也不以十
根故而愛
惜之元奈
不情各傷
其類誰能
忍此况乃
斥其忌諱
且追逐之
此亦足為
強技婚者
戒矣
子得美婦
且致溫飽
間寤侍食
內則亦復
無虧奈何
以各備錢
而責之乎
養女嫁小
家往往受
此累然女
終不應登
堂使氣抵
觸其姑竟
生以其不
能承歡而

一委諸母。母一日念曰：兒既娶，仍累媪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問寢，侍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各備錢，自作苦耳。母无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辯，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媪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兀業床榻，悉為煨盡。崑生怒，指詞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自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盍盍相敲，皆臣所為，無所涉於父母。刀鎗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舍，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熬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為壻家營宅，及明，齋材鳩工，共為崑生建造，解之不止，日數百人，相迫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辭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怒為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崑生喜，函小蛇，給使啟之。十娘色變，詬崑生，崑生亦轉笑生，瞋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敢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怒，杖崑生，請罪於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返死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年，並无如十娘者。於是孟思十娘，往投袁氏，則已墜壁。劉熙釋名：墜，亞也。次也。滌庭，候魚軒。左傳：閏二年，齊人歸，以魚皮為解也。矣。心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憤中，一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離而去。因久受袁家采幣，妾子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願返壁。左傳：僖二十三年，乃饋，妻親携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為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媪，媪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鳴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謔。

復出之禮也火其室而乃護短而輕怒乎使使得為口寔以致勞民傷財女亦自返蛙之怒亦足以為鑒矣然怒而自解女亦自比和柔人之輕為蛙怒而不能如蛙自解者應知愧矣

女字表氏且要壁膝庭候魚軒矣生即愧積成疾膚有瘡子喜請者須從此處檢卷深惡代為

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儂薄，未能遂必相白首，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媪，著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筭，視竹日舉兩男。由此往來，元間居氏或犯神怒，視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首商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敵呼，遠人呼之。

晚霞

詠元端幻出空虛境
畢克龍宮何處是

補得情天雜很多
居然還舞又微歌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鬥龍舟之戲，刻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文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絕，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將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明一統志在鎮江府城西，北七里，金山開山得金，賜名金山，其山高一百九十九尺，廣六百二十步，勝概為天下第一。下墮水死，蔣媪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知自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宛年，書說命惟甲冑起，或宵能亦作年坐，兩人曰：此龍宮君也，便使拜伏。龍宮君顏色和霽，曰：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為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嫗來，眾呼解媪，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靈之舞，見織洞庭和風之樂，拾遺記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屋數但聞鼓鉦，國禮考工記鳧皇聒，百問帝女居之四時有金石綠竹之聲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媪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宮君按部，諸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着地消滅。龍宮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殊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

之計如何
 身如何
 設法如何
 措詞將再
 以翁負荆
 必元是理
 若就荒生
 設想不持
 授詞責數
 勢所不能
 即穿禮衣
 亦恐亦元
 濟滿謂神
 字之神自
 悔之又元
 惟天下元
 此死哉之
 事亦豈有
 聞算之文
 至焉不得
 已想到十
 娘身上而
 前兩番自
 魚肉之而
 陵以威勢
 脫非雲符
 風推物將

通明樓畢而退。立西墀下。次接燕子部。皆垂髮入。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漢武內侍越萬國首吸華練武帝賜麗捐命作舞翩翩翔起襟袖襜復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
 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傍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即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窩
 君持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俯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顯為袴褶時服晉與服
 裙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位。端於眾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
 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規陸而法嚴不解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
 峽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
 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帶在後。回首見端。故道珊瑚。致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食頓廢。解
 燒輒進甘旨。日三四。有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因所為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為奈何。暮溲
 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然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為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
 端惶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答云。勉強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
 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根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
 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令側雅可障。觀傳蔽
 又勻捕逆辭。而籍之。忻與押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為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
 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於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教舞數月。
 更無音耗。端張望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
 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
 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裂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刀觸。不得

索於枯魚 至為其迫 逐為可吉 者此乃自 請絕何為 肯來即來 矣又何如 安頓袁氏 如何周旋 其文字想 到十分元 法然後展 卷再讀乃 知作有筆 力直如此 圓妙 敬阿端之 始先插入 吳門載美 妓一筆仍 是暗用雙 提法 流波四繞 屹如壁立 水中天地 作如是觀 柳係部教

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感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乃大樹一章採攀而上漸至端

抄極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洞觀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

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覲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

聲甚是晚震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媪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

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但恐旦夕身斃正韻地音問女橫遭捷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

潛投江水身泛起浮沉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衙院衙音

杭俗呼衙衙人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婿也客因代賞為舟送詣其家蔣媪疑其錯誤女自

言不誤因以情詳告媪媪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

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媪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日臨壽觀竹不見信於賊里以謀女女曰
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媪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己媪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
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
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
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對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
端貨其珠有賈胡後漢馬援傳伏波類曲或賈胡到一處帆出資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婦歌
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
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詠楚江一水堪為命

美人潛起聽吟哦王建羅衣不及他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衷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

以錢塘飛
窈之舞洞
庭和風之
樂部名舞
名樂名皆
新雅穩切
此處從解
始口中說
出晚寢是
返下單是
橫插筆却
是仍是頂
筆知如此
用筆則為
文死散漫
之筆元瀟
哭之筆元
落空疎忽
之筆
既出晚寢
矣却不即
敘無子部
而先以乳
營部稠之
是作古者
本意又乃
肯遂寫乳

舟中無事。輒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根見巧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

幢幢。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影甚悉。怪之

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靚香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媪

入曰。即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根見秋練。頗解文字。言在辟城得聽清吟於今

結想。至絕眠餐。意欲附為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寔愛好。第慮父真。因直以情告。媪不信。務要盟約。生

不肯。媪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妾禽。根見阿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納。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

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翼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辭詔補有女懷也。笑置之。

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帶不能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州者。至次年。桃花水韓

計明歲南來。尚須揭費。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恨不詰媪居里。日既暮。媪與一婢扶女。即至。展衣卧

致詰詢。媪覲。嬰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為郎憔悴却羞郎。詩話晉中書令王珣與嫂婢謝芳姿情好

為妾詠。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香為戲。女不覺歡然。展詭乃曰。君為妾三吟王

建羅衣葉葉之作。王建宮詞羅衫葉葉舖重金鈿各一作衣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

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顏相和。生神志益飛。遂燭滅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媪

果至。見女凝妝。懼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媪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

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友。婚嫁尚未可必。須何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

皆更以夜
文部禮之

是乳管部

為正觀燕

子兩部也

三十有客

客中又有

客便令讀

者遂離恍

惚幾不識

其用意用

筆之所在

而文章愈

各外生新

學有悟此

則天下史

死枯寒棘

手之題矣

由鬼面入

妹鹿由妹

麗入晚霞

寫其年寫

其舞寫其

襟故機履

颺下之五

色花而以

秀晚愛好

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淒然淚。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李益江南曲。婢得瞿塘。賈朝朝。誤。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

吉。何不祥之有與。女乃稍懼。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香見蓮之。諧否元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元何慕果至。

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則物並元虧損。雜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詩為相會之約。由此

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元策。斂貨禱河神之廟。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疑感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痊非藥。獲現妖病。惟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

久之。支離益備。始懼。貨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媪者。曾有媪操柁湖濱。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高志傳張志和。疏湖。浪平。徒。顏。真。卿。為。刺。史。欲。館。之。湖。曰。湖。洋。家。泛。宅。往。來。若。若。之。

聞兩人言。皆淚欲墮。媪視女面。因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嗚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使瘳。妾請為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

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打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為吾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劉。方。平。春。怨。詩。朝。日。殘。鶯。啼。柳。千。條。盡。向。西。

其傳華蓋。蓄疏未開。香連十頃。陂心尚未忘。煩一蔓聲。蚍蜉度之。女又從之。甫閉。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押抱。沈疴若失。既而問父見媪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既而女去。父

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詩。齊。風。總。角。小。分。疏。謂。總。聚。其。髮。以。為。兩。角。時。把柁權歌。無論微

詳註柳青遠風閣卷一 白文東

暗寓其色
狀後指其
名是皆統
柯端心目
中極力形
容晚霞也
彼晚霞者
又為從知
有一阿端
哉龍君特
戲阿端而
後說雲間
其喜怒之
其統仰之
中節也眼
賜五支傳
獨冠賜水
髮夜寐也
兩相注迷
近在數武
間道叙袖
紋印在是
是時不可
者而又以
披輝一部
清于柳條

賤抑亦不負。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哉。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元少息。為我告翁。若其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妻言驗。則妾為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資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媪。過。又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媪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自賃一舟。為子合。媪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藉付之。媪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自楚。價以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醃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為之致數罍。而歸。後三年。舉一子。一日。萍泣。恩歸。翁乃偕子掃俱如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釣鱖。鱖者本海味。紫鱖。鱖或以為黃。全非也。黃魚名。洋生魚。亦名石首魚。鱖鱖是。別一種。青也。鱖鱖則湖鱖。鱖有之。以怪物棄於海中。背如龍。長一者。得白驥。為赤驥。青驥。為青驥。黑驥。為黑驥。白驥。為白驥。湖鱖。黃鱖。為黃鱖。皆取馬之名。以其為靈。似所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陰乳畢具。不能起。飛江湖。故也。按據此。則白驥。當作白驥。未可知。是。否。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陰乳畢具。寺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救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文之。紀世。家陶未公。侯時。傳物。逐。介。區區者。何遂斬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河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盜金贖救之。既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覲然曰。今不得不實告耳。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婿。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索。妾母資乏。龍君不聽。故母於南濱。餓欲死。故雁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免擲還君。妾去。龍害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

不特文勢曲折而重子之消息從此漏洩矣匠心經營玩之乃見
總慈喜讀自是佳兒使之去而學肯人皆可惜我獨曰可喜先生亦必曰可喜喜其學貴而乃得讀斯文
執卷哦詩感及豚魚奇矣妙茲鱗埃何處得晴多詩史自詩

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綾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覺雙玉篇雙雙，徒行貌。而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綾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過之。蟾宮不敢隱，詳陳願未。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草筆書免字。如符彩，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歸後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息。囑曰：如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詩云：死別已存聲，生別常惻惻。云云。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甦。後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從其意，遷於楚。

金和尚

詠富貴叢中結善緣，
律迦死語門黎笑。

不持金咒不參禪，
衣鉢而今有別傳。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連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豬赴市，若為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羊語，音沈補氏，常期飲其羊。登壘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遠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元人。即有人亦其貧死業，攜妻子做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締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觀石梁楹節板。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為內寢，朱簾繡幕，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見通雕檀為牀，牀上錦綉綺，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黏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鞞者，烏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晉石崇傳：書為客作五鼎，肥腩蒸羹，紛紛狼藉皮。如霧霈，但不聽公然畜歌妓。

兩入共嘗 知之乃翁 何與風雅 急則愈遠 迎則愈拒 猶是實之 道也利市 三倍乃近 魚軒雖遲 歸有時非 阿翁之憐 乃佳婦之 善解也才 渴而死浸 而復活吾 不奇其一 得湖水而 死能再生 特奇其對 吟杜甫夢 李白詩而 死且不朽 也其人則 准其情則 真其形則 孝龍君憤 憤擬以浮

隱惟見萬頭擗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以為帷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雌雄斷幅綳見
窟懷中或扶之或抑之雙雙以去奇觀哉葬後以全所遺資產瓜分現冊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

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繼黨皆然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按碑家南北二宗自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為神秀是為新宗南為慧能

轉衰○斯謂未有六祖釋是為頓宗後南分為五宗曰臨濟為仰曹漢雲門法慈能為六祖而衣姓

運頓雷速絕矣書梁武帝摩訶元年達摩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六祖禪師姓

盧名坤光三祖僧燦絕姓周師四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司徒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六祖禪師姓

馬五祖見五祖禪師姓周師四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司徒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六祖禪師姓

空心經照見五祖禪師姓周師四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司徒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六祖禪師姓

名妙明分列蓋亦名五陰亦名蓋覆真性封六塵不染心故云六塵○僧銘云六根不潔淨

戒王維禪師銘亦名五陰亦名蓋覆真性封六塵不染心故云六塵○僧銘云六根不潔淨

五蓋非有碑銘銘亦名五陰亦名蓋覆真性封六塵不染心故云六塵○僧銘云六根不潔淨

地花謂雲是為和撞鼓鈺鐘聒笙管教費是為和唱狗苟鑽綠蠅營狗苟鑽綠蠅營

障金也者尚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子聞之荷邨先生云和尚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為僧

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貲令有司創建刹宇且為營別業

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寔其族子也荷邨先生言其名
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柳泉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為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
遽捐館舍予述焉不詳姑撫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延陵舟次

丐僧

詠誦經略見焚修若
莫怪老僧如此見種

老僧原不欲人知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百衲見種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與以飲食錢粟迄弗受叩

言稱道欲
奪比目而
陳觀之真
君得不書
復徒而初
免之乎
明知事未
即措而姑
許登舟因
情之不能
自己抑亦
聞而人言
洞見翁之
情性而胸
中早有成
竹矣
以相求所
謂即以其
人之道
遷若其人
之才也知
已如彼百
戰百勝此
日委禽惟
恐之不來
得矣然必

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既不如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羶開
之場僧合掌諷誦曉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見孤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
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因詰其必如此化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
化積數日忽出南城卧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勸他徒欲飯飯之欲錢
錢之僧瞑然不應群遂而語之僧怒於袖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内理腸於道而氣遂絕眾駭
吾那蒙葬見漢馬援之異日為大所之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蘭云

藝龍

詠

一遊海國因書城
豈是蛟龍藝未滿
終殺森而怒蒼生

於陸曲銀台宋史職官志銀台司掌收天請書樓上值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
過處輒黑如蝸迹漸盤卷上卷亦黑意為龍乃捧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躡曲不少動公曰將毋謂
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作伸離卷橫飛其聲嗤然光一
道如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如甕身數十圍矣又一拆反霹靂現橋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
處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

小髻

詠憑城穴社計求安
詠幾許頭顱空自憚

首鼠相遭克脫祝
令人笑作木猴觀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入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念客月三數日將便徙居比鄰矣過
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成教問僑居小僑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
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群疑其狐村北有古冢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
久无少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寂然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連而出至不
可數眾譟起並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髻如胡桃壳然絆飾而金線嗅之騷臭不可言

吉利驗而得為佳婦
後買之為子求婚者
其必問諸水濟
費多少
心力受了
多少磨折
乃能嫁得
龍宮何遠
少此種乃

霍生

詠才人結習好輕佻
殷鑒不違君肖否

元少嫌疑禍易延
雙疣倒置在唇邊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誑也口給交樂惟恐不工霍有鄰嫗曾為嚴生妻導產偶與霍婦語
言其私處有兩贅疣現果婦以告霍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其妻與我最昵衆故不信
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雙疣嚴止窗外聽之既志不入逕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
拷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甯
焉元何嚴暴卒鬼乃大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等歡樂耶既醒而病數
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現現友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遂
為痼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為厲其氣冤也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於戲矣邑王氏與同窗某狎其妻歸甯王知
其驢羞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僕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
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志謂僮逐驢去因逐私其婦於莽中褻服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
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惡大懼踰垣而逃某亦從之迨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
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學生必攜新式標點

用法詳解

宜賓趙景深編

(長沙第一師範課本)

讀書之工具

省惱之妙策

新式標點用法雖易。然非下精切之研究。鮮有不錯誤者。凡我初、中、學生。須知大學與高中之講義。多數是用新式標點。新式標點確能使精深之詞句。豁然紙上。易於了解。但於標點用法。不能十分明白。即將來讀書十分困難。願及早圖之。

全書一冊
定價貳角

考試必攜

英漢各科辭彙

毛起鵬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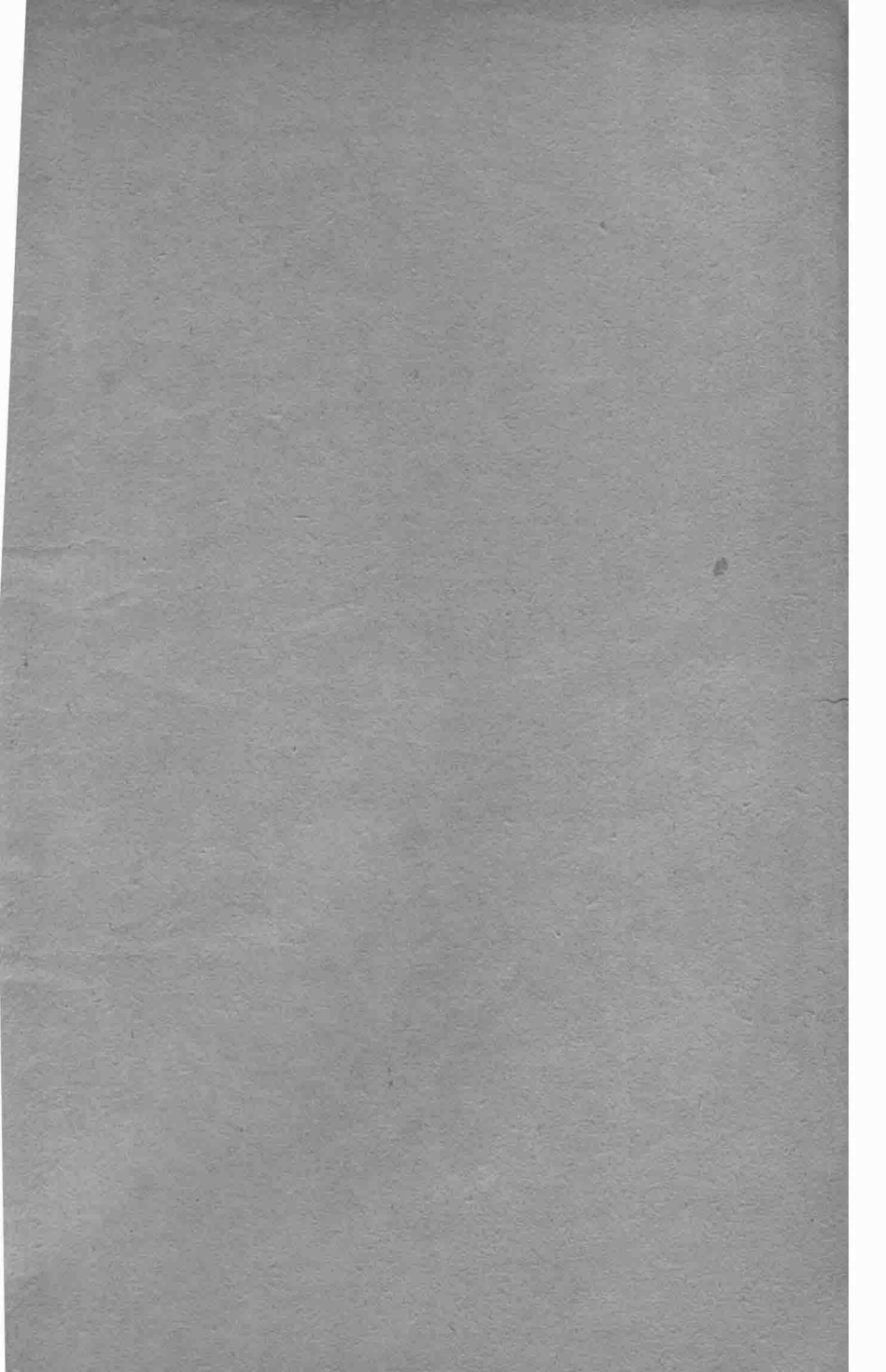
我國除濱海各省中學注重英文讀本外。內地各校於英文歷史、英文地理、英文物理、英文化學。多未注重。或注重而課本未善。以致來滬投考。多難及格。此非學生之過。亦非學校之過。實交通上與經濟上之一種牽制。本局特編此書。以備未用英文課本者。借以補習。一方面則為已用英文課本者。作準備考試之用。事半功倍。省腦省時。有益學子。當可預券。幸及早試之。

全書精裝一冊...定價叁圓
中原書局精印

大字
足本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孤諧

同是洋飄
絮泊中笑
嬉怒罵各
杯雁詠諧
沙口皆成
趣可使齊
兒好下風



續黃梁

初捷南宮意氣揚
况聞譽語更翩翩
僧寮不是邯鄲道
也作黃梁夢一場

小獵犬

紛紛野馬與醜雞
道是先生睡眼迷
蟻豕既除遺細犬
寓言得免莫忘歸

辛十四娘

了却夫妻未了情
功成主婢存同行
散書舊地從天降
曾封天顏道姓名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之五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狐諧

詠同是萍飄絮泊中
該諧涉口皆成趣

笑嬉怒罵各稱雄
可使齊兒拜古風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擬一片鄉中澆俗多報富

戶役長厚者至破碎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見巧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

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為君崇兒曹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卧處凡

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見嬌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

以實告客客願一睹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噉噉在目前四顧

却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詭諸錄錄侯白好俳諧一日揚素與牛宏退朝白固請見且謂得聽

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

曰我為狐請與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眾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客知之相戒

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

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卧見羣鼠

出於床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怒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

曰我今所見細細么麼鵬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么麼服度通俗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

為之粲然見種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

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見嬰乃共散去然

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注滑稽也稽同

只是人必
自悔而後
人悔之之
意而託之
於狐其詭
諧更饒推
韻

趣語無痕

以自罵罵之聰明之至流毒之至橫空截斷即乘勢結入用筆矯捷乃爾伶牙利齒想入非非惟口啟羞前已輕拳博重拳矣此時尚不知退退耶自是確對特大產耳

異也一云滑稽流酒器也轉註吐酒終曰不已人之出口或章辭不能竭若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之吐酒也按滑稽音骨又姚察云滑稽如字稽音計言語滑稽利其計智疾出也

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眾擲骰為瓜蔓之令。未詳。明史文皇赤景清族籍其鄉。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

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眾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未詳。明山海經

有毛民國，身生毛，無紅毛國。著狐腋之裘，非一狐之腋。見國玉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温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屁股，左邊是一

小犬。主客又復闕堂。見諸城某甲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為羣吠所訛，請終之。國主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

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眾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見巧娘項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

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眾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龜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山堂肆考衛珩善通莊老

確對耳。明日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談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見嬰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見鳳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闕，一蒼頭傳蒼頭盧

頭皆用致富注漢名奴為首。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

於座前後三間為之三倒時人語曰：孫大喜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衛珩談道平子絕倒絕倒大笑也。

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見鳳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闕，一蒼頭傳蒼頭盧

頭皆用致富注漢名奴為首。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

於座前後三間為之三倒時人語曰：孫大喜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衛珩談道平子絕倒絕倒大笑也。

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見鳳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闕，一蒼頭傳蒼頭盧

頭皆用致富注漢名奴為首。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

於座前後三間為之三倒時人語曰：孫大喜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衛珩談道平子絕倒絕倒大笑也。

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見鳳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闕，一蒼頭傳蒼頭盧

頭皆用致富注漢名奴為首。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

豐盛待萬以姻媿禮會義疏婿曰婚妻曰姻婿昏時而來妻因之而去又妻父曰婿婿父遂宿焉狐

早詣曰我遠借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

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見鳳陽乃

語萬曰我亦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續黃梁

詠初捷南宮意氣揚况聞警語更期翔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見葉時與二三新貴邀游郊郭偶聞毘盧禪院寓一星王應麟云十一星行

唐貞元初都判術士李珣乾博有李斯經本通考秤星三卷以日月五星及羅喉計都紫氣月字十

一曜漢十二宮度數以推人命貴賤壽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梵學也吳宋集十一星日月

及金木水火土為七政益以四餘為十一曜四餘者紫氣為者因竝騎往詣問卜入室而坐星者見

木之餘月寺為水之餘羅喉為火之餘計都為土之餘也

其意氣佞諛之曾搖箠世武王始作策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

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游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偃蹇不為禮眾一舉手

登榻自話羣以宰相相會曾心氣殊高指同游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文作南撫家中表見蓮為參

游我家老蒼頭見狄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座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

中使唐詩注中使齋天子手詔名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而

下聽其黜陟賜蟒玉名馬曾被服稽首而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椽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

以遽至如此然撫髯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僮僕足恭者見張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

而迎魏王蔡傳蔡從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開筵在門倒屣迎之蔡至年既幼弱侍郎輩

揖與語下此者領之而已門者領之二十年衛侯入逆於晉撫鮑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嬀

嬀為仙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不冠也謂髮髻繞成科結也休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五 續黃梁 二

才捷南宮即喜氣自高已入夢境况聞作二十年太平宰相而平宰相以不思何以答吾君何以謝天下何以特盈保泰何以裕國安遠趾高氣揚而僅以端揆之尊明其恩怒此尤夢之甚深者老僧以夢醒之

慈悲之至 進上而太 師是第一 節此一節 又分八層 第宅壯麗 一層應諾 雷動一層 奔競公卿 三層恣意 報恩必酬 五層睚眦 必報六層 勢吞民產 七層強佔 民女八層 以學士參 競結之先 以朝士腹 非各立仗 馬曾高情 盛氣不以 置懷作一 混筆既應 起處意氣 二字文勢

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史記范雎傳須賈頓首而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於青雲上。謝靈運詩惜無同志共登青雲梯。注仙者因雲而升。故謂之雲梯。○

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為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後漢書張衡傳衡少好學。嘗讀史記。見范雎傳。須賈頓首而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於青雲上。謝靈運詩惜無同志共登青雲梯。注仙者因雲而升。故謂之雲梯。○

傳狂人康早有青雲之志梁孔稚珪隱居多構山泉。衝陽王鈞往游。詩抗身青雲中。羅海形胸紫閣。詭得與山人交。即鈞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滄入紫閣。而意在青雲。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羅海形胸紫閣。詭得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戶合而觀之。靚渠尚踉蹌仕路。何不一引富貴之志者。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靚渠尚踉蹌仕路。何不一引

手。早且一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史記范雎傳一飯之德不忘。匪此言舉目相忤。我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恕了了。頗

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簿。見陸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畏執獻沃座。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孀孀仙仙。以次殂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

綿薄見青違夙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贖於其家。俄頃。藤輿昇見孀至。則較昔之望

見時。尤艷絕也。自顧生平。於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仲樂之者。然各為立仗馬。唐制殿

語動其餘。曰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一鳴則斥之矣。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

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

寵為極。不思捐軀糜項。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史記范雎傳。雎謂須賈

髮以數賈之罪。尚未朝廷名器。居為奇貨。見酒量缺肥瘠。為僧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

估計。資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醫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

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見珊輒迂鹿馬。史記秦始皇絕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

鹿者。以為法後。羣臣皆畏高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

地高。或言鹿者。高因陸中言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

亦操縱有

力天下惟拜

門生稱假父者喜看

氣勢公道既彰未有

不反顏相面者勢利

之交千古一轍

太師而充軍是第二

節亦分八層提問其

子一層服連繫二

層封誌倉庫三層藉

沒背財四層掠取妻

妾五層監押步行六

層挽妻登越七層跪

蓋乞哀八層以群盜

肆會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泯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

有所養公羊傳所設盧養注之兒瓜葛見嬰之親出則乘傳說文驛遞曰傳按驛傳車馬所風行雷

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熒赫赫

怙寵無悔名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詩小雅萋兮萋兮成輒進於君前委蛇詩名南退食自公委蛇才

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寓有此宰相乎內外駭

訛人情洵洵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漢獻帝二十五年曹操還至洛陽年太子丕稱皇

貪暴之座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

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文章劾奏即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

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曾方聞言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

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並繫俄見數夫運貨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璫玉數百斛帷帷簾

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兇穢女罵遺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姜妾出披髮嬌

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而樓閣倉庫竝已封誌立叱曾出監者牽挽羅曳而走夫妻

吞聲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見鳳陽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扳引

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欲見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矚目來窺不容稍

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蹙蹙見秋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曾亦憇

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謫橐

中無長物文中子君子之服偷以深無長物馬按長去聲餘也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

羊注柳齊志開卷五 貴卷五

斧揮結之
亦先以曾
怒叱賊客
作一縱而
反映上文
意氣二字
與上一章
相配如玉
山高並兩
峰寒也
大帥作斷
頭鬼是第
三節此一
節分三層
欺君誤國
宜置油鼎
一層倚勢
凌人合受
刀山二層
賣爵鬻名
枉法霸產
自飲金錢
汁三層句
句都從我
高罵賊而
以轉輪收
之即遞入

之驚曰本謂聊多故求耳對曰哀求有免羣盜裂眦見紅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祇乞得佞賊頭他
文人不知恭恭恭作人無長物
無索取曾叱怒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墜地作聲魂方駭
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觀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
曾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扣聲如雷霆即有巨
鬼捧至墀下見鼎高七尺以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曾骸骸哀啼竄蹟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
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了肝腑念欲速死而萬
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復置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見西
鬼又捧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冒腸刺腹於其上呼號之
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
霄之上暈然一落刀交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濶忽馬脫落四肢蜷屈易繫
蠖之屈以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鬚鬚人持籌握
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塔上如邱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
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具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
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縮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見
聖天大鐵生五彩光耿雲霄鬼捷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開眸自顧身
已嬰魁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見張敗絮陶潛與子儼等書余嘗感腐仲子土室之中飄杖猶在
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拓挾腹輾轉然常不得一飽著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膝
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笞從事輒以赤鐵絡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

下節

積未還飲

去點滴不

曾遺此物

多即少惟

君自酌之

宰相而奸

依妾婦之

道也宰相

而貪墨見

金夫不有

奶者也為

女為乞人

子為媵妾

亦如其願

以償之耳

大師為乞

人女是第

四節亦分

三層幼苦

飢寒轉鬻

作賤一層

身遭災烙

欲訴無由

二層纓免

奸巧又遭

盜劫反受

益胡反受

惡少年見阿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盡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

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頓闢有兩

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

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鞠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遺史宗室推里為夷離謹

死流徒杖死刑有斬絞凌遲之屬明史三處死繫赴刑所胸中怨氣扼塞距踵聲壓覺九幽十八

獄見西無此黑暗也正悲號聞聞遊者呼曰兄夢覺說文覺夢驚也類編營不祥也耶豁然而悟

見老僧猶跣趺見瞳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

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救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法苑珠林佛國澄妙通元術取鉢盛也山

僧何知馬曾感氣而來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馬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懽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

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

之邯鄲枕中記開元中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生同即自嘆貧困言訖思睡翁取索

比一夕卒遂癡呂翁在之後旁主人蒸黃梁尚未熟之後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名周作山西曲為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蟻蟲爾推釋蟲也蚊蚤甚多竟夜不

成寢食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螞臂上青鞵有鷹如蠅自外而

入盤旋室中行且駢公方疑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蟻又俄頃步者騎

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

小獵犬

道是先生睡眼註

寓言得免莫忘鷹

詞紛野馬與磁雞

蠅既除遺細犬

殺詛三層亦皆為

氣高對影而以悲號

收之對上轉輪一筆亦即遞入

下文宰相之占

一句收束全文冷語

刺心而以火坑中有

青蓮為迷津寶筏臺

閣中人當以修德行

仁四字信受奉行

鷹如蛇犬如蠱馬如

許二武士控之臂之牽之而步者騎者忽來數百單

噬蝨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項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眠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

一黃衣人著平天冠。宋史廖融潘若冲更唱迭和太宗德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如王者登別榻繫

駟葦篔簹。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

蹄攢奔。紛如散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慙慙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蹟響。返身周視

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

穎。一嗅輒棄去。躍登牀榻。尋衣縫。噬殺蟻。旋復來伏卧。適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

則登牀。箒遇蟲輒咬。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璧。見珠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歷

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跡之。已匾而死。如紙剪成者。然。自是蜚蟲無唯類。前漢高帝紀襄城無唯類

注唯作笑切言無矣。有活而唯類者也。附錄池北偶談一則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晝卧。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犬如蠅。繼

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犬如巨蠅。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續紛絡繹。分

辛十四娘

詠了却夫妻未了天降

功成玉婢好同行曾對天顏道姓名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味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幘。容色娟好。從小奚奴。唐李賀傳賀有

囊得句則投之。按奚奴。魏晉時人。奚三百人。躡露奔波。兄鳳陽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見書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躡露奔波。士人。

鷹亦數百 臂犬亦數 百頭飛起 者騰擊而 撲殺之伏 藏者緣壁 而投嘔之 而又有王 者登座將 士獻禽假 寐而觀真 是一場好 劇醒蟲噬 盡而鷹犬 即死成功 者退理固 如此物亦 宜然 輕脫已非 修身保身 之道况又 縱酒手馮 生一脫 不出此四 字外得美 妻以此構 子稿亦以

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傍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刹見王欲一瞻仰翁何至此翁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榛莽入其室則簾幌牀幃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世說溫嶠妻婦從姑劉氏女有姿慧姑囑見婿囑自也他日報曰已得之矣門第粗可堪身名宦盡不減嗚因下玉鏡難得但如婿何如姑曰何敢希汝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我因疑是玉奴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動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為搗元霜見瑞雲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即超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溫噓魏志裴松之謂鍾繇得書温噓注温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辛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見嬰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醜判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馬生曰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靈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賦語生乘醉舉簾曰伉儷既不可得見使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鈎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亭亭拈帶望見生入通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捧生出酒愈湧上倒養燕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卧移時聽驢子猶說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悶誤入澗谷狼奔鳩呼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搗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踈忽聞振管闐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見瞳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按漢武帝尊嫗曰子兒為平原即君此封即君之始也餘見王成儀密注至非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

詳註聊齋誌異圖林 卷五 辛十四娘

五

此閨中有
直諫而卒
莫之改此
平十四娘
所以僅脫
其禍而不
能與之仙
去也

隱約三數
語可想而
知老雖狻
觀人於微
具有卓見
卓犖二字

對輕脫縱
酒而反譏
之也離命
諉之婦人
以隱約之
三數語不
便面述非
真不敢與
聞也即房
內嚶嚶賦
語安知不
以卿曲之
孺子薄之

當是我彌甥。左傳哀二十三年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老身鐘漏並歇。宋許觀東齋記事今人言

蓋田豫為并州刺史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

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

懸想。媪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調遂一一歷陳所遇媪笑曰此大好事情甥名士

殊不玷於姻媪見狻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憂我能為婉致之生稱謝唯唯媪顧左右曰我不知

辛家女規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

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日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媪笑曰是非刻運辦為高履實以香

屑蒙紗而步乎青衣曰是也媪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

遣小狸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媪俯拜媪曳之

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媪而立紅袖低垂媪埋其鬢髮檢其耳環曰十四娘近

在閨中作麼生傳燈錄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摩未來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女低應曰閒來

只挑綉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媪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俛首無

乎觀其後
寓言殺身
早知今日
諸語輕薄
之態此際
已窺之稔
矣
被粹而以
膽力自矜
詞可知習
氣難改
前已三次
寫女都是
盡寫此後
蜿蜒而入
從生口中
點其年從
青衣人口
中點其名
從姬口中
點其端好
媚巧然後
喚之及入
白早家十
四娘至矣
可以直落
出見生矣

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禮儒行哀公曰敢問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項之門外。譁然。踞屣出窺。則綉幃見睡未可終也。注更僕。更代其僕也。已駐於庭。雙鬟扶女坐青廬。見蓮中妝奩亦無長物。見續黃梁惟兩長鬢。奴扛一撲滿。西京雜記撲滿者之有人窺而無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出窺滿則撲之。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寔修。楚辭解佩環以伏義臣理。稷也。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為賀。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此那君物也。邑有楚銀臺。見聖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為餽。見樂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東見聖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見瑞不可與久居也。宜勿任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懽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噓前却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見蓮。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數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儵儵。前漢賈制。儵儵師古云。搶。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生所以吞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畧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至於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結氣客漸去。生亦酒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儂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游。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灑脫。日以紉席為事。時自歸窻。未嘗踰夜。又時出金錢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五 辛十四娘 六

乃先說生

見女拜媼

見媼與女

見女媼媼

而立見媼

理其髮髮

掩其耳環

又聞以問

答語然後

說回首見

生香山詩

云千呼萬

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

半遮面文

境似之

有媒妁之

言猶須待

父母之命

如此草草

即死不取

奉命可知

以禮自守

訪者輒囑蒼頭見批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熱不以聞。翼日出弔於城。過公子於喪者之家。捉臂苦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滌。繼辭風退。公子要遮無已。出佳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頽卧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妒。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朝慢。故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間。合扉運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繼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童伴睡。又感之不動。而殫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執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君無理可伸。朝夕榜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詭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媪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見青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勸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踈勤。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見林。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復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日。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見蓮。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側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華爵。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寤家。歸見閨中人。泣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至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寃。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置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舐垣。垣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故曰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誤事。方欲歸謀。忽

曰狼晴曰

磨草白豺
狠若而人
者吾畏之
避之願終
身不得見
之若狐也
吾友之吾
且事之
圖贊原可
不必大笑
亦復何為
施之君子
數語金石
之言學音
當奉之高
座右箴
輕薄施之
小人必致
殺身之禍
無論愛者
難堪即見
者亦代為
慘矣而孰
知施之君
子而畏德
甚於拷掠

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句闌。見陳雲棟極愛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司闌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願未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賤也。上領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受。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懇。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耦。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戴黑點。如村媪。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論史臺記唐任瓌畏妻杜正少妙之時如生苦薩及兒女滿前如九子魔母至五六十時薄施妝粉或青或黑如鳩盤茶此非可畏者耶按鳩盤茶鬼名也瓌好伎佛故以為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飲食。羸臥閨闈。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賜金為營齋。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為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阪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鼓具盪盪。羅列殆滿。頭頭置去。著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婢子跨蹇見鳳陽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左傳隱十一年杞五不韙而足也言冤則已。迺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見成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詠左道由來幻術多。一家械繫太行過。
竟得安其脫網羅。

白蓮教通鑑記事天監二年巨入吞罷從容去。白蓮教或眾黨數千人初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白蓮教妖狐斷尾藏之詔人入聞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事靈藥於獄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志。

者愛者且不自知人又惡從而知之可哀也夫早知今日有無限傷心事却只說得此一句却又無妨再說第二句蓋其如也不始於誠也之時直從乘醉求婚乘醉為詩乘醉坐索甚至乘醉奪簾直入時而知其必不免矣歸家咨悅

輩約於中秋起兵謀洩鴻儒遠先反用紅中為識陷郟城及鄒滕繹眾至數萬山東巡撫趙彥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都司楊國威廖棟及大同總兵楊肇基次第擒滅之○按元史韓林兒樂成人世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眾十餘萬據臺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兵來伐敗走等謀起官兵捕山童殺三年疽據此則白蓮教之名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見陸感眾慕其術者多已久而始於王森徐鴻儒也

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後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為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見妖二鼓師不至儼然而殆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熱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妻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陰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

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莊子養生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富於樊中注樊籠也○北史楊木之不樂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中出一頰職典選既入謂人曰此官清華但煩劇妨我賞適真是樊籠

巨人高與樹等自如益口如盆身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眾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眾各對覷莫知所為某泣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眾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鬪不多用器械鬪以白手曰格○又杜甫詩中原正格鬪注相絕而殺

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胡四相公

詠贈金特重故人請一面有綠難再見

異類友朋勝弟兄神交亦足慰生平

後馮空閒
淡令人見
鬼見神將
信將疑未
後一筆點
醒透令筆
墨俱化為
煙雲飛去
登樓海市
有此奇觀
不謂輕薄
縱酒者有
此內助有
上功臣
一入情緣
便生煩惱
情緣無了
時則煩惱
亦無靈境
有生便有
滅易生便
難滅除是
不生從何
處得將來
頭從何處
脫將去韜
光遠引正

茶無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木詳。按茶無張并止先生名四救順治丙戌進士官榆林兵備道曾視學山右道一或其別號與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見葉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闕。僕者大愕。卻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闕。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覺然足音註子徐無鬼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覺然而喜矣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鏤漆硃盤。雙茗瓊懸目前。各取對飲。吸噀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為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酢議論。意氣頗洽。覽臆鹿脯。雜以薌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王客往來禮。一日。張問狐曰。南城中巫媪。日託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為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謂張曰。後先生於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狐子大靈驗。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蹠蹠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不惟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頭顱破。冤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鬢。穢泥亂墜。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適房中。闔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否。巫惟謝過。張仰手望空中。戒勿復傷巫。巫始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浙浙然。則呼狐語。輒應不

地便是真

仙馬郎猶

輕薄否哉

已名列仙

籍矣

余亦有鑑

於此故於

先生之戒

人者低回

之而不

奇晏奇而

早不免於

敗者邪必

不能勝正

也惡乎奇

邪術可謀

賦習亦可

畏

酬酢議論

與乃弟意

訛虎狼暴客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持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狐莫遂見胡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話忽牆頭蘇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厄張曰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祇好攪雞鳴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覲為恨今請一識數年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覲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詩曹風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合五采解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見青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為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若喪偶見葉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款款而告以故少年亦為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見狄持小篋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鏗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仇大娘詠母家已落竟重與阿父生還喜更增大娘豈但擅才能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孩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侵豪強見魯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勸駕見香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謂因之以通其辭說亦如行人之有關津也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

無歸 張有弟而 無弟孤有 兄而無兄 孤若曰家 兄道衍頗 淺不及今 弟學問深 耳 忽某叙及 孤之兄使 前後相映 成趣 交好何必 見面君不 見自小日 口見面之 令弟耶 數千里而 往視弟亦 可為登其 足音矣胡 若再此不 今有此一 行也 兄弟之情 何遂不及

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見曾友于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為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

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史語灌夫傳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注飛揚誇訕之語也按幾

云嚴伏兵大安園謀欲邵漸聞知竟結胸懷朝夕墮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

紉無人遂急為舉婦姜秀才此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

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

無所標作賢夫婦何為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

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

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根絕母駭問始以實

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

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貨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

闔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書湯誓朕不食言注食言言已吐而復吞之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

一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

與福懼甚亡去妻女至趙家始知為壻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

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

明日牒已至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咎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

怒喚家人出立槥之姜遂昇現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慚祿時

年十五登登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甯餽贈不滿其意輒逐父母

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弟適有留

於朋友况
學使而不
及一狐哉
層波叠流
符起時伏
者如長江
取下眾水
趨歸或則
溢為洲或
則會為渚
然後奔騰
曲折而入
于海此為
宇宙大觀

販者與大娘同里。便託寄語大娘。且欲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
象慘淡。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
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厨下。熱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
徒。眾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
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
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返。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
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憊。病盡瘞。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
見凌暴。輒握手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葯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
成。頗囑媒為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
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
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遨遊。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
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楹。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給之曰。君請先
入。我適欲私左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馬。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
出窺。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縮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水。公子反怒為笑。命諸
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
握祿手。過橋漸入。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既坐。
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閨闈。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非淺。公子不聽。
俄頃。多有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

公子云。拍名渾不似。宗俞球席上腐談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堅

集張猶王浚家多銀每十兩鑄一球目為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

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晉石崇傳崇字季倫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

矣。早告父。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

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見嬰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

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見並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園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既歸

告母。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

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見陳雲棲馬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游泮。才名藉

甚。前漢陸賈傳賈游公卿間聲名藉甚注狼藉甚或稱贊之多也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

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馬。魏又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踰。時有

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背。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謹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

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置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寄岳

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北郡。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

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卒。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

僕同棲。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

流徙關外。為將軍僕。向祿編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

中有一人。即曩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為之昭雪。見珠上聞。命地

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線也

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泣涕伏地，願受答。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業未

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女罵曰：我是仇家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掄柳之。見

山道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厮養。見續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

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

濯，要不能不有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荆。見曾岳父母誚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

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痛罵。福漸汗無以自容，姜母使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

女曰：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

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謂披削也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翼日之約

而別。次朝以乘輿返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

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

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自

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左傳昭十八年鄭釋火于元冥回祿注回祿火神也之變，魏託救焚而往，暗以編管。左傳昭二十七

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算敗堵，福自錘營築，掘見窖錕，夜與弟共

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清異錄宣武劉錢氏也子薄游妓求叙廬辭之姑曰郎也。由是鳩工

大作，樓舍轟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惠

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妙鳥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闊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雜酒焉難以布縷裹足逸入竈竈火燃布住樓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突舍一家惶駭幸手指眾多一時撲滅而厨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羊卻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寔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之水一掬一污也

李伯言

詠

抗直無阿鬼使迎從知陰律難寬假

心存私念火生爐不似人間可徇情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見考耳勿理我宜待之是日竟死騶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疊香

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鞠之佐証不誣按冥律宜炮烙通鑑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

罪者錄之名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疾黎前漢昆

紀帝征遼東置鐵義棊於要路水中刺人馬杖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煙氣飛騰崩然

一響如爆竹神異經云西方山中人人馬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熱名曰山魃以竹著

火生殿梁
遂消他念
陰曹有此
公道乃彰
天下貪邪
之言幸而
堂上無此
火天下屈
柳之民不
幸而堂上
無此火
閨房一語
遂播幽冥
屈抑之間
賴有君子

火中掛輝有聲而山魃驚憚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煙而散不

能復成形矣又一起為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

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遇於塗知為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視問

所欲為王曰煩作見証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証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李路

一言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實以句繹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闕

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見珮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樑棟李大駭側足立吏隱進曰陰曹不與人

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詰問

周周以實告王以故犯論答答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媿李視事畢與馬而返中途見

缺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闕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

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為力眾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指月錄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居李曰余攝

致李諾之至家驕從都去李乃醒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遂問清醮見嬰何時

胡訝曰兵燹見張之變妻孥瓦全北史魏宗室傳景皓曰大向與室人作此心願未向人一道也何

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憊卧見李肅然

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見珠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答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

始痊醫肉腐落癩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人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見前仇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

既瑞七哀詩冥冥九泉空漫漫長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解耳

夜臺按墓穴曰夜臺一曰長夜

黃九郎

詠世閒儘有分桃癖

何生色胆太猖狂
蓋使相逢黃九郎

禽處而獸
愛之極鄙
穢事偏得
說極風雅
極蘊藉
此日僕何
惜不惜具
無益於弟
也後日君
勿悔勿悔
具有害於
君也語則
單承意則

何師參字子蕭齊於苦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半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前漢任幸傳並賢者雲陽人也父恭隨太子官為郎帝見之拜為黃門郎錄是得幸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之癖睹之神出於舍翹常與上卧起又嘗畫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乃斷袖而起共思愛至此之癖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遇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稍憇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畧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痴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街半規少年歛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頓頰復坐挑燈共語温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為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著袴卧床上生滅燭少時移與同衾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為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蹠蹠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履登床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攪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見嬰若有所亡忘噉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偵見竹馬一日九郎過門即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前漢司馬相如傳形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容甚癯注癯瘠也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為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頓減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縈綰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子稱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五 黃九郎

十一

雙到
微笑不答
有斷袖之
癖者所重
固不在彼

冷語可畏
取則古人
語意與折
簡當
言雖何子
蕭而軀則
太史也故
薦人自代
之謀得成
不然雖白
諸仙人亦
終微笑不

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為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斧柯，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諂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踈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裏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始矣。歸語九郎，九郎嘆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為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實言，今魂氣已游墟莽，秦緩見蓮香何能為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朱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暴貪，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見紅玉免。藩升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玉青盼。見阿纖白暇注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見五通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還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偽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懼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二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偽為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成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娥媚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滄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為己者，離榻起立，嚶嚶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蒼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見阿纖

答耳不見 權公既得 九郎而視 侍妾十餘 皆同塵土 乎
昔之名士 今之太史 勿作美滿 語者吾謂 與具賺百 不如此一 與其有今 不如仍舊 昔者固然 今者難必 古人老終 惟防蕩佚 如此復譽 亦大異事 然無足異 也豈安醜 毒余聞之 矣况比頑 童子 此公已無 二命矣

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敬日。詩王風謂予不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妣氏。」兄賈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運去。居數日。有婦携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警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左傳襄二十四年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女自入厨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恒感。感有憂色。女問之。公縹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弱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伏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為之。脫令中途彫散。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妝。作天魔舞。元史順帝六人按舞名曰天魔舞。薩都刺詩。宛然美女。撫感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紅簾高捲。香風起。十六天魔舞袖長。宛然美女。撫感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真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資。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姪。並家焉。九郎出裘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誌之。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會真記。鶯鶯詩。待月西廂下。迎人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刑則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而忘其口。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見甫方可生開。洞非桃源。見王。漁簞實容誤。入今某

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此借襄二十陰陽反背居然表裏

而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禪燈錄智隍禪師六年居此借襄二十年無業鬻洞神所治有

所不洽犬戎鳥獸蠻稜是也乃不毛之地注羊傳宣十二此師曉不錫之入定使眇帥稱戈擊赤

免魏志呂布有駿馬各赤免能馳城飛於轅門如將射戰志袁術將紀靈攻劉備呂布曰布

中過者各解兵中有呂布馬戰布有赤免正中戰支靈等悉解去後曹操擊布解曰布曰

見布之於丁建陽董卓急事乎標額不可一言操笑曰縛虎不得時劉備乃命緩布備曰元德卿為座

猱大弓於國庫左傳定八年事乎標額不可一言操笑曰縛虎不得時劉備乃命緩布備曰元德卿為座

於昨夜耳談南京有王祭酒嘗私一出公直欲斬關左傳襄二十信猶命緩布備曰元德卿為座

朱李索鑽報於來生恐人得其種必鑽其核彼黑松林此借遊記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

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潮水忽生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詠萍水相逢事已奇似此行踪大可疑難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睨之美悅之疑往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

禮檀弓曾子指子游示人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愴於心女

曰夫死無歸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賸之可也趙忻然自薦

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見鳳陽女言無庸乃先行飄忽若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

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忽已二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馬往曰彼時漫為是言耳何得無家

身父貸約金陵倘欲再晤可載約往當助資斧見勞山趙經營為費車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

及瞬息遂杳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葯詣金陵寄貨旅邸詣衢市忽葯肆一翁望見曰壻至矣延之

孤寂無驚
幽恨如綿
十四字已
是寫足楊
之續句持
從空起發
其餘意耳
承上二句
而暢言之
真能道其
所欲道而
復道其所
不能道者
矣若吟者
遇斯風雅
能不惠然
音求耶狂
生囉啾亦

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具。見陸
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吃著不盡。王曾史
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劉子儀曰。狀元一生。吃著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
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白接茅檐雨水。洗贅疣。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漁洋云。女子大突兀。

連瑣

詠荒草。要楊夜色昏。
十年一覺泉臺夢。

吟懷悲處月無痕。
何必真香始返魂。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
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
視牆外。並無人迹。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窓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杙。登望吟
頻輟。悟其為鬼。然心向慕之。夜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見魯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
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牆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
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
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禮檀弓。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
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原荒野。孤寂如鷺。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懼
生泉壤。楊欲與懽。感然曰。夜臺見前李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懽。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
止戲。以手探胸懷。則雞頭之肉。天寶遺事。明皇於華清宮。別疏溫泉。賜楊貴妃。澡瑩一日。新浴後對
來塞上。醉妃笑曰。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啾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
信是胡兒。尺識。耐。錦襪約綵綜一絡。類篇。婦音。柳。十為絡。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

情所不能
自已者而

紫帶復繫

又不得請

非緣也雖

無魚水之

情已在琴

瑟之數聲

覺弱質忍

使之受屈

於與淫鬼

齒夢去鋤

兒呼來將

伯賣刀似

妾亦各酬

以所好惡

耳卒之青

烏雙鳴紅

願再世十

餘年如一

辱樂今朝

而悲往昔

豈能忘翠

袖單寒詩

始而甚密

雲雨之曲

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遂即窓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去綫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

連昌宮詞。唐元稹作。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窓。李商隱詩。

共剪西窓燭。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前漢何遜

惡客無。見侵楊諾之。兩人懼同魚水。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竄戚戚。應之曰。浩浩乎我育乎。管仲不

達故人。見侵楊諾之。兩人懼同魚水。知婢子曰。浩浩乎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此尹我居注。魚水不

之配偶。成有伉儷。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前漢張敞傳。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有司

私。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

每夜教楊手談。語林王中郎以圍棋為生。隱支道林以圍碁為手談。羣仙傳。侍詔王

索作蕉窓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頃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

曉。視窓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

得宮詞。見字迹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託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玩

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之

益苦。楊不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

分女至。為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

終不懌。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託。暮與窓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

撓之。恒終夜譁。大為楊生白眼。見阿而無如何。眾見數夜杳然。寔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

之。悽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友王生。擲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嗚惻惻

使人悶損。吟頓止。眾甚怒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迹。踰

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客。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遂出口。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

繼而曉苑
管毅之調

上映流螢

蒼樹之根

文之點染

在此文之

脈絡亦在

此

赴赴之態

活現紙上

曲折纏綿

委婉動聽

如聞其聲

如見其形

此時秀才

休矣須讓

惡寶出色

美人贈寶

刀比夢中

顏色羞得

多少想赴

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免方獨酌忽女子窈窕入楊喜極曰卿見宥

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慙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

何處來一凝齷正韻齷齪急局促狹狹亦作握逼充媵妾顧念清白齋豈屈身與臺左傳昭七年

臺注與眾也謂佐早舉眾事也臺品臺廝役也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君如菑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沽楊大

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生傾談坐以待曙女

臨去囑令書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釀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投以佩刀引手去

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拊石過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蠟毛繞喙

南史梁鮑泉征長沙不克元帝責之曰鬚如蠟毛徒勞繞喙怒咄之隸橫目相讐言詞允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

中楊腕下不能握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

中股再射之殪見五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

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贊嘆不釋手與楊畧話見女慚

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赴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

肉赤腫亭午見王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

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見陸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

伯之助詩小雅將義不敢忘然彼赴赴詩周南刺赴武妾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

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辨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見石相贈見

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携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

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

半生卯齊志異圖本

五

不復如投石時噴其作態不見容也

如聞鈞天廣樂之章夏然而止

一美字一喜字一信字先伏于此下文無限妙緒由此而生所念不在此以迂緩置之宜矣乃又有不言置之而復另有所急者以目

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妾接後君必有廿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為懽既而著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拌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卧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坟前有青鳥鳴於樹巔即速發冢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左傳成九年浹辰之聞而楚克其三都注浹周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既西果見青鳥雙鳴揚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墳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温蒙衣舁歸置煖處氣咻咻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醃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漁洋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白于玉

詠偶然假館潤紅塵預為居停謀嗣續

旋跨青蟬返玉宸尊前留得紫衣人

吳青庵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馬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婢鄰好致之曰使青庵奮志雲霄當以息女見嬰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喜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訪白哲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相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見前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莊子刻意篇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術養形之人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林真仙錄晉魏夫人學道景之術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王擘詩正煩烟火通青海未用梯航致白環生笑曰僕所急不在

睹之人而欲梯航夫真仙吾不知其日誦黃庭咒作何解也青蟬效駕公鳳代乘晏然升空時吳亦應小如指廣寒美人先作一引母宮一白只是借作映襯耳若再鋪叙便作繁縟故隨手撇開

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為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見騙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見苗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與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卧之方再欲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朝晰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暴切視所卧榻鼠迹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祝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見鳳陽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晏然一聲凌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見勞山道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見保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亭皆紅窓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傳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流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擬桂闌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即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境既而微醺漸自不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歌教雜嗚嗚雜和既闌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輦綃者吃吃見睡暗申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瓊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低語云冷如鬼手聲強來捉人臂世說王司州嘗乘雪往王瑀許司州言氣少有格逆於瑀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床就之時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兒計竊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聲

只四人耳

先合寫中

開分寫單

寫雙寫一

寫再寫後

又合寫便

令觀者眼

花掩亂應

接不暇

曾經滄海

難為水

却巫山不

是靈至此

始知所見

不廣始認

生平目賊

固是仙凡

路殊何以

或被奉宮

強來捉人臂。○按啓 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醜女捧酒有愧色。

乃強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欲娶

尤物足以移人。荀德義 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真箇銷魂否。禮情集卷天游風流才思不

則必有禍注尤異也。 尤絕一日。招天游飲出諸姬。臨天游屬意粉肥口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

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梳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而子玉梅花下見。胎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揚

天游真個銷魂也。 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

白乃畫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襖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

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僅入曰。仙凡路殊。君宜亟去。女即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

詣待漏。國史補宋王禹偁有侍漏院記。 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

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

物膩然墮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從

雨上下炎帝少女遊之。亦得仙去。 史記張良曰。願而尚以嗣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

乘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 按晉黃初平亦號赤松子遊。而尚以嗣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

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綉扇。 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生衣覆之。息

息欲去。生強與為懼。乃曰。前一度為合卷。 見嬌 今一度為永訣。 見蓮 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

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卧襟褥間。綉以告母。母喜。備媪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

隱。令別擇良配。太史不肯。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

天也。因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

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孀。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詎

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

懷中嬰兒
可參妙諦
葛女守貞
安貧事姑

盡禮自是
身有仙骨
食烟火人
不能道其

健字
神童只應
天上上來
一人得道

拔宅飛昇
曲折寫來
反繳上文
且緩置之

諸語並太
史語亦照
應到

收金釧
緒亦盡而
不盡

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大清記許真君拔宅上昇，惟車轂

詔未頒，遊拔宅家。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

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

已。值霜露之晨，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

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

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見鳳陽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

曰：草莽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視之，嵌鏤

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折各天。葬母教子，專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折白謎。說文：謎，隱語也。文心雕龍：謎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見聶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漸速，家人空息。未詳。韻會：空音空，聚也。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見仇災火終日不息，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寢及鄰舍，一家徧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憂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圍覆宅上，形如月闌。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眾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前後左右，並為灰燼。獨吳第無恙。見珠惟東南一小樓，化為灰燼，即釧口漏覆處也。

國而夜又
曷取諸初
入其處羣
起而爭喘
之矣乃糗
腊共牛脯
進而怒即
稍解也釜
甑炊熟鹿
獻而喜即
時形也且
樂不欲獨
而為之敬
客焉珍不
敢私而為
之獻上馬
憐其錄則
予以琴瑟
之好賞其
勞則錫以
骨采之榮
是夜又其
國而不夜
又其俗也

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詠深山蒼莽少人踪
不是徐生還故國

習俗幾疑類毒龍
安知海外卧眉峰

交州徐姓。泛海為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馬方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佗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炯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橐中糗糒。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橐。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叉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遠卧。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徐剥革。於洞深處取流水。及煮數釜。俄有數夜叉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悅。携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掛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眾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眾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苳為繩。穿掛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大王。至一大洞。廣潤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皮。夜叉二三十輩。列坐洞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座。鶚顧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卧眉山眾。盡於此乎。羣聞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壻對。眾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叉奔

夜又其面而不夜又其心也今有八其邦而秦越視之魚肉視之供之者已罄其資而求者未已竭其力而受者若忘方且盡其室家而滅之方且率其子女而私之此邦人之視卧眉山中為何如不且誤入毒龍國哉夜又且然為人所凌吾願見夜人不願見此人矣

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啣盡飽極贊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眾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項圓如彈丸雖接急代徐穿掛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眾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雖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眾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斲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携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醜見改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鬪交帥見而奇之以為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卧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囁勿去移時挾鹿肉來咬商自言父亦交人商聞之而知為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為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與馬入則高座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少年甚歡動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日北風策策韓愈詩北風一披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囁曰所言勿忘却商應之乃歸徑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携兩兵入海逆風阻舟攏簸海中者半月

母夜叉國無不吃醋者幸徐能自守不然亦將斷斷其耳
夜叉之子粗莽好鬪其種然也而建功勛亂則忠泛海省親則孝主誠所感善隨化身逐逐害於毒龍果得達於母弟帆風天助省母而如願現席豐履厚板與迎養其難易迥不相侔矣約也既操儒業復作虎臣如燕如

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沉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卧眉我故里也唐突也○晉周顛傳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刺畫無鹽唐突西施未唐時瓦礫亦唐突曹子建牛門詩行觸犯○呂藍行言靖律有唐突之罪劉禹錫唐鏡篇云即思至土山頭欲起相唐突其語蓋有自也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為毒龍國未詳○大唐記載約二敵佛經言禁五百毒龍之所向卧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為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恐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感養米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遊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恧任同知將軍奇勳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見報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穿也家家牀頭有个夜叉在

老饕

詠老饕真是綠林雄

卻敵從容鼓掌中

邢德澤州人綠林前漢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按綠林山名在荊州當陽縣東北之傑也能貌強發連矢稱一

麗難兄難弟而且女能貫札左豹奇勳母克披堅為犯卻敵信半軍全推巨敵夫人建接應一門威妾哉

以狻取人鮮不悞事一發三矢

時絕技而生平落拓見編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資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正韻估公土切音古市稅又論物貨也薄假以營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共居貨友有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為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頌白

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悞翻拌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鐵箭鏃厚半寸強按算家以有餘為強古木蘭詩愈聽琴詩失勢一落千丈強每一鏃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鏃物堆疊几上稱秤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樞下牽一黑跛驢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

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賸旁眺饞敵若火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見曉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銜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右鞞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餐餐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卧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箱夾矢佳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撮其一似未防其連珠上牟州史料宏治中李歲上疏謂臣所造兵器如連珠飛箭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架走戰之奇亘古未有

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墮銜矢僮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弊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見珠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見嬰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真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值方面見金網絕僧囊物赴都要取之畧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驚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驟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見前漢何並傳注謂之貨宜少瓜分見珊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曰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左傳馳之若漁獵與揚同謂顏少不顯揚也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連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追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實然人乃翁匆遽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

羊生卯齋志異圖卷一 卷五 老饕 十九

今只還一
矢且折一
弓所謂即
不母而子
亦有損焉

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鑲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風鳴邢急撥以弓絃適觸鐵鑲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躲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墮下騎將使搜括邢以弓卧撞之僅怒奪弓去拗折為兩又復總折為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僅以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起乘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起乘者三百乘注起乘者上車而趨之免胄而下起乘而上欲其速也作一舉手致聲于混見葛中霍然還去邢歸卒為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九命集蓋髮歸馬

娘生

詠自作穿窬自蓋性林言狂為能述性

相夫賴有室人賢
釀酒多應是盜泉

南陽郭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迺之見稟蓋甚鄂有甥娘生名士見阿素不羈焚香代為禱

免卒弗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已家亦不應眾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

唐書經籍志釋迦教弟子多有正果三數日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

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閉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一夜門自開

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即又寂然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

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帝榷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

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聞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欲供客

而亡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崇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

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為久崇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之乃以錢十千酒一尊兩雞皆轟

切陳几上生卧其旁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晚歸啟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燂

雞盃盞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即前所失物也知狐之為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

覺心中貪念頓生。驀欲作賊。便啟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床頭。始就枕眠。天明携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初以為戲。既知其真。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不為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卻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謀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為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優。應受停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黏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裘鼎。何遂行。優梁最高。非跋足可黏。文宗見考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為之也。遂編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馬生每自念。無所取罪於狐。所以屢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夙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以盜污。遂行淫。前涉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涉入里門。客有道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注叩門。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髮為疏。具記衣被。舍飯之物。分付市買。日狹。皆會其周急。侍人如此。或譏涉曰。子本二十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何故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始自約飭之矣。哉。吁。可懼也。時意乃慕家伯。姬陳李婦不幸一為盜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補此矣。哉。吁。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凶犯。有竊盜已刺字。詭例應逐釋。嫌竊字減筆從。局

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口占。見香象另刺之。盜絕云。手把菱花鏡。謂雅

之菱花。○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婕妤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竊物先

防識字官。禁辛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

誤一生。冀得貲財權子母。見仕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為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

生以進取之資耳

大力將軍

詠吹簫乞食嘆沿門
富貴雖無吾自有

末路英雄欲斷魂
敢忘當日解推恩

查伊璜名繼佐浙
江海甯人清明飲寺中見殿中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跡滑然如新疑

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掘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

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糒堆疊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

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櫃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備

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携歸饋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

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禮表服兄弟
之子猶子也令於闕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致談間問伊璜是君

何人答言為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

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見葉

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味生平竊疑將軍謾而將軍偃僂見張益恭肅客入深啟三

四闕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解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

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眾姬祝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

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座笑曰先生不憶舉鼎之乞

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間羣姬列侍將軍入室請社何趾曲禮禮請社何趾注
也方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性
好客每會飲取客轄投并

中雖有急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廝養見續卒及驟馬服用器具督造籍籍戒

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

雅大英雄
能本色是
真名士白
風流二語
恰為查異
二公照寫

此事自當
以厭勝為
詳至叙易
衣贈金而
不問其名
執籍圖報
而不忘其
賜豪傑相
遇迥出風
塵筆亦超
脫可喜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卷五終

以奮進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廉者
 三禮甚恭樓船繡戟由晉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不願見查先生擬爭先
 執禮則勝計去州城自昔一年吳躬自出迎八驄有馳于兵後導臨衛之上王饋道
 珠不勝泥首查先之言無不立應中取富人莊至鉅萬其得來復以三金博求禍發
 敢軍報以誌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取富人莊至鉅萬其得來復以三金博求禍發
 有增益修飾行於世前吳極參閱姓氏是茗中取富人莊至鉅萬其得來復以三金博求禍發
 士事於教者論置極典開識此查氏燈珠聲為浙觀者心
 音律親為家後板正其曲誤以查氏燈珠聲為浙觀者心
 中石則已命載巨艦送二丈許家空玲瓏若鬼製千縞
 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酒而英石峯巖費尚存

白蓮教

左道由來幻術
多一家械繫太
行過巨人吞
龍位容去竟
得安然脫
網羅



胡中相公

贈金持重故人
情異類友朋勝
弟兄一面有緣
雖再見神交亦
足慰平生

仇大娘

母家已落
 竟重與阿
 父生還喜
 更增析其田
 園務不受
 大娘豈但
 檀才能



李伯言

抗直無阿鬼
 使迎一存私
 念火生極從
 知陰律難寬
 假不似人間
 可拘情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卷六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劉海石

詠妖禍潛與幾莫逃 極妻慘忽成憔悴

何期援手有同袍 猶是哀鳴惜一毛

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 至大註至容也講問宜相對容大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儉客同。至大。

足也。指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儉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

吉。十七歲為邑名士。見魯公女次子亦慧。儉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

慘。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傷亡。且相繼也。儉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

間。忽聞人見魯公女通海石至。儉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

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未聞問。竊憶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紋戲。既而笑

曰。災殃未艾。余初為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史記扁鵲傳扁

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乃

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

結持以診脈為名耳。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

徧觀之。已而請覩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

大笑而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岳聲。海石

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頸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

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似狸。眾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

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

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唯類

尾大不掉
者有獸心
有獸行必
其未有如
針之一毛
在也技之
真可以利
天下矣
偏造孽多
人一毛不
肯拔

化燈光而
來掬紅衫
而去適才
作態發復
原情此狐
頗知進退

見小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言仙。問其師。答曰。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倏獻說文得

也。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三傳皆曰。衛實杜預曰。倏因也。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眾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適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喚其

犬。見成。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為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為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

海上。拔救眾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見陳

諱也

夫燈

詠明燈一幻作韓盧
再幻運成絕世殊
相達肯諫薄情無

韓光祿大干名茂。播淄川人。通政司右通政。源子。達。肯。諫。薄。情。無。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

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為犬。晚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還卧故所。俄女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撼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

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二人既醒。則身卧床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熟。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

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之。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為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

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

得將那
理那必有
能辨之者
不觀其既
纏綿望而
事心中猶
懷感耶
區區之身
已許知己
矣報之唯
恐不得當
何敢自愛
何肯又受
賀乎
不以色三
字說得錦
錦有聲果
知我而不
措所謂終
即不措不
得謂非琴
瑟也夫何
害
大喜者若
曰我情願
為你死
聞吉期而

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徑自出白刃割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玉王怒忿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佛然曰僕所以不愛膚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死清石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諧何害媪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媪既去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晚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見嬰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昇見嬌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迤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贖頗得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洎曉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夫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煩稽連城託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晚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為姊捧悅耳連城悽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詞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為之去食頃而返握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術相對默然而睹其愁顏戚容使

前症作心 頭肉作恭 不問可知 是連城亦 為知己死 也何以知 之不聞其 三年必死 之言乎生 住臨弔今 而後得死 所矣 知已既亡 則茫茫天 壤有何生 趣有何樂 境幸相逢 於泉下則 前日之不 敢生原為 與卿同死 今果死而 見卿樂矣 樂於死矣 生不自由 何願之有 如此情種

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携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梓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途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痴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為幸多矣。適有兩媪。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揚揚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黑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報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邀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具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馬。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聚宗好馬。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痴。彼田橫五百人。五百漢高帝紀。故齊王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故橫罪名之。橫謂二客曰：橫與漢王俱南。而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北面事之。其恥已甚矣。亂哉。自劉令客奉其首。級使者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既葬已二客。自刎。五百人在島中者亦皆自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希則我者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己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綉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那得不從 果能相從 不謂何害 索骸骨而 生可云計 出萬金矣 豈知生後 仍有翻覆 乎生時不 自由為古 今才子佳 人一哭 生以肉報 女以魂報 一報於生 前一報於 死後一報 於將死之 際一報於 將生之前 是真可以 同生可以 同死可以 生而復死 可以死而 復生只此 一情充塞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汪士秀

詠神勇能將石鼓投 蹶躪圖竟免江魚腹

喜携阿父棹歸舟 莫怪人問受擊毬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磊。父子善蹴鞠。劉向別傳。蹴鞠者。黃帝所謂本兵勢。以革為圓。實以毛髮之屬。蹴之。方眺。踴。忽有過錢塘湖。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謝賦。詩。澄江淨如練。江淨如練。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阜色。裁裁然。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析。侍者具墨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扶唐會要。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海為廣濟公。北海為廣澤公。宋真宗康定元年。詔加東海淵聖王。北海冲聖廣澤王。宴梨花島。未詳。時三人互勸。引醪浮白。見自但語略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視狀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毬為樂。即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裡透明。坐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大餘。光搖。射人眼。俄而洶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軟。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瞋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權。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權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童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博斷。僮即返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攬叟出。汪力與拳。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剽其顱。墮水有聲。闐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濶若

天地感深
知已作者
真有美人
香草之遺
意乎
從流星二
字極力拈
摹有色有
聲

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顛盪。湖人大恐。舟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為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為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洞見織成注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躑。魚脰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小二

詠全憑片語指連津
鄰里休驚多異術

自有聰明絕世人
白蓮臺現女兒身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窓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見白蓮教徐鴻儒。見白蓮教既反。一家俱陷為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為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津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忘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世說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後漢光武紀。朕純道曰。天下之捐親成棄土壤。從大王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判無濟。止取滅亡。于夫石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為問。豁然夢覺。曰：昔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鸚鵡。肅雅釋鳥。南方有比翼鳥。馬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即斂。墮。遂收鳶。更以雙衛見嬰。馳至陰山裏。託為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晉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

此等處左
通亦可救
急使柔弱
女子其奈
之何怨誓
所謂宜解
不宜結者
惟忌事乃
真能事

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林翁姓綠林，見老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為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為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第幾行，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酒，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

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釀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漈投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釀飲。」畫壇錄蘇舜卿石延年輩有名鬼飲了飲因飲釀飲因飲者露頂圍立釀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顯出飲畢復踏之鶴飲者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耳方喧競時，聞籠中憂憂，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

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見胡四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任尊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遂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下。丁

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見仇熟睡，冠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見瑞而呵曰：「止。盜十三人，皆吐舌，米立處若木偶。」見林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書仲德之語不殖貨利注與利生財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所不忍姑釋去再犯

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皆被夷誅，生齋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桃。於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賊裔，適蝗害稼，女以紙為數百翼，放

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首於官，以為鴻儒餘黨，官服其富，肉視之。史記項羽

前者富以
其弊今則
惟鄰是爭
矣

慧眼靈心
真有知幾
之哲惜金
未能見幾
而作耳

紀樊噲曰如今人方收丁丁以重賂嗚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
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聞琉璃廠每進
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連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
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奕或觀書史為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
自持籌丁為之典藉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情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有酒呼
諸婢度俚曲為笑女明察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
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史記帝王世紀禹治洪水手足胼
巫傳禹步是也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
其美及覩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荼蘇幾二十年
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飢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為殆天授非人力也史記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
世抱非常之才而誤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庚娘

詠風流忽地起同舟
想見蒼蒼構節烈

荏苒鬢眉竟復舊
三星重辨織綢綉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速好甚教以流冠之亂家人離邊金攜家南窺
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為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
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唐伊摺傳父思貞受業于國子博士王道琏見之也金諾之
吾聞人多矣尹子叵測也注說文叵不可也也金諾之
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攜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
頗温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

機變非常
倉卒中能
定大計不
露聲色非
智勇兼倫
者不能為
此文亦傳
得真神出
此婦亦有
見識亦有
志氣宜其
不死而卒
歸于金也
有識有胆
有心有手
讀至此忽
為之驚忽
為之喜忽
為之奮忽
為之懼忽
而願其心
能成功而
被助之忽
而料其未

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贖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懽。女託體婢。集韻。婢音半。說文。婢汚也。漢律。婢變不得侍祠古者。續婢以教御。夫君有月事者。以丹注而或曰。傷孕非。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為雷霆。恐碎汝首矣。王乃搗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為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媪。媪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登見媪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勤。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觥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殮。通五媪髮髯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窓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羣以為烈。謀斂資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塵葬豐備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為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駭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蜀諸葛亮傳。操獲徐庶。庶解先主而指其心。本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

必能成功而欲阻之
而欲暗中
以手索項
為之寒慄
怕住下者
又急欲住
下看者至
切之不死
數句強者
拍案叫快
弱者頭縮
而不能伸
舌伸而不
能縮只有
稱奇稱難
而已乃行
之者從容
顧盼談笑
自如如是
不作兒女
態者乃能
行大丈夫
事豈但不
敢唯之直
當聖神之
恭敬禮拜

從此何暇謀人。婦益悲。尹審得其執喜為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為辭。且將復仇。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仇。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線經哭。泣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刀託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冠。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仇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於媵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為記室。續漢百官志三公大將軍皆有記室報書記。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叙勞。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見晚深舟中流。欸一艇。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急過。婦自窓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饒獨兒欲吃貓子狸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語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真庚娘也。青衣。見睡扶過舟。相抱而哭。傷感行旅。唐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是庚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己。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驚我為尼。覲大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此作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驚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託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媪。

而供養之
而禱祀之
止金數言
老成持重
金山舟中
已觀面矣
却用箇中
隱語而識
之此忙中
生趣法
庚娘出死
入生皆得
於才智得
於真誠士
之盤根錯
節者亦當
如是
對和數語
千金一字
如此父報
只合於神
仙中求之
但神仙不
可必得奉
何奈何
勤破世情
語令人歎

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為已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歎之若婿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負者死焉生者裂人皆見紅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刀仇

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彥雲世說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謂婦曰新

不能仿佛彥雲而今婦人比踪英傑○公休諸葛誕字彥雲王濂字唐之婦父也○魏畧王濂字彥雲夫

與諫曰人行年八十身名俱減命耶遂自殺○按異苑宣帝誅王濂後寢疾日見濂來逼帝呼曰彥雲

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善少曰與堯初濂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濂魂之忠臣惟爾

故達助馬也

宮夢弼 詠今日塵沙足濟貧 昔年金玉等沙塵 毛遂應推第一人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借貸常不還惟一客宮
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秋練叔之宮
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偽作藏金為笑屋五架掘藏幾徧眾笑其行稚而
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晚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
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尚割畝得值以備雜黍和亦揮霍見道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
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為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執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
室則拋棄暗隈見小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投汝千金
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與質漸空日
望宮至一為記理而宮滅跡匿影去如黃鶴在顯詩黃鶴矣先自柳生時為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
封見種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計服小記報葬者虞注報請為計急疾之意赴報計三字古用通

作廣絕交
論義贈僅
得之優人
座上客白
居何等
黃聞女言
而不知羞
猶曲諭之
且唾罵之
吾不知其
何以借制
也女惟有
安之而已
致粒塗面
乞食歸夫
單牛之子
天鑿之矣
聞其事而
不哭者非
人情也况
母子乎
而金乃自
女發之天
其婢有如
是蓋婦固
素封之家

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敝窳。莊子莊子衣大布而補之王曰何先生之德耶莊子曰衣服履穿貧也非德也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友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為我財耳。使兒即駟馬高車千金。即亦匪難。如此景象。誰又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子人金貨。曾無契符。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聞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及笄矣。鳳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仇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喻百端。女終不搖。翁媪並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劫。黃夫婦炮烙。見李死家中。席捲一空。在再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非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為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啜。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矜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見龍飛之別。母為解頤。見嬌女一日入閨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限有物堆積。蹴之。迂足。拾視皆朱提。前漢食貨志為一流注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按朱音殊提音時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曩日所拋瓦礫。盡為白金。因念兒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母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馬。頗覺失望。及發他傳。則祭祭皆白銀也。頃刻間。數巨萬。見白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見紅三年中。鄉選乃躬齎百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俊十餘輩。皆騎怒馬。

也日僅一
喻而以乞
人况味較
之其真靜
何如其孝
順何如彼
藏金固仁
人所積者
也不自女
發之何以
立意
負我官叔
一語既能
自立而又
不忘本如
此之人豈
終淪落
黃固斥門
者不勤之
素封也今
黃見之門
者又何為
哉顧和不
得入門而
偏有劉媪
憐之黃不
得入門而

如龍媪僅一室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
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塔垣燬閉戶自傷而已媪沽酒備饌和因述女賢且惜女
適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群輩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
叙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疑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媪詣黃詳報女耗兼致存問
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如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闕閉峻麗闌者禮祭統闌者守門之
賤者怒曰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
子極欲一觀然恐郎君知尚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饑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盃出
置黃前又置五金曰郎君寔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且宜早出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趣裝見婦則
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襟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
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眾應聲出短綆綑繫樹間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
氏以前夕來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屬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
偽為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述於媪媪念女急以告劉媪媪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關始達女
所女著被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嚶一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床置雙夾膝按竹夫人
竹夾膝陸龜 慧婢淪茗各以隱語道寒暄見鳳陽相見淚瑩至晚除室安二媪相褥溫更並昔年富
蒙所味是也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媪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念不解妨他
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媪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鬢毛
令盡劉媪急進曰此老身爪葛見嬰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我大
忙未得展叙黃家畜產尚在否答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塔情也和擊

偏有婦人 達之和但 在門外痛 哭黃乃在 門內斬權 翮擊樹問 時一似粒 成團委者 報亦巧矣 軀亦怒而 唾罵女者 前已被賊 炮烙今日 自宜擻鬢 毛

卓曰：曩年非姥賜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殺吾寢處之矣。何念焉？言至忿之際，輒頓足起罵女，悲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迨遠來，手斂豚，漢書：趙充國傳：士寒手足，斂足趾，皆穿，亦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媼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廿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白，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為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曰：雍門泣。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天道不常，感千秋萬歲之門，其中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既已平，攻築生荆棘，兔狐穴其中，游兒牧豎，擊之，周引琴而歌之，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斂，歎是乎？就之曰：先生鼓琴，使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後朱履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昔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使誘楚為珉，瑁鑿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三十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按：珠作朱，疑誤。杳然令人噴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奠骨，化石成金，不謂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秦儼然如嬪媵。晉語：秦穆公寡人之適，此為太子子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羊生柳齊志異圖錄 卷六 狐妾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見續，嚼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自作努，其仇如不戴天。禮曲：禮父之仇，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尪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塞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臺葬。見丐，嗚呼，若窖金而以為富，則大斂。說文：斂，音謙，數千萬，何不可指我為有哉？愚已。

對子罵父 責之以禮 之人 是無羞耻 不即死終 上愧後而 颯窮我媼 產豈值一 相形老畜 復以劉媪 痛快之至 對面呵罵 毛

詠 刀砧聲裏走廚奴 一領羊裘原細事

夫人生性諱言狐 勝似當年路秀無

然使無丐
食遠來一
節不能說
得如此嗜
警
西賈五十
金老畜產
所利也金
倍之而汗
顏受之其
與寢處之
何以殊哉
稱小封槐
之也彼回
素封而行
不義者也
小封而出
於倍西賈
之金愧孰
甚焉
固非人而
實亦人此
其所可留
者若亦人
而實非人
則為害甚
矣豈在凡

菜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一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窓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有緣。願無棄對。非詩抑風米。遺下。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髻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偕花燭。香見蓮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豔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寔園內眾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捫手探尻。見業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媪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眾。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酒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礮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拜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拓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後行炙人來索湯餅。見賈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視金尚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貲。僮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其家方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醜。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甕。可共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真家中甕頭春。孟浩無詩已言雞黍熟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僮奴。道見勞山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咷。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眾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皮。見畫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

際之分哉 世有據其 爵而又不 肯實受其 名者孤夫 人之類也 嘗聞鄙人 有被劫者 以手據地 稱之曰強 盜老爺賊 則老爺已 耳何謂強 盜也正與 此對 學使亦高 此耳界方 擊額尚是 風流罪過 大笑烈烈 如鷄使聞 者如聽霹 靂身非已 有吾亦不 願聞此笑 吾其願天

禮已而曰汝愈矣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襖得五
全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甕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群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為
繪小像時張道一相公胡四為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四姐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
携而去歸懸左右早晚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鬢髮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
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視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懼反
卷劉詰之始隱其故而說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塔元生來請觀
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塔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塔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奮自度不能滿
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諱
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塔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鷄鳴元聞之脛股皆栗搖
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
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大人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岳之長故名大人峯今世俗
言鯖唐稱父執及朋友之父曰大人因稱母曰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比何義耶晉樂
呼妻父謂岳大或泰山有大耳人觀之父為外理母呼妻父為丈人丈母比何義耶晉樂
亦俗所謂岳大或泰山有大耳人觀之父為外理母呼妻父為丈人丈母比何義耶晉樂
注獻帝時人呼翁婦為大人已見此時則吳南北朝已有此稱也居甯不知我所性揮霍士道不慣
宋元嘉時人呼翁婦為大人已見此時則吳南北朝已有此稱也居甯不知我所性揮霍士道不慣
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通見五占據庫藏皆沒水中
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事知之遇有疑難與
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志無恙見珠獨二公子
可慮此處不久當為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

詳註柳齋誌異圖卷一 卷六 雷雷 九

下美婦人皆能為此笑

不死其友而撫其孤惜其寡又以恒產無多而家計因之日感如此方不愧莫逆二字吾見亦僅矣樂之難非神人莫能極其人之所以戀戀不去者豈為一飯哉即此一飯亦非他人

者弔之而女獨質無何姜瓖按瓖明末官大同總兵李賊抵城瓖叛出迎賊以城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唯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呈誤貧至饕餮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肉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林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財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裏數事留贖中有喪家掛門之小檮長二寸許群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曹

詠踏波而出攀雲上神報皆由人事致

少摘星辰行雨回微有瓊發珠胎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見胡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勸

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益著而潦倒見聶小倩場屋戰輒北注北奔也敗也按北方幽隱之地故軍國

北無何夏遭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襦子及未亡人左傳莊公二十四年今尹不稱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亦賢樂樂恒產無

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左思詩外望無存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沒而况於我人生富

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

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坐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

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啜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數人之饑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

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靚好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饑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曰罪

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南史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融坐在何處答曰

未有居止權幸小舟於濟上住上大笑朝村而暮郭耳樂聲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

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更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

所能者 能莫死友 者人必生 我能析升 斗者珠必 還我 金簪亦復 何奇極言 其不遺一 物以見善 人之報耳 置身本在 青雲間作 雲中游而 手摘星辰 眼俯銀海 乃其分內 事也復莫 謹 能濟人急 者乃可分 上下天地 如行無事 非胸中磊 落落光明 何以得此 有因乃有

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卧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後漢孟嘗傳嘗還合浦太守海出珠寶先時率守並多貪污說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固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游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更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甕。次如甌。小如盃。孟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復可問。俄見二龍夭矯。駕幔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偏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馬。語眾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縱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颺颺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盈。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黯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嫁。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也。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少微星經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六 賭符

緣有德乃
有報有因
者不求緣
而緣自至
有德者不
望報而報
自來

當賭必輸
其理固然
韓以道士
而授符使
復毋乃多
事持以僧
事事標蒲
先犯貪戒
故以此破
之耳
果然得龐
望蜀益時
局中無有
不貪者

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第一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靚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馳

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奮毛錐五代史宏肇位方鎮常言安

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齋廟黃飛虎封東嶽泰山天齊仁多幻術其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

賭符

詠未了貪心博局開

此中勝負本難猜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齋廟黃飛虎封東嶽泰山天齊仁多幻術其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

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塗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局

樗蒲見阿賭其豪族人見而悅之罄皆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見嬰不得

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復

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見雷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問囑曰但得故物則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質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孤注現任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景色呵之皆成虛推覓阿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

馬蓋揚子
賦興

末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沈迷海將不知所底

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晉書陶侃曰大禹惜寸陰人當惜分陰負未橫經後漢書董春守紀陽

者數百人橫經捧手次第問難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

於嶮巖絕文論世情嶮巖一至於此歐陽修詩平地生嶮巖嶮巖作嶮巖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

昏之骨未詳左傳信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鄩子于次睢之今盤旋五木宋程大昌樗蒲經散

五子故名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張如擎團扇左觀人而右顧已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

麵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床頭舍上烟火生高眈眈於盆裡忘冷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

國策舌敝耳聾不能成功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癢見任英

雄之臆顧蒙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李白詩床頭黃金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

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謫見王之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莫還珠於

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擄月於滄江白永評按江南北太平府有捉月亭世傳李太及遭敗後我方思

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推無袴魏史賈逵家貧冬無袴過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

於暴客見小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詠洞房料理別藏春
詠問廣寒瓊榜上

杖劍看同陌上塵
幾曾看個負心人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齊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

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告曰母遠去託妾於外比不圖狼子野心左傳宜畜

詳註柳齋誌異圖卷六 阿霞

聞之如霹
憲聲驚心
有替名之
人可證乃
今善梓者
無從解閱

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女厲聲抗拒紛紛之聲達於閭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為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有人來往女恒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繁雜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左傳莊二十八年臣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出夜果復來懽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齊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懼妻妬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話屬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早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聖壁見青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香青鸞西王母事青鸞即青鳥也詳見羅判海市如石沉海西廂記似石沈妻大歸後數浣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氏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踪緒會海神壽祠内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是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者朱衣從蒼頭見孫鞵墨衛見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答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郎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真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晉書石勒載記初勒與李陽隣居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名陽至引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能孤毒手見陸女急止之啟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判者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令科亞魁王昌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俯首帖耳見申氏口不能

慈悲之心
正大之語
神乎仙乎
薄倖殺檢
人亦何消
受得起

道詞視女子策蹇見鳳陽去如飛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
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歎留宿馬女窺容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
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奉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
亦宜有綈袍史記范雎列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使於齊范雎歸以告魏齊
魏齊使舍人答擊雖折賜盞雖死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後相秦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
衣開步之却見須賈與共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後賈至門謝罪范雎曰
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之意鄭然之易其敗絮見續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甘餘金贈景女在
窓外言曰此私貽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
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
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左傳僖二十八年原田卒之巢覆而鳥亦飛
天之所報亦慘矣

毛狐

詠膚赤而毛記宋宮
三全別為謀斬婦

仙人形幻竟相同
不在尋常國色中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踐禾越陌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馬
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
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肌膚嫩甚火之膚
赤薄如嬰兒細毛遍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相戲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為
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縫綫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
馬又囑至夜間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
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曰是錫也以齒斫之應口而落馬

消受二字
從因果中
扶出
不能任真
全復妄想
國色答語
團團入妙

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笑曰：聞狐仙皆國

色者，國色也。麗情集有落雁。沉魚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

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資相餽，亦借

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媒之說。婦曰：一二月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

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續幽怪錄，韋過少未娶，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

中何物，曰：赤繩耳。以比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固問：予妻何在。曰：君妻乃此

店北賣菜，陳樞女，固遂之。菜市見樞抱二歲女，敝陋亦甚。怒磨刀付奴，翌日刺於樞人中。傷眉後，固

以廢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問之曰：妾郡守聞之，猶子也。父卒於宋

城，壯方襁褓，乳媪鬻蔬以終朝夕。昔抱於布為賊所傷，固遂與言往事，樂府陌上桑行使君塘塞

店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自名其店曰定婚店。君

何為。天明而歸，授黃米一刀圭。香見蓮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

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既而約與俱去。相

機因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

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床，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

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

見冊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未詳

開十文，編如船當木此。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

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得富貴貧賤，續曰：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南史竟陵王子良，謂范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曰：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不得佳人
寐頭真夜
人鬼且不
如矣况又
不止於醜
乎

以目聽以
眉落瀉喜
倏二字神
妙直到秋
毫蕭覺靈
心慧眼等
字俱感糟
粘
觀人于微
而取德于
孝聖明之
世以德進
以孝舉以
言揚者不
外乎此求

何者必不以我言為河漢莊子逍遙遊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于接輿大而無所見宛轉聞有女也

青梅

詠何幸鴉鬟匹幸官
甘居妾媵辭當夕

難得青梅味不酸
更欣舊主共團樂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吟哇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沈沈若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聞有女

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况於狐遂與

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笑媼之程志奪聘湖

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賄錢貨西有記我雖賄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

何故代人作乳媪耶出門運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見陸去青梅寄

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

喜年十四容貌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列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

之對曰傳者之妾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愛家宴

貧見翠無恒產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嚼糠粥入室與生母

絮語見案上具豚蹄史記淳于髡傳釀田馬時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見仇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

恨生掩其迹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漢書卓伯通

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

使求伐焉夫人必名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謂謂能相天下士必

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水人

見胡往我兩人袒見珊馬計合遂允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

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

忠良且非 此人不可 况匹偶半 女子能具 此隻眼忘 分存之卷 之不內乃 不避嫌疑 以說之有 經有權非 必眉語以 目聽者何 能如是 見道語而 抑揚吞吐 極盡其妙 是在父母 向斷而不 斷更圓 不謂昏夜 兒女相會 乃有此正 大光明語 須看其極 難措詞處 偏能曲曲 寫出文生

百年事。如能噉糠覈火記陳平傳人謂平曰貧何食而肥其嫂媵平貧不親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注 也。即為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篇

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見龍飛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

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了不長進。世說文通林住東安時中王長

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何來。涉詞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

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

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

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

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古詞君子行君子防未然

整冠李下不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

淫奔。將施撲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

德。天必佑之。其無貧患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奴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

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有微情。並祈

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自贖。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

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

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

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

情耶文生
大耶

雖知愛賢

然夜往自

託青梅則

可他人則

不可青梅

之事權也

唯青梅所

存之心與

青梅所處

之勢與青

梅所託之

人而後可

以行權不

然則害於

義矣

女之信

生甚篤女

之待青梅

甚厚

筆筆騰空

字字脫化
展卷百箇
識乃嘆左
氏遺筆猶
在人間

之夫人因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二日有傭保婦白張

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驚騰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

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見冊以青梅續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

操作更勤饜批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

得得皆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見雷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

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

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見紅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

染疾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雙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

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而葬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

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為

人妾也耶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亦不可支一日媪來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

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媪於是導

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雙槨見任具舉已乃迎女去入麥家室家室故悍姑李初未敢言妾但

託言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見大過邀與同居女喜

從之至庵中拜求祝髮親梁傳祝髮大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清僧粗

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制止女號

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見阿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

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答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庵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

詳注卯時志異圖卷六 青梅

女見之而泣宜也我不知何故亦代為之泣
高縉紳喬一哭若縉紳則無足哭也是固縉紳而乃出掉子下者
女亦誠孝矣故宜得配孝子此冢室得妒為是時必不可少之人
非尼果能相人特為上相張生作映筆即以先遺下
文耳早知有今日矣

尼婉語謝之曰渠簪纓曾不甘膝妾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葯水死見阿夜夢父
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
之而驚曰瞎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
家奴尼啟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
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我自當之次
日方晡暴雨翻盆杜甫詩白帝城下雨翻盆注言雨勢之暴也忽聞數人擲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啟
關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喧赫冠蓋見金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見梅內眷暫
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群奔禪房各尋休息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
起請窺禪舍尼引瞎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盼顧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
張翁病故生起復袞起復二字今人皆以為禪後即吉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後連捷授
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以禪後即吉為起復者誤
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者何嘗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
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
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
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見陳合卷女曰庵中
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
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率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
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
去女捉其裾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禮內則妻不在妾御
莫敢當夕注當夕當

真是千磨百折不到山窮水盡時不肯輕

作轉筆儘可轉落

矣又不肯即轉故作

驚人之筆然後輕輕

轉出乃已轉矣又先

從尼目中寫一層在

從僕口中寫一層然

後以家人婦入室見

女走告夫及雨息

而夫人始起尼引入

而夫人駭然疑眸女

亦顧盼良久至此方

持特落出

詳註柳齋誌異圖錄

也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固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漢書叙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為富貴者之服也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難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世說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帥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語死以青蠅為弔容使天下人知己不恨况在閨闈耶青梅張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田七郎詠重金力與脫羈囚若得龍門傳刺客大德拚將一死酬軼深井里失千秋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遊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遊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業獵者武

敬謁諸家以馬筆搗其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顴目蜂腰著膩帻按帻音恰帽也狀如弁缺四角見埤蒼衣卓犢鼻史記司馬相公著犢鼻禪與備保雜作多白補綴供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氏且託途中不扶借廬憩息問七郎

答曰即是我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歧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帳懸布楹間更無抗榻可坐七郎就地設桌左傳莊十年蒙罪比而先犯之注桌比虎皮也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

自出因附武與語言詞樸實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識於此矣焉武與語言詞樸實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

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小情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侍貴客武慚而退歸途輒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

夫人非他
二語真同
飛來又恐
其復將飛
去
有鬼神非
人力幸有
今日復憶
從前數語
面面俱到
卷中催易
狀則俯首
徘徊及期
抱豔妝來
則左右不
知所可聞
鼓樂大作
則盍無以
自主見生
朝服而拜
則不覺盈
盈而亦拜
深恩委惋
妙筆清空
虛此位以
待君向真
是點睛飛

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之以財貧人報之以義無過而得重賂不祥恐將
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嘆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翌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
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疑洽甚懼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
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違操業浹旬妻奄忽以
死為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迄無所得武
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見陳雲棟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連其
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缺敗毛盡脫壞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
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抽簪出兼邀同住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數夜
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見陸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戶庭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撲陋竊
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異新服卻不受乘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奉
媪命返新衣索其蔽襪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折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鹿相貽拾之即不
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跨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漸而退半
年許家人忽報七郎為爭獵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裡去侯鯖集宋真宗東封做處士楊僕至問曰臨
落落會杯酒亦莫招狂愛諱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武大驚馳視之已械受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
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
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即免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
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温言慰籍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疎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
由是恒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見蓮香賓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

去讀者於此用意用筆求之可得最上筆法能為孝子然後能為忠臣為信友為義士若七郎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卧斗室中三僕即床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生語七郎佩刀掛壁間忽自

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閃爍如雷武驚之七郎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厮僕七郎曰此

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見刑迨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如

新發於硯見巧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投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

終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

郎曰無則更佳蓋床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為主人權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

應最拗極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遣令去武長

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香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

句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

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

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句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駭

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察覘林兒林兒夜歸為邏者所獲執

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恒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之以官法武從之繫赴公庭

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僧張清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眾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

之忿塞欲死他日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適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入鑿割拋尸曠野聞武

驚喜意氣稍得伸俄頃御史家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

怒詈縉紳則生實有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眦見玉欲上羣役禁捍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恒

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昇見婦叔歸

洋注柳衙志異國卷之六

身命而後
可謝言報
何為
母之言皆
知名士所
不肯道者
亦其
能通耳
親君子遠
小人質
人一語勝
人千百
父母存不
許友以死
士即何得
不愛
於拘據則
疑之於能
為歡者則
今古不疑
一鞭家國
同病
聞言色變
無語運去
一腔熱血
從何處說
起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個儻見孤女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四娘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見任從人浮海為颶風正韻颶音貝南越志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按韻箋引楊慎說颶作颶音貝柳宗元詩颶母偏估客船補入隊韻逸字又六書故颶補妹切海之災風也俗書誤作颶又藝林伐山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又李西涯撰薛氏從具調具四方之風具且北不識儒儒皆云貝風今韻書多耳西涯博學以備考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群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任人驚遁則啖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藍縷左傳昭十二年筆路藍縷以處草莽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揀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能與中國同共羅酒漿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云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史記六國表牽於聞見而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比與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棄置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文獻通考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面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捨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見金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鬚鬢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違立

詳見那得志卷國水一

殺林兜用
虛寫用對
面寫點七
郎用虛筆
殺某弟用
實寫用正
面寫點七
郎用實筆
至殺幸又
是一樣寫
法此法不
實不虛
孝子義士
凜凜有生
起數語籠
絡全篇
世情難知
遭逢莫必
守自抱義
存乎其人
好惡顛倒
形容盡致
悲憤何極
天下有行
縱說秘不
可對一人

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中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閨人
輒見公女曾閣戶大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位東方朔客難
官不過執戟職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為上賓視其貌如
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髮如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
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卧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
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
腔拍快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
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
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見于主人以為美曰
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遊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顯榮主人固強
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媼而今
妍也遂共飲甚懽馬婆娑歌弋陽曲按弋陽調名外江曲子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
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賞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
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見鳳陽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
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語款洽馬自是孤立憫然不自安遂上書乞
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見續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見畫以迎馬以金貨
分給舊所交好者權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
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逆異記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

不廢機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

見正人君子較而疑之若能博嗟人者何以異此耳不聰目不明黑端圍其識墨樓冥冥心日坐於中聽夜又歌觀夜又舞與擊盤怪異之卿大夫贊襄國事此真所以為羅刹也歟

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自所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臨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貨者。遂與裝貨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疊。寶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目。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詣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域。方至島岬。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銜官屈宋。續世審言杜甫之祖也。恃才寒傲。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詔人曰。蘇味道必死人間。其欲故曰。見吾判。自當蓋死。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銜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祇擬如此。煩椽筆。世說王愷夢入以大筆武俄而哀。冊說議皆珣所筆。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晶之硯。龍鬚之毫。紙光如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米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環珮聲動。鼓吹暴作。拜竟。晚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床。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續漢書。駙馬未耳。流蘇。凡下垂為。蔽接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奕。天方曙。則離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為駙馬都尉。儀實注。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甯。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楚詞。駕青虬。有角者。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楛。

何等細密
樂由人心
生也其人
奇醜其腔
拍詠說可
如白錦纏
頭朱衣良
地亦有此
樂云者料
中國未必
有此也聞
所聞而薦
諸朝執戟
郎應是此
邦巨孽
大臣不喜
真面目滿
朝中皆花
面真場矣
噫
要露本來
面目自必
孤立無從
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
鬱久居此
哉

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諫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簷蓓。群芳薈子。即西坡薈蓓花。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瑛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觀連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促裝。現嬌可乎。生謝曰。逆旅現巧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忱。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現俠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正韻。朕宜作朕。真忍切。陳上舞佩。謝集。吉山形。北謂之兆。朕。按亦作朕。見莊子。應帝王注。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生喫著不盡。見金陵女子也。天微明。王設祖帳。見攝餽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埃。生上舫。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誌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接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

神人游戲
自是好世
界一語束
上渡下
倚畏風濤
必終埋沒
平底高欄
櫓激如箭
視颯風引
去何若水
雲見滾中
樓閣高接
雲漢視黑
石墻中樓
閣何若世
子目之謂
非異域人
投騎連轡
從與俱歸
視以為妖
而操奔避
若何啟奏
引見視大
臣阻詔何
若玉堂給
札文學進
身視滌水

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班固西都賦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永隔盈盈一水古詩迢迢牽牛星皎
不聞語青鳥難通漢武帝內傳上于伏知承華殿殿寬見婦書錦水舟乃隱語稀東方朔曰此西盈盈一水
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是竟藍蔚詩上有藍蔚天橋未有害韓子倉隱語稀東方朔曰此西盈盈一水
清之准色皆如藍恐又因杜老而失之者至王漁洋先生雜詩云所里有恨何如也願念奔月姮娥
其王充論衡羿得不死之藥西王母於義何如此法善引明月入宮見五百大舞唱清陽門詩注
投梭織女其獨處許嫁牽牛逐廢織天帝怒責歸女勞使一機杼天帝憐猶恨銀河詩胡廣寒清夕渡江府
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為笑與衆觴對勝破涕為笑別後兩月竟得學生集韻
雙說文一乳兩子也揚子東楚問凡人嬰乳而雙生今以啣嗽懷抱頗解笑言覓東抓梨不母可活
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兜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頗折慰此妾身
不二之死靡他隘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古詩昔為倡家
而不御亦何得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覩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寗
岁見葉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
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兜抱頸曰歸休手益慟撫之曰兜知家在何許兜泣啼嘔啞言
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髮人渺烟波路窮抱兜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
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媪果亡靈輦至殯宮有女子衰經臨穴東方驚顧忽而風擊雷轟繼以
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
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兜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
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為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六 公餘九景

精毫揮龍鬚倚馬萬言觀者擊節視黑煤塗面白錦纏頭時又何若東林坦腹得配仙人離女林鬚奔入滿側視門隙中女子何若入串識面世盡知名馬上彈箏車中奏玉視百僚耳語不與款洽時又若何前則所如不台耳目皆非此則知已相逢精采發現人在光天化日事皆悅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_{南史劉邕傳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鰾魚昔諸孟靈休靈休}之癖。舉世一小慚。大好。大慚。大好。_{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時應世之作小好下文書即筆令人慚去}若公然帶鬚眉以遊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_{見葉}癡子。將抱連城玉_成。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公孫九娘

詠月落楓林路窈窕一雙羅襪臨歧贈

水人轉自得娉婷猶染當年碧血腥

于七_{順治十八年秋棲霞于七倡亂}一掌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_{見劉石}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_{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是以}

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床。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_{見小}

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著冠衣而坐。極道寒暄。_{垺鳳陽}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朱生亦死于于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朕耿不去心。今有所瀆。願無以異物_{見嬰}逐。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

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為辭。幸母惜齒牙餘惠。_{南史謝朓好獎子人才會稽孔聞有才華未貴時孔珪}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倖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

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_{見大刀}。啟觀_{見嬰}矣。今不在此。問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諾。_{見阿}還屈玉趾_{左傳傳二十六}。將辱於敝邑。使下

日事皆悅

在光天化日事皆悅

在光天化日事皆悅

曰快心大
大夫得志
於時鮮不
謂風波險
阻皆彼蒼
之所以王
成我者然
而颶風引
去何處非
羅刹之鄉
雲霞障天
奚由覓蜃
樓之語觀
於朱鳥導
來青鳥噴
去可知我
生遇合天
實為之不
惟花面逢
迎徒取羞
而無益即
文章有價
海宇知名
富貴既難
認真妻孥
亦難相守
所可得以

臣橋
執事遂起握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見鳳陽士人約數百家至第一宅
朱叩扉即有媪出鬆開二扉問朱何為曰煩達娘子阿舅至媪旋返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
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煩住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瑩然
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姑見賈姑生曰俱各無恙見珠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
受舅姪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為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
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沈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媪曰公子曩
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為政方此意謙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
青衣見腫人語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歛衽甥曰
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未詳杜氏通典波斯國在達葛水之西大月氏之別
以南史夷獠傳波斯國有琥珀瑪瑙真珠等國內不落落落不稱意且晚與兒還任生晚之笑謔秋月
以為珍其人多賈以殖貨之窮富為品位之高下
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見聶那得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陳書後主選
為袁大捨等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冷齒宋史樂公至
今當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癩瘋作也遂去言雖
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倘不以糞壤見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
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復往相逐生至
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向南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
舍即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見續聊代禽儀見阿既而回家
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搗謙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問生隱之曰言鬼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六 公孫九娘 二十

自信者惟此忠孝之心已耳百年猶旦暮此見道語也取數何常作兒女哀泣者嘉矣同心即伉儷貞義之間豈可以形迹論哉龍宮福海何處可求海市蜃樓隨時皆是茫茫藍蔚只是一情字即是一根字果是琴瑟即不御亦依然琴瑟也非琴非瑟雖當御之豈能靜

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筇。黃意甚折適。纔至戶庭望塵即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生曰：已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卧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男往贅。香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拜也。朱乃導去。村將盡，第一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媪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小不能為禮，當即脫邊幅。公乃指畫青衣置酒高會。米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刎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聲。乃占兩絕，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遠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見忽放縷金箱。太原枝贈歐陽詹詩，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裡春。血腥猶染舊羅裙。天將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壁感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陽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為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養親，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凄然而出，切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叩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鬢蓬鬆，驚來問省。生怡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姪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沈瀾。見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旦。宋玉九辨，獨申旦而不寐，欲寬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纍纍，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著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

好子
龍宮無恙
數語妙語
雙鬮深惜
無限
不能聘則
不能成禮
果致聘則
又無是事
只得代致
近禮而復
禮事
有大夫氣
者不
如戰孤之
所謂大夫
氣者自別
有所指也
無此氣則
富之矣一
笑
聯雅而趣
笑然名士
真是可人

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見上稷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頻呼九娘則湮然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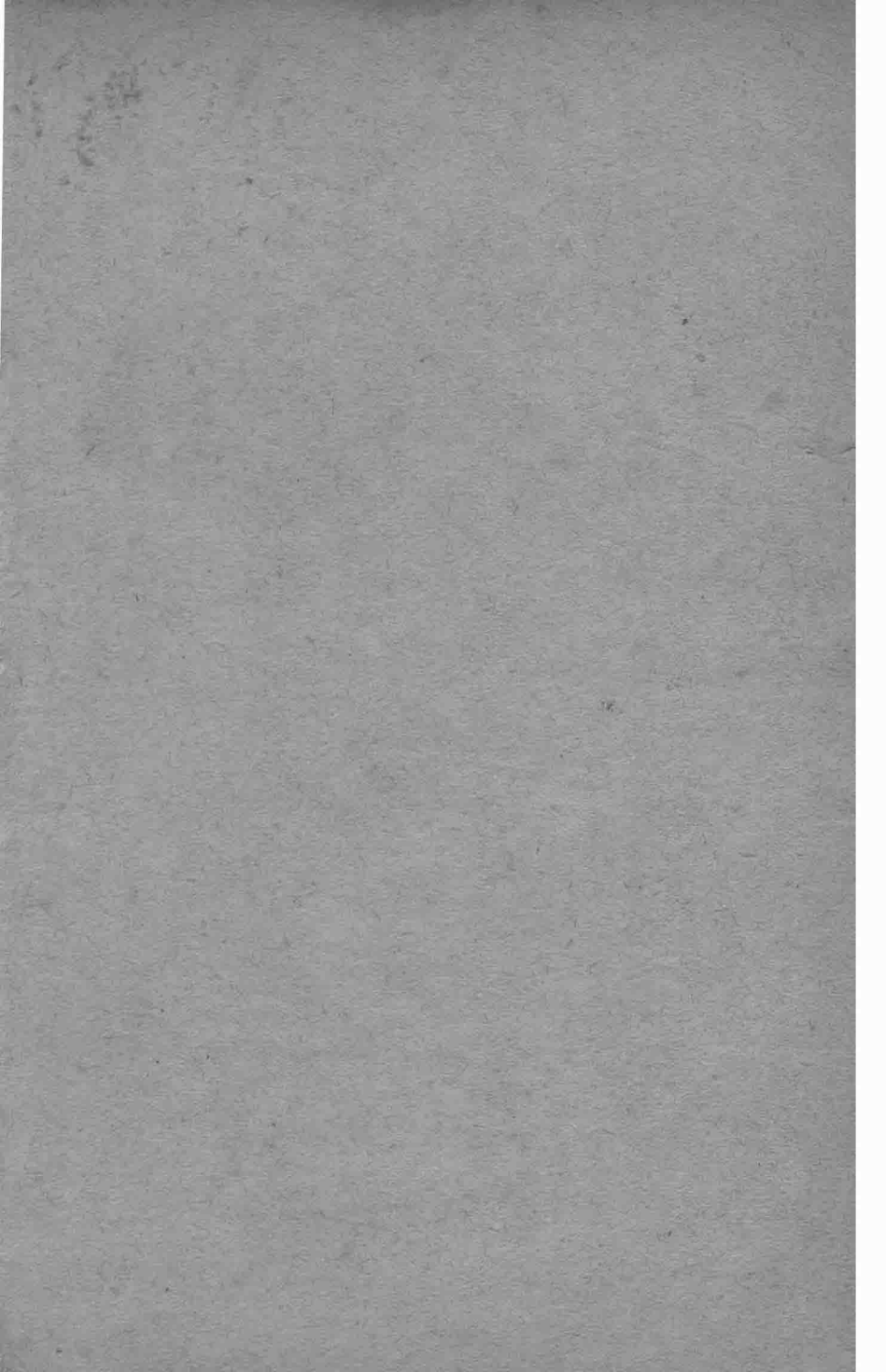
異史氏曰香草沈羅王逸離騷序離騷之大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喜高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與物運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血滿胸臆東山佩玦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涕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鬲間物不能掬以相視冤乎哉

孤聯

詠來如飛燕去如鴻
屬對未能卿笑滿

雅誌成聯絕句工
而今名士陋雕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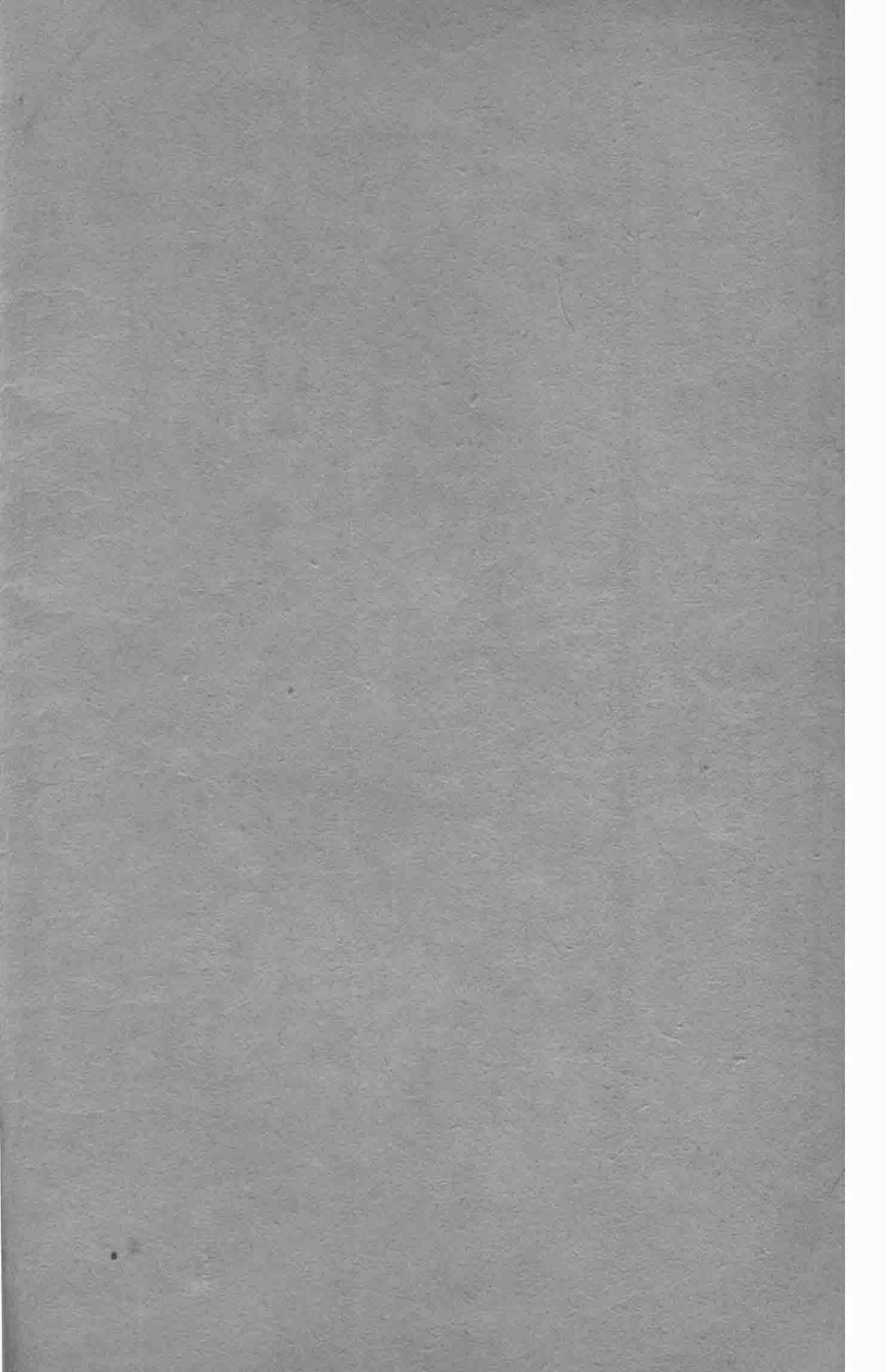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名毓瑞字官戶部左侍郎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髻如戟何無大夫氣孔叢子高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馬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南史褚秀回傳山陰公無大夫氣焦曰僕平生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况床第女見俠間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曰君名下士生見苗妾有一聯請為屬對能對我自己去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執女笑曰名士實見阿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已連踪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司寇名化熙字五刑部尚書言之



大字
足本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

上海中原書局
印行



翩翩

瘡痍存生意過儂仙
人風度信翩翩他年
鼓棹重相訪洞在白
雲何處邊



促織

莎雞遠育九重
天責有常供例
不獨何物癡兒
偏致富生乞死
死亦堪憐

向杲

布袍著體變於菟
利鐵驚魂返故吾
南面宰官嗟詭妄
可曾知有使君無



錦異

招口何人作異報
連翻雙鶴關飛鳴
雁門食雁真堪咬
不惜珍禽付其烹

詳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七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淇恩 叔清 註

翩翩

詠 詹舟餘生竟遇仙 仙入風皮信翩翩

他年鼓棹重相訪 洞在白雲何處邊

羅子浮汾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為園子左廂富有金縢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

為匪人誘去作狡邪遊據言杜牧在揚州為狡邪遊無虛夕會有金陵僑寓見揚州中生悅而惑

之偶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偈家半年牀頭金盡李白詩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大為姊妹行齒冷見公孫然猶

未遽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沾染牀席遂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避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

十里漸至汾界又念敗絮見續濃穢無顏入里門尚趨趨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

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峴三顏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

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峴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鷄

張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又開障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郎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

衣生卧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場無苦既醒摸之則如厚

結矣詰且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

作難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罨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盪之數日創盡脫就女求

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

小鬼頭快活死棹姑子好夢幾時倏得未詳唐詩陽雀小玉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

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哥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詩小雅乃生女子我窰

瓦傳瓦紡埽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堅私窰無錫鄒光天連年生女俱私窰永於我那弗將

飲濯作詩云去歲相招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作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窰

吐屬優佳 脫去俗風 萬斛

妾得秋葉
衣被服天
下憐憫即
使其慚願
忠慮不敢
妄想

拾雲為絮
以葉寫書
於人何求
於己何歎

扣板作歌
詞意亦翻
翻可喜惟

其不羨乃
能歡喜惟
能歡喜乃
能加餐飯
也彼不知
足者後取

弄耳
人當洗濯

來曰方鳴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敘餞又顧生曰小郎若艾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研心
 好之剝果誤落葉下俯假拾果陰捨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芳况然神奪頓覺袍無溫自
 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菘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醉間又以指撥纖掌城
 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冲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城笑曰而家小郎
 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
 離席曰小婢醒恐啼斷腸矣女亦起曰貧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縮乃持襪撥拾洞口白雲為絮複
 衣著之温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
 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定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
 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取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暇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
 了女曰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憂不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
 妻大悅舉家譙集翩翩扣板而歌曰我有佳兒唐褚遂良傳先帝教陛下手不羨貴官我有佳婦見
 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笑依依膝
 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
 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剪葉為驢令三人跨之以歸
 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
 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憐懼詐謔狎寢生雖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
 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蹟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返棹時神仙傳劉晨阮肇入
天台採藥迷不得返

自書之後
從前所為
真有不堪
回首者安
得不寒涕

微燕耳而
竟使民傾
產喪生若
此豈宜眾
愛民不如
一促純時
以上既有
歡好有司
連迎恐後
遂流毒無
已致民命
不如一蟲
耳故為人
上者無論
物之貴賤
皆不可有
斤好也
生學不如
死逸真有
樂死不願
生者

遙望山上有批樹子熟遂至其下破殼收飢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燕著葉流下甚鮮研復有一杯流下有訥麻飯焉乃復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見二人持杯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因邀至家東西壁各有鮮羅帳帳前掛鈴上有金銀交錯具饌有胡麻飯及羊膾牛肉甚美畢歸路緜邑零矣
落已十世矣

促織

詠
責有常供例不獨

何物盡兒偏致富
生生死死亦堪憐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闕而才因

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漢書密延壽傳里正五注若今之鄉正也市中游使兒荀悅漢紀世有三游德之賦也一曰游使

使以權力使輔人也得佳者籠養之昂其值居為奇貨見酒里胥猾黠假此科飲丁口每責一頭輒

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納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

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飲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

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

兩三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濃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促矣轉側牀

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

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焚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闔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

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入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

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見畫後小山下怪石卧鍼鍼叢棘青麻頭費似直促織經伏焉旁一蠅若

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襟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

景伏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拄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

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行鍼芥而心自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鼻猝然躍去成益

生者

使小民處
處必煩神
助焉用為
氏父母者

乎
心目耳力
俱窮無可
奈何有
兩腿供宰
官迫比而

已
得之而可
活性命保
身家其慶
賀也亦宜
不謂上官

竟皆受其
毋險則又
非連城拱
壁所得而
擬矣

催科狂役
兇號七哭
雞犬不安
至於茅舍
無煙向隅
默對蒼春

愕急逐趨之蟻入草間躡躡被求見有蟲伏棘根透撲之入石穴中搽以夫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

始出劉侗促織志秋七八月間人提竹筒過籠銅線單逆聲所響發而穴所得乃搽以夫草不
上也其號之油利達蟹殼青囊核形土蜂形全託紅沙細色為一等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
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飛於為一等早雞蝴蝶形看獅子為一等
巨身修尾青項金翅現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兒珠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粟黃
志蟹白粟黃也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促
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死灰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
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雲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
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見姊妹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見丐
近撫之氣息惛然喜置榻上半夜復甦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
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
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復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起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
隅迷其所往徘徊回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傍徨瞻顧尋
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於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頸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揣
揣恐不當意試思之闕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
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遷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闕于宋人得燕石以為大寶
因出已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幃自增慚作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
如拈博一笑因合納鬮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莊子紀者子為周宣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難可門
幾矣雞鳴有鳴者已無靈矣望之若木雞其德全矣莊子紀者子為周宣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難可門

氣斷不復
以兒女為
念難賢使
之我哉而
儼然為之
父母者方
且於晏歌
之暇乘驢
登堂屢限
追此小民
隨死將誰
訴耶甚而
驚妻富子
取足其盈
而卓與之
薦大吏陳
書蝦馬之
等九重錫
命德遂蒼
天氏則何
事而忍使
之至此况
乃以嬉戲
微物其於
賦役之強
民乎幸逢
盛世凡聲

年又突屢掠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訖敵領少年大駭
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從織志勝者翹然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
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
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擬置籠中翼日進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意
宰不信試與他蟲鬪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
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絲額均凡一切異狀偏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
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凡
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令始更耳撫軍亦厚資
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躐觀何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
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難大列仙傳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
方俗傳安臨仙去餘樂器及信夫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楊以字奇
存庭中雜大歌之皆飛及翰林官兵部尚書兼益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揚楊榮字勉仁
泰和人以博學徵入翰林官兵部尚書兼益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揚楊榮字勉仁
建安人洪武末登進士第歷任五朝官至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揚楊榮字勉仁
楊溥字宏濟正統間三陽東辰進士官西掖郎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揚楊榮字勉仁
鄭仲夔字清首間三陽東辰進士官西掖郎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揚楊榮字勉仁
南陽憲義字直之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宣德中官少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揚楊榮字勉仁
諡忠定夏原吉字惟誥相廣相除人鄉貢士官至戶部尚書諡靖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殫
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耶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攷工記之苗裔

向泉

詠布袍著體愛於菟
利鏃驚魂返故吾

南面宰官噉詭妄
可曾知有不如無

年又突屢掠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訖敵領少年大駭
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從織志勝者翹然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
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
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擬置籠中翼日進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意
宰不信試與他蟲鬪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
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絲額均凡一切異狀偏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
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凡
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令始更耳撫軍亦厚資
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躐觀何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色狗馬婚
戲之弊取
銀前朝即
戶役錢報
亦皆斟酌
盡善有技
民之責者
上存體國
之心下盡
保赤之道
太平之福
億萬斯年
矣進金籠
而上奏疏
未知其何
以措詞撫
臣受上賞
縣宰唐卓
薦研得諸
赤子之身
化促織亦
可謂無愧
矣
或是傳聞
異詞但論
其事不必
求其時代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孟任割臂盟公以其母
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為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母曰
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相公飛也若妾勝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
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謁質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
服遂嗾從人折筭笞之垂弊乃去杲聞奔去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
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乃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熟莊知其
謀出其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杲無所施其詭然猶日伺之一日方
伏而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無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
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
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夫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
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鷲時
時邏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蹙然遂弊杲在錯楚
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復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
蹇澀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牀頭慶告之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異由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
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
指人髮者見紅玉注多矣使怨者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

鶴異

詠鴈口何人作異聲
連翩雙鶴門飛鳴

鴈門食雁真堪笑
不惜珍禽付鼎烹

可也

隱忍結中

惟有刺殺

之而已矣

至計無所

施乃忽身

化為虎哉

仇人之首

而咽之誠

千古快心

事也顧身

已虎矣人

而虎道士

為之虎而

人道去未

必能為之

也焦不射

則虎不死

虎不死則

景不生吾

不奇道士

之化景為

獨奇莊之

鵠類其繁晉有坤星以下數條俱見魯有鶴秀黔有腋蜚梁有翻跳越有諸犬皆異種也又有舞頭

點于大白黑石夫婦崔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功量癖好之

按經而未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免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鵠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

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鵠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煩人把

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鵠可以免瘳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鵠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鵠自詡

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蒼鵠最盛此

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

養鵠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况蕭條心竊疑懼少年

指曰請勉行寓居不遠矣又數武規陸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中庭口中

作鵠鳴忽有兩鵠出狀類常鵠而毛純白飛與蒼齊且鳴且闐每一撲必作筋斗末于詩只磨少年

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鵠出大者如鷲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

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少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葉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

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聞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也張嘉

歎不已自覺望洋莊子秋水篇河北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

少年不許又因求之少年乃叱鵠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鵠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

玩之晴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腸肉晶瑩不已少年曰尚有

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鵠大如雞冲霄而去

又目前院宇都激益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把鵠駭嘆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夫人世亦

而景活

獨奇莊之

獨奇莊之

獨奇莊之

獨奇莊之

字暢快之極請之可瘡痍門證可瘡瘡死證門外漢語合人絕倒以極愛之物贈諸不愛之人我雖珠璣重之彼以鼎鑊繼之耳亦未必果如我之係護也故文際之問亦不可不慎

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好戚求之不得也。有父執見中某公為貴官。日見公子。問畜鵠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視石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可以常鵠應。選二白鵠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見何娘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鵠乃俗所言粗韃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悼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投暗。郗陽獄中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上無不投。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為鵠。所養白鵠皆從之。飛鳴還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之好龍。則金龍入室。申子葉公子高之好龍也。雕文畫之。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者也。而况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世說王夷甫嘗未嘗言錢字。妻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闌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中物。天祿識餘。晉人云。阿堵猶唐。人云。若今日者。箇用錢。後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阿堵。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向阿堵可矣。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江城

詠好姻緣是惡姻緣。且思歌。穆未句。

觀子相逢宿孽纏。始知佛力竟無邊。

臨江高生名蕃。性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奇。屢稜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姓者。投量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李白長干行。同居長。千里兩小無猜疑。日共嬉戲。從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豔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視之。女停涕。若欲有言。細視之。

每見畏內者甘心受磨踐步弗

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致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已巾偽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掩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嗔不容忍梁傳昭十九年母大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儻無賴者比我請過於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諾之母託曉香黑帝詞見畫皮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消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媪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德其靡而女喜怒反眼若不相識韓愈柳子厚墓銘一旦臨小意難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識辭舌嘲啁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忍之翁媪稍有所聞心不善也潛責其子為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極逐出戶闔其扉生啣啣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前漢司馬遷傳或謂之梧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夫歸樊慚懼浼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遂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敬婿勸甚殷無何日暮堅留止宿瑁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規畫而請高不承讓諸其子樊言婿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報謝曰我固不知之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俯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有門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媪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茫茫然如鳥鵲之

離一似樂

此不疲者

反復求之

而不得其

故今乃之

為業也業

在則不能

不愛父母

仇之不得

也業在則

不能不樂

鞭扑加之

不怨也真

可異哉

一照鬼臉

兩股受鐵

介介獨戀

是耳

窮形盡態

情境逼真

但不識先

被鷓鴣者。翁媪方怪問，女已橫撻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笞之。翁姑涕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遜子曰：我惟避翼，故折爾，爾故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徒倚殊無所歸，高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媪相繼而死。女恨之，亦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罵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媪自齋中適為所遣，爭呼不臨吊。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凄絕，暗以金啣媒媪李氏，納妓齋中。往之，媪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媪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秘，撮毛盡矣。媪戰而告曰：半月來，惟勾欄見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司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嚙招致之。渠雖不真，亦未便作夜度娘。古今樂錄歌也。辭云：夜來宵霜雪晨去，風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媪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波難得，叔微情奈濃，身苦何何。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媪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具道飢渴。女嘿不語，生暗中指其足曰：自山上一觀，仙容，介介，青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夕之願，今始得遂，何覩面而不識也？躬自捉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塌於地，長跪殿前。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偏，乃卧以下牀，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啣不能為人。女批頰，見曾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狂狴中人。楊子行狴使人多禮，牙注按杜亦，仰獄吏之尊也。史記人有上書告周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史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兩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萬氏，為人狡黠，善辨，顧影漢宮，顧影裝回，球動左右，又晉書何晏傳，粉白不去，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妒，與姊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閨戚自鳴得意，以故二人行步自顧影。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萬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萬所，既醉，萬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

以聞威自
鳴得意皆
從人家男
子四字中
過酒皆是
我亦不能
為若輩解
人家男子
二句無情
無理事情
至理一笑
與上同上
議論同一
情理奇極
妙極
友朋極會
好以聞聞
相謔者須
提防已巨
湯
此不有前
世因

天下事願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與僕等者。或不滋其美。萬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光顧履現年十。欲走。杖起。已中腰。脅三杖。三蹶而不能起。誤中顛。血流如瀉。二姊去。蹣跚蹣跚詩後尋作風車兩足。而歸。妻驚問之。初以迂。疑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還去。抵萬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溲便。女既返。二姊憤羞。遣夫趨赴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萬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蠹賊。妻子虧苦。反竊竊為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覓杖。萬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宿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頗涉狎。藜。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已巨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菜豆湯已儲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眾大悅。惟生離席與辭。羣曳之曰。閨中耳目。雖長亦聽。暗不至於此。因相矢絨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八九。玉佩叮咚。雲鬟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坐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投。為眾所覺。故更兩人連肩坐。芳蘭把生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胭脂虎類書陸慎言妻淑修妓。亦並忘之。少選。親見孤。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遙坐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眾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眾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忽忽別去。益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

善今朝而
悲往昔口
吻畢真

善居積是
況于未來
俊倫

聯以償前
此之鞭朴
耳掌中宿

字今日乃
滿但不知
快心時猶
悲痛否

醉態如畫
儼然一覽
今之似此
者何多也

駭問告以意母遂回有難色女已僭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為此生為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厮僕為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覲如新婦或細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媪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見白矣生是歲鄉擬女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與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云余於浙紹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見瞳人語善薩註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華嚴經四天下共一月為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繞之名曰小千世界有小千世界有千世界有中鐵圍山繞之名曰大千世界有大鐵圍山繞之名曰大千世界一萬小世界也

八大王

詠令尹如何咬大王
龍從規勸能酬德

醉達恩主更傾觴
多少未冠愧酒狂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雲齋而凌夷矣有漁鼈者負其債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壻家歸至恒河之側彌陀經疏敘恒河在西域無熱河側詳見鳳仙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容運逼之醉人亦怒捉袂使不得行酒真重人生不耐力解不能脫問汝何名噉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令尹辱竄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其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撻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懼踉跄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見夜國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現塵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

詳生即齊志卷四十一
八七一
七

無賴之行
粧頭故犯
盤固酒徒
之祖也盤
而有扶其
根元欲托
於盤
勿作能載
人

莫年海割
故能復作
而自家亦
不解者各
亦嘗見其
人矣其所
得藥石之
言而使之
戒杯中物

也
前之效之
生之也後
之戒飲亦
生之也有
再生之德
其報之也
亦宜

好似貴人家
醉人醒既解
生始詢其姓氏
曰言之勿驚我
洮水八大王也

童招飲不覺過醉
有犯尊顏實切愧悚
生知其姦以其情辭
殷渥遂不畏怖俄而
設筵豐盛促坐懼

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
生恐其復醉再作慚揚
偽醉求寢八王已喻
其意笑曰君得無畏
我狂耶但

請勿懼凡醉人無行
謂隔夜不復記憶者
欺人耳酒徒之不德
故犯者十九僕雖不
齒於儕類願未

敢以無賴之行施之
長者何遂見拒如此
生乃復坐正容而諫
曰既自知之何勿改
行八王曰老夫

為令尹時沈酒書泰
誓沈酒胃色注沈酒
溺尤過於今日自觸
帝怒謫歸島嶼力反
前轍者十餘年

矣今老將就木
公女潦倒見攝小情
不能橫飛上萬里看
橫飛故態復作我自
不解耳茲敢聞命

水經注洮水出洮山山下
陽將西南大山下適西山青

矣願談間達鍾已動八王起捉臂曰相聚不欠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博而志慮

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報胡中後忽一吏來候云清洪君感君有禮特相請明甚佈吏曰

無怖若有所贈既見君勿取也但求如願耳明乃求如願清洪君以俸與之既歸所以求輒得家致

駢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槁生臂痛苦裂膚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

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墻起類痠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

全渺惟一巨甕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甕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

皆可見即素所不知其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鐵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

視其中有藏鐵無算遂以重金構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齊見五通。廣志莫難珠之

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銅環水雲相妃之圖光射里許鬢眉皆可數佳一人照則影留其中唐之

不能滅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銷矣時肅府明史肅王王獲太祖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

就封為第三王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唐書地理志崆峒山在岷州溢洛縣雍州乃往伏山中

甘肅州錄今平涼府西即崆峒山有廣成子宮伺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何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何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何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何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何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何其下與照之而歸設宴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滅之年餘為

匹夫無罪 懷其罪 有妾齒以 使其身生 豈末之開 乎與王公 璋當即時 有懷刑之 懼猶恐不 免鏡中留 影誅之不 可謂過也 幸三五賢 謂我如 自我而鏡 白一賦妙 妹付歸否 則即身能 俸免而釋 糠之妻已 為泉下鬼 矣 財物過多 耗人精血

妻所洩開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前漢李廣傳上使中貴人從廣注中貴人內臣之貴幸者也使言於王

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從之三主曰彼

已窺我十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王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因命中

貴意示生生辭曰糠糟之妻不下堂後漢書胡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宋弘威

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容得器羣臣莫及帝召弘謂曰芬云貴易交富易專人情乎對

不下堂願謂曰事不諧矣矣寔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遣之妃召生妻入

宮將鴆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辭意溫測妃悅之使參至主亦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

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納幣納王印齋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

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婿馬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

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矜樂石見勞山戒

杯中物晉書吳衍好酒後因醉詔催責遂成飲既宣以拳毆以首曰看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

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鼈雖日習於酒狂前漢蓋寬饒傳饒曰無多

公醒而狂何必酒宋史包拯傳拯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列上唐予而不敢忘思不敢無禮於長者

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座右以為龜鑑又別責策上聖之龜鑑也予而不敢忘思不敢無禮於長者

鼈不過人遠哉若夫已氏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蓋以為鼈鑑乎乃作酒人

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醺醺厥名為酒其名最多為功已父以宴嘉賓以連父舅

以促膝而為歡以合登魏而或偶以為釣詩鈞又以為掃愁帚蘇軾詩應呼釣詩故勉生開元

寄葉法善有道術一月朝士滿座忽有人稱勉秀才少年秀美設論不蘇軾詩應呼釣詩故勉生開元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七 八大王

醉鄉深處唐王績字無功號五斗先生作杜康廟碑醉鄉

損人壽命
此亦為石
之言

醒不如人
醉不如豎
哀哉夫已

蘧銀二字
新奇可寶
天酒之為
酒非以為
患也

酒以人博
從來僅見
人以酒馳
從古如茲

非酒之果
能醜人披
自醜而累
酒亦醜耳

果爾亦不
過為名教
中之醉人
一滴之微

亦較鴛鴦
一席之近
究同秦越

究同秦越

記備言 則愁人之通逃 鮫書式或為天下通逃主萃淵數注為天下糟邱友見酒之臺既成鴉夷漢書

酒德 則愁人之通逃 鮫書式或為天下通逃主萃淵數注為天下糟邱友見酒之臺既成鴉夷漢書

固以人傳 而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 晉書孟嘉時嘉為桓溫參軍九月溫宴嘉落帽則酒

之伯倫 晉書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攜一壺 山公之倒其膝 羅世說阮籍嘗飲酒醉後以頭枕

公時一醉 運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 醜而無所知 後能乘駿馬 倒彭澤之漉 以葛巾沈約宋書陶潛

著白接羅 運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 醜而無所知 後能乘駿馬 倒彭澤之漉 以葛巾沈約宋書陶潛

飲酒有 醉即脫頭巾漉之 招行州兒 魏簡之度 荆并州人也 世說阮籍嘗飲酒醉後以頭枕

向察無他 意濡首於墨汁之中也 自以為有神 唐國史補張旭善草書性狂飲酒醉後以頭枕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非以合敘
直有氣概
耳救賊耳
既既人而
又酣已耳
殊不可改
其貌鬼其
形賊其音
大其狀因
其象戶願
生世世
目不見之
耳不聞之
罪名的當
聊不謙慙

金不惟有
奇妒心且
有奇妒才
或有此等
職脂虎即
有萬斛明
珠填勿置
小星以飽
其腹也
貌為親愛
而即以真

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吶吶呢呢，猶譏王客，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其有狂樂
下晉書裴楷傳長水校尉孫季舒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
表作蠟之指注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崇裂也口按響音寔亂貌
相兩臂躍雙足塵蒙分滿面，哇浪浪分沾裾，口信信楚詞和葉石稜
楚詞和葉石稜
亂吠，髮蓬蓬兮若奴，其顛地而呼天也。如李郎之嘔其肝臟，生見葉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
牛車史記蘇大夫使人刺人秦齊王求賊不
相物如以燈取影逆往順來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
父執見申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安侯田蚡召長史罵灌夫，罵夫坐不救侯，婉言以警，倍益眩
暝比名酒凶不可救拯，惟有一術可以解醉，厥術維何，祇須一槌繫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聲，勿
傷其頂，捶至百餘，豁然頓醒。

邵女

詠水翦雙瞳善相人
從容談笑行無事

垣窺六珠妙無倫
填盡人間姑婦津

柴廷實，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妒。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念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闈。
一日柴初度，觀道金卑辭莊禮，為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拾柴辭以酒。金華妝自
請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錢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
何便警忌，遂無結髮。見陸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鼓苑白居易贈牛僧孺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
不汝瑕疵。左傳僖公七年子取柴益喜，燭盡見跋。禮曲禮獨不見跋注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便
呼媒媪來，囑為物色佳媵。見嬌而陰使遷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偏囑戚好為之
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然林技燕座，不習女紅。見嬰
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左傳襄公

詳註聊齋誌異圖評 卷七 邵女

所親愛者致之死而人而不知特妻妾之間有之也人臣禮權固寵嫉賢不用此術者
 紫何見事之晚也然當其時誠未易悟其奸矣蓋陽惡易防陰惡難防也此一設文字得力全在故與邵妻絮語一向蓋彼入詞而告以本意則千金為聘之言如何出口失尺得大之言又

子有美錦不若嚴師誨子弟初猶呵罵繼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猶倍於昔
 使人學製馬不往往自為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鬢髮少亂則批兩頰見曹林不堪其虐
 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曰我待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見恒水絕琴
 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闈思購麗人而別居之往再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豔
 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為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
 了尤喜讀內經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輒令
 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
 利動謀之數媪無敢媒者遂亦灰心見畫無所復望忽有買媪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
 曰止求一通誠意其誠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媪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賭
 女贊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陽院飛燕外傳飛燕幸後宮居昭陽院又建女弟合德帝大悅謂為溫柔趙家姊妹何足數得又問塔
 家阿誰邵妻答尚未媪言若个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揚訓詩開筵作也引貴客謂塔也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
 敢望只要个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幾遭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須
 煩怨恁个麗人不知前生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榮望見顏色
 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鐵鵝作天鴛想耶早稜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媪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計
 校若在別个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媪撫掌蘇軾詩有知當解曰果爾則為老身
 計亦左矣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釵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闔者見言呵
 叱及之矣邵妻沈吟良久起而去與失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
 良匹患不就聞為賤賤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媪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

如何出口 須看其死 中求活則 故作閒談 先從高一 層說起使 之自口到 出後又借 為笑談若 有意若無 意街口而 出即便颯 開然後搥 其微哂之 意順手代 說出三難 本心至見 其後笑不 言乃極力 重動却從 自家身上 對面烘瀾 而出抑揚 頓挫不即 不離使人 入其殼中 而不覺此

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媿言之。汝自主張，但勿後悔。致懟父母。女覲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况自顧命薄，若得嘉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與者。媿大喜，奔告。柴喜亦非望，即置千金，備輿馬，取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燕巢於幕。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謂孫文子：「燕巢於幕上，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柴慮推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由何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婢，摧折其分，不然，買日而活，何可長也？柴以為是終躊躇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見孤控老牝馬一，一軀攜襍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被薄，俾人播惡於眾，使我橫被口語。前漢揚雄傳：「遭變故，播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下，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消。妻云：彼不自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媵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但不已，竊意羊入虎穴，狼藉見畫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冊笑。雲瑞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後漢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勢家敬之。鴻並不娶，同里孟氏有女，奇醜，而黑力能舉石，向擇對不嫁。父母問之，曰：願得如梁伯鸞者，而後嫁。鴻聞而聘之，如孟氏，非常人也。王。而人，不以為諱。何哉？分在為具，食樂業，齊眉，伯通異之，曰：彼猶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常人。也。王。而人，不以為諱。何哉？分在屬州云：案俗直為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策乃古益，王。而人，不以為諱。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戰國策：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何歸為？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為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悅。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七 卻女

等筆墨乃
濫觴於戰
國策者
不為嘉耦
之配而為
怨耦之仇
藉折磨以
求福壽薄
命人能安
命即是造
命之議論
非自極羣
尊者不能
女之行為
非留包全
吏者亦不
全能
大者不伏
下數語至
理名言惟
能以身先
之所以侃
侃而發毫
無忌諱
分在則然
四字是中

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日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漸成忌。然女侍奉謹
無可蹈瑕。或薄施呵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見曾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
恚。握髮裂袂。見紅女懼長跼。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吸吮。遂擊之。
柴奪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雠。柴禁女勿任女勿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搥林怒罵。叱
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絕謝人事。杜門不通。慶弔。妻無如何。惟日撻
婢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見青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
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直宿。史記項羽記直
值當女囑柴禁勿任。曰。婢面有殺機。巨測。見真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奸婢驚懼。無所措辭。
柴亦疑檢其衣。得利。及馬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
罪固不赦。然不如驚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從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
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念願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
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
柴以為嫌。卻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
以辭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媪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
不烙。以鉞刺脇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
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見龍飛耶。亦自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
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
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眾哭。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情。時時呼女共事。辭色平善。

庸之要道
知此則隨
身所處無
所不宜可
以貧可以
富可以賤
可以貴可
以常可以
變泰然自
得怨尤俱
混天地之
道性命之
功倫常之
理不外乎
是况乃夫
自愧弗如
者本體之
明天良之
發見也積
漸成忌者
捨亡之深
習染之難
近也惟知
其賢而自
愧所以終
人能自感

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寢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鹽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蠱，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瀆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裏無效，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後漢書華陀字元化著青囊經今何如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離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為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痲，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鉞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晝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儆。謹前殺兩姬，比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鍼，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為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燒爛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鍼，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鍼。女笑曰：「鍼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略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見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倫。女母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七 邱女

十一

悟惟積漸而又成忌益以見終能感之悟之者之良不易易也聞言大驚之後即多疑多慮之人亦必以為嫌卻盡釋矣恨其言之不早而以私縱逆奴罪之偏能強辭奪理真所謂非常之悍不可以情理動者知火盆而故蹈之以洩造化之怒固是見得到處然使不能安心忍受則

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與馬歸甯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為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妬天性然也而為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挺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化之恕矣願以仁術作惡報不亦慎乎穀梁傳文公之行事為已見愚夫婦抱病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是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偽解屨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是他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

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疲而躡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開即呻曰誰家郎罷青箱雜記閩人呼子

况詩困別郎罷心摧血下又兒錢真郎罷正被汝呼妒情可哂謝斐馮韻罷注郎罷言郎罷而始為父也

輦道人無姓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閩人見魯女不為道有中貴人見八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遂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遊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

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細葛綑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萬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

共視則端繫樓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偏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大奇之

火愈撥而愈熾不且終身蹈之乎忍待填滿母復再掘盡其在

命樓下籍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綑自絕去地乃不咫尺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高秀才住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過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擾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窈窕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登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杜光庭仙傳拾遺本父亦云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蓋青至真之氣化生木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男子得道者名隸木公女子得道者名隸金母漢時有小穆天子傳周穆王好環翠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少間董雙成許飛瓊彈八琅之琪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神仙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少間董雙成許飛瓊彈八琅之琪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董雙成許飛瓊皆王母侍女也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未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粟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一衣靈怪錄郭翰暑月見織女下降其也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史記天官書織女者天女孫也今為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妓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請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籬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止宿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即復合再搖之鞦聲見聶小倩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卧如雷彈其額硬连指作鐵釜聲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鍼鍼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林下若千斤石墮地者旦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墜林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卧時按之以為戲初按猶輒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尚秀才家恆終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卧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

羊狂柳舞志異圖卷七 孽仙

十二

懼視而若
來其母非
凍肌滄體
鑲肺銘心
而能若是
乎天下無
不可化之
人必賢如
鄰女而後
可為此言
也書曰至
誠感神初
竊有油易
曰信及豚
魚觀於郊
女益信
一烙二十
三鍼一絡
不鏡菜乎
此則當事
饒人臨時
縮手亦是
自己身上
便宜處
求鍼必其
自言令人
痛快然非

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擊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見香玉古押衙注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澈。寬如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踪。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全唐詩話。崔祐有婢。名麗善音律。既貧。鬻于壩家。郊思慕不已。因寒食。來崔家。值郎是路。立柳陰。馬上連泣。崔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滿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召崔生命。婢同歸。尚曰。袖裏乾坤真箇大。見西遊記。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尚審視。隱有字跡。細裁如蠟。蓋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妻其真多。常以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靚見竹何處可容兒啼。煩與輩仙謀。見妾三义腰時。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濟綿薄。見青鳳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私情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攜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襖襟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免耐然。若寐。臍梗尚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門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為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親種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人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

實能醒悟 必不肯以 實告亦無 從得以夢 告也 侯門似海 欲見無由 難之者必 曰除非是 神仙來乃 仙亦須門 包而後得 入斯無可 奈何矣 以戲劇為 進身之階 自獻大樂 以致殺死 而死皆戲 耳則有神 生一事是 真在達者 亦祇作一 戲觀 天空地闊 獨柱獨來 宮殿蕭龍

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見連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卧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高臨哭盡哀，始悟曩言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產，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既而翦領襟，固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見女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尚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尚悲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如雅天恩，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盛，加長命偏呼羣妓，任尚所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凝哉！書生十年前訂婚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為惠哥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壁返。見青蛙神。朱竹垞云：今世所稱返壁，蓋左傳所謂受檢而返壁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石也已。敬王事定，獻之復為玉泰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津人得之於岸，將賣之。編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壁以聞，使御府視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家空棺耳。後尚子少孺，賴秀生承繼，亦服鞏仙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衲中蟻強，何殊桃源者？見王雞犬哉！設容人常住，老於是鄉。見樂仲溫柔鄉注可耳。

梅女

詠枉法多因受盜錢 傷心最是梅家女

夜臺買笑亦堪憐 幽魂沈淪十六年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卧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疑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感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為縊鬼，然以白晝壯膽，不大畏法，語曰：「娘子如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

那堪拘束 仙人固非 無情亦非 不能忘情 惟能忘情 所以能為 不能忘情 之事故對 俗人言止 曰或仙人 熟耳如果 不能忘情 而亦仙則 何處非仙 偏是天下 極難之事 必世外人 成全之故 謂仙人能 忘情而無 無情之事 袖裏乾坤 任其往復 自由幾疑 世人人專 為誰人思 掃作台耳

曰萍水見阿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橋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為梅所執送詣典史

典史受盜錢三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資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

夜至展謝已喜色充盈姿態嫣然見嬰封愛悅之欲與歡懣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對曰不飲封曰

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宋李清照打馬賦打馬與博博捕逐麻照撰打馬賦一卷用二十馬實小通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按清以上今世打馬與博博捕相類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令長夜莫遣聊與君為交綫之戲封從之

促膝戰指見瑞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綫即可成丈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急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疏劉向痛鵠治趙太子尸蹠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針師三曰按摩師四曰咒禁師願盡技能以脩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為之輕按自頂及踵皆偏手所

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搗如以團絮相觸狀體舒暢不可言搗至腰則口耳皆墮至股則沈沈睡矣及醒曰已向午覺骨節清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遠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

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而購致之笑曰何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倡愛卿者

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為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

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為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

三索得男
宗桃一錢
前此所以
賄中貴而
求見王者
不可謂非
此故也攜
得公子至
矣所賦舊
袖留於此
時而欲死
斯其所以
仙也歟
欲死二字
奇絕惟仙
不死惟仙
能死惟仙
可死惟仙
欲死其言
曰此有定
數亦復何
言若其為
當真死而
言者其實
未始非真
語也為秀
才延宗桃

榻于飛甚樂詰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

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晚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曰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

不得來因翦燭共話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固詰終不肯言款款而已封強與為戲四漏見

街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

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天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

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為之召鬼妓日既曠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

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忽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

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樂府雜記并子和吉州永新倡家女也既美且慧要債也以杖

擊某中顛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為鬼不貞於婁乎何與嫗怒曰

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典史帶用烏角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

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見蓮香代汝償債不知也耶言已又擊某

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解救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

身障容女憤不巳封勸曰某即有罪倘死於寓所咎在小生故請少存投鼠之忌漢書鄒誦曰欲投

斃近於帝王乎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讐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為昭

雪見珠兒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一視聽不意其讐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

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為誰曰老倡也又問愛卿曰卧病耳因輾然

見腫人語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對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

人者本克
於茲多口
語者方其
寬之乃以
一事不謹
焉喜則隨
身敗名裂
為天下笑
前此之
西江不濯
矣曾子曰
三省身其
勤士也曰
死而後已
其以此夫
比愈奇而
有理
然冤私即
使其當場
出醜也至
天祖者亦
變為錢樹
子典史高
角帶漆兩
次線頭中
突然極融
者已矣愛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闕然曰。座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中。便請指述。一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一觥。眾大贊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故達善。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座起。搜竊作燕子。鳴。眾疑曰。夜半何得此也耶。又效杜鵑。口赤有小冠。春善則鳴。鳴則北向。眾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作鸚鵡。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眾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寤。其為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為修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生熟銅皆有青。即是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以次空青。著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有骨狼藉。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

阿英

詠鸚鵡能言不可憐
一朝綠盡難重合

阿翁早許結昏姻
駭絕裡收幾傷身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曰。吾弟表表。韓愈祭柳子厚文。子之表。表者。表也。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而坐。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回。遂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

其右臂不能回。遂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

好而其悍
動者猶走
之見也決
靈鬼而使
之自求使
之自觀典
史大怒投
以巨椀讀
者大快浮
以大白
為鬼不貞
以哀痛之
情言之實
堪髮指豈
知其為父
母代哀哭
司而然乎
罵盡天下
貪鄙賊有
三百錢使
而翁且有
不必三百
而亦翁者
即以子媳
入青樓又
惡足償彼
實債哉

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不言，須歌一曲。為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咐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鳳頭鞋，見橋柳注子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大夫岸然自外入，鵲睛焚焚，其貌醜，眾嘩曰：妖至矣。倉猝闕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大夫吼怒，斲手斷指，就便嚼食。女即踣地若死。玉憐不可復忍，乃即抽劍拔關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伸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王自初窺時，已隱為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常別為賢仲圖之，問其姓，答言秦氏。玉乃展禽，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所，曉而視之，則林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託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珥一日偶遊塗野，遇一七八女郎，姿致娟媚，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與妾有昏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珥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珥以未稟兄命為辭。女笑，駭郎君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珥歸，述諸兄嫂。兄曰：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是有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珥默徹面頰，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珥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接轡，而微晚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伯，伯甘壁人，馬置妾也。玉驚喜曰：甘壁人即我是也。先人叢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乃下騎授纜，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

歷十六卷
暑固留之

以待究報

然不知又

添多少阿

翁矣

大寬已伸

惡氣已出

請處囊中

矣

携鬼囊求

婚真是揮

費取物

舉之囊而

示之卿固

毛遂自當

脫穎而出

矣

雖是含冤

遷延而所

以過封之

故實有漸

於言者是

代不惟生

前之垢西

江難濯而

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玳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意玳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快快女微哂之玳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讐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見香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戀戀者為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畜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玳時四五歲問飼烏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問慮鸚鵡乏食則呼玳云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即此也然玳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現橋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邱墟玳大懼挈家避難山谷中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玳近驗之果英玳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人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勸慰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眾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玳訂之三四始為之一住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為姜理妝梳竟細勻鉛質入視之豔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始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徧相諸婢推一黑醜者有宜男風土記宜男草也仔婦佩之必生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裏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譟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

詳註聊齋誌異圖卷七 牛成章 十六

寤後之羞

亦非堂難

見矣

知其不可

與處極其

未決裂也

而去之見

幾而作不

俟終日聞

言者惡足

以附此

迷路問路

而適為路

所迷勾留

之聞焉姓

驚醒大道

即在眼前

耳修身處

世皆當作

如是觀

才得出路

又欲再入

有良朋我

紛紛俱去。既明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謫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見珠。曰。途中有大難。比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眷。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葉馬各以金求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爾雅翼秦中有吉了鳥毛羽黑有兩耳如人耳而紅。桂海虞衡志秦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如大夫。出邕州。漢洞中。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唐書林邑出結連鳥。柱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即吉了也。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起。繞莽尋之。殆徧。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玉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珥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何如。珥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中途為強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執羣起。謀擊。始得之。左翼露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繞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怒珥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牛成章

詠游魂渺渺竟何之
摘耳尚能憇醜掃

千里經商似舊時
行肩且喜付孤兒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年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負。貨產入囊。改醮。而見陸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衰。由居易詩已開第六。衰。首仍安眠。注十年為一。秋。

按亦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貲。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壻。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奔。見勞山。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

哀壻。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奔。見勞山。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

阿英不來
方有中問
兩次在途
問答言此
文字擲展
法也
鳥獸二字
是暗點法
妻非毛連
乃曹邱生
對理而陳
始其歸述
禮之變而
得其正者
此而不諱
不得已而
自向壁人
言之責以
背盟問其
所處又禮
之變而傳
其權者能
言而以禮
自處今人
之有禽心
者殊羞此
鸚鵡

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顧問如
此三日現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為傭立券
瑚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
兒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
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寢宴
門牛終秋歎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之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事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
委子趨裝西歸現嬌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富商娶
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人頭如蓬葆
娘現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頰罵何棄吾兒婦懼伏不敢少動牛以口斲其項婦呼忠曰兒
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求大驚相誶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
化為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
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青娥

詠穴垣曹探鑰房者
道士贈鏡如有意

鑿石重聯洞房者
度他孝子作仙人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
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里中有武評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好道入山不
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續仙傳何仙姑零陵推市人也純陽以一
老而尸解按趙道一仙鑑錄云純陽所度者乃趙姑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
名何者也有仙姑名何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
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見阿馬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七 青娥 十七

矜莊又嬌
婉喜言亦
是暗映法
撮土壘寇
已分亂離
之憂且於
兵發中勾
鉛黃塗脂
澤丹或帶
骨花有宜
男相可生
乎目之為
神抑亦神
乎
天下不可
轉移之人
必非為非
人之人而
耐美易高
力之人又
己為中人
之人釋其
回增其美
詩書禮樂
泱泱淪肌
至生色根
心粹面盎

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為計。曾有一道士在門。手
握小鏡。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劬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
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則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
受而去。持歸。厯試碑石。略無隔闕。頗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其不知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
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
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遂潛伏繡衣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
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
醒。拔關輕出。隔窗呼家人婦。共執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秋練見白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為霍生。推之
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覘然不作一語。眾指為賊。恐訶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
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眾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鑿。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為
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為可。眾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
縱之使去。俾復求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眾乃促生行。生索鏡。兵笑曰。駭兒童。猶不
忘凶器耶。生覩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頸曰。莫
道他駭。若小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
徧託媒氏。急為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媪。媪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
夫人辱之。不勝悲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
肖所為。我都慘慘。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却。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拈
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其母。且夫之以不他。其詞悲切。

背可以為
人中之完
人以為
人中之賢
人以為
人中之聖
天下事之
強成者必
為造物所
忌其大者
功名富貴
其小者一
夜一食一
飲一咏取
予之間皆
有定分少
留餘則
地步寬廣
爽快一時
之私便已
老到盡頭
路去
有體者自
撫幼子以
老僕司闈
司炊童子

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幸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事。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覲然不言。公曰。我當為子成之。即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鏡擲地曰。此宜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恆不去身。女為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寢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名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懼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遺疾。遂憶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沈冥。兩足跛踣。步不能起。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遂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玉。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楚詢龍駕。今帝服。踰時。夕暉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蹠躩四望。更無村落。見鳳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窟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臺。墜卧其上。潤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闌。定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著石。槽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

不令出戶
庭目未經
諸婦女也
一日攜遊
里巷見艷
色者以問
父詭語之
曰鬼也及
歸問鬼今
白之見何
如對曰只
鬼好所謂
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
存焉與重
子無知二
語暗合
道士何來
其月老耶
其洞仙耶
乃受之鏡
而教之穴
牆耶非此
不能得女
非此不能
愈母病非
此不能致

缸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手嗚慟。女勸止之，問母及兜生悉述苦况，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枝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郎來，翁驚起握手，略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亦即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褥馬。生既退，曳女同寢。女卻之曰：「此何處可容狎熟？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熒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相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熒熒，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鏡，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攻益急，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大人？」見秘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如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馳，頃刻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大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蹟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知之。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襯，見任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已杳，問之老妪，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譎，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

長生此天
之所以報
純孝不可
以常格律

穴牆穿牖
而不知非
法不知畏
懼以致賊

呵之而始
出涕而吐
實情日以
佳兒可也

目以神童
亦可也
女固立志
不練者也

從首沉思
意似不可
二句歲多
少歲良多

少擅術丈
有手寫本
位而四面
俱到者此

段寫生耶
寫女郎即

寫女郎即

寫女郎即

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籍貫唐書選舉志自今一委有司以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按貫鄉籍也孟恚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洽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曹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哉乎因述往蹟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夫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闐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在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蹟矣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擊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蹟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鴉頭

詠宵過匆匆如到漢皋
沈龍遷期更伐毛

平康樂籍嚴同操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於楚過大河楚宜休於旅舍聞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當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懽便邀臨存雲樓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却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勾欄雲樓余久客暫假牀榻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踴從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玉秋波頻顧眉目含情意度嫵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媪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樂錄舊俗賞樂人有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凡宴賞加惠借以為詞有錦纏頭曲太真外傳王元實富而無學實會容明日人問必多佳話元實曰但費錦纏頭耳調歌舞者利物也白居易琵琶五陵年少爭纏頭一者屢以重金啗媪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穉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斧見胡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

若小惠念
乘絕一語
而後之於
女不言亦
不怨之後
此等靈妙
處吾即欲
示解人
斤燻一節
事出意外
文勢損挫
生姿
而留之且
任易叙以
去知緣之
有定而即
以此為媒
灼也使人
風示矣志
不他亦即
勿忘媒灼
之意也年
來佩之不
去身亦可
知矣入門
擲地其辭

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涇晉書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之涇杜甫詩囊中恐羞涇留得一錢看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趨出蔡皆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媪媪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曰責我不作錢樹子見梅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為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故卻財神去媪以女性拘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海加金付媪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繾綣義即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權明日何如王泣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願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請以宵適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誰鼓蕭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見史記陳涉世家鼓謂更鼓已三下矣女即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見嬰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啟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毋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釋引諸沈作於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見珠王略無疑戴從容曰室對芙蓉西京雜記卓文君望際望苦海家徒四壁見阿實相如之貧注實難自慰終恐見棄置女曰何為此慮今布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驚驢子作背本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媪王自是不者擯鼻見田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媪子排闥入見巧女笑迎之媪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繫女項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媪子益忿碎女斷襟家中婢媪皆集媪子懼奔出女曰母必自至大可速作計乃急解裝將更播遷媪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故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媪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大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

若有憾焉
其實乃深
喜之曰
此冠盜物
生曰勿忘
蘇杓道士
曰匪寇昏
構
史即道士
也知母得
病之由導
之使再用
其鐵耳
示以佳人
辭以母病
生時時有
母在道
士亦時時
有生在心
矣青娥行
踪難說其
馬能逃
尋更迷村
冥隨絕壁
處處驚心
駭汗卻步
步有老王

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從悼喪而返於是依散見種客旅囊貨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疑注之王問看兒何為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肖已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極祿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心竊歡喜甚愛惜之既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文子孜既長孔武有文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鬪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狻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孜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亦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中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媪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說文巷邑中道也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直曰街曲曰巷至此歎曰今而知青樓見蓮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媪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腳直似億繁費不甘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媪見林頭金盡見解旦夕加白眼見阿妮子漸寄貴家宿恆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納然無奈之適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向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撥奇禍趙懼媪他出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始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為述之即出鴉頭書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述前世之孽夫復何言妾坐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孜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皆欲裂見紅即日赴都詢吳媪居則車馬方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持刀

在先指引 不然荒唐 一錢何以 小樹如欄 而足傍洞 口何來深 燭點光何 又麻舍何 來麗人何 來宜青絨 見之而驚 曰即何能 來也 生不暇陳 一句固是 相見時真 情景然亦 是彌縫之 筆何也女 問生不能 說我自能 來又不能 說老王引 我來也一 筆撇開極 為巧便 女曰即來

變色攷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為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攷持刀逕入見媪督婢作羹攷奔近室門媪忽不見攷四顧急抽夫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死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扇見媪母子各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攷偽諾之刺其皮而藏之檢媪箱篋盡卷金皆奉母而歸夫婦重諧問喜交至既吳媪攷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草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為此號痛自搥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攷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攷葬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趨報以巨金趙始奉甚孝然誤觸之則惡聲暴叱女謂王曰兒有拘筋不刺去之終當殺人傾產夜伺攷睡潛繫其手足攷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攷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鍼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割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際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大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母大喜從此溫

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孤也不謂有孤而妓者至孤而鴛按俗呼妓之母曰鴛未詳所本或云鴛為百鳥之妻或云鴛字為七十鳥終未得的解懷板橋記記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流連其儂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願也蓋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鴛此愛鈔者為假母者言之也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孤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更饒斌媚唐書魏徵傳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見之斌媚按斌媚謂順從也吾於鴛頭亦云

余德

詠書堂小酌報方器

蝶舞花飛醉未醒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過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即又蘊籍可愛異之歸與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妹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請門投謁適值出翼日即來答拜展其刺見葉始知余

仙緣有分
猶曰婿來
分當留此
生辭以母
望不肯久
留可知不
能為孝子
仁人如何
成仙成佛
出恆佩之
繁盛開端
聖燥灼之
勸彼前來
愈奇愈大
不如比持
大人又馬
能得卿為
婦
既知道士
殺凶器却
不道是何
處老王作
汝卿導將
人纏混欲
死
望見王三
守有奇緣

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住。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冠竊逋逃者。何須逼
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權向暮。有兩崑崙。漢書武帝龍一崑崙奴。嘗以劍擊犀。捉馬挑燈。
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梭狹。香燭。以金
空其中。以生香。使香自口。熱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餅。浸粉花。出亦有雕木。堤上為之者。熱異香。
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欽翼。蒂即如鬚。遂間不過
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花。南卓羯鼓錄。明皇洞曉音律。尤愛羯鼓。時春雨初晴。景物明。
侍臣。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為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
淵然一聲。蒂顛顛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
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弊。史記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度之從告商鞅。欲反。發使捕之。鞅亡。至關中。
法自弊。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
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爵。離席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慶弔。
尹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權余。門外冠蓋常相望。見金和尚又蘇軾詩。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
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陳師道後山叢談。菜公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厠
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
初貯。後為傭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無。手入其中。則水隨手瀉。出其手。則
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為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
者紛紛於門。臘夜忽解為水。陰濕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
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出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七 余德 二十一

有重賞勿
 混看過蓋
 前此所見
 之人不少
 矣獨於王
 而頻顧含
 情祇一望
 而已信其
 敦篤可托
 也
 既曰念不
 敢存而又
 絕不言去
 活畫出一
 誠篤人來
 知女性樹
 而故戲之
 不過欲以
 成彼之愚
 供己之笑
 耳豈知竟
 成良緣而
 且矢死不
 毛乎黠者
 之戲誠篤
 人也恒痴
 之而不知

曰以屑合樂可得永壽予一片權謝而去

其已實寫
 痴者之奴
 也
 困辱風塵
 幸得所託
 權其至重
 而適以相
 從此絕大
 志氣絕大
 器識每於
 古之哲士
 謀臣見之
 罵曰婢子
 不羞明羞
 之也女曰
 從一者何
 罪言止自
 明實即以
 羞之也所
 謂理直則
 氣壯也然
 邪正不能
 並立禍不
 遠矣
 燕都近海
 沉其淪落
 有嬰堂乎
 何邇近若
 所之奇也
 可知是王
 誠篤之根
 亦是女貞
 堅之報
 忍辱報囚
 矢死不二
 忠臣節婦
 彪炳史冊
 生選者
 其志死難
 者成仁
 其節固不
 以生死而
 滿其事亦
 不以生死
 而異也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卷七終

江城

好姻緣是惡
姻緣鼠子相
逢宿孽經一
旦忽歌樛木
句始知佛力
竟無違



八大王

今尹如何喚大王
醉違恩主更傾觴
能從規勸能酬德
多少衣冠愧酒狂



洋注新編志異圖永

邵女

水剪雙瞳善相人
垣窺六脉渺回
春從容護笑行
去事填畫人
問如婦洋



鞏僊

袖裏乾坤大
若何曠夫怨女
盡包羅還君佳
麗綿君祀熱費
僊心一片婆



氣味相投
一見如故
贈錦獻紅
古君子交
友之道乃
在相叙

詳註聊齋誌異圖詠卷八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註

封三娘

詠海破積絲一縷牽
豈知色戒無端破

鳳叙橋贈大纏綿
不復飛翔第一天

范十一娘。嚙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可。會上元。見王日。水月寺中。諸尼。雲棲作孟蘭盆會。未入盆。掛搭衣。即冥錢。上大。叫。馳。還。白。佛。言。汝。罪。重。非。汝。一。生。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母。行。文。母。禪。定。意。後。受。食。後。人。因。廣。為。華。飾。乃。著。盆。中。供。養。裁。方。大。德。佛。果。衆。僧。皆。為。施。主。願。天。文。母。行。文。母。禪。定。意。後。受。食。後。人。因。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削。倒。懸。之。具。今。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壁。問。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人。遂。飾。食。味。於。盆。矣。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壁。問。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答言。妻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袂歡笑。辭致温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疑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草親。慮致讖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侯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枝。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詔訪。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侍倩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生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妻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妾。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作。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

能遠讖嫌
而不負
援富貴品
高識卓所

謂嬌嬌雲
中鶴者得
友如此可
以無憾

豈不夙夜
畏行多慮

君子防未
然封之先

見可愛可
敬

悲悅如夫
伉儷難魂

別恨落月
屋梁無限

相思則此
六字包括

殆盡

絕大議論
又能獨具

隻眼賞識
中祭酒殊

愧此女
知其貧不

以為可以
十一娘之

願其亦墮

妾來當須秘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幃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免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所徵。何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頗謂三娘伴。吾免極所忻。何昧之。封羞暈滿頰。默然粘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倉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史記灌夫傳。生乃起。按此更注。凡久生者。皆起更衣。以寒煖或變也。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堅以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行。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枕悲悅。如夫伉儷。見伏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起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啟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闊。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見瑞塔然。純絳。見青梅。免教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見李伯言。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侯蘭若。見畫堂。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携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晚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見嬌娜。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挾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

世情可嘆 紅顏薄命 古今人多 受此害不 有閨中良 友他日遠 海遠或真 個玉葬香 埋矣 經權常變 之間對的 既當則死 生以之再 一轉念則 燕或而氣 餘矣前古 失身敗名 之人正坐 此病 自薦薦人 用古雅切 得叙而夫 終願失叙 而天必死 生固守義 女亦守貞 如此方不

曰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尚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即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高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覩兩艷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若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友也生大悅不暇細詰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史記平原君傳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君約其門下食客與俱毛遂自薦君曰賢者囊中遂乃脫穎而乃曹邱生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聞也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若平處出非特未見而已乃曹邱生見嬌十一娘願結永好請倩冰香見蓮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夫曰勞者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甯終緣耳封遂去生詰旦浣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卻去十一娘知之心夫所望深怨封之誤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浣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毋詰之默默不一言但有淚泫使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見陳速成禮十一娘念不食日惟枕卧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舉家驚涕痛悔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故絕然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念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理王漢編事孟蜀時秦川即度使王水倫梁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三年涇州刺史張崇安王氏銘丈有深深葬玉慘然悲傷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故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泣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冢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戶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葯踰時而蘇願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辞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為資度亦將小有封每

負橋命贈 叙之人如 此乃蓋見 橋命贈叙 之力 為其不就 而乃亡為 其亡而乃 恨不就就 意其可就 者正以其 亡然此猶 以成敗論 也當亡而 亡即令不 就亦終必 亡謂其志 之已遂雖 不沈猶就 也 汗牛充棟 濫漫無著 所傳非真 訣難博稽 載藉何益 手香未術 持其小者

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月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見陳封曰。妾少

得異訣。吐納見白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柳宗元陸文通墓表

處則充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經。後漢書出則汗馬牛

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飲食差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通流耳。若得

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偽為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

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媒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

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閔人

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旋

官翰林。投刺見葉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大怒。疑生儂薄。生

請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慎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閔節見阿

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歸甯焉。

孤夢 詠記得珠杯鐵手擎

夢中安笑尚未明

余友畢怡庵。個見孤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見翁之別業。休

息樓上。傳言樓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思凝想。既而歸齋。日已寢

暮。時暑月煥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其

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笑。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

慚沮。有小女及笄。見青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

態度嫺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風分。即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戀

耳
一入愛緣

便落情障

如前自纏

何時解脫

去然而去

竟不更生

則當下便

是飛昇矣

信封言作

結便首却

無數筆畫

馮喁小語

俄而成

荷蓋蓮杯

相映新雅

羅襪一鈎

曾聞連步

矣如作小

杯奇而雅

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即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

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情纒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

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照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

妝絕美斂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

碧玉碧歌玉破瓜時郎為清類倒堅氣集破瓜者謂二八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

也蓋以瓜剖四界其形如二八字故女子初破體曰破瓜視之二娘子曰記免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骨遙呵小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嫁

國史記孔子世家樵僮園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髯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

娘怒沮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頂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歡忽一少女抱一貓至年可十一二雛髮未

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生處因捉抱膝頭取着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

懷中曰壓我脛股疲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鈎重我脛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肥膝

耐坐乃祝置畢懷入懷香妥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為姊夫所

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憂然鳴大娘曰尚不抱却抱走蚤蟲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為令執筆

交傳鳴處則飲眾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

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怨入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

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

合子大如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

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曰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

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鈎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猶婢何時盜入履子去怪道

詳註聊齋誌異圖評 卷八 孤夢 三

訓便是下

著

機事不密

則害成坦

直人每多

誤事

狐故作傳

人狐亦遇

人遠矣

良言之余

願終身佩

之

筆墨有光

而僅得之

狐以挪揄

語為自譽

其簡令頌

人之意致

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為女酌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弊然省悟。竟是夢景。而鼻口醜醜。

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夜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託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曰嗜此。我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

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為人坦直。胸無宿物。世說謝仁祖云。庚亦玉胸中無宿物也。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疏

矣。積年餘。一夕來。厄坐相向。與之奕。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熟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冀遵舊

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為西王母。見華徵作花鳥使。天中

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捉足綽然堂。細述其

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章阿端

詠一林故苑兼新鬼
韻有道場能懺悔

縱使副腸也自傷
夢中曾說見端娘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天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

第濶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僚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

聒。生怒。盛氣襍被。獨卧荒亭中。留燭以現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摸。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孿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軀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

無何以不
餒剛則不
餒氣何以
能剛德則
不剛剛者
天人欽賜
之鬼何敢
犯威生未
必及此然
有氣敢在
則亦不餓
快矣鬼焉
得悔弄之

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闒然自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榻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說見張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捫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妾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日夕果至綢繆蓋懼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感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刀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葯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闕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老婢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餓抱欵若生平之懼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乘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以暫叙共收涕詢之妻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暨曉惟恐懼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如數焚之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閨說見九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背悶懊懣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

他鬼生弊亦甚矣

鬼而畏聲

胎亦鬼自

便怯而聲

乃侮弄之

耳使端娘

不改節求

下誓敢犯

乎

拉生同卧

鬼益觸費

之怒也能

不死乎

妻曰不然人死為鬼鬼死為聲五音為韻人死為鬼人見俱之鬼死為聲鬼見怕之若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崇遠離千里聲音積○按通與聲司乃鬼名斬耳一

之然去此十餘里妻足弱不能行煩君焚窮馬生從之馬方熟即見女婢牽赤騾授綬庭下轉瞬已

杳少聞與一老嫗疊騎而來執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獨使集韻獨使音作態仆地移

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若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

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或筵一席不得少缺妻一一敬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

而欲去妻送詣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

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投

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甯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

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見葉猶存啟之白骨儼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

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聲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見李生早起

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

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眾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

娘來謝言克已矣將生作城隍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

情之所鍾

一句自結

也即以結

端娘

人心遂安

花姑子

詠迴返原無恍惚錄
為郎不惜殘生
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

花姑情意向靈諦
述我飛昇一百年

安幼與陝之拔貢為人揮霍見道執紳禮植弓甲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暮歸路經華岳迷窟山谷中心大恐一夫之外忽見燈火趨投

之數武判見陸中刻見一隻偃儂見張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

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上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見三安大悅從

行里許暗小村叟扣荆扉一嫗出啟閤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左博昭三年子之宅

也以居注灑下也隘小叟挑燈促住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我恩主妻子不能行步可喚

花姑子來醜酒詩小雅醜酒有燕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

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即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曰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家少

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見妻子幸勿哂之安問婿家何里答曰尚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

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瀟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菊心

插紫姑荆楚歲時記望多迎紫姑神以下詳見秦秋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沸騰家

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頰來行酒

嫣然見嬰含笑殊不羞翌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

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闈將何為生

長跟哀之女奪門而出安暴起要遮狎接劇坐女顫聲疾呼叟僂遽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

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

偽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榻扉乃去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浣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

落落大方
靈安之名
已耳熟之
安之恩已
心銘之不
待喚來醜

揮霍
非好義放
生之德早
已入高壯
閑閤之世
家矣茅廬
秋隘何從
下榻

酒時始聞
此非他人
之語也
語若不聞
屬色疾呼
經也從容
而文為耶
若掩權也
女子蜀可
權有報恩
之心急於
中也安自
門出其父
目睛不為
掩飾則狂
郎入閨何
為是使其
父不得報
恩矣權而
得正其權
也猶夫經
方圖報恩
而人且為
我死彼則
實痴於此
而怒置之

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滅巉岩，竟無村落。見鳳陽土人訪諸近里，則此娃絕少。夫望而歸，並忘寢食。由是得昏瞶之疾，強啖湯粥，則唾啞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貼危。離騷貼余首而危死，又前漢食貨志安危者如是，注貼危臨危也。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抗之，略開眸，則花姑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潛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安坐股上，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袿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啣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去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懽懽酣睡。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齊庭，悉脫局見。嬌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偕儷。兒依亦不能安聞言。邑邑。兒林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舊媪，我姨行為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重何鄉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董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辭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媪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至勞久待，決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叟亦出，且行且罵。安驚屣遽怯，無以自容，潛奔而入。

是恩而仇視之矣患然肯來焉知其不問有命耶嘉部謝王一語其情溢於言外而即以不能永諧絕之則其所云報恩者非以色實德也情則真情德則真情情真則不傷而不可謂非琴瑟矣

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今事洩。當無大謾。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途不知所在。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閉閤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見賈人語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我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姑家。見賈人語花姑即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見風陽中夜。想已困殆。可伺床寢。安問家何無別人。女曰。姑他出。留妾代首。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僕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脫逃。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蹟。或言着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尸危岬下。驚怪莫察其由。昇見嬌歸。求方聚哭。一女郎來吊。自門外嗽吻而入。撫尸捺鼻。涕泗滂沱。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為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逝。羣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禪湯升許。即床頭進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胃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左傳襄二十二年。遂子馮曰。吾見也。注已死復生。白骨更肉。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麝。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闍摩王。闍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可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昇。其穴在老壠中。可以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為

詳註聊齋誌異圖錄

卷八

花姑子

六

何故使治
終夜忽然

訴別者何
故或以夜

色漸曙
聞入驚散

驚奮憐女
受言如此

觀書便是
瞎子便是

挽入安樂
卿便到黑

甜卿生為
偷香之人

死作醜腫
之鬼

女胡為乎
來是非從

父遠從者
耶是非被

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宿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把孤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衝縫而出。數

營齊發射殺之。火炮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綳席見嬰。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問訊。暫不復見。啟視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西湖主

詠一幅紅中題好句
酬恩合共長生款

美人真個最憐才
會向龍宮發迹來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館作記室。見庚泊舟洞庭。適諸婆龍國憲家猷南都上。崩蓋猶婆龍於此。挾搜故也。有老漁曰。當及犬為餌。以覓通其底。賈買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啣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梃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劍

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拔一竹簾。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行出之。已既斃矣。慘怛無聊。對坐想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晨後。悵悵靡之。忽僮僕之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嚙

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著。而枵腹饒饒。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見鳳陽。纔至半山。聞鳴鑄聲。史記句奴傳作為鳴鑄。方疑聽問。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

綃抹額。髻插堆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鞵。玉篇鞵音得。度過嶺南。則數十騎獵於

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辛。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

述所來。且古之餒馭辛。解裏糧授之。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惧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見畫。近臨之。粉垣圍。澗水橫流。朱門半啟。石通橋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

康壽考之宅同仙真似神仙中果有汾陽李倫者亦由善人天佑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歟

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長生之機即在于此

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中三四徧，驟然見畫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馘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盪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曰：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沈思，云：深夜救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徬徨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前漢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酈食其曰為我緩頰往說魏王豹注謂徐言引譬也。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坐息，于玳忽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僮見勞山道士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跪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淘淘入戶，內一婢執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止一宮殿，碧箔銀鈎，即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何知，致迂佳客，罪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見紅玉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見嬰蒙題中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懊惱，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曹，階上悉踐花，蜀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胡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歸甯，偶游湖上，為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見蓮之藥，一門感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乃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曹有小魚，啣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

正欲以好
生之德勉
人則所遇
何容小諱
從旁按莎
者即念僑
冠蓋藉題
壺盞餉生
之人想寒
責已久矣
窮措大原
能發迹原
不可小覷
特側隱之
心未能擴

我飽叔見酒也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寒責未晚耳問大

王何在曰從闕聖征蚩尤未歸史記軒轅之野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黃帝乃徵師諸侯於蚩尤

古不云宋大中祥符七年戰涿鹿之野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黃帝乃徵師諸侯於蚩尤

見天子立軒轅龍祠張天師忠勇鬼神若令之蚩尤足慮也於事侍上帝命若我主此也

也臣信州神將蜀某忠勇鬼神若令之蚩尤足慮也於事侍上帝命若我主此也

荆門之士沒為神將蜀某忠勇鬼神若令之蚩尤足慮也於事侍上帝命若我主此也

池命將軍民除害時對美容臣探甲兵之蚩尤足慮也於事侍上帝命若我主此也

中戈金風暴至雷電晦明天日雲霧如故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甚切乃先以平安書

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練經已年餘矣僕歸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

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是富有巨萬秋鮑聲也寡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

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穉之交梁子俊奇官游南服

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舫畫雕欄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窓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

少年丈夫科頭黃纒疊股其上旁有二八妹麗按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驕從殊少凝眸審諦則

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蠲首淮南子鳴鶴鳴鶴梁鏡餘龍舟首浮吹以板

鷗於舟前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頂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珍海錯目所

壓水神也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頂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珍海錯目所

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生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

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遂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聒耳肉竹孟書

傳極溫謂嘉曰聽妓餘不如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
不如肉何也嘉曰斬近使之外
真箇銷魂否于玉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資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送明珠一顆曰綠珠嶺

而充之斯終不免於窮措大耳欲換凡骨無金丹雖佳麗滿前豈能相贈結語以強不解解之以

昏真於夢假夢作真數定生前情殷死後雁行散而復聚驚夢幻而旋真友于之報則然據慨之行所致也愈復頭誅何害焉

錄異轉珠煙梁氏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列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之術耶眾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追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麓不沈紅中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唐書鄒子儀華州人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克復兩京封汾陽郡王歲入官俸無慮二十萬困甲館不可勝紀晉書石崇字季倫穎川有才氣在荊州劫掠使客致富財產名豐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皆崇鋪羅金翠絳竹盡當時之選耶

伍秋月

詠片石留題易製精

埋香卅載竟重生

秦郵王鼎字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文游年十八娶妻殞每遠游恒經歲不返兄彙江北名士見阿

友于甚篤勸弟勿游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見巧閣上江水澄

波金山見晚在心目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

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為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卧

惕然自驚纏交曉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

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至此無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

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遂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即攢

瘞閭東今與地平亦無家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家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

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託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經此

雖有官命
何其虐也
佩刀再決
當呼快快

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令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對坐笑謔。惟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瑩澈。少步庭中。問女宴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因所見。女以唾塗其兩背。啟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堆堞。周禮政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堆宮隅之制。七堆城隅之制。九堆法堆。飛方三堵。曰堆。一堆之牆高。一丈長三尺。○韻會。城上女城。曰堞。○舞愈。在香霧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墟城。聯句詩。長堆空。陳堞照。焚城郭。注。汾羊傳。五堆而堆。五堆而堞。○舞愈。在香霧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兒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兒。幸且寬釋。兒不肯。殊大傲。晚生志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之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兒怒。猛掣項索。兄頓顛。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兒首。一兒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攜。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帛。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見費時死已二日。家父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啟閔。去提攜。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門。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煩。寄頓。因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為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

一乃推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截至旅舍。驚然即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娘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要足弱。不能為君。任井白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又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黏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而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擺泊。船偽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室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人語之。不徒春秋恐不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頓依。魏書釋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

蓮花公主

詠夢魂誰信逐蜂衙 倉卒愧無金屋在

淶水蓮花一朵開 誤人好事是長蛇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登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薰戶千門。張衡西京賦開庭。詭異。門迫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

寫生歌亦
推切峰

額挂有致

確是蜂房

迎見甚恭。生啟問曰：素既不叙，遂疏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觀灘利生踏感不能致辭。王曰：叅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勿至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曰：君子愛蓮花。周子說子獨愛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遠而不妖乎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甯非風分傳語。事淨直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花之君子奇也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甯非風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可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暗之，神情搖動，不生疑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真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即又不聞。近生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夫，懽懽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然日肝君勤。左傳昭十二年日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懷我心，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佳，亦何敢相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省悟，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黃梁路渺悔歎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着，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見西挽上璣瑜士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艷。生曰：有卿在目，真令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

詳註聊齋誌異圖說

卷八

蓮花公主

綠衣女

十

明夢也 以夢而說 恐是夢又 以夢而說 不夢且說 以夢而說 不夢且說 當作倘是 筆翻空妙 筆最足啟 人智慧 夢中疑是 夢帶圍腰 矣指度足 矣願謂曹 為夢悟倘 采是夢亦 足動懸想 也夢後始 也夢而耳 叶啼聲案 問鬚影竟 選仿佛足 亦作掃夢 耶非耶忌

主句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顛耶。曰。臣屢為夢誤。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起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詐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投生啟讀。章云。含香殿大學士臣冀黑。為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若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直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為。但泣願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全息見白而近。公主方與左右抱哀。嗚。見生入牽衿曰。郎高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漢武收士帝數成長公。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乃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畧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頽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為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織。項夫未合。飛集盈斗。迹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綠衣女

詠窺翁有女夜遠巡
 居處不勞君絮問

一曲清歌妙入神
 綠衣原是衛宮人

知其由所

然那

婉妙無比

窈窕形入

微聲細如

絲宛轉滑

列驚蜂音

入微至遠

屋周視自

謂鬼子偷

生則蜂之

數畢盡矣

身點墨走

出謝字婉

妙之態依

然展翼穿

窗不作偷

生鬼子自

不受人縛

謂矣

為狐女只

是極力反

觀下文遂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口于相公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借恐為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鈎兒嬌輕點倚床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襪濕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絲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窻外有人遠屋周視乃人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迨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世說魏武帝言人發危已已無心動心動妾祿盡矣左傳莊四年于慰之曰心動眼明說文問吉問目動也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憚復相綢繆更漏既見妖歇衣披下榻方將啟關徘徊復反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竝望我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檐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蟬捕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去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仗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窻而去自此遂絕

荷花三娘子

詠為謀良匹報深恩
石大玲龍花太豔

荷蒂輕鎔蠟火温
去留沙被伴消魂

湖州宗相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木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起陌往視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女覩然結帶草草徑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遊見陳雲樓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

不覺過於
鄙賤過急
以亦當自
重極意嘉
納等語掩

之
以愛好而
取仇怨自
應復以感
人此其所
以為妖邪
也就束縛
而始悟以
祝解脫飛
去者晏香
霄環筵由
雅反正得
脫大道殆
此數語於
上為束筆
於下為視
筆

如此相報
不惟得當
實乃過之
遺危劫而
悟大道古

才要如何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

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

極意加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

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滯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見道。士

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携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

夫妻之好。然卧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絕使去。因曰。曩和尚謂妖

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

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壇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窺入

符黏盆上。投釜湯煮之。可斃。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急覆以盆。再以一方將就榻

問訊。忽嚙口。颺颺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者。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

然感動。遽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壇中出。狼狽而歸。宗見其狀。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乘者。稱狼狽。頗

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曰。沈綿。家人趁市為購材本。

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相若。紀綱清僧長否。答云。是女。曰。宗即是我表兄。聞病沈篤。將往省視。適

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裏。勞奇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見蓮。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

日。手復。心德之。禱請虛空。願一再覲。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披闥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

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為若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宋問何人。曰。非君所

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著冰縠。帔者。當急奔趨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熬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危劫。

來成佛登
仙者類如
此此時消
有拿聖則
墮落矣
妖狐二語
映帶上文
在有意無
意之間

頓悟大道。即奈何以衾綢之愛。取人讐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湖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髻人。衣水縠絕代也。促舟劇逼。見前漢賈山傳贊忽迷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薰火。一回頭化為妹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妖狐。將為君宗。見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辨。何待教也。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尺許。面如玲瓏。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被一襲。遙聞薌澤。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卧。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髻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傳燈錄文殊善賢曰。于饒舌按謂多言也。遂教風狂。兇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月餘。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孽情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邊。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免福相。君亦期頤。曲禮百年曰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問。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為石燕。湘中記零陵山有石燕。風雨則飛。如真燕。止還為石。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晶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水縠紗被。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笑黛。並尚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為此寫照。

金生色

詠劍光躍躍怒如生
鬼若有靈能雪恨

靜夜驚聽極有聲
前因後果最分明

性情所為
尖之也曰
勿守防其
勉強為為
而幸汚玷
也聞甘拜
厚誓而搖
手且罵母
必醜之殆
益以其甘
辭而知其
必不負矣
何者自古
反今凡甘
拜後誓自
命為忠孝
節義之人
必生隱忍
偷生敗名
墮節而不
肯為忠孝
節義之人
也
兩情方洽
要然而來
若見若隱
有色有聲

金生色。晉甯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吾死。勞看阿保。前漢宣帝紀阿保之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遂遭夭折。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媪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皮畫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甯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媪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基向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緣經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甯。則斬然新豔。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唱鄰媪。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媪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合會。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心腹也。一夕雨情方洽。聞棺聲震響。聲如爆竹。見李伯言婢在外櫛。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碎。婦髮亦出。婦大噪。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出。方將啟閤。問之不答。急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在。往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女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團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將假衣於媪。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為鄰子婦。頓起。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微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床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能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語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媪

遂得假手以報如分相憤每一人之心又令人吐舌妻泣而釋之故作一縱文乃出折亦以待絕言而殺之以見果報之不爽耳

會皇夫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戕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檐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繞周墻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蹤跡殊杳惟墻下塊然微動聞之不應射之而奕啟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卧夫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媪驚坦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夫不可出足踏項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父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漸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依郝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_{訟上則下}具辭控妹冤官拘媪媪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不以誨女嫁生縱媪答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媪導媪杖之斃素乃結異氏史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_{醮見陸}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媪誘人婦而反淫已婦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_{傳燈錄不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詠玉笛新翻薄倖郎

酒闌夢醒客還鄉

某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_{莫把三年舊約忘}夜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見續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_{見嬰}邀邱飲次有剝啄_{剝啄有客至}叩門聲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容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_{孔叢子士無介不見注介因也}視其人布衣整

布衣整潔
談笑風流
是真名士
是真仙品

曲語婉妙
席中有馬
在他時舟
中一別後

忽三年人
聲遠馬聲
有遠處識
此曲只應

天上有人
宜以玉笛
甲之
舟中已帶

一騎極其
奇事
咄嗟招來
拔窗送去

幾不知其
仙耶鬼耶
只以鄰舟
一語點明
用筆起脫

為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託女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窻捉女入窻。窻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船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將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曠作商榷。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響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囊空。置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杜甫詩。細探錯囊。垂聲。得白金三四兩。買食疑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蕭然。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先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喜。問彭始具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遺。便悉詣既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韉繫樞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手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醢。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屨。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闊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頭踏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恥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姊大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見青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妓數輩。俱在祇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曰。此倡女。唐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

乃爾
三人舟去
一人騎婦
其由曰三
人行則損
一人則得
行則得其
文

是名士而
素有隱惡
也者調良
則其德矣
人而馬馬
而人馬馬
而即黎而
目放閉時
其人馬幾
布之介耶
特恐既下
馬囊數枚
口一能言
故能復作
則馬蓋加
長依健強
脈備與外
淫中乾耳

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尾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至齋橋歸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鏡巾宛在令猶什襲兒奴藏之彭告以故相共歎吃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頭見鴉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脚僅有意則鴻囊貨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杜氏通典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步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及唐並為郎官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不為人耳獅象鸞鵠悉受鞭策何可謂非仁人之仁愛之乎即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新郎

詠歌吹青廬夜未闌
應作離魂倩女看

新郎意結縹緲
應作離魂倩女看

江南梅孝廉稱長名唐宣成入康顯言其鄉孫公為德州牧鞠一奇案初村人有為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遂以手招塔塔即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見風陽婦止謂塔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即暫居妻家數日便同歸首言已抽簪叩扉乳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塔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日去故里心輒戚戚令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林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塔之何往由是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見陸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為異物見嬰縱有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指

為異物見嬰縱有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指

以馬來馬
絕妙畫圖
聞度舊曲
究似當年
惜無玉笛
串之且座
中無馬只
有勝犬耳

鏡中波苦
海仙人果
是多情
回頭一笑
百媚生絕
妙結筆

合家犯白
虎星斬人
乃得紅鸞
聖命

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折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遠遷似有急難倉猝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遭閔凶不得已即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其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家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文諭之送女子歸始合卷見嬌焉

仙人島

詠輕蒲漫吟才子氣
離人島上歸來後

柳榆將奈美人材
始把空花視甲科

王勉字詭齋靈山人有才思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誦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返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白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人豈有仙人見吳語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

杖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令如已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甚甚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女代抱樂具長五尺以米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饌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隻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肥旅絲竹之聲嚮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啟繡囊橫陳凡上女乃舒玉腕如搗筆狀其亮數倍於琴列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

洋生御齋誌異圖卷八 仙人島 十五

狂妄之言
如初脫口

舊德二字
為輕薄子
作陪客

無有效者。既聞鏗爾一聲。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如美人絕。未詳。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琴瑟。調哉。大
 衆皆起告別。鶴唳龍吟。見苗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
 後。涉想尤勞。念已才調。自合介拾青紫。前漢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
 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
 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
 然作天仙。天隱子。在天曰水仙。能通變化。曰神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厲無視。已
 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境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
 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若鷗。幸夙近海。略諳泅浮。見石
 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涇矣。視之年可十七八
 顏色豔麗。王出水寒。懷求火燎衣。女子言從我之家。當為處置。苟適意。毋相忘。王曰。是何言哉。吾中
 原才子。偶遭狼狽。見荷子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
 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
 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為王更易。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聽聞。催真人切切
 眷愛。招昇天闕。自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性桓。世居
 幽僻。何幸得覩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
 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鄉黨中。招二三舊德來。顧左右。立矣。女郎無
 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豔明媚。若扶渠之映。明日。李白詩。碧荷生幽。拜已。即坐。羣姝
 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

再三讀之
不置一詞
邱叟自是
妙人即所
謂善應也
詠語語巧
而捷處而
文
過解不濟
何處論文
欲解之通
以朝之耳
略待渾論
吞吐抑揚
故事妙品
以四極為
總評乃真

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左傳昭十二年，是年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因今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婢隅坐。桓因謂王曰：天才宿構，性學發有識且每疑其人，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賸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世說王大曰：阮籍胸中曩磊似宜，都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觀西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王速水鳥詩云：滿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洗吟，芳雲向妹咕咕早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脫響咽巴，合席祭然。見種王有漸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從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思綺堂文集註明制經書文取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閨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云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有月旦。齊之詞，但囁嚅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眾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搥，則萬花齊落。南字羯鼓錄羯鼓出外以蒙以箠扇之皮故曰羯鼓，其聲促急，破空透遠，明皇極愛之。惟花見余德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當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搥，眾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眾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按人有痛處，則血脈不流，通也見士材三書。鼓四搥，其云不通，又不通也。眾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危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翺，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眾未措對。綠雲應聲曰：甯翁頭上，再著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頻頻不以為非，甯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

此中無妙
不包無微
不到
話亦巧合
持嫌其海
絕妙醫手
絕妙盟咒
懸空結構
在若有若
無之間便
畢生受用
不盡
一生光戲
幾人受害
不淺
半是夢中
此時方醒

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為樓閣。大如櫛。小如橋。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椽題。厯厯可數。其中供帳床榻。類麻粒焉。王免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見天因有夙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見羅利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城陸須復還也。桓問陸那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遂行。蹤驚駭。俄毒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為長堤。其澗數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遠。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借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為巨第。並入解裝。與鳥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清僧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尚有功名之念。不忍於懷。及聞此况。沈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釋典。幻夢空。花徒勞把捉。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洋敞。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賄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遣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搗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見阿之坎珂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取婦。婦來男子嚴。子賄亦少聞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資。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見龍飛求之。况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妹麗。恐帝閻下虛無人矣。輕薄滅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思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不怒不言
不慚作此
豈痴人所
能者推真
不痴乃類
於痴惟真
是痴乃笑
其痴也
內慧外槎
聰明澤而
不露一部
廿三史中
賢士大夫
德厚福全
古今共仰
反是而以
精明得禍
者亦指不
勝屈矣不
意閨中婦
是包羅人
被點一節
小作頓挫
此文勢之

胡四娘

詠閑盡炎涼一聯中
笑他婢子偏修怨

四娘真有大家風
扶取雙眸血戰紅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亦貧無衣食業求傭為胡銀臺見龍司筆札見考胡公試

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祿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

亡并見青年未字遂贅見蓮程或非笑之以為婚毫之乱命見亭而公勿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

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椰揄焉見勞山生默默不較長短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

輟衆又以鳴鉦見晚鐘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

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

聞知漸至婢媪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使不作貴官耶二姊

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挾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

香曰二娘食言見仇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為誓曰誓教兩丁盲矣二娘怒其語侵立批之

友見曾桂兒疏譁夫人聞知即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諫訴四娘四娘方續不怒亦不言續自若

會公初度見蓮諸婿皆至壽儀充庭夫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荷一口四娘坦然

殊無慚作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

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槎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包羅中而不自知况程郎晝夜攻苦夫豈

久為人下哉汝勿效尤左傳莊二十年王子類享五大夫樂及偏友鄭伯曰王子類歌舞不

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甯輒加意相懼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

程續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境見金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

以有老父在令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夫人及三娘賂遺甚厚程入闈砥

必然者上
下閑健全
在此處
翻手為寒
覆手為炎
家醜能極
力拙出在
他人竭盡
心力只說
得一邊必
至願此夫
彼極兩邊
並駕亦難
免針繡拉
雜看其輕
四娘疑重
如故前此
不怒不言
不懈作人
所難能此
時不喜不
言不矜張
無人所不
能者春香
泣訴疲賭
扶醉子者
已無地自

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黨多在京秩
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居之署謂
之蘭臺從漢以來亦謂之蘭臺寺
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為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度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
千金先使綱紀見長赴劍南為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貸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與馬往
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咸眷登堂
為餽見樂姊妹諸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
色筵中諸春客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從坐者寒暄者見
陽士喧雜滿屋早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眾見其靡所短
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盃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號啼甚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
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挾去矣二娘大漸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
座寂然一語客始共列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眾始知買豎者即程也四娘
初至豎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
何程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
日競資財柩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曹植詩生存華屋
處零落歸山邱矣程暗之悲竟不謀於諸
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冠蓋相望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危急罔不竭
力二娘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兄嬌娜池北偶談世祖時用部主事及中書舍人等官假
五品餘則仍回居本職不直投御史監察御史銜巡按各首直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陞京官
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為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
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觀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

詳註聊齋誌異圖林 卷八 曾行

十一

容漢於處
之視唾罵
更甚矣

應知已自
謀勝犬耳
惡足謀

對無情人
說鄙薄話
說柳榆話

說潮笑話
說念志話
賈只是對

痴人說痴
話皆一一
對付上文

更以貴人
二字隨口
夾出更出

力說一求
字快人快
語快文快

筆
徒取怨謗
此事乃真

類痴
賄冥中求

類痴
賄冥中求

類痴
賄冥中求

之義而忘睚眦見續之嫌。聞人既通見昔即有舊媪出導入廳事。見石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
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柱顧。大郎五體投地。標嚴經阿難開已重復悲洞五體投
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按五體投
首也。與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見嗚嗚向人
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家兄娘子都是天入。各求父兄。即亦可了。何至奔波見鳳到此。大
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
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歸家。眾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
怨謗也。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為二舅事。遺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
以代函信。眾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
母焉。

僧術

詠苞直竟可達幽冥
可憐慳心猶未化

白足何人術亦靈
千錢祇許得明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見壁。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見金去。十餘年
復歸。見黃歎曰。謂君騰達久。至今尚白紵見葉。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為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千石否。
答言不能。僧曰。請免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為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
黃。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
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以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炮
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為大錢所隔。
不得沈。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曰。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以妄言。黃實
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後漢書鄭重以明經拜給事唐選舉志其科之
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

脫白結十
古奇談第
不識主之
者何以少
此十千錢
而為此賤
直以售也

鄙吝者原
非大器其
古之不鄙
吝而致科
甲者亦未
必果是大
器
作用甚奇
如果有術
可求則月
老赤繩可
以繫可以
解何能作
准
相人之術
至如其女
奇矣乃強
合之而復
請之讓之

算有道舉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梅再求讓見嬰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沈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耳十千而得第一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柳生

詠增構偏從匪寇來人開怨耦如何恨

充囊且喜富貴時惜少神通與說回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賞尚可以人謀

然尊人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

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吾日為君物色媚嬌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

見毛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遺囊出遇之否曰遇之羅利若馬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

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耶僕雖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婚於市儈正韻儈音贈會合市人者亦作會見

史記貨色傳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

周笑曰尚未知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兒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合之必有大

厄容復讓見嬰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為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

簡矣問為誰曰但無問宜速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見陸俄客至蓋傳姓營辛也心內不合陽

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以雜惡草具進見張柳起告客公子駕慕已久每託某

代訪曩昔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西京記曹元禮善算術謂陳廣漢設

元禮以筋算四垣上蒸豚厨饒聞傳憂馬病不能騎柳亦俯首為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

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漢漢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傳周既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

而出於作
獲迎兵假
飾贈馬則
尤奇中之
奇者以此
推之可知
種福更無
他術只是
靈人事
聞中反面
點逐逐命
通骨體節
靈通
強增雖自
犁牛狗情
端由月老
也色佳偶人
即此前物

如江西投稟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獲。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為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劫其金貨。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見嬰欲奉箕帚。當即勿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見畫周懼。思不如暫如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為丈人。見孤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卷。見嬌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日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為感歎之。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說。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耶。蓋傅卒已有軍功。授副將軍已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女。得為賊。見阿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臬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死全。見李傅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曰。囊受脫驂之惠。禮檀弓孔子之衛過蕩館人旦夕不忘。但捨攘間。見不違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旦暮者。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害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尚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囊。及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冢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然無存。及聞主人歸。大懼。闕然盡逃。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醜篤者。授以資奉。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見長清僧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誤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

數年影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見白乃遣人攜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僧矣。報辨錄今人謂駟駘者為牙郎。不謂之互郎。故

耳。乃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敬結援吳人。請婚陸大尉。對曰。培塿無松柏。木

太叔語培塿作部婁。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况以相天下士哉。

懷見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為王所暗。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泣不

伏。強舟而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

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甚威猛。厲聲曰。我

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宥。寄培塿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首。眾大

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妻叩墓歸。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

淫威詩周頌既有注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韓相。使累有仰求。可以報使。累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前奉黃金百鎰。為政者。將用為夫。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身未敢許。西人至。嚴陽。見子固。護。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已所報。乃推得。從。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設與相。去。刺。推。從。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殆與謝。去。刺。推。從。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不。因。謝。去。刺。推。從。政者。齊人也。居深井里。人皆避與

音。也。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天。呼。天。香。三。卒。

於邑悲哀而其銳身而報知已有豫之義
韓死魏合謀滅智伯而分其地不豫
心動則項之塗又漆其身為木為內
所當居之橋下又漆其身為木為內
范中行曰謀臣固伏然願請衣而
士報之曰謀臣固伏然願請衣而
三躍而擊之曰謀臣固伏然願請衣而
疾入官中使神請置首魚乃追伯
皮面自刑不累骨月有曹之智
桓公左右莫動而問曰將何費沫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普之地費沫
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去
恨而聶政之所唾者聞之野史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
井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哀至楚為中大夫王備禮葬伯桃於山伯桃見經左伯桃開楚元王賢與乃平
道計欲暴擊伯桃入樹死哀至楚為中大夫王備禮葬伯桃於山伯桃見經左伯桃開楚元王賢與乃平
至荆風而大作雷交戰門之聲聞數十里天明視之荆軻墓於前果爾則生不成
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尚如何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二商

詠兄弟怡樂天性
二商友愛鍾天性

婦言偏使兩情非
長舌安能作厲階

少頃空手而返商曰如何哉妻強問阿子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折居有飯
腹蹠蹠無以為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
苦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尚未舉火見賈

觀二商婦之所行所
言二商亦
可危矣二
商真難得
矣
死後乃有
斥語死後
也然則惜
其不早死

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盜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見阿窺大商饒足。夜

踰垣入。夫婦驚寐。鳴盞器為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

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言呼聲甚慘。二商曰。

彼固無情焉。有生視兄死而不救者。率予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

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夫謂妻曰。今所遺

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以報。久之

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

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

亦可存活。妻以為然。遣子操券。胡珮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獨立

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多死卻耶。我高

葺墻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

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榜楚並兼。枯毒慘至。所有金貨。悉以贖命。盜

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悉所取。頃刻多盡。次日。二商始聞。乃奔視。則兄已憤憤不能言。開目見弟。但

以手抓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

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

眼。見阿窺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與嫂

使養兒。如此以為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望。左

照二年道殣相。望注饑死為殣。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姪年十五。在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買胡餅。劉照釋名。胡餅言以

